

記庚

鈿悉附檢一十七首

吳興姚

鈿

纂

讌會五

太學張博士講禮記記 歐陽修

穆氏四子講燕記 羅汝

吳郡詩石記 白居易

琴會記 柳諶

伯樂川記 孫述

讌稿二

嶺南節度使饒崇玄上 柳宗元

邠寧節度饒崇玄記 李觀

書畫琴故物

畫記 韓愈

祖二疎圖記 王諱 蘇州書龍記 李紳

錄桃源畫 鍾元與

書屏記 司空圖

王筋篆志 鍾元與

斲琴志

衛公故物記 書端符

種殖二

養竹記 白居易

剝竹記 劉賈書



記庚

鈿悉附檢一十七首

吳興姚

鈿

纂

讌會五

太學張博士講禮記記歐陽修

穆氏四子講燕記羅汝

吳郡詩石記白居易 琴會記柳諶

伯樂川記孫述

讌稿二

嶺南節度使饒崇正訖 柳宗元

邠寧節度使饒崇正訖 李現

書畫琴故物

畫記韓愈

祖二疎圖記王諱 蘇州書龍記李紳

錄桃源畫鍾元與

書屏記司空圖 王筋篆志鍾元與

斲琴志

衛公故物記書端符

種殖二

養竹記白居易

剝竹記劉賈書



大學張博士講禮記記

歐陽詹

說釋典籍謂之講講之為言構也如農之耕田疇焉田疇將植而不實雖耕矣必播分其畦壟焉穀由是平生典籍將肄以求明雖習矣必講窮其旨趣儒術由是乎成我國家春享先師後更日命太學博士清河張公講禮記盛儒術祖聖三刊經九公通其六籍于五而禮記在其中禮也者御人之大故首于羣籍而講之束脩既行筵肆乃設公就几北坐南面直講抗牆南坐北面大司成端委居于東小司成率屬列于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自其館大學長序卿大夫子孫自其館四門師長序八方俊造自其館廣文師長序天下秀彥自其館其餘法家墨家書家等家術業少明亦自其館沒階雲來即席鱗差擯弁如星連襟成帷公先申有禮之本陳有禮之要正三代損益得失定百家疏義長短鏘乎作者之意注平學者之耳河傾于懸風落于天清冷灑蕩幽遠無泥所味鏡徹於靈堂所疑氷釋於心泉後一日聞于朝百司建官造者

年後一日聞于都九城知名造者半皆其館得器屢來實多子職在下岸六掌有教道不足訓領徒從公惟始泊終觀公之美敬書盛事記諸屋壁并列當時執簡握衣者于左偏貞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記

穆氏四子講藝記

崔祐甫

檢校秘書少監兼和州刺史侍御史河南穆寧字子寧以正直登朝以嚴明作牧斯歷陽之人弗惟奉承相御史之符候持三尺律期於禁暴懲惡而已迺能廣吾君之德清人於教化教化之興始於家庭延於邦國由之體大且非諛聞者之所及也請言其家之教化焉使君有四子曰贊曰質曰賡曰賞登秀之姿若瑤林植庭雪羽馴鳳克岐克嶽突而借弁方欲以六經百氏播禮樂務忠孝正名器導人倫如蘭有芳心泉有清源兆德之階於是乎始使君曰昔陳亢喜聞詩聞禮聞君子之遠其子於孔鯉今茲贊之儕也其年或成人或幾成人學詩學禮則亦既戒遠子之節吾事可不



務哉於是考州之東四十里因僧居之外增庭戶牖芳草拳石近而幽遠而曠澹湯平田感沸溫泉可以步而適可以濯而瀦謂爾羣子息焉遊焉贊贊醫濟當拜手稽首曰應惟惠施之車仲舒之帷蘇秦之錐三物畢具而郡廷溫清所在今也改晨昏爲旬朔夫豈不懷家人有嚴君焉惟命之受曰俾爾斷俾爾茨俾爾負則使君之材使君之堂使君之新成且美矣安在其習定省之近儀哉抑又嘗聞迺祖安陽府君傳洪範九疇究天人之際替等祗荷嚴訓述修祖德穆氏之門欲不大不可得也祐甫不腆幸與使君有郎省之舊考槃在阿歲聿云暮誰謂相遠駕言出遊既說邦君又適諸子之館使君第三子字紹古於伯季之間肆文更考故實甚精而成因見謂曰丈人吾父之友也從事於君哀之門久矣蓋以文見誨如賡也宜何文也祐甫應之曰僕朴人也徒有志於文知文之門陌而不知其始粹請道其所見而紹古自執馬欲以文經示者宜董實欲以文勸裕者宜揚馬言假之文變而不見卜商有

吳郡詩石記

白居易

貞元初韋應物爲蘇州牧房孺後爲杭州牧皆豪人也韋嘗詩房嗜酒每與賓友一醉一詠其風流雅韻多播於吳中或曰韋房爲詩酒仙時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賤不得與遊宴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尊以當時心言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矣及今自中書舍人間領二州去年脫杭印今年佩蘇印既醉於彼又吟於此酣歌狂什亦往往在人口中則蘇杭之風景韋房之詩酒兼有之矣豈始望及此哉然二郡之物狀人情與曩時不異前後相去三

所謂哀以思刻石銘厓者取崔蔡論都及政者宗班張飛書走穰者徵陳琳曹劉之氣奮以舉潘陸之詞縟而麗過此已往未之或知宋齊已降年代未遠有文之士曹系皆存議其優劣其詞未易故闕焉紹古曰盡書之因命筆而記之大曆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博陵崔祐甫之詞也



十七年江山是而齒髮非又可嗟矣韋在此州歌詩甚多有郡宴
詩云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最為警策今刻此篇于石傳貽將
來因以予旬宴一章亦附于後雖雅俗不類各詠一時之至偶書
石背且償其初心焉寶曆元年七月二十日蘇州刺史白居易題

琴會記

柳識

君子之座必左琴右書雅好閱古古亦置於舟車也大曆六年浙
西觀察使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贊皇公祇命朝于京闕春正月
夕次朱方刺史樊公稱江月當軒願以卮酒侑勝居無何贊皇公
弦琴樊公和之演操相應澄清撫綏遞為伯牙更為子期琴動人
靜琴酣酒醒清聲向月和氣在堂春風猶寒是夜覺暖能宴之後
贊皇顧潤州曰見明珠者始賤魚目知雅樂者始賤鄭聲自樸散
為俗員意在琴與衆同出於虛獨能致靜同韻五音獨能多感同
名為樂獨偶聖賢是宜稱德切近於道昔堯以美利和于天下曲
古始暢自舜禹至于天子不止且聲著長息或當賦自陳其後是

麗異域非聲我有山水桐音寶而持之古操則為其餘未暇是知
贊皇所如無非貽訓似有遺而猶重之若此況乃員有道之士乎
輒記所論貽諸達者

伯樂川記

孫述

太原元帥黃門侍郎李公國之宗盟朝之峻德以元凱之忠肅兼
栢文之節制戊辰歲秋七月公以疆場之事會幽州長史李公于
伯樂川壬命也以駕四牡鏘八鸞旆旌悠悠車轡擘擘之未出于
北京戊戌次于橫野己亥至于會封人戒備軍吏宿設立會表于
高阜闢駭門於大荒漁陽精銳太原材力駟介八百徒兵三千戈
如林羽若月少長有禮賓主不悖蚩尤餉其五兵若赦懸其六卒
洗洗手信可以懼穹廬而震高闕也於是地主致箴以昭饗宴之
禮君子有儀以訓上下之則歌蔓草之相遇笑投壺之失辭大庖
既盈醪酒有血昇樂周於卒乘屬厭及於輿臺慈惠之德於是乎



在夫幽州太原襟帶之地自河以北幽州制之自河以東太原制
之在兩軍之交當二境之上厥有棄地皆為曠林守之則表裏之
勢全捨之則俟望之路隔公料以古今度其川原獻方略而入觀
于王議工徒而東為此會爰究爰度匪遊匪追葺食無再舍之勤
行報為一夕之衛不忘于素返旆而旋君子謂此會也能用典矣
初公之始至太原也酌於人賦於事以為節用者國之善政於是
乎成成卒以符其征修備者武之善經於是乎置秋集以裒其旅
是乎禁和繕以懲其弊然後序山澤之險廣亭候之虞候騎出於
長城燧火通於大漠書田疇賦講射訓職著信義為國守修德刑
為戰器行之一年軍乃有節邊鄙不替黃黃之教也雖魏絳有和
戎之利邠轂有敦詩之德申伯之武是南邦韓侯之奄受北國曷
云比議未足量力公之與幽州李公也義均伯仲芳若黃鸞周諸
侯以異姓為後晉太公以同官為僚入亞六卿共行司馬之法此
所九命俱受元戎之律詩曰雖其有之是以似之其二公之謂也
不書所會將何述焉揚厥美萬斯年俾夫來世知二公相見在此
川也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柳宗元

唐制嶺南為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于
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河陵西底大夏康居環水而
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舶使焉內之幅員萬里以就秩拱玉稽時
聽教命外之屬屬數萬里以譯言擊寶歲帥貢職台外二使之重
以治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於大且實有柱牢饗饋嘉樂好
禮以同遠合疏軍有攝饋宴饗勞流勤歸以羣力一心於是治也
閑閑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
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
以來遠人申威以修戎政大宴饗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為堂於治
城西北隙其位公北向賓衆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視泉池于其東

隅與庫次庭廡下酒音未及角則炎赫當目汗腋更起而禮莫克
終故凡大宴饗天軍旅則寓于外壘儀形不勝公於是始片其制
為堂南而橫八楹縱十楹嚮之宴位化為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
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窺其往
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
間役焉取則樂器是徵問材焉取則墜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
海農實拱手張日示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于新堂幢牙許
蘇釜節折羽旆旌旌成飾于下鼓以鼗鼓全以鐸鏡公與監軍
使肅上賓延臺寮將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芻衣胡夷蠻蠻雖肝
說列者千人以上銅鼎節燔魚馘炙羽鱗狸牙之物沈泛醴盎
之齊均飲于卒士與王之舞服夷之伎楔擊吹鼓之音飛騰幻怪
之容宴觀于遠邇禮成樂徧以叙其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
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初
嘗自合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元名大

邠寧節度饗軍記

李觀

邠寧郡王張公擁七尺之節臨三州之帥收我邠荒藩我雅疆威
厲乎廣漢聲凌乎四鄰戎無南侵國無西憂師嚴民整守晏如
聖上聞之何嘗不負宸而嗟之因乃寵以彤弓嘉以黑書乃慰乃
止曷日而無哉於是仗鉞揔戎之臣咸望公而歡懼能無稱於維
朗寧之卒已仗誠而言曰獲拜賜之光聖上之寵崇朗寧足以厲
不戮力之臣然斯事也君臣之殊尤敢不述之而已哉越三月河
浙未流東風始湊倭柔擾迨被公軍令公親奉詔親帥師備胡乘
虛若命未復不自議還雖闔外得顯亦大有所不顯也于是軍吏
之職事者進伏於鉞下曰實以是月賞功息勤惠老及疾哀死及
孤歿死無怨厥生而愉所以披軍實饗師徒實舊典也違之不孚

夫也殺等而御者不及也

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訪于金石以求示後祀遂

相與來告且乞辭中讓不獲乃列于茲

邠寧節度饗軍記

李觀



公從之乃練令兵連城鼓於四... 旆於四壩日既登塵不騰窮
陰閉淑氣升軍雲鬱康儲與靈稟金翠平衆民輟乎氏无空山之木
春近寒之草芳朗寧乃鳩文武之吏列而為行東西嚮關而再拜
如蒙上命命之然後申號而惠周升堂而澤溥賁育之倫列於軍
之宇校師之士次于軍之堂進猶同趨坐如雲屯旌旗蔽日月戰
交光公于是衆食而食衆安而安士盡感之優用醉飽而御酒饒
是日朗寧軍中無淫聲無亂音右金鼓左羽旄所以奮武之觀壯
軍之容其餘管絃之歡弦匏之繁囀不合簡節諧雅音俾三軍之
夫毅其氣和其心羣羣之長釋我倥歸我侵少壯熏熏老疾謳吟
役化為利虜趨為擒洪矣偉矣朗寧之理明德遐被者乎乃知乎
致享者不止乎味張樂者不止乎聲仁可以碩其膚蘇可以暢其
情故朗寧之饗士兼以仁蘇被之豈以禮以腥綺之哉武有七德
朗寧其由二三焉丁時歲紀協洽國家郊祀之明年觀布衣來遊
廣公之筵示留足待御史益有文行忠信而從部官之軍器小

之月取婚也故不自書伶嫗書之曰子之文直長於記事益知之
乃題曰郊寧節度饗軍記

畫記

韓愈

維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
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
者二人執器者二人騎擁口大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
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筆而立者一人騎而驅
涉者二人徒而駕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二人甲冑手弓矢鈇鉞
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懷寢休者二人甲冑坐
睡者一人涉者一人方步坐而跪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
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一人有一人提日注者
四人牛牽者二人驅驢者四人一人杖而各署婦人以孺子載而
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感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
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六者九匹於馬之中



亦有馬之下者馬行者奔者涉者陸者翹者騶者鳴者寢者訛者
立者人立者執者飲者溲者噉者痿者瘳者噉者嗅者喜相
戲者怒相踉蹌者秣者駢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
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
頭索驪三頭驢如秦驪之數而加其一為隼一犬羊狐兔糜鹿共
二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
瓶盃簋等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投壺之矢博奕之具二百五
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予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
生申叔者始得此書而與予彈碁予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
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叢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
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
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予之手摸也
亡之且二十年矣予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
之遊閩中而獲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予懷也以其為馬之勞而夙
好之篤也今雖過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在其大者予既甚
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
之以自釋焉

祖二疎圖記

王謫

吳郡顧生能寫物筆下扶人風神情度甚得其態自江以東譽為
神妙有好事者先賄以良金細帛必返而不顧設食精美亦不為
之謝乃曰主人致殷勤豈無意邪何不醉我斗酒乘其酣逸當無
愛惜乃張素座隅前卽置酒一罇初沈思想望搖首撼顛忽飲十
餘杯斗無三壘主人曰酒興相激吾將勇於畫矣午未及夕而數
幅之上有帳於京城之外帳中有筵筵中有箴箴二壺觥卽蘇而
疊罍卽倍箴壺之數而樂師差於前樂有笙琴瑟有笙鑼有缶有
筑有鼓而棘若鼓手以合奏也列坐皆冕帶盛服有持筭主事者
有筮筮就飲者有憑軾徐來者有目於騎而迴者有仰吻而哈者
有俛首而肅者有避席而遺簪履者有促襟而將進者此漢公卿



祖二踈也主人久視而問曰東嚮而坐即行客也去國離羣而容
無憾恨何為妙曰二踈之去乃知足也非疾時也非時之不禮也
非危於禍機也非避於讒口也非失於權利也所辭勤於夙夜而
果其優游故顏閭無慘沮之色主人歎曰既不為利易已之能絮
也嗜澗而混俗何其高也圖二踈以遺於時俗勸也求其能狀物
之情者孰有勝乎

蘇州畫龍記

李紳

自造父劉累殺秦氏不副龍不復擾隱去莫狎往往時見史必書
志代以目識者寡之故工得以詭亂形狀神其變化處炳五色逾
遠竟像蓋上飛于天晦隔層雲下歸于泉深入無底考之丹青難
以徵驗好事者張其畫以示羣目觀者或駭疑得其狀長州令廳
北廡有畫蛟龍六焉玄素異鱗狀殊實怪變自拖尾似隨風雷乘
櫃薄滑若軼雲雨或雀躍其上上樓蟻罔綠其側目視光射塗無
流塵伸盤透迤如講練捷飛雨度龍踈雲氣空鱗鱗鱗鱗鱗鱗鱗鱗

與山思今是壁指遠異代繼之圖法無謝於二子而名漏不傳詢
于耆人亦絕傳記茂宰博陵崔君據始命余述舉丹青實驗附邑
書末簡庶乎後數百歲棟宇斯變龍忘其像而事刻編簡跡昭昭
然時貞元癸未歲秋七月記

錄桃源畫記

舒元興

四明山道士葉沈囊由古書畫有桃源圖圖上有谿路名武陵之
源按仙記分靈洞三十六之一支其水趣流勢與江河同有深而
淥淺而白白者激石淥者落鏡溪南北有山如屏形接連而去
峯堅不險翠穠不浮其夾岸有樹木千萬本列立如揖丹色鮮如
霞擢舉欲動燦若舒顏山舖未底草散茵毯有瓊膏其松有鶴丹
其頂有雞王其羽有鉤金其色毛僂僂亭亭間而立者十有八九
岸而北有曲深崑門細露室宇霞檻練轉雲磴五色雪水肌頰服
身衣裳皆負星月文章岸而南有五人服貌肖虹玉左右有書童



王女角髮而侍立者十二視其意況皆逍遙飛動若雲十許片油
馬而生忽焉而往其坦處有壇層級沓玉冰壇面俄起爐竈竈口
舍火上有雲氣且備五色中有溪艇泛上一人雪華鬢眉身著秦
時衣服手鼓短柷意狀深遠合而視之大略山勢高水容深人貌
魁奇鶴情傑脫煙嵐草木如帶香氣然得詳觀自覺骨真清玉如
身入鏡中不似在人窈窕然有高謝之志從中坐來少選道士
卷畫而藏之若身形卻落塵土中視嚮所張壁上又疑有碑石化
出塞斷道路其見畫物不具寡如此圖未嘗到眼是知工之精而
有如是者邪策君且自珍重無路得請遂深筆錄其名數將所以
備異日寫畫之不謬也

畫州記

司空圖

人之格狀或峻其心必勁心之勁則視其筆跡亦足見其人大矣歷
代入畫品者八十一人賢傑多在其間不可誣也國初歐虞之後
繼有名公元和長慶間先大夫初以詩師友兵部盧公勳後事於

商於國題紀唱和乃以畫受知於裴公休休後傳諸及微
史退居中條時李忻州戎亦以草隸著稱爲計吏在嶽因襄所寶
徐公浩真跡一屏以爲賦凡四十二幅八體皆備所刻多文畫五
言詩其胡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十數字或草或隸尤爲精絕或
綴小簡於其下記云怒視挾石渴驥奔泉可以視碧落矣先公清
旦披謁殆廢寢食常屬誠云正長詩英吏部筆力逸氣相資奇功
無跡儒家之寶莫踰此屏也但二者皆美神物所竊必當奪置於
中流飛錫於烈火也殆非子孫之所可存耳庚子歲遇亂自虞邑
居負之置於王城別業丙辰春正月陝軍復入則前後所藏及佛
道圖記共七千四百卷輿是屏皆爲灰燼痛哉今旅寓華下於進
士姚顛所居獲覽畫品及徐公評論因感憤追述貽信後學且冀
精於賞鑒者必將繼有詮次光化二年八月三日泗水司空圖銜
涕撰錄謹記之

王筍篆志

舒元興





秦丞相斯變蒼頡籀文爲玉筋篆體尚太古謂古若無人當時議書者皆輪伏之故按乎能成一家法式歷兩漢三國至隋氏更八姓無有出者嗚呼天意謂篆之道不可以終絕故授之以趙郡李氏子陽冰陽冰生皇唐開元天子時不聞外獎躬入篆室獨能隔一千年而與秦斯相見可謂能不孤天意矣當時得議書者亦皆輪伏之且謂之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備先大於秦斯有倍矣此直見上天以字寶端吾唐矣不然何綿更姓氏而寂寞無人某道不攻篆而識其點畫常有意求秦丞相真跡會秦丞相去久聞其有八字刻在荆玉有洪碑樹嶧山巔今荆壘爲壘飛上天矣固不可得而見也洪碑留在人間往往有好事者躋嶺得見其亦常間得去嶧山道路異日將襄定觀之未去間行長安會同里家有得陽冰真跡遺在六幅素上者遂請歸客堂張之見鱗蝕鳥痕跡若屈鐵石陷入屋壁霜畫照著綠龍蛇駭解鱗甲活動皆欲飛去齊目眇之分明觀文字之張植吾堂中然後知向之議者謂冰愈於

試其煙塵容侵暴日久攝窮圻裂玉筋欲折予以襲機讓其主土曰此篆耳豈當其如是爰邪子曰今世人所以重秦斯之跡非能盡辨別之以其秦古矣斯邈矣向使秦斯與子比肩子能貴之乎豈不尚欲苦辛登嶧山之巔縮在子掌握中公且猶不爲子貴乎子之志於唐而得與冰同爲唐人吾知冰歿二三十年其蹤跡流於人間固不甚少得爲子目數見故易之若此使冰生於秦時予又必得使造次而見遺塵邪是子淺目也世人皆然嗟吁冰旣即世是字寶入地矣後人思孜孜求之今日遺不知者忽易想生筆下目有新迹固爲門戶見觀之物矣冰雖欲求沽售不獨棄爲糞土必遭其誅然也主聞之其愧色見於顏眉間欲卷而退知其退也必因循而不信遺止留之引筆書其志行下以保明其爲字寶也不謬詞曰

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

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爲吾寶之

謝琴志

寂寞間有至音注梧桐中越客沈虬子耳長木音常斧樹之良孫
斲而琴之予客越見其方風斲取朴成輒叫索清濁應刃濁授授
成輪圓海沛雪落清聲酬答若寒玉透木噴出瓏璫及奈投意之
如放心虛無間酒掌握無毛倫他人見朴在刃下而沈氏成琴入
眼中不知斲之數到邪琴之形化邪兩肩聳張若對古人雙池呀
需若提滄海絕刃四顧得色上面旁眎或惜其所以爲沈生乃弦
素絲七條其上備指一弄五聲叢鳴鳴中有靈琴燒空鳴泉出雲
鳳龍騰凌鶴哀烏啼松吟風悲予聆之初聞聲入身覺毛骨盜擢
中見境在眼覺精爽沖動然睹化源寥寥貴到心靈則百骸七
竅仙仙而忘覺神立琴廓上洞見天地初氣駕有太古闕視區外
乃知不知音聲者終身爲臙喙嗜木纔滿數尺絲不盈十條古聖
人欲其中含天音天之如此首乃叩之以竊化本且終木俱無情
物也固不能自鳴是使歷代知其必鳴之絲以琴入鼎下格抑
空山而不聞者非一也今人明明以聲耳耳且感況槁木無朕而
責其必無惑邪予於此見沈氏子之審音也之運新也俱與神遇
懼異日斯琴流于人間爲他者亂類則沈氏之道爲委土矣故志
之

衛公故物記

韋端符

二年冬端符於三原令廛中揖其羣官有客曰某承李諱端符曰
是衛公之胄也其家傳賜書與他服器十餘物者訖讎端符即承
居爲客謁承延入就次端符因跪請曰籍君僕射公之嗣固願見
僕射公之列之多其事辭雖文記或闕略具天下耳舌矣聞君世
傳文帝詔與公服物者願得以觀承慘慘曰諾即其家假僕雖步
奉賜書一函他物一器出發視有王帶一首末爲王十有三方者
七挫兩隅者六每綴環焉爲附而固者以金丞曰傳云環者列佩
用也王之粹者其含怡然澤者若渙釋然公擒蕭統時高祖所賜



于闐獻三帶其一也素錦袍一其襟袂促小裁制絕巧密光爛爛如波旁出紫文綾襖一促製小袖如袍其為文林樹於上其下有馳馬射者又雜虎豹後視虎豹窠穴者靴袴一往來為鈞屬鎖劍文疑非華人所為也自始傳于今莫能名其物象多一差狹不類今笏者佩筆一竒才為管刻飾以金別為金環以限難其間韜者火鏡二大鵬一小鷗一竿囊一柳盃一蓋常佩於王帶環者十三物亡其五有存者八大帝為兒時與公子某年上下文帝命居宮中侍吾兒戲即賜以皇子服物黃綾袍皆為龍鸞文素錦襖綵五采為花若鳥者五錦半袖小笏皆綴巧功良今工之為不能也文帝賜書二十通多言征討夷厚勞苦信必威賞而已其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也即也暨公疾親詔者數四其一曰有晝夜視公病六老嫗令一來吾欲知公起居狀丞曰權文公視此詔常泣曰君臣之際如是邪豈符既卑細中若有物擊側其心者於王帶見遠方致物而上不專有以賜有功也於文錦象物見其時之工忘功不志勝也於賜公子以皇子衣服見視臣如文而視臣也於詔証討見擇材付將職也上嘗不曲制其事勞他可動哉於公問公疾見上答憫公如家人之視子姓也公之勞烈如其其大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吾不信也承曰子親吾故物異他人之觀一以動色隱心者於霜露變時每閱省是物人雅謂子工文辭幸為記吾得觀以慰吾慕思也故曰記衛公故物

養竹記

白居易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能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樹之為庭實焉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始於長安求假居處付常樂里故開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明日履及于亭之東南隅見叢竹於斯枝葉殄瘁無聲無色詢乎關氏之老則曰此相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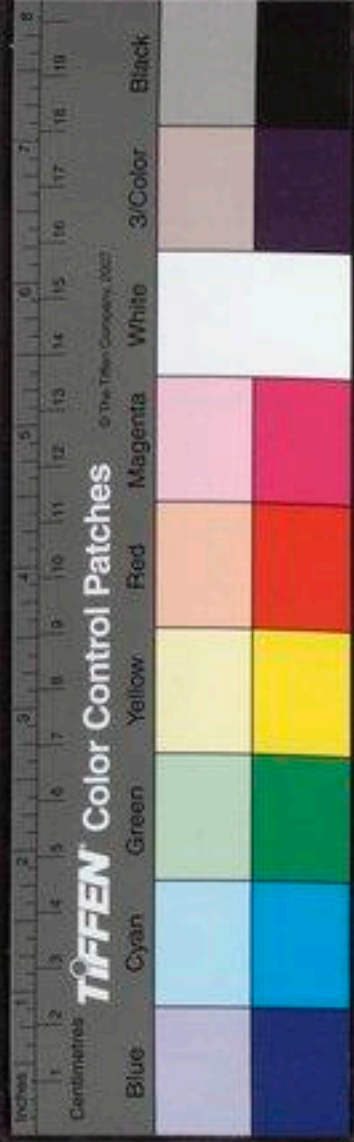
之手植者自相國捐館他人假居繇是筐籠者斬焉篋帚者刈焉
刑餘之材長無尋焉數無百焉又有凡草木雜生其中莽蕪鬱鬱
有無竹之心焉居易惜其管經長者之手而見賤俗人之目前棄
若是本性猶存乃芟翳會除糞壤疏其間封其下不終日而異於
是日出有清陰風來有清聲依然欣欣然若有情於感遇也嗟
乎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以且有似於賢而人猶愛惜之封植之
況其真賢者乎然則竹之於草木猶賢之於衆庶嗚呼竹不能自
異惟人異之賢不能自異惟用賢者異之故許蒼竹記書于亭之
壁以貽其後之居斯者亦欲以聞於今之用賢者云

劉竹記

音舉例也
出王謫

劉寬夫

左史院近宸居之正地直日華之東偏俗塵不飛人意自遠闕遠
幽閒似非官曹有竹一叢翠接階所其虛中絮外之操蘆塵祛煩
之能繁微即高公嘗賦之因以備盡然而歲月必久曼衍浸淫大
小相依高下叢茂俾日光不透陰氣常凝顏色爲之早來陽春爲
之減照四序不正一庭常春故畫曹飛飛自遠衣冠散散
不快二年冬侍軒之暇載筆之餘偶步庭除病其蔽翳因命斤斧
將治其蕪沈吟即時乃用申誠且謂其徒曰礪爾器用端爾操執
慎爾區分其有質微而葉環萃蒼蒼者去之從風而不能自正者去
之大而倚者去之聚而曲者去之竅而不能備笙篳之用者去之
挺而不能棲鸞鳳者去之其有羣居不亂獨立自持振風發屋不
爲之頌大旱乾物不爲之瘁堅可以配松栢勁可以凌雪霜密可
以泊晴煙疎可以漏宵月嬋娟可翫勁挺不回者爾其保之旣而
芟翳畢功繁蕪盡去者存者邪正乃分不浹旬扶疎一林歷歷
可見有清風遠慮之效儼日明姦之機檀藥風生韻合宮徵君子
是以知竹箭之美尚科別之功即其他不俟言而詳矣或以斯爲
小可以伸之因紀一時之妙筆而述之



箴誠銘 後四十一首

箴二十五

大寶箴 張嘉古

兵箴 梁肅

縣令箴 古之奇

動靜二箴 皮日休

自箴 元結

誠八

三誠 柳宗元

執鏡誠

銘八

幾銘 權德輿

吳興姚

欽

丹戾箴 六首 并序 瑞箴 孫升

太倉箴 李商隱

縣令箴 元結

口箴 元崇

行己箴 李翱

暗室箴 歐陽詹

執秤誠

敵誠 柳宗元

門銘 盧仝

二銘 并序 羅衮



箴誠銘 後四十一首

箴二十五

大寶箴 張嘉古

兵箴 梁肅

縣令箴 古之奇

動靜二箴 皮日休

自箴 元結

誠八

三誠 柳宗元

執鏡誠

銘八

幾銘 權德輿

吳興姚

欽

丹戾箴 六首 并序 瑞箴 孫升

太倉箴 李商隱

縣令箴 元結

口箴 元崇

行己箴 李翱

暗室箴 歐陽詹

執秤誠

敵誠 柳宗元

門銘 盧仝

二銘 并序 羅衮



藏劍銘 潘存實

座右銘 白居易

櫛銘 盧仝
程程銘 裴炎

大寶箴

張蘊古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惟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上貢其所求具寮陳其所唱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唯狂罔念在具槽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後 國之音諱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

我智而拒諫諍已聞之夏后漢書起亦有 豈能不止安修反側如春陽秋 露凝凝湯湯愀漢高大度無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之不識不知書之無偏無黨二彼此於宵旰指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狂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鑿者妍蚩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以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黼黻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知之者應於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深淺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且終爰迷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目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諍臣司直敢告前疑

丹扈賦六首 并序

李德裕

臣聞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篤於事君者也夫跡踈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然臣竊念拔自先聖偏倚寵光若不愛君以忠則是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沴嘗著大明賦以諷頌家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心昔張敞之守遠郡梅福之在遐徵尚竭誠盡親不避尤悔况臣嘗學舊史頗知箴諷雖在踈遠猶思獻替謹將首上丹扈六箴具列於後仰塵睿覽伏積兢惶

宵衣箴

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俯禹大聖十陰為貴先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妾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正服箴

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游尚不懷安汲黯湛色能正不冠楊阜既然亦譏經綏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難

漢文罷獻詔還驛駟驟輅徐驅焉用于里朕後令王亦能蒸已程
裘旣英筒布則段道德為麗慈倫為美不過天道斯為至理

納誨箴

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鰲沉酒舉白浮鍾魏
敬後伏麥香作官忠雖不忤而善亦從以視為瑣定謂卷聰

辨邪箴

居上處深在察微前雖有譏庶不能蔽明漢之孝昭敬過周成上
書知詐照茲為情蓋既折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

防微箴

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獨躡非可遽數玄
服莫辨觸惡始什栢谷微行豺豕塞路觀貌獻祭斯可戒懼

手詔箴

手詔下曰處難不難處難不難處難不難處難不難處難不難
卿文雅大臣方隅重寄表率諸部肅清全吳化洽行春風卷坐嘯



眷言善政想歎在懷知之宗門累著聲績冠內庭者兩代襲侯伯者八朝果能激愛君之誠論詩人之旨在乎遠而不忘忠告諷上而常深慮微博我端躬約余以循禮三復規諫累夕稱嗟致之座隅用比韋弦之益銘諸心曠何營藥石之功矧既已投誠朕每懷開諫苟有過舉無忘密陳山川既遐春暘何已必當勉已以副深誠

瑞箴

孫朴

國之將興妖不足憑國之將亡瑞不足良因靈之長莫德於龍夏德將衰岳降雌雄桑殺生朝嚴道復日麟出豈妖孔氏云亡周公相周越愛戲雉安漢相漢越裳復至白魚躍舟鸞鳴岐殷人聚喜周人聚悲素靈夜哭五星聚緯秦蜀之妖漢謂之瑞彼瑞此妖顛倒如是妖至而防瑞至而狂恃物滅德未或不亡我作此箴敢獻哲王

任道斌

梁明

寶助德代乃除禍逐鹿于原戰龍在野大寶麗施非兵孰可動決河靜滄滅火蒼蒼萬姓懸命在我所行者師所統者德功本平義不本乎力順之曰聖逆之曰賊成敗存亡豈不是則衆不足恃勝不足保武王一戎奄有九有紂之百克其年無後故長民者無曰我強莫予攸元尋邑百萬覆乎昆陽無曰我大莫予攸制陳吳攘袂贏氏大潰武不可翫翫則必窮兵不可廢廢則終凶故曰天下雖平忘兵則危不教民戰且謂棄之齊桓裕衆九國以誰徐偃仁義本邦亦隳傳美止戈易稱以律古之睿智神武不殺治亂之機繫於杪忽壯直且順就云我過旅臣斯敢告執鏡

太倉箴

李商隱

險哉太倉險若太行彼縣軍東馬為陸高國此禍胎怨府起自斗量無小無大不可不防澄波萬頃不廢汪洋火烈人畏不廢剛腸曷若寬猛處于中央泉穀之地勿言容易貪天徇財有死無二御

點馬銜不得利下或諛我過人之聰是人甘言將欲相壟下或
誇我秋毫必睹是人甘言將欲相替長如欲戰莫捨強弩長如獲
禽莫忘縛虎衆人之言有訛有真如彼五味有甘有辛口自嘗取
無信他人天生五色有白有黑目自別取無爲人惑而況乎九門
崇崇近在牆東天視天聽惟明惟聰問命合斗解何以用銅瓦
暑暴露不改其容亦象君子介然居中終日戰慄猶懼或人
何利殺之以清虎用何縛接之以明弩用何射發之以誠俾後
居上無由以生有餘不足無由以爭心爲準柴何變乎不直不
各敬爾職一廼心力舍中水外人馬勿食飽母反魚以之歎息豈
無他粟豈無他芻蕘以以珠不可不虞倉中役夫手運萬途築時
爲炭駐野爲鑪應事成象無有定模綠私括使慎勿以呼宿明
姬或來講話舍中酒醴慎勿以貫海翁無權以鷓故不飛海翁易
鷓乃飛去是以聖人從微至著不遺忠恕借借官此門先塞須
防蒼蠅變白作黑嗚呼死處與圖昔在漢書不令存乎致令少

獄箴

古之奇

官有決曹堂茲法獄匪惟議罪亦以防欲所貴仁恕非於害東吏
苟吹毛人安措足古之爲主是戒是罰茫茫率土蠢蠢羣生賢愚
中雜真偽相傾共魚之駭如鳥之驚不能無犯宜持以平或大或
小時重時輕無以快志期乎得情孰曰非重國之政令孰曰非輕
人之性命虛則招外實則納慶宜慎且恤可畏可敬爲獄則因爲
牢則幽晨嚴管論夜密更審寂寂圓土疊疊叢囚求食搖尾見吏
垂頭自昔立名此爲其所逼隘彼室敞傾漏宇冬有祁寒夏多隆
暑焉可失入焉可妄處勿謂無妨勿謂無傷匹婦含怨三年元陽
匹夫結憤六月飛霜可以安危可以興亡敢告司憲無輕國章

縣令箴

古之奇

夸爾多士各司職官故不欲猛刑不欲寬寬則人慢猛則人殘寬
則不濟猛則不安小惡無爲消流成池片言可用毫末將拱禍



有胎德豈無種鏡不自照祇能鑿物人不自知從諫勿弗恣不可
縱貨不可黷黷貨生災然縱禍速勿輕小人蜂蠆有毒勿輕小道
大車可覆勿謂剛可長長剛者亡無謂柔可履履柔者死剛強有
時柔弱有宜時宜克念願在深思不怒而明不如不明不通而清
不如不清無為惡行無逆善名保此中道無成不成通客歲七
申同聲如山之重如水之清如石之堅如松之貞如劍之利如鏡
之明如弦之直如秤之平

縣令箴

元結

古今所貴有工之官當其選授何嘗不難為其動靜是人禍福為
其嗟喻作人寒煖煩則人怨往則人懼勿以賞罰因其喜怒太寬
則慢豈能行令太簡則疎難與為政既謂且斷直為無情清而且
惠果然必行或曰開由上官事不自我辭讓而去有何不可誰欲
字人贈君此箴豈獨書紳可以銘心

五箴并序

韓愈

人愚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無勇也予生二十有八年髮之短
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
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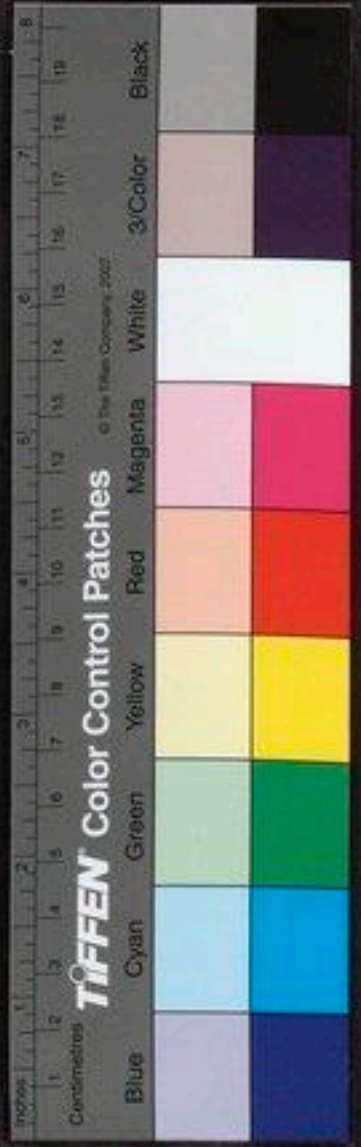
言箴

于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于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
為嗚呼予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行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
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汝不懲邪而嗷嗷以害其
至邪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
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虞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
可止悔不可為思而思得汝則弗思



無悖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為比捨也為離前之所惡今見其尤從也為愧捨也為狂維隣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顧沛齒之尚少鷹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好惡箴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于載德與愈尊於汝文章及女言語乘人不能掩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掩以滅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辱則宜然

動箴

皮日休

動生於欲行生於為欲則不安為則不疑其道未幾于可不之勿生季世有爵必危勿居亂國有保必尸任無節去無取也無節無節顯名無求知聲無取猜譽無致疑坦道如砥履過疾慕四海如家夫刺熱維日慎一日念茲在茲

靜箴

冥冥默默惟道之域處不違仁居無悖德勿欺孩孺衣冠失則勿慢阜絲語言成隙深山雖樂豺狼爾殛深林雖安蛇蝎爾蟄居不必對惟性之寂止不必廣惟心之適勿傲乎名要乎聘帛勿矯乎節取乎祿食躬雖以安若敵鋒鏑味雖以甘若含木蘂成吾高風惟靜之力

口箴

姚元崇

君子欲訥言人寡辭利口作戒長舌為詩斯言不善千里違之勿謂可復駟馬難追惟靜惟默登神之極去其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聲繁則謠音希則大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為世所尊言不出口冠特之首無掉爾舌



以遠爾咎無易爾言亦孔之醜敬之慎之可大可久敬之伊何三命而走慎之伊何三緘其口勗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壁以代韋弦

視聽箴

沈頌

人一其視而不一其明故目有時盲人一其聽而不一其聰故耳有時聾蓋目之盲由物亂其睛耳之聾由聲惑其聰且王者咸知其王也石者咸知其石也砥礪亂焉宮者咸知其宮也商者咸知其商也而鄭衛惑焉夫人者孰欲棄真而取僞肯正而歸邪諒視不詳而聽不審耳俾視不詳而聽不審者豈不以武仗鄭衛之故乎吁天下之大萬物之衆其亂目惑耳者非特砥礪鄭衛而已則知非聖賢其不惑於視聽者稀矣

自箴

元結

有時士教元子顯身之道曰干時不爭無以顯榮與世不佞終自病君欲求權須曲須圖君欲求位須益須媚不能此焉為賢哉

人之愛我我度于義我則為朋否則為利人之惡我我思其由過寧不改否又何仇仇實生怨利害害德我如不思乃陷于感內省不足愧形于顏中心無他曷畏多言唯咎在躬若市于義漢詔自他匪汝之辱昔者君子惟礼是持自小及大曷莫從斯苟遂于此其何不為事之在人昧者亦知遷焉及已則莫之思造次不戒禍焉可期書之在側以作我師

行已箴

李翱

夫行以檢身非以為人無活無佚其處宜一孜孜顧人莫宜暗室周繼爾神罔輕爾質遠茲小惡念彼元吉勿謂傍惟上蓋天監無外勿謂後掩而倚神在無形天不長隱神實正直神怒天誅未始

暗室箴

歐陽唐

夫行以檢身非以為人無活無佚其處宜一孜孜顧人莫宜暗室周繼爾神罔輕爾質遠茲小惡念彼元吉勿謂傍惟上蓋天監無外勿謂後掩而倚神在無形天不長隱神實正直神怒天誅未始



有極昔者趙盾假寐於莊天迴厥害鋤倪已亡又有符取竊為制
度神敗其類蒼蠅以呼天窺神窺人無不知神念天念身無所隱
澗松抱節幽蘭以薰威寒不變無人亦莽草木猶爾人其曷云戒
慎乎其所不見恐懼乎其所不聞先師有言敢告夫君
三戒并居 柳宗元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准已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世以干非其類
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于禍有客談麋驅鼠三物似其
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敢得麋鹿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阻之
自是日抱就犬者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
屢覺猶大忘已之麋也以爲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
與之俯仰甚孱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見犬在道其羣走欲以
爲戲外犬見而喜且逐以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終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舁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尤然
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然憚然莫相知他日驢一
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
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驢倚衝冒驢不勝怒蹄
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跳跟大嚼斷其喉及其肉乃去噫形
之尤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
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特甚以爲己生感直于鼠子神也因愛鼠
不畜貓犬禁僮勿擊鼠會慶節厨悉以志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
來其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梳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
也晝繁纍與人並行夜則竊齧闢暴聲方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
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爲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



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貓閤門撒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晷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无禍爲可恒哉

冰壺誠并序

姚元崇

冰壺者清素之至也君子對之不忘乎青天洞澈無瑕澄空見底當官明白者有類是乎故內懷冰清外涵玉潤此君子冰壺之德也

王本無瑕冰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澈喻彼貞廉能守其節凡今之人孰列稱臣當官以割剝爲務在上以財賄爲親豈異夫象之有齒以焚其身魚之貪餌必曝其鱗故君子讓榮不憂辭滿爲珍以備其德以全其真與其洪富寧比清貧吳隱酌泉鹿恭致水席皮洗憤縕袍空裏雖清畏人知而所知遠矣嗟爾在位祿厚官尊固必思嚴廉勤之節寒貞競之門冰壺是對炯戒犹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執秤誠并序

秤者衡衡天下之平也君子執之以平其心上衡在天以齊七政在人以均萬物稱物平施爲政以公壺釐不輕重必得是執秤衡之理也

聖人爲衡四方取則志守公平體兼正直用於天官銓綜斯得行於里閭紛競以息故南西以對左右以持秤物低仰不差臺釐使錙銖不惑輕重無疑智不能矯愚不能欺存心去詐以公滅私無偏無黨君子似之法者天下公器官者庶人師其身既正不令而行在下無恐唯上之平故曰上之所仰人以其向我之所教人皆其效心苟至公人將大同心能執一政乃無失嗟爾多士欽哉勉旃庶以觀則同夫佩弦

執鏡誠并序

執鏡取其明也夫內涵虛心外分朗鑒物不可以匿詐體無得以逃形是以野鹿窺而慙山雞對而舞故君子三繪是畫堂且之座隅



蓋將照母回之心絕險詖之路也詩曰我心匪墨不可以茹亦其

理焉

秦樓明鏡鑿有餘暉色自凝曉光能洞微飭以擊組匣以珠璣龍
遠池卧鳥臨月飛傍入四鄰中延萬象濟物假得利人斯廣程在
帝心則宇宙融朗懸諸詮目則翹楚瞻仰且明不匿瑕君子是嘉
不疲屢照君子是效嗟爾在職爲代作則刑不可濫政不可賊凡
今之人鮮務爲德紛綸譎媚泪沒忠直當須如鏡之明斷可以平
如鏡之絮斷可以決敢告後來無忝前哲

守戒

韓愈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藩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
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藩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
必高其柴棧而外施陷穿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
峻其垣墻而內固爲鑄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
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疆強之間而不知爲之備噫亦

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豈材力有所不足歟
蓋以爲不足爲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爲材力不足者次之不
足爲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
彼之疆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地則千里與我壤地相
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
朝夕舉踵引頸異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
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爲之備乎哉資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
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羸然大矣然而卒爲
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何而備之曰在
得人

敵戒

孫宗元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爲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爲利之大秦
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詭詭乃亡晉取楚鄙范文爲惠厲之
不齒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



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無廢備自盈
秋益爲禱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於
莊死暴縱欲不成匪思伊耆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幾銘

權德輿

大和熙熙酌而用之旁魄變化皆生平幾上合乾道萬物陰陽下
爲人紀百工咸秩游泳虛無合體渾區乃卷乃舒與羣有俱沖用
爲工方寸爲爐周行不殆造物何侔一以制動寡以理衆或行其
道或藏其用盤桓利貞得時大行變贊財成粲然文明舒且八極
藏之無形山川出雲元氣冥冥故曰知幾其神孔父周文去聖遠
矣時無其人見幾而作造形斯悟遠生可卷舒于殆庶物知至至
節宣好惡無適五事無相百度靜之如淵運之如環得喪糾纏相
望其間不見其朕莫知其然審而用之吾道常全

門銘

盧仝

學有之有此余敢辭無是無此余之師一日不見余心思思其人
懼其人其父其難敢告于門

二銘并序

羅衮

黃帝作巾凡之法孔甲有盤孟之戒太公陳觴鏡之銘所以昭成
敗而防遺闕也衮不敢追跡聖賢輒取枕杖二物而爲之銘亦古
之賤士不忘君臣之分也

枕銘

或枕或欬有安有危勿邪其思

杖銘

身之疲杖以扶之國之危賢以圖之

櫛銘

盧仝

人之有髮兮且且思理有身兮有心兮胡不如是

藏劍銘

潘存實

曾得劍匣而不持或怪之乃答曰直不可媚善不可害仁不可暴



苟好是則利不在鋒鋒矣遂爲銘曰
龍入泉星上天雄之神器著在人間於感動不仁靜不德雖百鍊
之鋼於愛身也寡力

座右銘

白居易

崔子至座右銘予竊慕之雖未能盡行當其屋壁然其間似有未
盡者因續爲座右銘

勿慕貴與富勿憂賤與貧自問道何如貴賤安足云聞哉勿惑
聞譽勿欣上自顧行何如毀譽安足論無以意傲物以遠辱於人
無以色求事以自重其身遊與邪分歧居與正爲鄰於中有取捨
此外無踈親修外以及內靜養和與貞養尚不遺外勤率義與仁
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塵吾道亦如此行之昔日新不敢規他人
自書諸紳終身且自勗身沒貽後昆後昆荷反是菲我之子孫

程上銘并序

裴炎

鄭元長水經注云武平封谿縣有獸曰程上援形人面頰容端正

學人語若與交言問者無不敬畏其肉食之則年無厭可以之

穀淮南子曰程程知往而不知來謂知人家往事及祖父名位化

汧云魯使封谿見邑人云程上在山谷行常有數百爲壘里人以

酒并糟設於路側又愛著屐里人戲尊爲屐更相連結壘上見酒

及屐知里人設張則知張者祖先姓字及呼名罵云奴欲張我捨

爾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飲其味速乎醉因取屐而

著之乃爲人之所擒皆復較無遺者遂置檻中隨其所欲而飲之

將烹里人索其肥者乃曰托泣而遺之左太冲吳都賦曰程上

啼而就烹里人以餉封谿令曰何物曰程上惟與酒兼之以屐可

以就擒爾西國胡人取其血染蠹罽色鮮不黯或曰若刺其血問

之爾與我幾許程上曰二升果足其數若加之鞭捶斷之則隨所

加而得至於一斗弗如此未肯頓輸張薦孝廉好古之士於筭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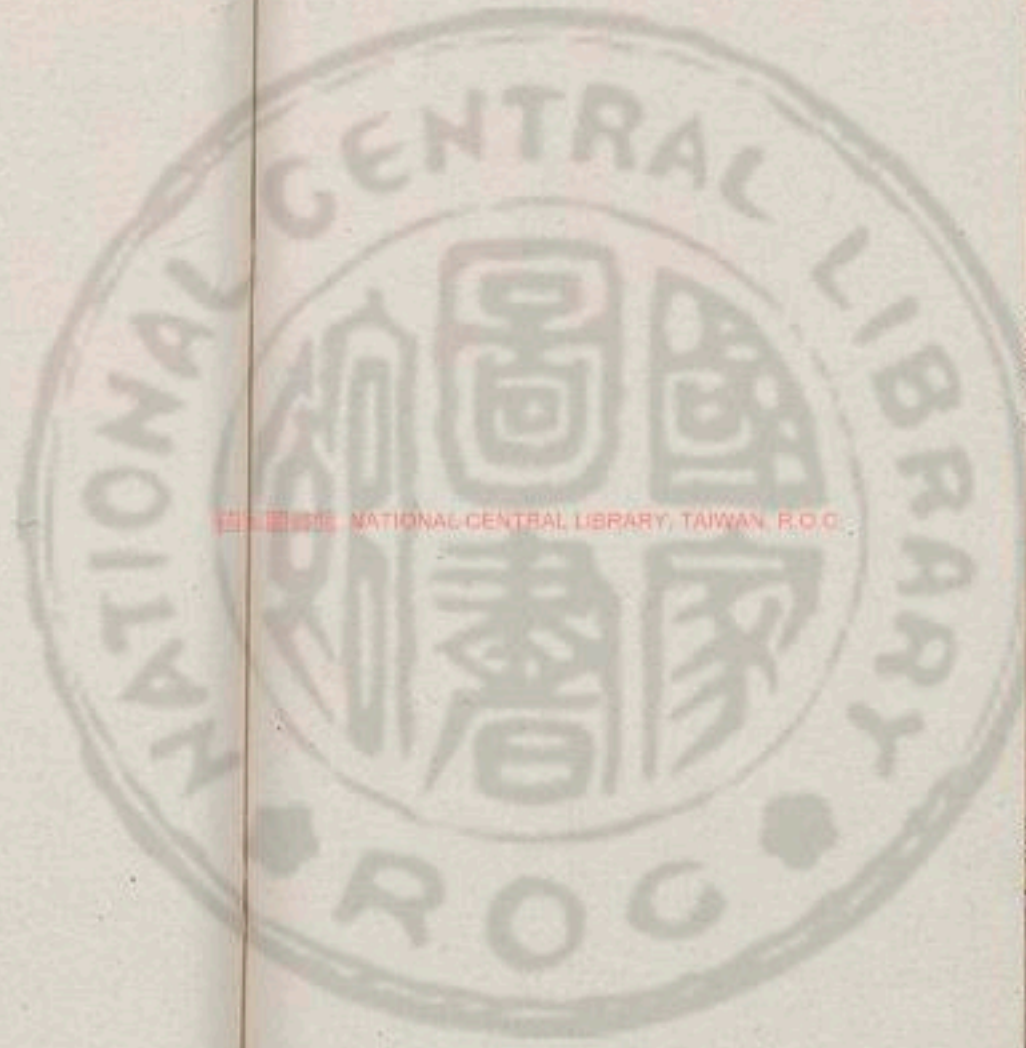
出此圖相示賓客容覽之曰悲哉此獸何其愚也有僧去塵在座
詳諸賓客曰彼獸上也夫何足云竊見人而似之曾無悟矣四座



引而問之曰夫財色名利滿人也曷若惺七好酒平爵員祿位爵
人也曷若惺七愛嚴平發發錢禍飾辭親免者曷若惺七推肥平
藥利生孽无而悔悔者曷若惺七含血平子奚獨悲此諸賓斐然
改容而歎曰大哉高人之言也豈趨世利汨沒名務者之所聞乎
敬策斯言以爲座右銘其銘曰
爾形惟後爾面惟人言不忝面智不踰身淮陰佐漢李斯相秦曷
若箕山以全吾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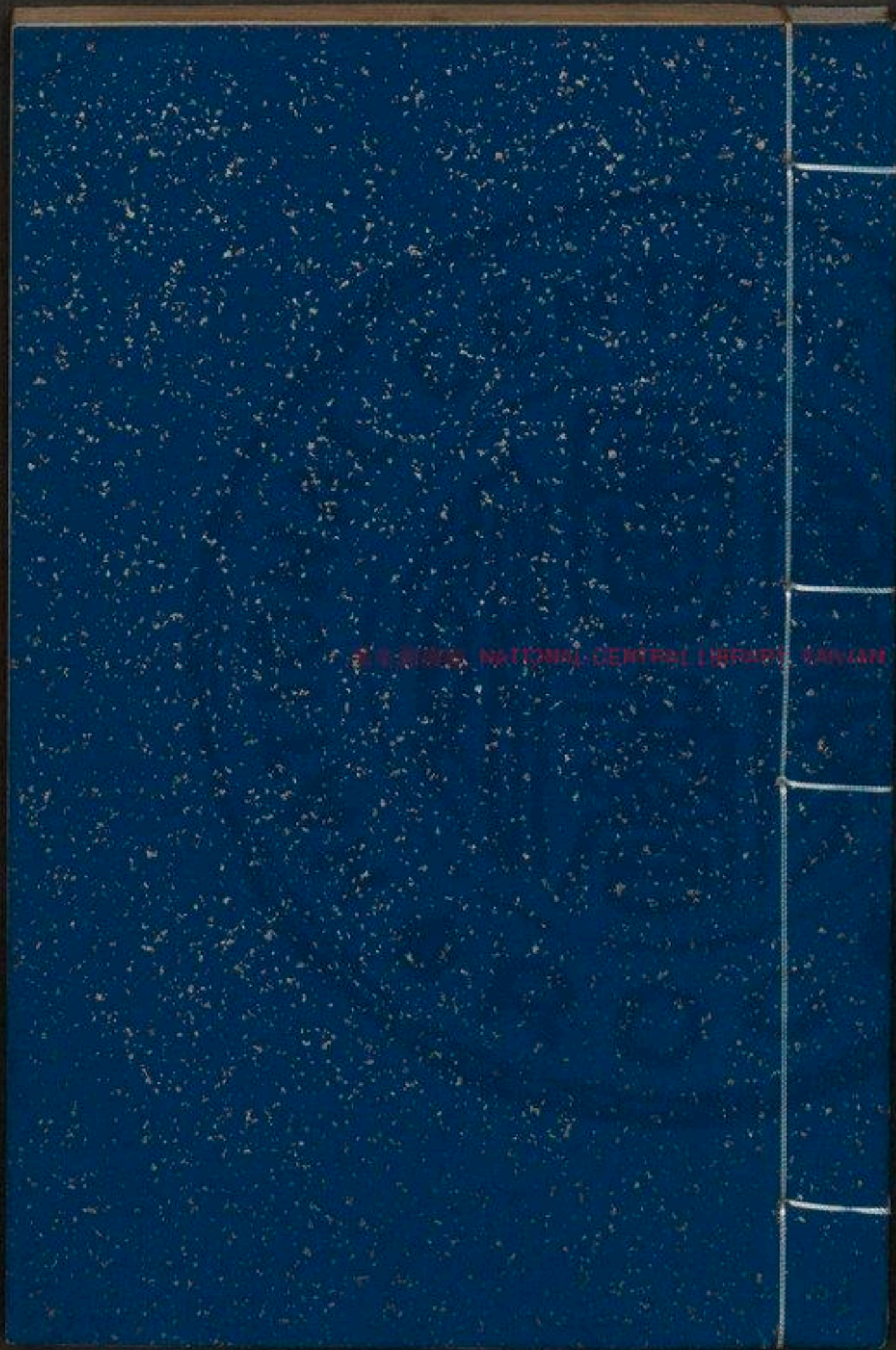
唐文粹卷第七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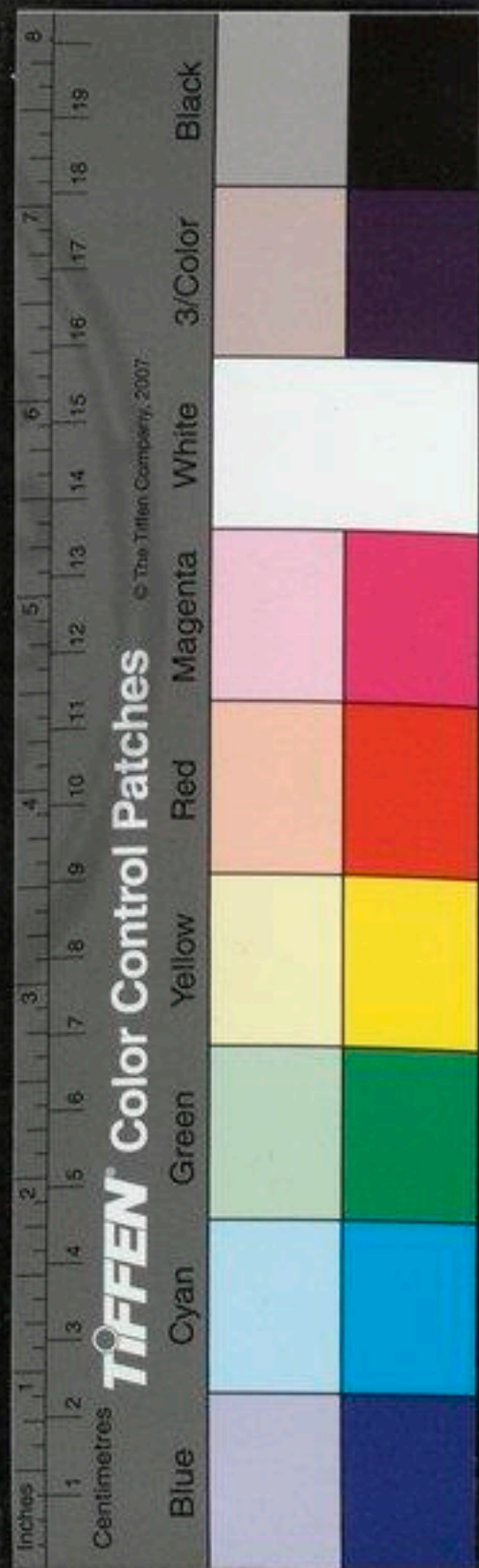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2009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KUALA LUMPUR





309/0078 v.20



書一 拋八首

吳興姚

釵

纂

論政

上姚令公書 張九齡

荅張九齡書 姚元崇

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 柳

上宰相書 陸長源

賀崔相國書 權德輿

論事於宰相書 李翱

上崔相公書 劉軻

再上崔相公書

上姚令公書

張九齡

日月左拾遺張九齡奏記紫微令梁公閣下公登廟堂運天下者
久之矣人之情僞事之得失所更多矣非曲學之說小子之處所
能損益亦已明矣然而意有不盡未可息區區之懷或以見容亦
猶用九九之術以此道也忍棄之乎今君侯秉天下之鈞為聖朝
之佐大見信用過日太平千載一時胡可遇也而君侯既遇非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主已賤難得之機加以明若鏡中運如掌上有形必察無往不
臻朝暮義軒之時何云伊呂而已際會易失功業垂成而舉朝之
衆傾心前弊未盡往往竊議愚用惜焉何者任人當才爲政大體
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果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
緣情之舉夫見勢則附俗人之所能也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
君侯察其苟附及不輕受就而厚之因而用之則禽息之首爲知
已而必碎豫讓之身感國工而能漆至於合如市道廉公之門客
虛盈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賤賤初則許之以死殉體面俱柔終
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小人相態不可不察自君侯職相國之
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
譽媚賓客以取容情結笑言談生羽翼萬事至廣千變難知其間
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君侯或棄其所短收其所長人且不知
深旨之若斯便謂盡私於此輩其有議者則曰不識宰相無以得
遠不因交遊無以求售明主在上君侯爲相安得此言由出其口

律變風則王道衰矣詩不作則王道竭矣至於屈宋齊而以西漢
而不反皆亡國之音也至於西漢揚馬已降置其感明之代而明
亡國之音所失豈不大哉然而武帝聞子虛之賦歎曰嗟乎朕不
得與此人同時故武帝好神仙相如馬大人賦以譏上讀之聖賢
然反有陵雲之志子雲非之曰諛則諛矣吾恐不免於勸也子雲
知之不能行之於是直雅之文變爲形似比擬之體亦爲元勳禮
義之情亦爲物色詩之六義盡矣何則屈宋唱之而漢弱之魏晉
江左唱波而不反矣故蕭曹組管不能交淫麗之體二荀雖盛不
能交莊色之詞房杜雖明不能交齊采之弊是則風俗德尚繫在
時豈不在人臣明矣故文章之道不根移化別是一技耳當時君
子取焉大人語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又章技藝之流也故夫子
末之矣以曰揚荀陳以德行經術名震海內門生受業皆一時英
俊而文章之士不得行束脩之禮非夫而漢近古由有三代之風
乎惜也繫士風而不木於王化至若荀孟賈主明先王之道盡天



人之際意不在文而文自隨之此真君子之文也然荀孟之幸困於儒異質主之才廢於終耀道可以濟天下而莫能行之文可以變風雅而不能振之是天下皆惑不可以一人正之今風俗移人又矣又推不規其妄苟以此罪之即蕭曹輩皆非人也豈獨房杜乎相公如河其文即亦變其俗文章風俗其弊一也變之之術在敦其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也伏惟尊經絕筆文士經術專則敦化美致化美則文章益文章盛則王道興此二者存聖君行之而已易再拜

上宰相書

陸長源

月日大中大夫守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本州防禦使陸長源謹奉書相公閣下相公以命世之略應佐時之器發又苑之鴻猷繼台廷之盛業望上傾心以待杜公之睿沃天下側且以待相公之政理竟行典房杜與日而不與蘇宋同年哉其比在朝廷接君子之步武其哲人之懿言區區之誠願盡於此今上聰明英武自漢

魏已來賢君哲后未有如今上自自臨臨已來宰相未有如房杜蘇宋者何偶聖之有期而得賢之無路蓋有此也夫誠人之安亦由端其躬而後求影之直故宰相者導主人之本階政化之階上辭以固之平氣以待之物有其巨官得其人則提綱而綱目自領而毛裘舉至如移制度評軍國事關社稷者斯在褒貶德業相自古兄今獻可替否其餘朝廷之常典羣司之闕務他張於下筆指顧在於一言使政歸常典理革前弊和氣流於下清風穆於上自然宰輔之事行彌諧之表暢何必捨其易而攻其難相公麟之不測蹈虎尾而莫顧哉其宰相之寄也在於用賢賢不盡而人自理次於秉政政不撓而國日安用賢者除改是也秉政者罰是也其用賢也絕黨與捨憎嫌使羣臣各施輪轅適用頃者之用人也聲利以撓其心愛惡而昏其識以枉為直致駭於園除矣出於門庭賞罰隨其情欲求道行事舉其可得乎且尚書六司天下之理本兵部無戎帳戶部無放圖虞木不管山川金倉不司錢

穀光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秘書不校勘著作不修撰官曹虛設
樞樞枉請計考者假而爲資養聲者藉而爲地一隅如是諸司悉
然次下網目張表毛舉其可得乎此宰相之職也且棟頌者正之
則屋無壓焉之懼疾甚者攻之則人無浸冷之患正傾在於良匠
攻疾在於良醫故政化失諫臣得抗疏以論之敗累連憲官得持
法而繩之諫臣須寒寒匪躬之士憲官須敢攻嫉惡之人今悉求
溫潤美秀沈默弘寬者爲之蓋北轅適楚國蓋方桷欲求扶俛愈
疾其可得乎貞元初兵戈初解蝗旱爲災邑多死亡人士碎屣至
便官厨有關國用增艱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
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
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
天子之食日舉以樂今歲豐年餘穀感傷農誠宜出價以飲糴實
太倉之儲豈可慢易於豐賤之日能急於凶荒之際比年國家和
殖殆不得人文張空存倉廩不實是由賞罰之典曠焉盡之使也

此亦宰相擇人之道也水之州戶口減一萬兵數無一千夏率供
秋秋率供夏夏四氣或英一歲無年實恐投姦有虞爲累非淺况
率土州縣其事略同古人云早則資舟雖在豐稔之時須爲凶險
之備此亦宰相之職也皇皇之時聖上憂畿縣凋瘵視樞臺首十
人出爲畿令其後京畿諸理皆擢以大郡則聖上旌賢賞功之意
也頃來度支勅符皆云制史縣令以戶口減殿一人賦歛增最一
人與者騫騰於廊廟燦者沈淪於草莽欲求其爲惡者懼爲善者
勸其可得乎此宰相之職也况今北虜和親糜費轉甚西戎作梗
邊鄙未安所望求方邵之才選甘傳之將聯營朔裔復河外之城
據旅渥中收隴右之地且田單匹夫也敗樂毅乘勝之師謝艾書
生也破麻秋勁銳之卒豈有其時而無其人哉在用與不用耳此
亦宰相之職也太宗得房杜貞觀之政成玄宗得蘇宋開元之業
泰今相公居廟堂之上當台察之任與房杜蘇宋列於青史寧肯
昵親愛行肺腑踵覆車之轍哉其齒髮向衰志力由在遇賢相逢



明時亦願一豁平生少展微分不然者老於泉石亦求仁而得仁
某再拜

賀崔相國書

權德輿

伏惟大方全德自中發外經爲志氣播爲事業然則阜庶生物操
持化權結於衆心焉日固久且大賢之出處天下之否泰也故詔
下之日人人相應又早歲後魏皇極綜論玄德志孤雲賦淒風詩
伏讀累日備見精慮之所至言理亂者多推世運於必然殊不知
弛張變化存乎其人而已自古哲賢之徒或志尚不展鬱堙當世
長歎痛哭於是乎作伏惟以常所感稟申於虛明使三辰光潤萬
方軌道實在指顧豈逃彗孛且以西漢公輔言之蕭曹以清靜熙
帝載良平以謨明贊王業去宣帝時則魏相通故事際吉知大體
斯皆章章可言者也洎夫嚴蒼之律曆孫弘之文章其賢之好學
乎當之有恥然亦號爲賢相抑又次焉至若匡張孔馬服儒衣冠
被阿諛之譏不勝其任最下則陶青劉舍莊翟趙周之徒皆齷齪

備位故身名偕泥米此數子者豈不哀哉夫古之道古今之變也
病於無所發明保持祿位而已有時無功可不謂大哀乎又古人
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訓顧多幸獲覽炳然之文又備承餘論有以
見大君子遺辭發慮弘裕溥博者矣惟德與功實在今日洒天下
之耳目復萬物於全性在丈人踐而行之守而終之而已不宣某
再拜

論事於宰相書

李翱

凡居上位之人皆勇於進而懦於退但見已道之行不見已道之
墜日度一日以至於黜退奄至而終不能先自爲謀者前後皆是
也閣下居位三年矣其所合於人情者不少其所乖於物議者亦
已多矣姦邪登用而不知知而不能去柳泌爲刺史疏而不止薛
澹州直諫貶責諍而不得道路之人咸曰焉用彼相矣閣下尚自
恕以爲猶可以輔政太平雖枉尺猶能直尋較吾所得者不啻補
其所失何足遠自爲去就也切怪閣下能容忍亦已甚矣昨日來

高枕不寐靜為閣下思之豈有宰相上三疏而止一邪人而終不信閣下天資畏慎又不能顯辯其事忍取署勅內愧私歎又將自怒曰吾道尚行吾言尚信我果為賢相矣我若引退則誰能輔太平邪是又不可之甚也當貞觀之初房杜為相以為非房杜則不可也開元之初姚宋為相以為非姚宋則不可也房杜姚宋之不尚相亦以又矣中書不嘗無宰相然則果何必於房杜姚宋况道行雖舉陶伊子將何為也房杜姚宋誠賢也若道不行言不信人心所為賢者終不敢不進人心所為邪者終不敢不薦而許敬行李義府同列用事言信道行又自度智力必不足以排之矣則自引而止乎將坐而待黜退乎尚自怨苟安於位乎以閣下之度之當可知矣凡慮已事則不明斷他人事則明已私而他人為易斷也承閣下厚知愛矣懼者不少能受閣下德而獻盡言不必多人幸蒙以國士見自十五年餘矣但欲自竭其分耳聽怪在閣下裁之而已

上卷相公書

劉劄

嘗今帝堯在上堯龍為相天
我新逐三晉四戰之地無象
是且微福者爭歸賀於相國
果獨不敏以是心同衆人之唯唯思
有以一跪吐而未果者誠以
相門尊高非布衣可以私謁其或關
衡石輕重非先書導誠素則
無以為也然而潛是心不為身有所
祈輸誠於相公得不以常常
之心憐其持意邪陸生有言曰天下
安注意相今屬兇孽新夷恭
階初平天下之懸懸其心復魏文貞
房梁公妯梁公宋開府致大
宗玄宗故事若啼嬰兒待哺豈是望
者獨相公是以聞相公以是
為心即房宋不死二宗之道盡得施
於上矣語不云乎雖有鑑其
不如乘時自用武以來至于今日不
謂無時得其時而不乘之以
貞觀開元治平之勢則勢之過如發
矢耳此所以為相公惜是時
之難再也且天下欲上如二宗待相
公而肖之耳今相公豈不待
天下之士而坐為房宋者也又非有
其時無其人人與時偕有矣
臣何厚誣多士謂無一可與言房宋



故事者邪其必不齊邑不方百里師五老而友二十八人齊桓公
為諸侯盟主有坐友三人諫臣五人舉過者三十人周公相成王
躬吐握之勞所執贊祭窮閭隘巷者七十人彼一聖二賢擊下哉
上非獨貴成其心而天下之人故至于今稱為聖賢況當相公首
梁太平之基焉知夫有心者不磨勇養氣待相公呼而出之耳今
云云論者見犬戎退邊不數十里便謂邊無可慮虜無能為見趙
魏之地死一帥易一將便謂天下無事廟堂可以高枕此豈知相
公第欲因前之無事不欲為巍巍蕩蕩之績乎抑其聞宰相之言
必以天下為言以衡石言之豈不資天下鎔鍊輕重為平準者邪
以鼎實言之豈不資天下水陸飛走為滋味者邪若輕者雖有生
之微豈不資衡鼎之一物乎伏念自知善來恥不為章句小說極
楷至病之學敢希趾躩蹤切慕左丘明楊子雲司馬子長班孟堅
之為書故止居廬山亦常有述作幸當相公調元厚生之次不使
一物不遂其性夫不類其心是宜天下褐衣之徒孤立進之

秋也謹獻所著庸監一卷若史十卷依和穆穆之禮賜一覽
恩幸恩幸軻恐懼再拜

再上崔相公書

劉軻謹再拜相公閣下先獻書三日軻將出通化門其心遲遲然
若虛其懷如未厭其食者且曰今嗣聖重光相公登庸大下來誠
著晉志之士將不遠千里願獻計於相府者固多矣適會其時得觀
光華下云欲出東門歸江湖業為儒生閑天下利病苟无一詞聞
天下善否將何以見江漢之士故退於逆旅思有以效誠於相公
者伏念挈錡負薪之言古人不遺相公其遺邪某自惟蠶耕窮書
或得侍坐於檣紳長者泊屬文駕說之士每議及國朝府閣事
言真規則房魏言開元則姚宋自貞觀數十歲至開元甲問豈无
房魏之相邪自開元數十歲至今中間豈無姚宋之相邪何說
者待於四而不至於五六邪豈無繼之者力不足而追不及邪將
力足追及而曰非大有為之時而不能為之者邪某嘗元言之矣



夫北轅適楚南轅適晉是不可到日暮途遠是豈力不足進不及邪不繇其道故也然則非說者不屈指五六而局於四也古天子以天下享歸於相府相府以天下事爲己任故伊尹自負以天下之重周公亦潛心在於伊尹耳故曰周公兼三王以施四事夫周公之潛心於伊尹而不愧乎伊尹獨伊尹取其君不及其舜故其心愧耶夫其存心直下千歲無人嗣續惟梁公鄭公高視千載之上始潛心於伊尹且亦惟恐太宗不及堯舜故德謚以經緯天地曰宗焉不祧之廟至姚公宋公又潛心於身舜亦惟恐玄宗不及太宗故致時雍復貞觀治平之風焉其請稷契姚宋舊事而言之諸談以姚之爲相也先有司罷冗職修舊法百官各盡其才又奏請無赦宥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於是上責成於下下權歸於上上下下交而天下泰矣故曰姚善應變所以成天下之務宋之爲相也以彌綸爲己任亦以筆硯專隨故曰宋善守文所以持天下之正穆是四十年間威振四海教加百姓政歸有司綺羅羅統之家語議不行而感里東平及故生於開元太宗之間自幼進仕女有家男有室耳不聞鉦鼓日不識兵革故玄宗无爲恭事玄默而已矣今上新嗣大位相公新揭大樞必欲盡天下善美以調和鼎味冀所以沃天心而福衆庶也某知相公固亦潛心於姚宋亦恐聖君不及玄宗焉夫姚宋潛心於房魏而已无愧於房魏今相公已潛心於姚宋詎得有愧於姚宋邪夫惟無愧實在應變成務守文持正踐其跡必至其所至俾後人之談者自曰公而加相國焉相公必以是爲心某知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者有曰矣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今綠邊公鎮之士聞六軍之人坐以受賜莫不開口以待噉將欲賈餘勇以壯邊勢惟恐不厚於六軍之賜矣此亦賞過乎功者不得不搖心也非所謂至賞不賞賞明而教行者也某切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也聖上自儲副即祚蓋三代不刊之事雖巷兒街童知其必然彼貪天之功者以爲房魏承巷北宮貞伯子之能事必陰教是謀出一時之策畫寵



以懷黃垂組不謂無恩矣脫或天光獨私恩無與對使權量天下
輕重以專備顧問雖賢如史行納忠勤心恐必漸弘恭之勢矣古
之賢聖過禍於未甚華而滋之根著而不可拔矣其謂相公未得
高枕於廟堂之上二也昔西京初留侯誡高祖表用蕭曹故人東
漢初鄧禹戒光武以功臣專任貞觀初太宗自秦府登極有上封
事者請以秦府舊兵追入宿衛太宗曰朕方以天下爲家惟才行
是取何新舊爲夫以一家國爲言誰能無私必以天下爲言孰非
正人而以家國之私於天下也范曄云舉德則功不必厚奉勞則
人或匪賢必處非其地非所以優貧而見惜其功也故姚宋所以
死任功臣以政其在茲乎是以門開誰一典長閉此其切謂相公
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三也日者有白邊兵來曰凡事關於目而
可實於口非鑿空架虛事游談者也且國家所以禦我狄焉邊垣
者朔方爲大夫朔方去戎虜不數百里而近使胡塵不至於亭障
者實以邠延之鎮虜不取東顧自燕盜已來惟朔方多軍功內以
邊不輒外以拓胡虜故朔方之於朝廷雖手足之捍頭目不足過
也比者茲回秉政司計者析秋毫以刻肌膚非紅粟腐帛不及於
邊兵无襯甲之服以赤肉冒流矢者駢門皆是統率者雖章連十
上帝關九重留中莫問至有抽刀垂頸祝鯨殤死貴爲飾制旆无
慘君是矧責由卒戡尚安能固其生与戎狄攻闕邪今鈞怒者既
逐新恩已大洽相公必深惟前弊思有以矯之之術以師筭決勝
授成策於邊將者古人以天下論一身以四邊同支体以中國視
心腹支体有疾心腹安得无憂乎善言邊兵者以河隴不如燕薊
燕薊不如朔方朔方軍之地連險小雜虜俗習騎射擊軍者非其
父兄則其子弟故所以无對於諸軍矣今之存者皆諸軍遷徙或
叛孽殘寇之餘遠鄉里別妻子執戈卧甲坐不邊曠胡塵一起連
頭應召必无美利以啗其欲必無辭賞以磨其勇以之防禦可謂
連難矣此某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四也古之相天下者
獨勞一身役一心範天地而俾无遺事於天下也蓋存乎任使而



已矣傳曰使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又曰使智者佐仁者此舜所以穆四門而貞元首者也某所以首多士之伍進希相公必首而納之然後開平津之閣待白屋之士且問曰計安在知致理致君之策駢肩出於門下矣若然者吾君不愧於二宗相公不愧於四公何有力足以追而曰非其時而不為之者邪此小生汲汲於私心誠在乎此切欲使後之秉史筆者直書蕭相國故事亦以無愧辭於史官焉某不勝區區之志唐突尊重伏惟矜其意而宥其罪某恐懼再拜

唐文粹卷第七十九

唐文粹卷第八十

吳興姚

欽

纂

書啓二卷一十首

論兵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李翔

上安邑李相公安邊書林蕤

上周相公書杜牧

上司徒李相公論用兵書

上宰相元衡弘靖書林蕤

上宰相安邊書李觀

上澤潞劉司徒書杜牧

上招討宋將軍書羅隱

上韓舍人行軍書吳武陵

上李太尉論比邊事啓杜牧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李綱

三兩日來皆傳閣下以淄青未平又請東討雖非指的或慮未實萬一者有之只可先事而言豈得後而有悔郭汾陽二李太尉立大功而不當國政閣下以舍人使魏博六州之地歸矣自秉大政兵誅蔡州又而不克奉命宜慰未經時而吳元濟生擒矣使一布

已矣傳曰使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又曰使智者佐仁者此舜所以穆四門而貞元首者也某所以首多士之伍進希相公必首而納之然後開平津之閣待白屋之士且問曰計安在知致理致君之策駢肩出於門下矣若然者吾君不愧於二宗相公不愧於四公何有力足以追而曰非其時而不為之者邪此小生汲汲於私心誠在乎此切欲使後之秉史筆者直書蕭相國故事亦以無愧辭於史官焉某不勝區區之志唐突尊重伏惟矜其意而宥其罪某恐懼再拜

唐文粹卷第七十九

唐文粹卷第八十

吳興姚

欽

纂

書啓二卷一十首

論兵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李翔

上安邑李相公安邊書林蕙

上周相公書杜牧

上司徒李相公論用兵書

上宰相元衡弘靖書林蕙

上宰相安邊書李觀

上澤潞劉司徒書杜牧

上招討宋將軍書羅隱

上韓舍人行軍書吳武陵

上李太尉論比邊事啓杜牧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李綱

三兩日來皆傳閣下以淄青未平又請東討雖非指的或慮未實萬一者有之只可先事而言豈得後而有悔郭汾陽二李太尉立大功而不當國政閣下以舍人使魏博六州之地歸矣自秉大政兵誅蔡州又而不克奉命宜慰未經時而吳元濟生擒矣使一布

衣持書涉河而王承宗恐懼委命割地以獻矣自武德已來宰相居廟堂而成就功業者未有其比是宜以功成身退養德善守爲意奈何如始進之士汲汲於功名復欲出征以速平寇賊之爲事邪自秦漢以來亦嘗有立大功而不知止能保其終者即韓侍中親率重兵以壓境矣田司空深入賊地以立功矣凡人之情亦各欲成功在已唯恐居下顧宰相銜命領三數書生指麾來臨坐而享其功名奪人之功不可一也功高不賞不可二也兵者危道萬一旬月不即如是坐棄前勞不可三也凡三事昭灼易見豈或事在於已而未熟邪伏望試以狂言訪于所知之厚者意切辭盡不暇文飾伏惟少賜省察願再拜

上安邑李相公安邊書

林蘊

愚嘗卜分天下之事知其弊者太半二年冬輒獻書思相公正而行之嗟乎無位而言輕相公猶未爲行其切者國家有西土猶右

利病思相公念而行之當昔漢高祖被傷內背囊駭走馬獨不慮日咫尺萬里煙塵不動是以司馬遷班固得弄刀筆夸大漢功德炳然與三代同風沮房杜佐太宗文皇帝刻筆凶孽天下無清姚宋佐玄宗明皇帝登明文物照耀殊俗後之輔弼不能嗣守故我猶我理腹於犬羊嗚呼今所殘者惟北抵幽郊西極河隴不數百里則爲外域可不痛哉可不惜哉且馭馬者必右執策左執綏恐其有非常之患也儻若臂不勝力體不安坐則蹶墜立至豈惟泛駕乎此事雖小可以喻大相公得不念之乎愚嘗出國西抵于涇原歷風翔過鄯寧此三鎮得不爲右臂之大藩乎自盡藩維擁旆鉞者殆數十百人惟故李司空抱三曾封章上聞請復河湟事亦於寢功竟不立爾來因循誰復尸之故朝受命而夕寢行日貴富而日墜慢踰廣濶而羅甲第指長河而固龐嗣士卒窮年不緝飢寒以日擊時力供主將死則已矣賞終不及如棄鳥獸附於鼓壤故死者欲恨於地下生者吞聲於道上五十餘年無收尺土之功者

豈謂廷不以爲慮乎命將不得其人乎愚以此竊知不惟土地未
可復且慮大戎馳突不一日二日則彼三鎮強若閉壘自守弱者
棄壁而逸豈暇爲國家以卻戎虜乎愚所謂儲之不存體將安舒
今刁斗不聞煙塵不飛蓋宗社之靈也豈禦守者之有功乎且食
租則可以備飢衣稅則可以禦寒衣食足然後可以教攻戰朝廷
既切念邊軍不遑終夕飛輓粟常恐後期然而荷戈負戟者終
歲而饑其來已久時莫能更難度支有兼知之名節度有營田之
目皆以貨利相誘彼贊公之賔僚悉皆和糴斗粟必欺於大索一
言可致其蓋金如此則士卒不得不飢寒將帥不得不奢侈欲其
攻戰其可得乎此所謂借寇兵而齎盜糧也其可謂之禦戎乎伏
料相公亦已垂意矣愚竊謂再旣又矣可革而化之化之之術在
相公暫迴頃刻之慮思之思之得人則如班超之倚不淮得也相
公必命特取其封錫已深者則封錫已榮矣彼復何求以此戰不
就攻不爲傳莫不由斯人之健歟因此言之則又不惟安邊之未

後能特達獎其俾爲下夫之長得以自置於秦隴之外接彼去
戎之域三歲考績能則優獎否則擊球已乎此曹生然重感激於
前跡其慷慨不爲不至蓋時之不見信也不知相公以愚此言爲
幸爾乎以其斷然一介之士亦能成功立事乎且天下廢居各隱
之人悉皆有心但用與不用也假如登奉常之第者未必盡能文
章爲牙門之將者未必盡能威敵况滿之爲漢多有異材豈唐之
爲唐獨無奇士也伏惟高之

上周相公書

杜牧

某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
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生人已來可以
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考莫若刺伐之法詩大雅維清奏象舞之
篇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象者象武王伐紂
刺伐之法此乃文王受命受命之命也十年五伐留戰陣刺伐之法



遺之武王武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為周家之禎祥周公居攝祀文武於清廟作此詩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鈞援衝壁今之一卒之長不肯親自為之詩大雅周公皇矣美周之詩曰以爾鈞援以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此實文王伐崇墉傳于其城以臨車衝鈞援其城文王親自為之夫文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剛而取之列于大雅以美武王之功德手弦而口歌之不知後代之人何如此三聖人安有謀人之國有暴亂橫起皮狄棄其邊坐於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不知為者竟不可知兵乎竟可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之上指蹤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高宗朝薛仁貴攻吐蕃大敗於大非川仁貴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于西方此乃鍾鄧伐蜀身誅不返昨者誅討竟微關東兵用於西方是不知道地也兩漢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糧不先屯田隨日隨餉是不知道地利也兩漢代虜騎兵服於山東所謂翼之北土馬之所生馬良而多人習騎射

上司徒李相公論用兵書

取非山東兵不能代虜射者以步騎不當一足不知人事也天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量短長得失故因禍天下不能滅樸楸之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則謀人之國不能料敵不曰棄國可乎某所注孫武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實曆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析離為三編輒敢獻上以備閱覽少希鑑悉苦心即為至幸伏增惶惕之至某頓首再拜

伏覩明詔誅山東不受命者廟堂之上事在相公雖樽俎之謀筭畫已定而賤末之士蕩蕩敢陳伏希捨其狂愚一賜聽覽某大和二年為校書郎曾詣淮西將軍董重質詰其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自誇勇敢多筭之外復言其不破之由是徵兵太雜耳徧徵諸道兵士上不過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附地主名為客軍每有戰陣客軍居前主人在後勢羸力



弱心志不一既居前列多致敗亡如戰似勝則主人引救以爲已
功小不勝則主人先退至有殲焉初戰二年巴來戰則必勝是多
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
州軍不能因雪取城蔡州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
州唐州秋令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皆以宣潤
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年無蔡州矣一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
不同淮西爲寇僅五十歲破汴州襄州其賊盡得其財皆輸之懸
瓠復敗韓全義於澠上多殺官軍四萬人輸幣財穀數月不盡
是以其人味爲寇之腹見爲寇之利風益固氣餒已成自以爲
天下之兵莫我與敵父子相勉僅於兩恨深源潤取之固難夫
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之後每爲忠義是以郡
公抱負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與之軍橫折河朔強梁之
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榮中使提詔以與本軍大將但軍士附
者即授之其時大將來者皆爲衆所服使將以平內付之衆

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策
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旨祇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
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其位居下因潛與監軍
相結超出伍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某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
中丞昔肯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
詔再拜舞蹈希皓迴揮同列便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
史通後漸蓄姦謀養義兒三千人日夕煦沫及父處死軍士留之
表請起復亦祇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王昌翼元烏重胤第五劍
等及長行兵士並不同心及至被擒烏重胤坐於軍門喻以禍福
義兒三千一取約束及河陽取孟元陽爲之統帥一軍無主僅一
月日曾無犬吠况於他謀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
見及元和十五年授與劉悟時當幽鎮入觀天下無事柄廟筭者
議必銷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戰千攻之勞坐食租賦其來已久一
旦黜去使司編戶紛紛諸鎮停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聞之無不



死爾一獲于安敢如此後謀恐懷不敢出言一重聞之皆笑其直
言之說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
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伏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強一百里澤州
關隘多山井泉可鑿雖有兵力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爲壘下堅其
口高壁深溝勿與之戰忽有敢負勢驚洽師蓋河陽軍士素之精
勇戰則不足守則有餘成德一軍自六十年來世與昭義爲在訪
聞死事之日村落鄰里不相往來今王司徒氏居反側思一自雪
况聯姻戚願奮可知六十年相離之兵仗朝三委任之重必宜盡
節以荅殊私魏博承恩亦當效順然亦止於圍一城攻一堡刊米
堊井係壘推老而已必不能背二十城長驅上山徑搗土黨其用
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西面今者嚴紫塞之守備謹白馬之從防
祇以忠武武寧兩軍以青州五千爲甲能齊宣潤二千爲手
由絳州路直東徑入不過數月必覆其巢何者昭義軍糧盡在山
東澤潞兩州全居山內土瘠地狹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

怨恨至長慶元年七月幽鎮乘此首唱爲亂中義一軍初亦鬱噤
及詔下誅叛使溫起居造宣慰澤潞便令發兵其時九月天氣已
寒四方全師未領中冬衣服裹之授詔或伍或離垂手強項往往
諄語及溫起居立於重榻大布恩旨并疏昭義一軍自七十餘年
忠義戰伐之功劳安史已還叛逆滅亡之明效辭語既畢死不惟
呼人衣短褐爭出效命其時用兵處處敗北惟昭義一軍於臨城
縣北同果堡下大戰殺賊五千餘人所殺皆樓下步射擣天飛者
賊之精勇無不殲焉賊中大震更一月日田布不死賊亦自潰後
一月其軍大亂殺大將磁州刺史張汝因劫監軍劉承暉盡殺其
下小使史實承暉侮媒一軍侵取不已張汝隨王承元出於鎮州
久與昭義相攻軍人惡之汝既因依承暉欲殺悟自取軍人忌
怒遂至大亂非悟獨能使其如此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祇
鄭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其副將實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



州名爲就狼山東根殺既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無持虛之地
正在於此後周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吏部宇文弼曰夫河陽
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成小山
平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武帝不納死功而還後復大舉竟用弼計
遂以滅齊前秦符堅遣將王猛伐後燕慕容容偉大破偉將慕容評
於潞州因遂滅之路亦由此北齊高歡再攻後周路亦由此而後
周名將韋孝寬齊王攸常鎮勳州王壁城崑崙故東西相伐
每由此路以古爲證得之者多以某愚見不言劉植終不能取貴
欲速擒免生他患昨者北虜變軍復生上黨賴相公廟筭深遠北
虜即日敗亡儻使北虜至今尚存公邊猶須轉戰迴頭上黨豈能
討除天下雖言死事若士黨又不能解別生患難此亦非細自古
皆因攻伐未解旁有他變故孫子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伏
聞聖主全以兵事付於相公某受恩最深竊取于冒威嚴遠陳愚
見無任戰汗其頓首再拜

上黨相元衡張勳書

林

陸賈有言天下有事屬在將天下無事屬在相伏惟相公兼將相
之重任執殺生之大柄茲亦竊被教化忝在陶鈞之內四海安平
某則與歌虞舜之人爲儒苟有妖孽某安敢不齟裂肝膽爲相
公之腹心平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伏願相公少賜採擇焉道路云
云以爲准西兇黨侵犯疆鄙某伏料相公制置如在諸掌矣然則
舜有天下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欲天下之誠畢見矣平津侯關
東閣以延天下士欲天下之美惡畢知矣伏惟相公抱赫赫濟時
之略佐明明聖上之朝某切願相公以平津之德致聖上廣帝舜
之道使天下之事可重而實諸掌則淮西之寇不足以爲患矣某
幼讀書不求其解但見古人之有建功立事者心則慕之以是十
試幾於春闈竟不成名子爲河朔一從事耳苟不自言其誑爲言
於相公乎且人生天地之間必合達天地之性苟違天地之性者
是天地之棄物也今淮西兇黨是天地已棄之物相公誠順天而



誅可不偉歟某竊聆議者謂淮西兵強不與恒鄆兩軍持角相應此皆腐儒堅子之言不足與相公計大事何者自與與已來僅六十年人皆尚武各思功業彼或有逆此則有順以順討逆往無不剋爰自國初垂二百年特有恃逆孰爲存者今天下藩鎮六十甲上百萬雖有依違未盡化者不四三所耳議者若以爲申說言淮蔡必強則陳許安得而弱乎況以人敵人彼亦人也以兵刃敵兵刃彼亦兵刃也或示其弱則過不在士卒伏計此事以經相公心矣某請徵四年冬出師討恒陽之事明之初王承宗阻兵盧從史潛應天兵欲進賊必知之況內丘與臨城祇二十里是爲賊境南是天兵兩處傍山俱置死地堯山與高邑其據一川若盧從史必議引兵直進則趙州高邑立可屠之此旣不備彼又得計豈得賊勢彊而天兵弱邪德宗朝韓全義統師自取退還蓋緣淄青諸求悉會用兵所謂開齋盜糧不得不敗且兵以售死爲效國以厚錫爲誠某竊知此多有行營節度使古役錫養約於將帥義舉加於士卒

欲其破虜其可得乎又觀其用多疑人豈取官崇或言多事殊不料彼已崇重更復何求以此取人往往皆失其說賀相公昨者制置已得其人則陳許李光顏安州李聽唐州田秀誠功忠的立某亦素語伏願相公任之不疑各委兵柄但絕常鄆兩處莫許知聞其餘連城惟在感激人一其性豈不易圖如此則相公之功不後郭尚父李令公之功也豈佐商輔周之德獨專美於前歟議者若以爲恒翼強梁相公則有魏博澤潞制之矣淄青暴慢相公則有梁宋徐泗制之矣以天下无限之勇士破淮西有數之兇賊孰謂不可然則某又切願相公用其勇敢之士分巡諸道將帥有不用命者許以軍法按之士卒有被饑寒者以其赤子保之如此則忠勇奮起姦謀自殄倒戈脫劍不日可期某又歷險難多見成敗比被劉闢欲殺死人薦論本使程僕射入朝之時再三邀請某以謂已出萬死固求一伸窮困蹉跎竟死知者程僕射禮惠逾厚某又愛彼功名至元和十六年方受奏請旣奉恩詔兼按憲官心



則佐戎必擬立事自到河北自末四年羣情所難某意獨易蓋以
朝廷典法率而行之道路皆知無不驚駭況留家口並不將去今
平八月內蒙程僕射薦歸闕庭幾欲半年未蒙公論伏以西南東
北兩處從軍自執庸愚不失誠節今當相公舉直之日是某幸得
盡言之秋仰望陶鈞置諸倫品柔遠之道此爲事先不宜某再拜

上宰相安邊書

李觀

維初乾之精坤之靈播五行爲五常而人得之離四氣爲四方而
繫夷胡貊得之五行合而成王和故宅中四氣偏而爲匪人故在
邊是亦太極造世之智多黃吳成之心者乎聖人乘五行而允釐
作九圍而外之五帝三皇禹湯已來不聞深入之征不紀薄伐之
師殆蠶鴻龐之風未其於沙漠之澤未甚醜周秦之間天下始勞
前有涇陽之侵踵有長城之徭周人逐之而已不常爲心秦人罔
知天命運兵而警秦於道三靈悟生人元元蠅蟻魁傑駿奔始
圖精胡之術空覆秦邦之人秦之事禹祀鏡哉漢孝武承業之盛

臣才之維際更鮮若夫秦皇漢武之盛
歷載五六功患相傳管諫慮禪在老營仍千有乃交和親之問漢
在命之勤然已天下懸登君臣與謀遂有博鐵車船擗六畜之
相雖危矣哉不居之地不收之人何苦如是哉矧乃乘秋之虜常
存托虜之賦不除蓬之事亦萬祀鏡哉噫惟皇唐操璇璣馭民而
統天將二百齡朝更九聖運開中興縱橫六合上下天淵董馳之
倫莫不被仁獨大我跳梁猾我右陸儒之策曰舒親武之議曰宿
兵和親則易攜宿兵則慮亡九聖之君前後病之然屬三方又安
悉力一隅則右臂可斷六竈可俘太宗玄宗之時也厥後內寇數
動國家一罷虜滋新謀土失舊封伊頃迄今有加無膠豈負鼎虧
折衝之資推轂無封疆之忠志士仁人是以累息而長歎且周曰
後狁秦曰胡漢曰匈奴然實非二蓋隨國而名之於今則曰吐蕃
則正居庚方涉河而北履海而西宇宙絕微羗戎全區亦不可得
而制可斥而遠之翹今不能制也信矣斥之則何宜橫戎所向不

廣千里扼盜之衝不越十處擇一虎臣練萬虎貴使制得自專權
得自縱夫兵有專制則盡力將無分權則成功是則陰山可復泣
虜陽關可復隔戎何邊之不安焉今聖人朝在明堂晚在諸宮左
右進退焉得知安邊之要哉雍熙大臣苟以小者近者為懷不遠
復思崇九廟之原哉且國家思復三方之民得以養之區區然如
懼不周而忿生然卒饑徒終自有之愚竊恐我無卻年矣邊無
安期矣財有盡朝矣何者今國家一垂控戎累所募兵兵不問堪
將擇良當守者母丁險易當攻者避後先寇之來則棄民而相保
寇之去則冒賞而無庸此所謂我無卻年矣夫戰陣多將則勢離
攻守多將則不支以其勝不得盡有敗不得獨受故也至今聞有
築城於虜蹊遷民於虜城城滴罷而寇俞民未居而因拘鸞弓者
卻行蒙甲者退趨此所謂邊無方也矣且虜不可以無兵而威兵
不可以不戰而歸以故明主得下征蒼蒼之虜指軍得外娛悠悠之
師此所謂財有盡朝矣夫三患始萌一為高平發戎之可卻也不

也欲邊之可安也不願虜更回萬之六虜為其兵致以古言之則
漢晁錯之策是也欲財之不盡也不願衣食供給山東頭關邊回
敢以古言之則趙充國之奏是也此則兵不得娛無功虜不得伏
相膠國不得彈下民胡不謂田周漢之策範子孫之謀哉又竊觀
與北狄和親帝女下嫁實國家恩往來之績垂不臣之期然聞燕
報且數貪恠無厭而人主必遣使使必備珍得無費乎得無動乎
不知將尋鄭人伐胡之義後採賈生五餌之言亦愚竊以為無知
之俗不可以歲辱大命天子之使不可以日臨穹廡是手足倒置
夷夏相伴復何以南面而聽天下穆穆然而觀諸侯憑政以棄國
即異而言且定西之危有若前之說申北之恩有羈縻之文不願
國家曠丘于茲汗命于茲斯者皆曠廊之亟屣旋之虞而屑屑狂
夫亮達孔父不謀之經庶陪父車敢諫之僞併委輅輸水試屬

之官而後觀焉某再拜



上澤潞劉司徒書

杜牧

今日輕重望于幾人相位將權軍豈能讓焉昔者齊盜坐父兄謀賦二千里料甲一百縣獨據而不發約在子孫血絕而已席征蔡之弊天下銷耗燕韓勝則百姓半流二年不能勝印心仗忠半夜興義昧旦而齊轡轡上是以趙一搖燕一呼爭來惟將軍之功德今誰比哉是以作司空乃作司徒爰開丞相府今之人亦以呼將軍止此而已之於將軍雖亦無爾爲大矣今者上黨是馬足甲馬極良甲極精後員燕前麟如劍用皆彼三軍屠囚天子者長身良侯使使守是

公頭各據千里不負不觀私驕妻子五老在上此輩何也公壯常馳其精良不三四日再魏決於漳水西不五六日此趙合以水東黃太原排飛狐緩不二十日此燕過於易水南此天下之固足以事區、於忠烈無如上黨者明智武健忠實信實我知机多算盡攻必巧戰不負能使萬人樂死赴敵足以喜區、於忠烈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爵位富貴休顯宜驅三族上校恩澤宜出乃死以副簡注天下之人亦無如將軍者是將軍負天下三無知之望也始者將軍顧齊然後得祿仕入非內等二第一身驟奔累世之逆卒境上爭首其恩甚厚其勢甚不便將軍以爲大仁可殺身大忠不顧細謹終探懷而取之今者將軍負天下之望上戴天子四海之大以爲緩急所宜日夜具申一請公然而處者四五歲矣負天下之三無如首宜如是邪不宜如是邪是以天下之小人以爲將軍始者亡齊見利而動今者安路見義而止若是則天下利無窮義有限走無窮背有限則安可識之哉其有識者

則曰不然夫桓文之霸也先修刑政然後事之近者山東士人來
者咸道上黨之政軍士兵吏士詳男子故婦人癯老者深孤者庇
上下一切罔有繼事寧乎政庭則將軍不知尊布衣不知卑諸侯
之驕父矣是以高才之人不忍及門仁政不施父矣是以暴亂不
止若此者將軍是行仁政來高才苟行仁政來高才若非止暴亂
尊九面峻中興復何汲如是然在漢伯通在晉牢之二人功力
不寡一旦誅死人豈冤之符秦相猛將終戒視後禍大唐太尉房
公忍死表止伐遼此二賢當持德業不左諸人尚死而不已蓋以
輔晉活人為事非在於伐遼引為心也伏惟將軍思伯通牢之所
以不終仰相猛房公之所以垂休則天下之人口視將軍之福壽
目視將軍威德之形容手足必不敢加不肖於將軍之草莽此乃
上下互世烈大夫口念心禱而求者今將軍能有之豈可容易而
棄哉大唐二百年自外叛者三十餘種大者三得其二小者亦包
裹千里燕趙魏潞洛秦吳蜀同次悲乎足領急陣刺死於下死

曰義則有父子同壇兄弟繼踵論罪則曰有某功論功則曰捨某
罪伏惟十二重之仁一何汪汪焉天之校惡滅逆復何一切焉此
乃盡將軍所識復何云云小人無位而謀當死罪某恐懼再拜

上招討宋州將軍書

羅隱

朝廷以簡陵九年彭越韓彭而東南一臂為之枯耗其後吳卒以
狼山叛則東西折之筋力殆矣自爾天子不重困百姓由是官未
安爵諸葛奕俠安文祐皆自盜而昇朝序也所以不幸者江南水
鍾陵火浣注飢冰滑以東蟻故無賴輩一食之不飽一衣之不覆
則磨上鐵板白棒以望朝廷姑息而王仙芝尚君長等愛乘我廬
存蟻剝我粟宋天子以凱凱瘁痛不足搔爬因處分了二州取將
軍為節度非方鎮之無帥非朝廷之乏人蓋以將軍跳出隴右不
三十餘年三擁節旌謂將軍必能知恩用命耳今聞羣盜已拔睢
陽二城大梁亦板築自固彼之掣將軍其抗沸之待沃壓之待起



也而將軍朱輪大旆優游東道抑不知朝廷八十三州奉將軍侍衛者乎復俾將軍誅草寇者乎昔韓之醫良而性高故爲人治未嘗剔去根源所以延其疾而養其財也後有商於韓者以疽見醫、且欲大其疽而活、因以藥糝之、而疽潰、商斃、商之家表於韓、侯屍其族而藉其有、無且二賊、壽春、嶺、上、劉、宅、注、掠、台、肥、經、營、於、梁、宋、其、爲、老、者、殺、而、少、者、傷、驅、人、之、婦、女、劫、人、之、財、貨、將軍固知之矣、自將軍受命、迄今三月、關、京、之、慘、毒、不、解、殺、傷、驅、輩、之、不、已、乃、將軍爲之、非、君、長、仙、芝、所、爲、也、文、皇、帝、時、衛、公、拜、大、帝、時、鄧、仁、泰、薛、仁、貴、或、戢、斂、不、謹、或、伺、候、輜、重、而、時、處、可、悉、以、法、繩、今、將軍勳業不若衛公、精之多也、出師非鄧薛之教也、而橫擁、任、伍、鞭、撻、魏、運、以、愚、度、之、將軍之行、勝於君長仙芝之行也、甚焉、將軍憂前者、天子慮將軍以愛子之念、復授禁秩、俾在軍前、則朝廷寵待將軍、倚望將軍也、俱不淺矣、苟將軍勳力以除暴、豈足以報國、今其時也、無使驩、驩、之、聲、聞、

上書晉人行軍書

吳武陵

朝廷命將自數十年前未有此重、然始命之重而終責之固重矣、今丞相主也、刑部以宣、冠、爲、名、乘、生、殺、之、機、制、善、敗、之、略、獨、在、閣、下、可使諸侯盡附、餘寇必誅、以快天子之心哉、若曰吾獨主降者、與其縣色耳、則是一王官之事、又非相國與朝之大賢所宜降也、若曰吾以闕庭之威、劫之、俾、諸、將、懼、而、前、關、則、在、下、數、行、之、語、也、若曰吾以闕庭之威、劫之、俾、諸、將、懼、而、前、關、則、在、下、數、行、之、語、決行之耳、又不必躡踵而推、按、項、而、驅、也、若曰吾親視其師、有不、用、命、者、則、奪、其、符、而、易、野、某、府、則、宜、有、素、定、不、可、臨、事、而、待、聞、也、若曰吾將將、坂、三、將、督、進、六、萬、以、誅、寇、則、其、軍、各、從、其、帥、帥、之、命、也、吾未嘗撫、循、其人、又將何以結其心、而求其死哉、獨曰賊重、吾、德、義、必、來、降、此、蓋、萬、一、也、脫、不、如、言、其、將、何、圖、嗚、呼、國、之、理、亂、在、此、行、矣、得、其、道、則、兩、河、不、足、平、河、湟、不、足、復、夫、其、策、則、天、下、之、事、自、此、繁、矣、豈、不、惜、哉、丞、相、尊、重、素、狎、武、陵、之、言、輕、而、不、能、盡、行、時、

益恐不盡願稜概其旨於閣下夫兵機若神應事立斷千里之外
必待奏聞而後行事亦變矣誠願丞相宜密請勅旨事無巨細行
而後聞又宜奏取中人嘗所不快者爲監軍以一之即歸素所快
者於內爲吾地則用陰符五賊之術以傾諸侯即復出絹八九十
萬以賞給士大夫誠然矣則孰不爲丞相之人既獲腰領則以朝
命命三將爲三陣既定則明斥侯擊牛高會潛授綠邊諸將以實
期又公以三期給賊令辯士持一函書賜元濟及其將士以全活
彼必降矣適不如料則一日快進必次於城下此大略也夫臨機
制變又何可教昔司馬宣王征孟達則八道急攻征公孫文懿則
捨其銳而趨其虛緩以撓各從其利也夫禽之制在氣觀吾之法
令何如耳昔隋王以千人劉牢之以八百人高隆以三千五百人
謝玄以五千人劉裕以二千五百人是皆立鴻勳成大業矣夫就
世務者在結人心結人心者在吾所以張其形勢也方聞紀綱之
僕者三百人軍令可行亦足以塞諸侯之望奪其志之心歸六萬
人之志矣使賊不歸則已歸則必決死於一戰以延其命

無事迫速慎出令拔奇士而已皆先主所以分蜀而帝者獨

短之權傾曹公耳誠使諸侯以嚴暴吾以寬厚收之諸侯以衆
吾以禮義懷之彼有所短吾見其長彼有所乏吾施其餘則事何
不濟功何不成書不可盡尋當面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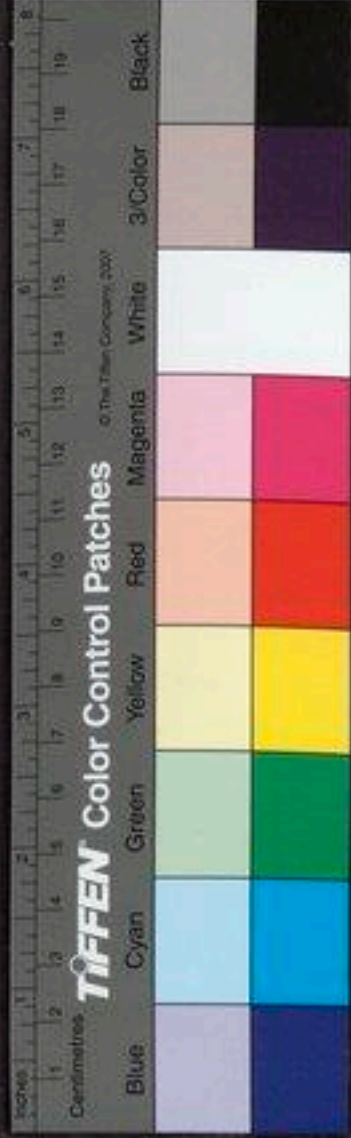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

杜牧

某啟伏以聖主垂衣太尉當軸威德上顯和澤下流諸侯無異心
百姓無怨氣屋辰順靜日月光明天業益昌聖統無極既功成而
理定實道尊而名垂今則未聞縱東山之遊樂後園之醉揚揚若
不足競競而如無豈不以邊障尚驚殊虜未殄防其入寇猶須嚴
兵伏以迴鶻種落人素非多狡於突厥絕爲小弱今者國破蒙
逃來漢南爲羈旅之魂食草萊之實白髮驪駉之駒周耗已無
酪皮羶之資饑寒皆盡寄命雜種藏跡陰山取之及時可以一
今者度虜多不出者有二時去時來徊翔不決必有所在西北已

得要約伺其氣勢同為侵擾此其一也心膽破壞馬畜殘少且於
美水草草暖日廣川牧馬養習以俟強大此其二也今者徵中國
之兵與之首尾又成則有師老費財之憂深入則有大寒珠墮之
苦示戎狄之弱生姦傑之心今者不取恐貽後患敢以管見上干
尊重自兩漢代虜皆是秋冬不過百日驅中國之人入苦寒之地
此時匈奴勁弓折膠童馬免乳畜肥草壯力全氣盛與之相校勝
少敗多故匈奴云漢實大國也但其人不能辛苦爾此所謂避虛
而擊實逃短而攻長至於後魏崔浩因見其理蠕蠕強盛襄犯北
邊浩請討之曰蠕蠕恃其地遠自寬已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乃
背寒阿暄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掩其不備大兵卒至必驚駭星
分向塵奔走壯馬逐我壯馬逐我壯馬逐我壯馬逐我壯馬逐我
則聚而困斃可也漢書武帝從之及全軍入境蠕蠕先不設
備民畜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撲討東西五千里南
北三十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產滿漫山澤向軍因殺蠕蠕種類歸

陰者三十餘萬漢書武帝從之及全軍入境蠕蠕先不設
深入恐有伏兵勸帝停止不追浩先勸將還之不從後聞涼州賈
胡言若更前行三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以其所見今若以臨
并突陣之騎酒泉教射之兵校筋誠誓仲夏潛發計陰山与涿邪
之遠近十不一二校蠕蠕迫羈之強弱猶如虎鼠五月節氣在中
夏則挑到陰山尚寒中國之兵足以施展行軍於枕席之上翫寇
於掌殿之中軌輻懸蹄湯沃現雪一舉無類忿然之策今水合防
秋冰銷解成行之已久虜為長然出為意外實為上策議者或云
止取點要令討迴羈伏以黠曼起於別種超為可汗必是英傑天
時必助賢材必用法令必明滅迴羈之後便是勅敵况示之以弱
必為所輕今者四海九州同風共貫諸侯用命年穀豐熟可以瘞
文德素昭武功復著書筴而兵形盡見按璜而邊事無遺唯一指
蹤即可掃跡昔漢武帝求賢也有上書不足採者輒報罷去采嘗



罪之故能翼越臣胡大興禮樂今太尉身仁聖天子同德有志之士無不願死伏惟特寬狂狷不賜誅責生死榮幸無任感恩

唐文粹卷第八十

唐文粹卷第八十一

書三 據七首

吳興姚

論易

與劉禹錫論易書 柳宗元

論禮

答王績書 杜之松

重答杜君書 王績

論國語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柳宗元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論制詔

答楊湖南書 權德輿

論書

上李大夫論古篆書 李陽冰

與劉禹錫論易書

柳宗元



罪之故能翼越臣胡大興禮樂今太尉身仁聖天子同德有志之士無不願死伏惟特寬狂狷不賜誅責生死榮幸無任感恩

唐文粹卷第八十

唐文粹卷第八十一

書三 據七首

吳興姚

論易

與劉禹錫論易書 柳宗元

論禮

答王績書 杜之松

重答杜君書 王績

論國語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柳宗元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論制詔

答楊湖南書 權德輿

論書

上李大夫論古篆書 李陽冰

與劉禹錫論易書

柳宗元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爲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
說異孔穎達疏以爲新竒彼董子畢子何庸末於學而遠云云也
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果以爲新竒不亦可笑矣哉韓
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
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九
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
者曰陽得兼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也老陰數六也
二者皆變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
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
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視其
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善究窮
而不得焉乃可以立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
見其道聽而塗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
也則是畢子董子庸末於學而遠云云也足下所爲書非元凱集

三易者則謹若易者則謹若曰就與穎達著此說乃穎達也非一
行僧畢子董子能有異說者也無乃即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
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是下求易之悉也然務先窮
吾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大善謹之勿遽宗元白

荅王績書

杜之松

屏書知不降顏歎恨何已僕幸恃故情庶迴高躅豈意康成道重
不許太守稱官老萊家居羞與諸侯爲友延作不獲如何如何竒
跡獨全幸甚幸甚敬想結廬人境植杖山阿林壑地之所豐煙霞
性之所適陰丹桂藉白茅濁酒一杯清琴數弄誠足樂也此真高
士何謂狂生僕憑藉國恩蓋尸貴部官守有限就學無因延頸下
風我勞何極前因行縣實欲祇拜誠恐燉煌孝廉守琴書而不出
酒泉太守列鐘鼓而空還所以遲迴遂攬轡也僕雖不敏頗識前
言道既知尊榮何足持豈不能正平公之坐敬養亥唐屈文侯之
騰恭節子夏雖齊相德薄五行無疑雖夸故人一來何損蒙借家



禮今見披尋微而精簡而備誠經傳之典略闡庭之要訓也其喪禮新義頗有所疑謹用條問具如別帖想荒宴之餘爲鈔釋也遲更知聞杜之松白

重杜君書

王績

月日佐吏楊方至奉報書兼枉帖垂問家禮喪服新義五道度情振理探幽洞微誠非野人所敢酬析但先人遺旨頗曾恭習雖困於荒宴猶憶於異聞謹因還使脩申如左夫三年之喪情禮之極有正有義因事之作也正服之緣三升而已至於義服加其半焉豈非義有離合之理情無遷奪之法然親尊同極冠綬可均切至或殊緣如其半微以見志有何怪焉至如父爲嫡子獨施斬服蓋以所承者重情寄者特非惟親親且尊尊也至於庶子已不承尊雖有長子無預祖禰不爲服斬義亦可知但古之君臣有國有家相承繼體血祀長存大宗小宗較然有別繼祖繼禰由茲可推故曰天子不絕國諸侯不絕宗貴人之宗也故別子爲祖父繼之爲

大宗此百代不遷之宗也已父爲禰兄弟繼之爲小宗此代代則遷之宗承百代之重且得不爲其長子斬乎爲四宗之祖亦得不爲其長子斬乎唯繼禰之弟無預祖禰庶子之義施此而已自秦漢已來家國道廢雖有其禮將安所行逮乎晉宋中原大亂骨肉至親尚不相保祖禰之序知何以明故僕先君猷公因事起義欲使無逆於古且令可行於今以爲今之封爵頗存古號雖無其實而尚有其名故以始受封者猶古之諸侯諸侯之庶子即古之別子也別子之庶子即古之小宗也雖國破家亡朝遷帝變譜牒存錄宗次可推或可一依古體行之私室至如元元耕者悠悠黔首族姓猶不能自辨何暇及於宗庶之事乎此古之先王所以不下禮於庶人也有何不可而乃疑乎至若夫妻之道誠爲義合而家道之睦斯爲首焉故傳曰妻至親也一體之名均於天性故妻之於夫也其服曰斬蓋移於父母之重焉夫之於妻也替而有杖則踰於兄弟之功焉前時往達曾無異議故曰妻者齊也一齊而不易



如至失禮而出遠妻之道終喪而嫁棄婦之義也違道棄義又何
迷焉苟全道義則天親也天親之服有何義乎列之正服斯爲當
矣此先君獻公探記傳之旨明後來之失教人倫之源睦伉儷之
道也夫何痛哉明公又云君臣夫妻俱以義合而妻爲正服臣爲
義服則君臣之際不如夫婦之情乎斯不然矣何者夫禮有以情
作者父子夫婦之類是也有以義作者君臣之類是也情義之極
俱終于斯此其無升降明矣但禮之爲用緣情以至理因內以及
外情者人之深心愚智之所共也孰有愚者而忘其妻子乎理者
人之大節凡聖之所異也孰有凡主而忘其臣妾焉故情者正也
此妻子所以荷深心而執夫父以正服也理者義也此臣妾所以
存大節而申君主以義服也故夫正義之作殊情而共體也孰謂
君臣之義而謝夫婦之情乎孰謂夫婦之情而厚君臣之義乎古
之君子嘗度情以處節義而行矣義可奪情節石礪不能存其子
情不害義官之奇得以其然也故曰情義義也情義均也故情均
之服有正焉有義焉正義之禮無厚薄也此妻約正服所以
無害於君臣臣爲義服所以不傷於夫婦有倫有要夫何稽疑至
如三殤之服禮有明文鄭與王杜各申本旨由茲紛雜後莫能定
然詳諸記義王杜爲長其昔在隋末嘗見諸賢講論此矣近者家
兄御史亦編諸賢之論繼諸對問今錄此篇附往幸詳之也至如
衆子服其妻小功兄弟之子猶子也其服亦其先儒以爲其妻
亦小功惟王肅以爲喪服之例旁尊皆執明公以爲重於子妻之
服失禮之差此則表準之義也夫禮雖緣情亦爲義屈故從無服
而有服者亦何嫌乎兄弟之子妻越已子之妻乎故曰兄弟之子
猶子也蓋引而致之故不嫌於與已同服矣旁尊不敢以壓降蓋
避正尊而自執也故不嫌於越已子之妻矣輕陳末學豈能詳究
又於揚方奉口處分借王儉禮論門庭所畜先無此書往於處士
程融處曾見此本觀其制作動多自任周孔規模十不有一恐不
足以塵大雅君子之視聽也尋問僮僕當遣祇送王結白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柳宗元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先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衆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覈不能從容卒沉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爲靈竒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遂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吾自得及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幾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今動作悖謬以爲僂於世身編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疆爲小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焉嘗謂國語病其文勝而言龐好怪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闕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言是聖人之道猶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之訕怒輒乃黜其不臧究世之謬凡爲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既就累日快怏然不喜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也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可怨邪故思欲盡其瑕類以來自中正度成吾者非化光而謂執令往一通惟少留視後慮以卒相之也往時致用作孟子評有韋辭者生茶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人爲書者豈若是撫前人邪韋子賢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據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耳今吾爲是書非左氏尤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猶出乎是言況不及者滋衆則余之望乎世也愈狹矣卒如之何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啓明者之慮則猶是罪余者曰雖累百世滋不憾而惡焉於化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厲乎外想不思而得也某再拜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爲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爲是持博奕之雉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爲道自爲罪人捨恐懼則閑無事故聊復爲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於今則宜垂于後言而不文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可少



也拘囚已來無所發明蒙復幽獨會足下至然後有助我之道一
觀其文心朗目舒爛若深井之下仰視白日之正中也是下以超
軼如此之才每以師道命僕僕滋不敢僕每爲一書足下必大光
耀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難
言於世俗今因其闕也而書之恒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孤
疑猶豫伏而不出者累月方示足下乃以爲當僕然後敢自是也
呂道州善言道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夫爲一書務
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闕誕以炳然誘後生而
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穿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衆矣僕故
爲之標表以告夫游子中道者焉僕無聞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淫
登若癩豕然雖鳴其音聲誰爲聽之賴世之知言者爲准其不知
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立學故爲天
下笑邪是足下之愛我厚故言之也前一通如來言以汚篋牘此
在明聖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宗元頓首

答楊湖南書

韓愈

使至蒙惠寄制集序發由煥然豁耳益目以麗博厚坦夷章明如
等鐘大玉慶霄天籟奇采正聲鏗鏘照燭真可謂作者之表方駕
古人欣歡駭悚詠歎無數甚盛甚盛但根本不稱獎飾非宜以此
爲雄文至鑿之累如何如何書命者古先哲王之所以發德音而
賦百職也在易曰后以施命誥四方書曰誕告萬方詩曰計謨定
命遠猶辰告故君陳君牙畢命罔命之仁皆直而文簡而誠含章
而不流漢廷亦云文齊兩雅訓辭深厚其重如是而鄙人忝焉使
盛聖之文明不登於曲謨訓誥罪在非薄其敢逃責於多士邪昔
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後行雖竊知之之道而職
命所拘不能不俟終日而勇退日踐復行之過至于九年暴于四
方爲所觀笑此所以慙愧於古人也亦思人生世間當志於遠者
大者豈數數然損精耗神攘竊文字而猶力不足意不逮雖三益
直諒之道又廢獨不愧於心乎昨休沐之餘愚子呈閱且以有大

朝中外之授受士友遷除之歲時遂不計研蚩相從以類初不敢以制集自命但全其文而已因其很多分列卷第又覲然以序引奉頌者誠以承眷之深而心仰雄伯使夜光冠於魚目永爲子孫秘藏非敢效太冲三都而求玄晏發之之道也及覽鴻臚之作無非逸言追思內訟已無所及使鄙人涉弊帚自見之患陷作者於玉卮無當之嫌一不敏而相交喪何可言也伏以門中忠節敘述周詳因小生之無似揚先德於不朽伏讀感咽何階仰酬命官令序中所言甯王澤燭幽滯振刑典申肅殺掄揚弘大務極其言則虛美之中又爲虛美所真書之過談方敢受賜耳故吏部李貞外三丈寓書於柳秘書求爲後集序此賢達所不能忘懷也但侈言失實如楚越之相遼異時見畿於道人則復爲累亦輒爲閣下良覲非止於自謀也左曹許公胤二紀已來過於嘗爲愛鄙人每以逐身泥之今又題閣下此作素多味理忽復自疑幸無泥也

上李大夫論古篆書

李陽冰

陽冰志在古篆始三十年見前人遺跡美即羨矣惜其未有點畫但偏傍模刻而已細想聖達立制造書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體於眉目鼻得喜怒慘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肉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氣象備萬物之情狀者矣常痛孔壁遺文汲冢舊簡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豐同豐季丞相將東爲宋魚魯曾一歲涇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遷復每一念至未嘗不廢食雪泣攬筆長歎焉天將末喪斯文也故小千得篆籀之宗音皇唐聖運逮茲入葉天生剋復之主人樂惟新之令以淳古爲務以文明爲理欽若典謨疇茲故實誠願刻石作篆儲書六經立於明堂爲不刊之典號曰



大唐石經使百代之後無所損益仰明朝之洪烈法高代之盛事死無恨矣陽水年垂五十去國萬里家語宿春之儲出無代步之乘仰望紫極遠於舟楫若遠元大馬此志不就必將負於聖朝是長埋於古學矣大夫銜命比闕撫虛海而苟利國家專之可也伏望處分令題簡牘及到主人寒天已暮間燭之下應命書之霜深筆冷未窮體勢儼自奏之日一使麗天井小人之已務显天夫之功業可否之事伏惟云就之陽冰再用

唐文粹卷第八十一

唐文粹卷第八十一

吳興姚

鈔

錄

書四摺

論史

荅子孟判官論宇文生評史官書柳冕

與馬植書劉勰

論史上蕭至忠書劉子玄

與陳叔達童借隋紀書王

荅王績書陳叔達

荅韓愈論史官書柳宗元

荅皇甫湜書李綱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柳宗元

與史孟韓愈郎中書允積 荅元慎侍御書韓愈

荅孟判官論宇文生評史官書柳冕

柳冕

時蔡序問兼示所寄宇文生書憂深思遠推仲尼之道見天地之心甚善來書之意遠者大者斯盡善矣其愚之所論者輒備聞見以獻左右宇文生云仲尼因舊史修春秋所記不過二百四十二



大唐石經使百代之後無所損益仰明朝之洪烈法高代之盛事
死無恨矣陽水年垂五十去國萬里家語宿春之儲出無代步之
乘仰望紫極遠於舟楫若遠元大馬此志不就必將負於聖朝是
長埋於古學矣大夫銜命比闕撫虛海而苟利國家專之可也伏
望處分令題簡牘及到主人寒天已暮間燭之下應命書之霜深
筆冷未窮體勢儼自奏之日一使聞天井小人之已務显天夫之
功業可否之事伏惟云就之陽冰再用

唐文粹卷第八十一

唐文粹卷第八十一

吳興姚

鈔

鈔

書四摺

論史

荅子孟判官論宇文生評史官書柳冕

與馬植書劉勰

論史上蕭至忠書劉子玄

與陳叔達童借隋紀書王

次口王績書陳叔達

荅韓愈論史官書柳宗元

次口皇甫湜書李錡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柳宗元

與史孟韓愈郎中書允積 荅元慎侍御書韓愈

荅孟判官論宇文生評史官書

柳冕

時蔡序問兼示所寄宇文生書憂深思遠推仲尼之道見天地之
心甚善來書之意遠者大者斯盡善矣其愚之所論者輒備聞見
以獻左右宇文生云仲尼因舊史修春秋所記不過二百四十二



年今子長乃鞅孔氏而修數千年荒絕之書助以黃老高託之說
仲尼之所二子長之所一仲尼之所離子長之所易美則美矣愚
以為未盡昔大雅喪然後頌聲寢主澤竭然後詩不作諸侯放恣
處士橫議孔子懼作春秋以一王法於是記言事以為褒貶盡聞
見以為實辭舉凡例以為異同此夫子之所見也故書之所聞異
同此夫子之所聞也故書之所傳聞異同此夫子之所傳聞也故
書之非此三者夫子不書是聖人之志也非當十二公之事聖人
以為易過十二公之事聖人以爲難明矣六經之作聖人所以明
天道正人倫助治亂苟非大者君子不學苟非遠者君子不言學
大則君子之德崇言遠則君子之業廣故仲尼歎曰大哉堯之爲
君也維天爲大惟堯則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
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於是敘書即起堯典稱樂
即美韶武合詩即首周南修春秋則謂以文武之道然後樂正推
頌各得其所以至乎禮焉何如哉

能言之杞不足徵也魯不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豈能徵之
矣是以三千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豈不致尊而後道高師聖而
後功倍者也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又
來書罪子長自序云夫子沒五百年而史記作非聖人而修聖人
之名者素王之篡臣也美則美矣愚以為未盡昔周公制禮五百
年而夫子修春秋夫子沒五百年而子長修史記遷雖不得聖人
之道而繼聖人之志不得聖人之才而得聖人之言自以為命世
而生亦信然也且遷之沒已千載矣遷之史未有繼之者謂之命
世不亦宜乎噫遷承滅學之後修廢起滯以論天人之際以通古
今之變而徵遷叙事廣其所聞是軒轅之道不滅矣推而廣之亦
非罪也且遷之過在不本於儒教以一王法使楊朱墨子得非聖
人此儒之罪也不在於敘遠古示將來也足下豈不謂然乎夫聖
人之於春秋所以教人善惡也修經以志之書法以勸之立例以
明之恐人之不至也恐人之不學也苟不以其道示人則聖人不



復修春秋矣不以其法教人則後世不復師聖人矣故夫求聖人之道在求聖人之心求聖人之心在書聖人之法法者凡例褒貶是也而遷捨之春秋尚古而遷變古尚不本於經也以遷之雄才奮史筆不虛美不隱惡守凡例而書之則與左氏並驅爭先矣苟知聖人之法則知春秋之可與知春秋之可與則君子乎哉宇文生近之矣昔者仲尼門人得其門者然後見宗廟之美升其堂者然後見雅頌之聲入其室者然後見道德之奧雖道有汚隆性有深淺然當其所得莫不有聖人之道故言而為經動而為學者學也不學而至者無焉故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谷不知地之廣也不遊聖人之門不知道德之富也今大雅既絕賢人隨之苟非君子孰能知道宇文生居於今之世行於古之道君子以為難前志之所遺比子之所得君子以為難為僕謝之夫言大道者不可以小說應黃鍾者不可以末音師聖人者不可以無法三者知之斯為難文之為難斯又難之僕智不足而謏言之類首

始存之不以于古拙不責予以今人之能能遺其鈔黃外誦直責予心於古人之心在今之行古者然雖死以應君子幸存之不交予以面予何人敢不以心友於存之邪且古人相知在此今愚忌存之固未予知者知與相面者其能異於行路之人哉固死也有恨羣居時口未能言及此還罷又不相處雖素尚蓄積竟未得露一毫於方寸之地每一相見何嘗不嫌上於內若飲者其滿於腹思一吐而未果者存之謂焉是言似乎哉以為似則予不得不吐於存之矣先此二十年予方去兒童心壯事四方志苦學山者以一簣不止望窵窳干上誓不以丘陵其心而盡乎中道也志且未決適遭天譴重罹凶咎日月之下独有形影存之以予此時宜如何心哉苟將盡餘息以鴻同大化或有論予者相曉以古道且曰若身未立於時若名未揚於人若且死獨不畏聖人之誣戒俾立身揚名之意邪蹶然而恐震駭且久曰微夫子吾幾得罪於聖



人矣噫聖人之言天戒也天戒何可違乎歷數歲自洙泗渡于淮
達于江過洞庭三苗踰鄒亦南公滇江浮滄溟抵安浮始得師于
魯春揚生楊生以傳書爲道者也始則三代聖王死而其道盡留
於春秋春秋之道某以不下牀而求之求之必誅吾所傳不失其
指每問一卷講一經說一傳疑周公孔子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
若迴環在座似假生之口以達其心也邇來數年精力刻竭希全
日木舌將以卒其業雖未能无愧於古人然於聖人之道非不攻
致也既而曰以是爲駕說之儒苟若爲行道之儒邪貯之於心有
經實施之於事有古道徒不愈於堆案滿架死於筆硯間邪徒
念既往者未及孔門之宮牆自謂典同牛相上下傳經意者家七
自以爲商榷執史筆者人人自以爲遷固此愚所以憤排思欲以
聖人之爲市南宜餘以解其紛以衡石輕重俾將來者知聖代有
誰周焉此某所以著其心者元和初方下安浮越梅嶺過贛江浮
彭蠡又抵於匡廬匡廬有居士茅君腹司古今史且能言其工拙

教心語經之文聖人之語歷歷如指掌予又從而明之者其出於
置之於泰山之上其爲見非不弘矣長恨司馬子長謂聖諸聖賢
者豈不然乎哉脫謝千長之言予之厄窮其身將卒磨其心亦天
也是天有意我獨死恙何也天然亦何必替吾目然后國語則吾
足然后兵法抵官刑然后史記邪予是以自忘其愚警故有三傳
指要十五卷漢書右史十卷步中通理三卷翼孟三卷隋監一卷
三禪五革一卷每撰一書便覺不羣精粹思綿絡指統或有鼓吹
於大君之前曰真良史矣且曰上古之人不能昭明矣其如何
有知予者相期不啻於今人存之信然乎哉此古人所以許一死
以謝知已誠難事也如不殆亦何爲必以古人期於今人待邪又
自史記班漢已來秉史筆者予盡知其入矣言東漢有告陳宗尹
敏伏死忌邊韶崔實馬日碑蔡邕盧植司馬彪華嶠范曄袁宏言
國志有若衛覬繆襲應璩王沈傅玄茅暉薛瑩華覆陳壽言晉洛
京史有若陸机束皙王詒七子隱言江左史有若鄒粲孫盛王韶



之禮道爲何去盛感榮緒言宋史有若何承天裴松之蘇宝圭沈約裴子野言齊史有若江文通吳均言梁史有若周興嗣鮑行卿何之元劉遵古陳史有若顧野王雋宰陸瓊姚察上子思廉言十六國史有若崔鴻言魏史有若鄧淵崔浩上第覽高允張偉劉橫李彪邢巒温子昇魏收言北齊史有若祖孝徵陸元規湯休之杜臺劭崔子寔李德林上子百藥言後周史有若柳虬牛弘令狐德棻岑文本言隋書有若王師邵王冑顏師古孔穎達于志寧李延壽言皇家受命有若温大雅魏鄭公房梁公長孫趙公許敬宗劉胤之楊仁卿顧胤牛鳳及劉子玄朱敬則徐堅吳兢次而修者亦近在耳目於戲自東觀至武德已來其間作者遺草有未行於時及修撰未既者如閩並藏於史閣固非外學者可得究諸予雖无聞良史至於實錄品藻增損詳略亦各有新意豈无班馬之文質華史之遺言首邪蓋有之天我未之見也常欲以春秋條貫刪補元關殺拾參美成一家之盡善有若探對非者无以下休衣狐裘者死以蒸補言不多乎哉以爲多則存之視于力志何如耳昔嗣宗嗜酒當時以爲步兵校尉雖非其任貴且快意今予之嗜書有甚於嗣宗之嗜酒且虛其腹若行哺而食者存之宜如何處一哉傳不云乎心志既通名譽未聞其足下何遺邪此存之所宜動心也脫祿不及厚孤弱名不及善知友臣虞夏之下猶有田一成耕牛兩具僮僕爲相雜書万卷亦足以養高顯神誠知非丈夫矣所立固不失谷口鄭子真耳敢布諸足下其闕之某再拜

論史上蕭至忠書

劉子玄

僕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諍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於衆功方云絕筆惟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而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訝其不实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亂之於當代傳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史司取士有侍東京人自以



爲荀爽家自稱爲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閑筆相視含毫不
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鄧國計書先上太
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
載事爲傳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惟自詢採而左右二史
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听匪詳討沿革
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於管窺况僕限以中才
安能悉其傳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
書獄也執例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欲人不見
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
林皆願長喙無聞隨舌隨有五始初成一字加忠言未絕口而朝
野具知筆未涌毫而播紳咸見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韶直書
兒穉貴族入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刑定一史纂成
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列夫尚書之教以疏通知達爲主春秋之
義以懲惡勸善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

飾主闕斯並是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詳矣原其
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法春秋則云必須直辭宗尚書則曰
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意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其不可四也
竊以史官監修雖無古式率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
之義耳如創紀編十則年有斷限華傳叙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
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失刑削之務也屬辭比事勢逸宜均揮
鈔奮墨勤墮須等某稜其爲付之此然其紀某傳歸之彼官此銓
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
今監之者旣不拮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
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
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此者伏見明公
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績或六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
已淹何時輟手竊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
以懸金之賞終不得也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僕所以昔者



布懷知己歷詆群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爲此耳
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事運山之下良直羞肩去閣之中英奇接
武僕既功虧刻鶴筆未獲麟徒憐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
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惟明公足下哀而許之

與陳叔達重借隋經書

王績

久承所推隋經籍寫成再前舍弟及家人往並有書借感不見付
豈連城之珍俟是文而多進明山之操待鍾期而後發應以左貂
右蟬榮冠東省掌壺負重南宮朝夕丹墀揖讓增價往來青
瑣步頓生光豐壺草棟碩卷高而徒春鳴鍾列鼎想黎藿而移交
不與驕期遂忘翼時之好且僕適逢明中樓運正壑幸悅堯舜之
風得全箕穎之操雖心期所託吾道遠存而出處離異儀形難接
所以願憑麟羽宛若承鸞望觀述作欣然得意足下裁成國典與
賤人倫欲使明經一許覆瓿千祀文書始諸好事豈擬唯傳子孫
方後固其錄略最其高論天下之珍豈宜如是乎僕亡兄弟

身居大業之末欲撰隋書俄逢喪亂未及終畢傷緒不自揆思卒
餘功收撮漂零尚存數帙兆自開皇之始迄于大業之初咸三兄
黜竄之遺迹也大業之後言事闕然僕雖欲繼成無可憑採以此
尤思見足下之所作也還使請致無再三王績白

答王績書

陳叔達

賢弟于牛及家人典琴至頻辱芳翰索下官所撰隋紀雖承厚眷
慙然自失誠恐持郗克之質入邯鄲之墟秦曹鄴之音歷莖英之
肆所以遲迴簡牘伏念旬時輒揆短懷仰違前命今奉來札誨責
逾深旣以驕鄙相訶又以緘滕致請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正當要
使必致耳了不知賢兄芮城有隋書之作足下旣圖繼就須有考
尋謹依高旨繕錄馳送然僕雖不佞頗聞君子之論矣嘗以謂爲
國以德君舉必書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者申立德立功之意
也事者敘立德立功之迹也所以明勸沮所以別是非自非可以
關社稷之安危涉天人之興廢古之君子何嘗取諸褒貶之作有



由然也自微言泯絕大義乖墜三代之教亂於甲兵六經之術滅於煨燼君人者尚空名以夸六合史官者貴虛飾以佞一時下及馬遷爰逮班固咸有述作庶幾聖賢其於斟酌典謨表章微絕曾不能觸其藩籬者也魏晉之際夫何足云中原版蕩史道息矣然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苟能宅郊裡建社稷樹師長撫黎元雖復五裂山河三分躡次規模典式豈徒然哉是賢兄文中子知其若此也恐後之筆削陷於繁碎宏綱正曲暗而不宣乃興元經以定真統蓋獲麟之事夫何足以知之叔達亡國之餘幸賴前烈有隋之末蓋尸貴郡因雷善誘頗識大方至若梁魏周齊之間耳目耆舊所接風流人物名實可知衣冠道義詭譎尚在頃者皇建其極君子道立藉籍時來妄叨近侍廟堂多暇典墳自娛覽後魏周齊之紀傳考下官之所聞見曾不其怒隨意曲直任情敘致浮雜褒貶阿黨迷時望者以爵祿為榮談陳國紀者以租滿為能事至於密會王道潛濟生人說昧於知誠疑而不記貪狡寫其相父冠冕

答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正月二十一日宗元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邪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



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尤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邪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廷外衢而已邪又何以異不為史而禁其號利其祿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其感凡居其位思直其道苟直雖死不可迴也如迴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滂恃亂雖不為史其族亦亦司馬遷綱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計非中道若斥明以疾盲也於不幸于夏不為

史亦自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也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則禍非所患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嗚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戊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邪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嗚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嘉嘉軒天地者決不沈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威然後為官乎邪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征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人當為而不為又誣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太惑



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答皇甫湜書

李翱

辱書覽所寄文章辭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七別足下來
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衆亦不信祇足以招謗忤
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一官二千矣材能甚薄澤不
物月費官錢自度終無補累求罷去尚未得以爲愧僕性不解
伎後不能曲事權貴以故不得齒于士林而足下亦抱屈在外
略有所說凡古賢重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
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充積既擢於時身卑
下澤不能潤物取灰泥而燻滅人無聖人爲之發明故假空言
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自光耀于後或往往有著書者僕近寫得
唐書史官才薄言辭鄙淺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烈聖明德使後
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爲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
下懿德人與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爲優自惠景已下不

不皆明於東漢明乎兩帝而前漢事迹灼然傳在人以者以司馬
遷班固敘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
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
之溫習哉故溫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讀之疎數在游之
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敘事曾不如范
曄陳壽所爲況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爲恥
當茲得于時者雖負作者之材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僕
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辭句足以稱讚明盛紀一代功
臣賢士行跡灼然可傳於後代自以爲能不滅者不敢爲讓故欲
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非以爲
木羣黨之所謂是者僕未必以爲是羣黨之所謂非者僕未必以
爲非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明於後貧賤
而道德全者未必不坦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姦諛於既死發
潛德之幽光是翺心也僕文彩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馬子長足

下視僕敘高慙女揚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邪仲尼有言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僕所爲雖無益於人比之博奕猶爲勝也足下以爲何如哉古之賢聖當仁不讓於師仲尼則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又曰子欲無言天何言哉孟軻則曰予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予不遇哉司馬遷則曰成一家之言藏諸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也幸無怪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柳宗元

退之館下前有書道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即藉者誠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好遊邊上問古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察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爲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仄其莅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遠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勞爲諒也太史遷死退之德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口時音與退之期爲史

志其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頻朝夕就死無能爲也弟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荆軻復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徵書容貌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目達等然比事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爲信且著其逸事有狀不宜宗元頓首

與史館韓愈卽中書

元稹

卽中退之足下某與前冀州文學掾甄逢遊善逢故刑部員外郎濟之子璠寶中隱于衡之青巖山採訪使苗公等五人皆以狀薦凡十徵不起末以左拾遺就拜之適祿山朝奏京城懸於上前求爲賓介玄宗可其奏祿山還至衛道太守鄭遵意詰山中致命輟行信宿以俟之甄生慮不得免乃僞瘖其音復隱青巖踰年而祿山叛卽遣僞節度使蔡希德緘刀逼石且曰或不可彊斬首來徇旣而甄生禁閉無言延頸承刃氣和色定若甘心然希德義而捨之祿山亦終不能致慶緒繼逆虜而囚之東都安國觀代宗復

洛甄生卧匡牀誦元帥府至則號撲自治代宗爲之動色遂命傳置長安肅宗高其行因授館於三司治所今從賊官因甄拜之受汚者莫不俯伏仰歎時恨不即死於其地且夫辯所從於居易之野堅直操於利仁之世而猶徧淺選與者之所不爲蓋佛人之心難而害已之避深也况乎天下亂矣王澤竭矣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曰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雖矣哉是以治平則爲公爲卿爲駕爲駕世變則爲蛇爲豕爲獍爲鴉者十常八九焉若甄生冕弁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於天寶末蓋青蠅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承刃分死不曰不顯而廢忠不以不誅而從亂參合古今之士蓋萬一焉某嘗讀注記闕而未書謹備所聞蓋欲執事者編此義烈以永永於來世耳子逢始生之歲頗太保崔本傳皆爲歌詩以美賢者有後且序甄生之本未及逢旣長耕先人舊田於襄之宜城讀書爲文不詣州里歲謹則力穡節用以給足必觀於歲穰則施餘於其鄰里鄉黨之不能自持者前後斥家財

按忠難於朋友者數四由是以義聞襄之守狀爲文學修飾於吏職某聞風旣久因與之遊逢每究其父之名不在干史特欲抱所寬請京師告訴司史氏蓋行有日矣以愚料之甄生僕短馬瘦言約行孤將不爲驕闊之所排則權力者遲疑以臨之固無自而入矣因曉甄生以無自入之勢且告以執其事者辱與某游願得所究之狀告甄生厚相信待由是輟行旣而自思宰賤之中逾願貢所聞於執事得非愚且惰也然請笑之暇幸垂察焉不宣某再拜

荅元稹侍御書

韓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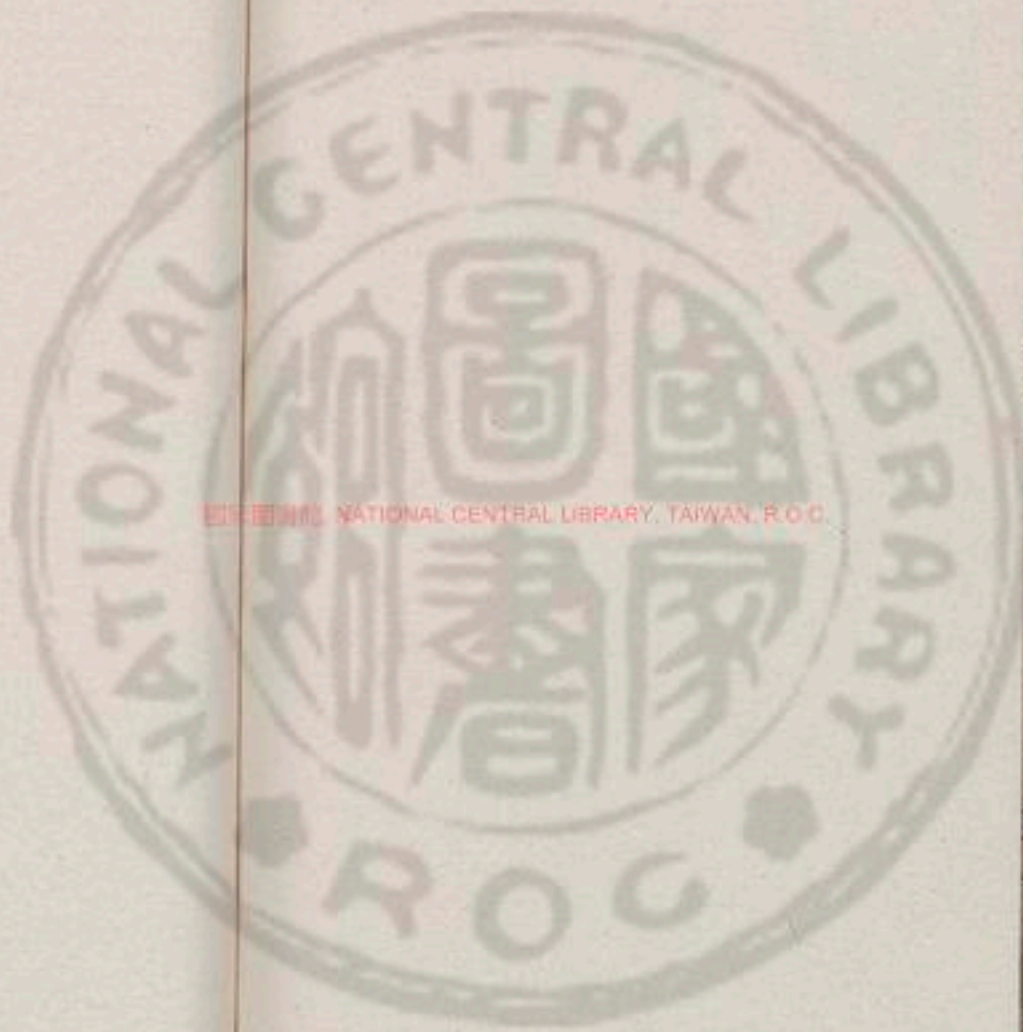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譏安祿山必反即詐爲瘡棄去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汚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已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跡存諸史事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矣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



貞安而樂之者證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
今途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目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
微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
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
則天下皆去惡爲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庭下與濟父子俱宜
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彊嗣德有繼將大
書持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俟愈再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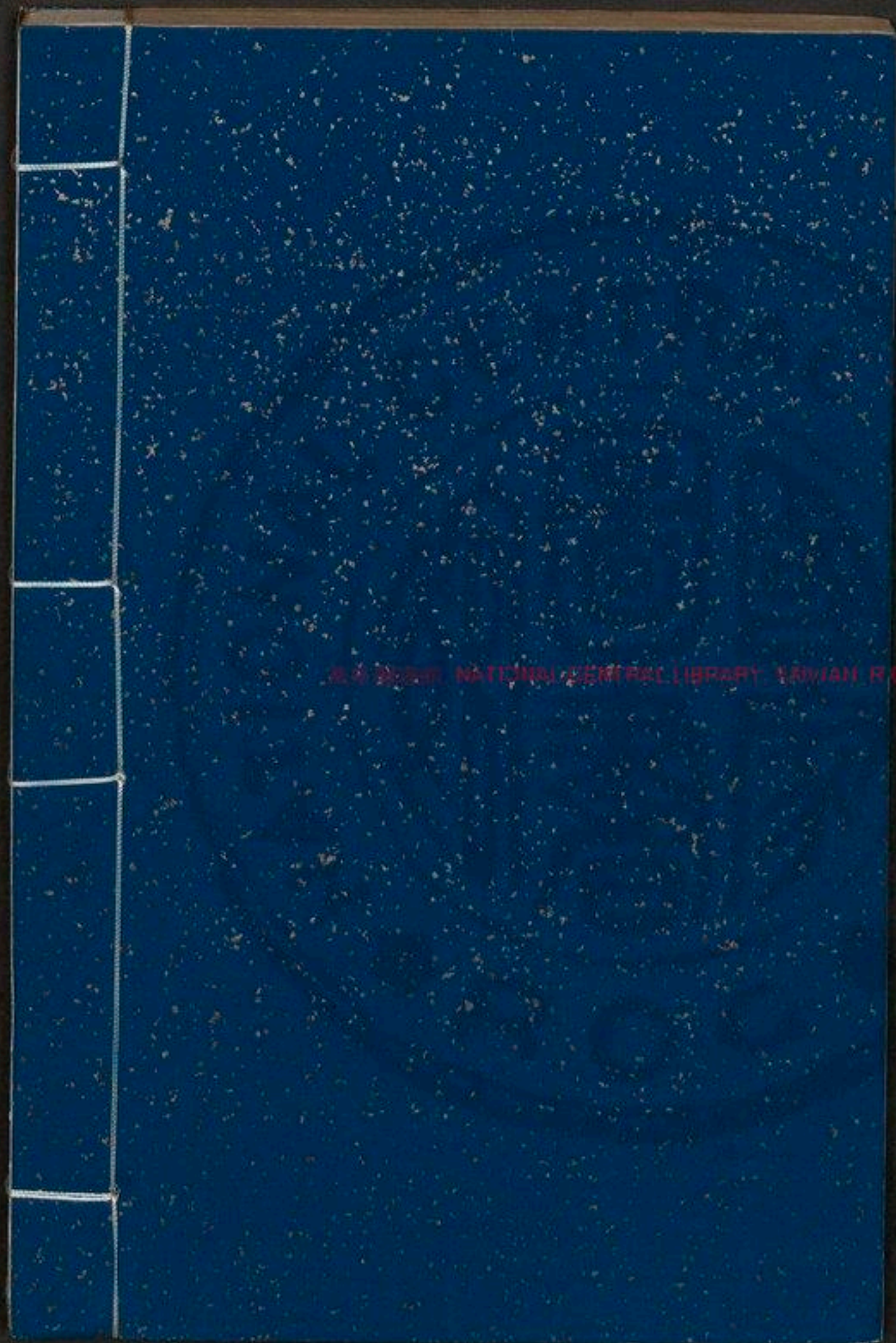
唐文粹卷第八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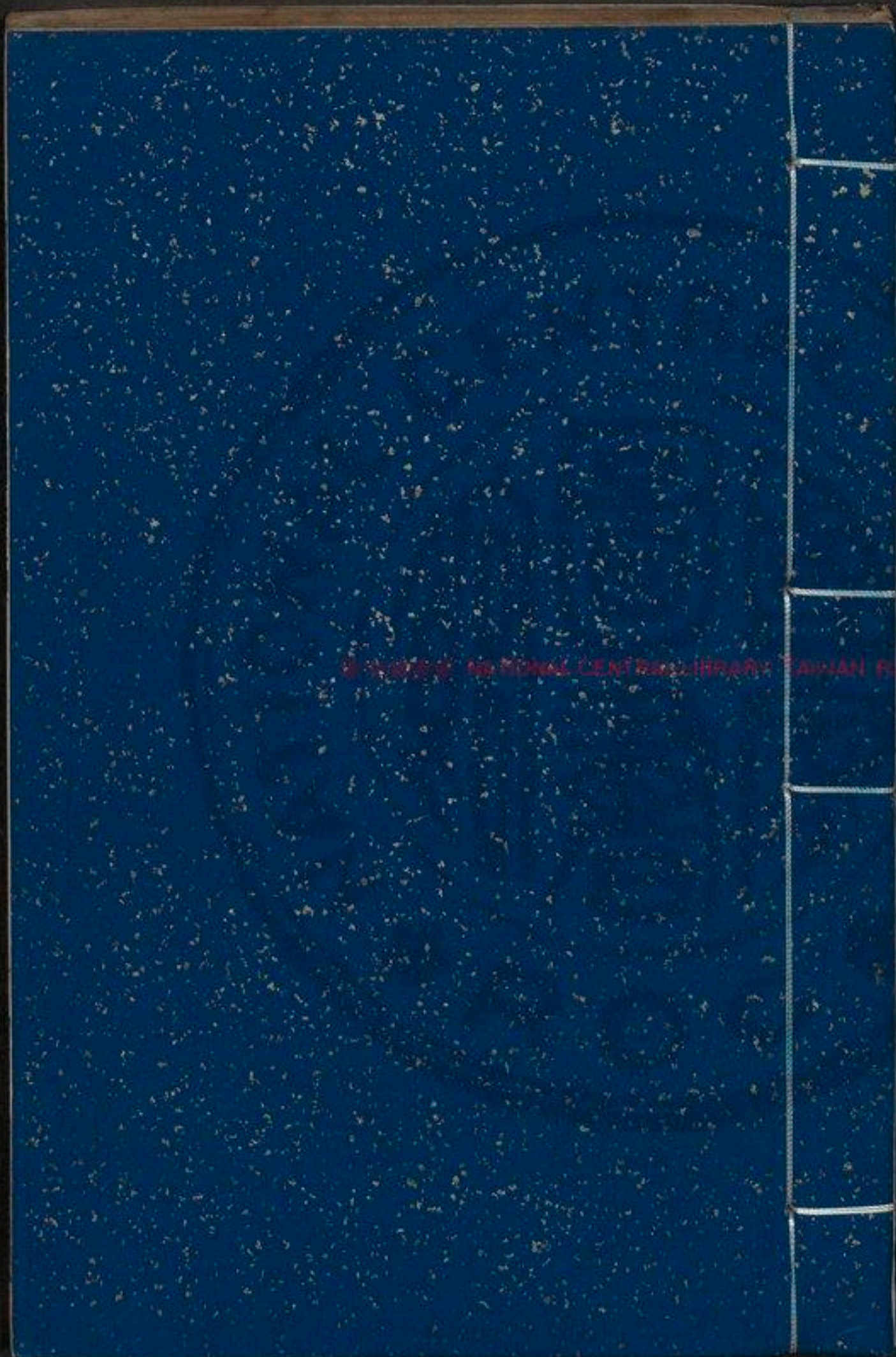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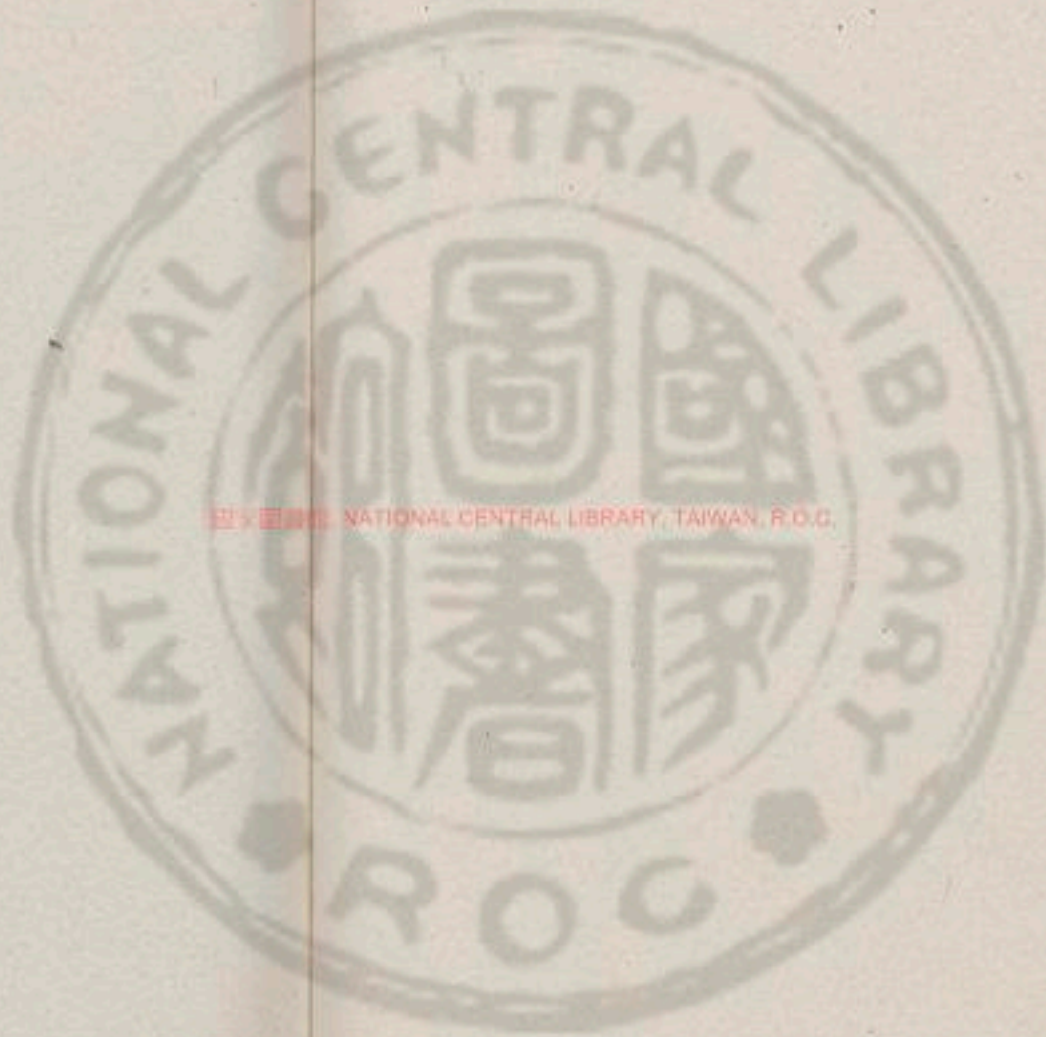




UNIVERSIT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3496079 v.21



唐文粹卷第八十三

書五 卷一十一首

吳興姚

鉉

纂

論選舉五

與權德輿書 柳冕

上宣州高大夫書 杜牧

荅獨孤秀才書 權德輿

論諫評二

與人論諫書 杜牧

與李諫議行方書 孫樵

論仕進一

荅孟郊論仕進書 獨孤寮

論虛无一

與鄭駙馬書 張說

論法乘一



與濟法師書 白居易

論服鮮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事書 柳宗元

與權德輿書

柳冕

冕白昔仲弓問為政子曰先有司有司之政在於舉士是以三代尚德尊其教化故其人賢西漢尚儒明其理亂故其人智後漢尚章句飾其傳習故其人守名節魏晉尚氏族故其人矜伐隋氏尚吏道貴其官位故其人寡廉恥唐承隋法不改其理此天所以待聖王正之何者進士以詩賦取人不先理道明經以是選士而無廉恥者以教之者未也閣下豈不謂然乎自頃有司試明經奏請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注其有明聖人之道盡六經之意而不能誦疏與注一切棄之恐清識之士無由而進腐生賢子比肩登第不亦失乎閣下因從容啓明主稍生其弊奏

為二等其有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者以為上等其於詞注者方下等不亦善乎且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儒教之本也明六經之注與六經之疏小人之儒教之末也今者先章句之季後君子之儒以求清識之士不亦難乎是以天下至大仕人至衆而人物殄瘁靡恥不與者亦在取士之道未盡其術也誠能革其弊尊其本奉君子之儒先於覆行者俾之入仕即清識君子也俾之立朝即王公大人也一年得一二十人十年得一二百人三十年得五六百人即海內人物不亦盛乎昔唐虞之盛也十六族而已周之興也十亂而已漢之王也三傑而已太宗之聖也十八孝士而已豈多乎哉今海內人物顯然思理推而廣之以風天下即天下之士靡然而至矣是則由於有司以化天下之士得無廉恥乎冕頓首

荅柳福州書

權德輿

來問見愛殷勤甚厚疏以先師對仲弓有司之說又曰由於有司



以風天下誠哉大君子之言理道也今之取士在於禮部吏部按資格以擬官奏郎官以考別失權衡重輕之本死乃甚乎至於禮部求才猶似為仁由已然亦必於時風豈能自振嘗讀劉秩祭酒上疏云太宰設官職在造士士不知方時老賢才臣之罪也再讀至此心常慕之當時置於國庠似在散地而方以乏賢內訟慨然上奏此君子之心也君子之言也況以蒙劣辱當儀曹為時求人豈敢容易然再歲計借多有親故故進士初榜有之帖落有之策落有之及第亦有之不以私害公不以名廢實不敢自愛不訪於人兩漢設科本於射策故公孫弘董仲舒之倫痛言理道近者祖習綺靡流於靡澁俗謂之甲賦律詩儷偶對屬況十數年間至大官石職致此所弊若乎是以二年已未參考對策不訪名物不徵隱求求通理而已求辯惑而已習常而力不足者則不能迴復於此故或得其人庶他時有通識懿文可以持重不迂者而不盡在於闕上科第也

通其意則牆面木偶遂列上第末如之何頃者卷五其間令書釋意義則於疏注之中苟刪撮言要有數句而通者昧其理而未盡有數紙而黜者雖未盡善庶稍得之至於來問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而不在於注疏者雖令學究一經之科每歲一人猶慮其不能至也且明經者仕進之多數也注疏者猶可以質驗也不者儻有司率情下上其才既天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無乃然乎古人云勉彊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中庸有困而行之勉彊而行之鄙雖不敏敢忘勉之道邪大凡常情為近習所勝沒沒於聞見汲汲於進取苟避患安時俾躬處休以至老死自為得計豈復有揣摩古今風俗整齊教化根本原始要終長饗遠馭如閣下吐論之若是者邪此鄙人所以喟然三復而不知其已也來問又言三代兩漢至近古所不同豈古化負遠之不可復邪復因緣漸靡而操執者不之思邪鄙人頑固謹俟餘論因自發舒慙忤無量德輿再拜



上宣州高大夫書

杜牧

某頓首再拜自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云科第之選宜與寒士凡爲子弟議不可進孰於上耳固於上心上持下執堅如金石爲子弟者魚潛鼠遁無入仕路某竊惑之科第之設聖祖神宗所以選賢才也豈計子弟與寒士也古之急於士者取盜取讎取於夷狄豈計其所由來况國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爲治則國朝自房梁公已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若以子弟生於膏粱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不令得美任則自堯已降聖人賢人率多子弟凡此數者進退取捨無所依據某所以憤懣而不曉也堯天子子也禹公子也文王諸侯孫與子也武王文王子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天子喬孫宋公六代大夫子也春秋時列國有其社稷各數百年此良臣多出公族及卿大夫子孫也魯之季友季文子叔孫穆子叔孫昭子子思子思出於三桓也臧文仲武仲出於公子遷

柳下惠出於公子無駭之子也公孫也子孫也公孫也公孫也宋之良臣多出於戴桓武莊之族也舉其尤者華元子罕向戌是也衛之良臣亦公族及卿大夫之裔也舉其尤者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皆公族也子鮮公子也史猷史魚靈武子卿大夫之裔也齊之晏嬰晏相子子也曹之子臧公子也吳之季札王子也鄭之良臣皆公孫公族也舉其尤者子封子良子辛子然子皮子產子張子太叔是也楚之良臣子囊子西子明皆王子也子庚王孫也其卿大夫之裔也關氏生令尹子文後有闔閭闔閭懷歸大嬖蒍氏生爲費孫叔敖也又蓬啓疆蓬子憑遠掩遠罷屈氏生屈蕩屈到屈建村六國時有昭奚恤公族也屈原諸屈後也皆其祖先於武王文王時基楚國爲霸者用其子孫其社稷垂九百餘年至於晉國最爲彊其賢臣元多有趙氏魏氏韓氏狐氏中行氏范氏荀氏羊舌氏欒氏郤氏祁氏其先皆武公獻公文公勤勞臣也用其子弟召諸侯而盟之者僅三百年在六國齊之孟嘗趙之平原



魏之信陵皆王子王孫也濟復有司馬穰苴亦王族也其在漢魏
已下至於國朝公族之子弟卿大夫之胄齋書於史氏爲偉人者
不可勝數不可殫論聖賢才能於子弟中復何如也言科第浮華
輕薄不可任用則國朝房梁公玄齡進士也相太宗凡二十一年
爲唐宗臣比之伊呂周召者郝公處俊亦進士也爲宰相時高宗
欲遜位與武后處俊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但
可傳之子孫不可私以與后高宗因止來齊上官儀李玄義皆進
士也後爲宰相齊助長孫太尉褚河南共推武后者後突屈入塞
免官戰死儀革廢武后召玄義助處俊言不可以位與武后妻侍
中師德亦進士也吐蕃強盛爲監察御史以紅抹額應猛士詔躬
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八百萬石二十四年西征兵不乏食薦狄
公爲相取中宗於房陵立爲太子漢陽王張公東之亦進士也年
八十爲相歐致四王手提社稷上還中宗郭代公元辰亦進士也
鎮涼州僅十五年北卻突厥西走吐蕃制地一萬里提兵三十萬

武氏惕息不敢移唐社稷魏公知古亦進士也爲宰相號太平公
主謀以佐玄宗及卒也宋開府哭之曰以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
遺愛兼而有者其魏公乎姚梁公元崇登第下筆成章譽首佐玄
宗起中興業凡三十年天下幾無一人之獄宋開府璟亦進士也
與姚唱和致開元太平者劉幽求登制策科與玄宗徒步誅韋氏
立睿宗者蘇氏父子皆進士也大許公爲相於武后朝酷吏中不
失其正於中宗朝誅反賊鄭普恩於韋后當申小許公佐玄宗朝
號爲蘇宋張燕公說登制策科排張易之兄弟替睿宗請玄宗監
國竟誅太平公主招置文學士開內學第玄宗好書尚古封中春
山祀后土因燕公也張曲江九齡亦進士也排李林甫牛仙客屬
張守珪不斬安祿山謫老南服年未七十張巡亦進士也凡三八
判等以兵九千守睢陽城凡周歲拒賊十三萬兵使賊不
能東進尺寸以全江淮元和中宰相河東司徒兼中書令裴公皆
進士也裴公仍再得宏辭制策科當貞元時河北叛齊蔡亦叛階





此蜀亦叛吳亦叛他未叛者皆高下其目孰視朝廷希嚮疆弱而
施其所為司空始相憲宗廢權倖之機牙令不得張收斂百職歸
於有司命節度使出朝廷不由兵士聽自進州餘棘相為滑州
宗信使大將軍為節度使拔取沈滯各還其官開州唐李
中知制誥使大將軍為節度使拔取沈滯各還其官開州唐李
元中嘗十餘年趙李趙公為節度使亦皆高氣用也貞然後西取蜀
東取吳天下仰首始見白日裴公撫安魏博使田氏盡歸六州示
和中翦蔡刺賊於洛師賜下招來常山質其二子以累其心取十
三城使不得與齊交手為寇因誅師道河南盡平當是時天下參
至於太平凡此十九公皆國家與之存亡安危治亂者也不知科
第之選復何如也至於智效一官忠立一節德行文學不可悉數
董生云春秋之義變古則譏之傳說命高宗曰鑑于先王成憲其
以永無愆故殷道復興馮鳩美宣王能復先王之道西漢魏相
漢宣帝為中興但能奉行漢家故事姚梁佐玄宗亦以務舉貞
之法制耳自古及今未有背本棄古而能致治者昨復覽三郎

才新文凡十篇數日在手讀之不卷其言意所向皆本心表而歸
忠信加以辭彩適茂皎無塵上况有誠明長厚之譽於千人中儻
使前五六年得進士第今可以出入諫官御史助明天子為治矣
古人云三月不仕則相弔安有凡五六年來選取進士施設網罟
如防盜賊言子弟者噫抑鬱思一解布衣與下士齒厥蹕無由
於銘未前聞也某因覽三郎文章不覺發憤略言大槩于觸尊重
無任惶懼某再拜

上禮部權侍郎書

獨孤郁

貞元十三年八月日獨孤郁謹上書于舍人三兄閣下郁以母舊
遂獲謁見敘古大賢之過郁也亦不以常交言之春意甚露郁瑣
瑣鬱埋二年無聞摧頹折羽而不喜者非失意之謂非尤人之謂
蓋將因事自罪而不喜也借如豫章生於擁腫小木之中樵蘇見
之亦以嗟矣一有不嗟則必自與擁腫者亦不多遠也珠璣雜於
礫石之中童子弄之亦以驚矣一有不驚則必自與礫石者亦不

多遠也。鑄錡於鈇之中，下工觀之，固亦知矣。一有不知，則必
 自與鈇鈍者亦不多遠也。毛嬙後於宿瘤而行有目者，觀之固即
 分矣。一有不分別，必自與宿瘤亦不多遠也。苟與乎擁腫礫石，鈇
 鈍宿瘤，葦果殊異，則不能移凡眼所擇。況逃乎良工，巧治有識者
 之目哉。今禮部侍郎之目，固亦國之良工，巧治有識者之目也。於
 中再擇，再不中，是真已為擁腫礫石鈇鈍宿瘤矣。何止與斯不遠
 哉。此所以因事自罪而不喜也。或諭之曰：今子之道，尚光子之所
 以不振者，晦過也。子之道，豐諫也。子且有崑天之材，而隱植之有
 照乘之珍，而密橫之有切玉之利，而謹橈之有傾都之豔，而深帷
 之雖使離婁左執先，而右拭皆迫而索之，固亦不能知矣。子何不
 移植露光披鋒，示貌使識者觀之，而駭之彼之所誨，固亦郁所不
 能為已。必不材也不寶也不利也不殊也，且遍過於有識者之目
 是，自揚其短也。已必材也必寶也必利也必殊也，雖小示其光鋒
 餘貌於一人，驚我亦已多矣。所不驚者，是子四事，果不足異於族

凡也。郁病直拙，獨大賢於郁，分殊尚不能以。聖况悠悠者，故郁當
 行乎時輩之間，多酌其言語。善者鄙者，自咸盈消息，其言稍有可
 驚，不敢不於許言者言之。今之後學者，或嘆曰：吁，後來惡乎所歸
 哉。此且非宜長者所當聞也，亦非宜長者所不當聞也。今朝廷先
 達病在不能公也，或能公而不能為力也。覽其文則贊美稱嗟，無
 不至也。其間善惡輕重進退，則心以別矣。此其所以為公也。鮮有
 知其必善而風鼓之，不啻若自口出，此其所以為公不能甚力。致
 違違之論，其下才者亦曰：今夫在位者，其無公歟。其無公歟。有一
 善未嘗肯稱也。意曰：非我事也。又慮與之談者，不與我符愛也。是
 使諸子竊竊然自以無聞為不辱，遂相與擇捷趨邪，紛屯於主司
 之跡。競者苟能致譽，則不詰其所以致譽者之賢，不肖而曹趨之
 矣。此實今之躁進苟得之風也。在朝廷大賢主而名之，驛而正之
 於其善者，扶之搖之，善而未具者，決之導之，使四方學士知嚮方
 焉。何如其曰：非我事也。若使一人曰：非我事也。十人曰：非我事也。



舉朝廷皆曰非我事也苟非我事則無所不非我事無所不非我
事則天地之間無乃以寂寥乎昔孔子飭詩書禮樂以化齊弟子
而至天下使孔子亦曰非我事也則今者安盡聞夫七十子之賢
詩書禮樂之盛七十子亦曰非我事也又孰爲播孔子之聖如此
其大乎今文亦如是朝廷先達亦如是後之達者亦如是等不相
播則人文禮義知已復往之道不幾乎息矣郁不肖辱承大賢心
深矣非又敢以假喻自薦意欲以大賢擇衆賢而使七十子之徒
亦方孔子於大賢也何如

荅獨孤秀才書

權德輿

損四日書問兼示新文閱博峻異有立言致遠之言其於惠愛纖
悉重厚甚善甚善以吾子才志與年三者皆富以嘉聲自振若建
瓴決水大冶良工必有不期至而至者況以日新又日新之盛哉
夫豫章珠璣綬錦毛嬙終不慮焉之橫之櫂之惟之之爲患而擁
種礫石鈇鈍宿濁之排蔽但發有疾除耳來問云一人驚之亦終

矣豈身族凡枝邪此誠得之又云先達病不能公或公而病其元
力今夫滔上者或办之不至而苟善待之及揚聲遐舉則封口結
舌大凡堪世之病也如鄙夫者直力不足耳亦懼招徠奔走爲滯
爲歧至有竊所愛者則哀矣又奚能寤是也從古未達者之望達
者何嘗不如是邪先師七十子所儼豈敢當也三復雖然无言喻
懷其他慕重續侯會話德輿頓首

與人論諫書

杜牧

其疎愚之墮不識攝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治亂之間
與諫諍諍之道遐想其人紙筆和墨則冀人君一悟而至于治平
不悟則烹身滅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已來凡千百輩不
可悉數然怒諫而激亂生禍者累也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
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
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凌尊
以下干上是以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敗備者敗備愈甚諫治官



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視其言意且欲與諫者一
闕是非一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本事之上尤增飾之
有兩人道未相信甲謂乙曰汝好食某物慎勿食果更食之必死
乙必曰我食之久矣汝爲我死必倍食之甲若謂乙曰汝好食某
物第一少食苟多食必生病乙必因而謝之減食何者迂險之言
則欲反之循常之說則必信之此乃常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因
諫而生亂者累世皆是也漢成帝欲御樓船過渭水御史大夫薛
廣德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活車輪陛下不廟矣
薛廣德上說張猛曰臣聞至聖臣直乘船危航橋安聖主不乘危
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謂諫者乃從橋
近者宣厲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
籍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之去驪山爲大戎所殺秦始
皇葬驪山曰玄宗皇帝幸驪山而岐山孔先皇帝幸驪山而享
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我且一往以驗彼言後數日自驪

山還語觀釋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漢文帝亦謂張釋之曰卑
之無其高論令可行也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切曉規誨之聞
尚宜旁引曲釋禮也釋之使其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况於君
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故孔稱五諫而
直諫爲下前數月見報上披閣下諫疏錫以幣帛辭左且遠莫知
其故近於遊客處一睹閣下諫草明白辭婉出入百據皆君聖明
宜爲動心數日在干味之不足且林且慰三者交并不能自止吾
君聞諫既且行之仍復寵錫誘能諫者斯乃堯舜鳴湯文武之心
也聞於遠地宜爲吾君林也閣下以忠孝文章立於朝廷勇於諫
而且深於其道果能輔吾君而先世德莫不閣下之夏憂實於異
時資閣下之知以進尺寸能不爲閣下之真復自喜也吾君今日
披一疏而行之明日聞一言而用之賢才忠良之士森列朝廷是
以奮起志慮各盡所懷則文武宗之業窮天地日出月入皆可
掃酒以復厥初某縱不得效用但於一官一局能盡簿書之閒活



妻子而老身命焉作爲歌詩禱道仁聖天子之所爲治則爲有餘
能不自慰故獲閣下之一跣抃喜慰三者交并真不虛也宜如此
也無因面讚其事書紙言誠不覺繁多其再拜

與李諫議行方書

孫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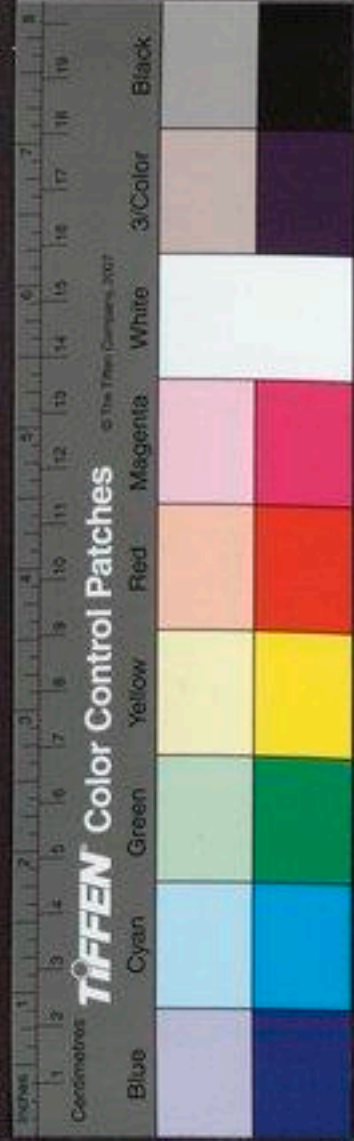
樵嘗爲日蝕書以爲國家設諫官期換君心之非不以一拂其言
而怠於諫即繼以死非其職邪執事居其官亦嘗有意於此乎開
元之間豈特諫官而後言邪苟立天子廷者皆得開口奮舌爭於
上前故自貞觀已還開元之政最爲清明及林甫舞智以固權張
許以聳上於是東羣僂之口縛諫官之舌且以法中敢言者由是
林甫之惡熾而勿復聞祿山之逆祕而勿復知天寶之政由此而
荒矣今者下无林甫過諫之權上有開元虛已之勞如此則彼立
明庭者皆得道上是非不顯時已矧執事官曰諫議哉執事則不
能言避其官而逃其諫可也官秩優而節操者少邪今年三月十
日嘗欲營治國門進事而東羣之令者詔營營者以交泰殿三年之

開戶之聲不絕度其經拜堂特國門之屬乎僂其所爲
門之急乎向執事任國門則知諫在佛寺則誠欲其細而怯其
大豈諫大夫職邪樵以爲大蟲生民者不過羣羣或皇帝發憤除
之異活疲耻今天下之民喘未及息國家復欲興旣除之弊以重
困之將何以致民於蕃富乎樵不知時悲傷所憤勇故作奏書一
通以明羣羣大蟲之由生民重困之源無路上聞輟以寓獻執事
儻以樵書爲不任試入爲上言其略

荅孟郊論仕進書

獨孤郁

某還白天下病不言久矣吾子猥規嘉言以篤鄙人之志是勗天
下之心也幸何獨乎鄙人也利何獨乎是文邪夫言豈一端而已
矣知惡而不言是使天下之爲惡不思乎其懼也知善而不言是
使天下之爲善者不勸其慕也此二者天下之達道也僕嘗論之
安政不爭斯語直以阨蒙權頽吾子之所聞見雖欲激昂以是非
天下其誰一從僕之所云邪吾子知僕將宦遂訪僕曰是役也爲



身之役歟爲人之役歟意甚善古人曰仕非爲貧也又曰君子之
仕行其義也僕雖不肖寧獨以衣服飲食犬馬聲色屋室使僕之
滑屑歟僕將沈棄憲運乎則撫循吾之軀何爲也其將奮飛騰凌
乎則君之建官行封豈私吾飢而寒也又曰親戚虛乎大位力主
人也足下之所謂親戚者曷若僕之有身邪足下所待僕之寧以
曲私從義乎天下之君子固當有以自力也粵其卑有茂異僕幸
側聞其風曷敢不踴躍請道于彼不識况親戚之無聞乎苟不能
藉此弟僕能賞富之且猶莫許而况又妄於他人邪又曰不待位
而言之大道之言也信哉古人有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芻蕘
者得進其狂妄焉足下念僕任性而欲輔僕愚心也至公於天下
是直諫多聞之益也其則何幸其將責僕以必聞以至公之道焉
市賣於天下也且何人哉昔張安世爲大司馬車時將軍錄尚書
事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舉賢進能豈有私邪謝絕之
有郎功高不諱而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

河短長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遂善將長史郎辭去之言也此
問以適失長史曰將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
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上而薦之其匿名
跡遠權勢如此彼非揚賢哲乃公卿大夫四岳十二牧之職也而
富平陰陽用不敢當如僕操璫方困奈何以上官他人之任反以
許乎人哉東野用心真以有以相照幸無以僭越之道深望於鄙人
也某頓首

與鄭駙馬書

張說

晚尋莊周書以天地爲國道德爲身老室之戶牖孔門之棧關足
可反覆孝慈胎育仁義而晉朝賢士乃祖尚浮虛弛廢禮樂其所
遺失將詣真宗不愈遠也老禰歸根曰靜復命知常復命近於無
有知常其有知見邪斯故反用爾孔云窮神知化德之盛者神不
可窮而窮之是神合於我化不可知而知之是化爲我用唯此二
義繫莊生亦不始盡言焉非梁陽之深於道者孰爲輕導茲意也

與齊法師書

白居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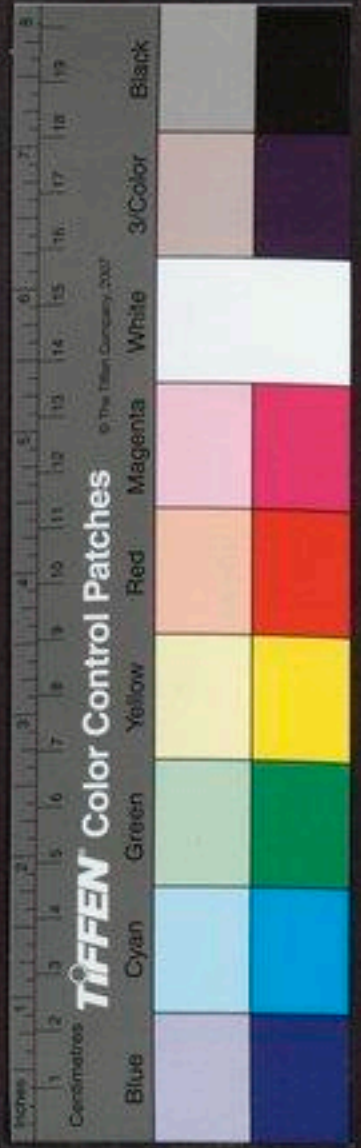
月日弟子太原白居易白齊上人侍者昨者頂誦時不以愚蒙言
及佛法或未者許重討論今經典間未論者其義有二欲面問
答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故粗形於文字願詳覽之敬佇報章以
開未悟所望佛以無上大慧觀一切衆生知其根性大小不
等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故為闡提說十善法為小乘說四諦法
為中乘說十二因緣法為大乘說六波羅蜜法皆對病根投以良
藥此蓋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何者若為小乘人說大乘去心則
狂亂無疑不信所謂無以大海內於牛跡也若為大乘人說小乘
法是以微舍置於寶器所謂破自無創勿傷之也故維摩經摠其
義云為大耶王應病與藥又首楞嚴三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
法隨其所而而為說法正是此義耳猶恐說法者不隨入之根性
也故又法華經戒云若但讚佛乘衆生沒在罪苦不能信是法破
法不信故如此非獨違義者不能救病亦懼聞者不信沒入罪苦

說小乘法為大乘人說大乘法為闡提人說闡提法是斷佛性是
滅佛身是說法人嘗歷有千萬劫墮諸地獄縱佛出世猶未得出
若生人中缺脣無舌獲如是報何以故衆生之性即是法性從本
已來無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別病藥又云於諸法中若說高下即
名邪說其口當破其舌當裂何以故一切衆生心垢同一垢心淨
同一淨衆生若病應同一病衆生須藥應同一藥若說多法即名
顛倒何以故為妄分別垢善惡法破一切法故隨機說法斷佛道
故此又了然不壞之義也又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金剛三昧經云皆以一味道終不以小
乘無有諸雜味猶如一雨滴據此後三經則與前三經義甚相戾
也其故何哉若云依維摩詰謂富樓那云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
後說法又云不觀人根不應說法夫以富樓那之通慧又親奉如
來為大弟子尚未能觀知人心況後五百歲末法中弟子豈盡能

觀知人心而後說法乎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小乘心而為說大乘法可乎若未能觀彼心而率已意說又可乎既未能觀與默然不說又可乎若云依義不依語則上六經之義互相違反其將孰依乎若云依了義經則三世諸佛一切善法皆從此六經出孰名為不了義經乎況諸經中與維摩法華首楞嚴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王金剛三昧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徧舉故於二義中各舉三經此六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今故引以為問必有甚深之旨焉今且有人忽問法於上人上人或能觀知其心或未能觀知其心將應病與藥而為說邪將同一病一藥而為說邪若應病藥是有高下是有雜味即反法王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復如上所說之罪報矣若同一病一藥為說必當說大乘大乘即佛乘也若讚佛乘且不隨應且不救病即反維摩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眾生泥在罪苦矣六者皆如來說如是真語實語不誑語不異語者今隨此則反彼順彼則違此設有問者上人其將

法以對焉此其未也又五蘊者色受想行識是也十二因緣者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名緣色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病苦憂悲苦惱是也夫五蘊十二因緣蓋一法也蓋一義也譬言之則為五蘊言之則為十二雖名數多少或殊其於倫次轉遷合同條貫今五蘊中則色受想行識相次而十二緣中則行識色入觸受想緣一則色在行前一則色次行後正序之既不類逆倫之又不同若謂佛次第而言則不應有此雜亂若謂佛偶然而說則不當名為因緣前後不論其義安在此其末論者二也上人者平大德後學宗師就出家中又以說法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二義合而通之仍望指陳著於翰墨蓋欲藏於篋笥永永不忘也其餘疑義亦續啓問居易頓首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事書
柳宗元
某白前所以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憤



悶動作宜以爲未得其粹美而爲麤鑿條俾所中懼傷于敬醉慈
仍習謬誤故勤以爲告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過數百言
以爲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
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
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本性移焉又况鍾乳產於石
石之精麤疎密尋尺特異而穴土之上下其土之薄厚石之高下
不可知則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
稠然而耀其窾滑以夷其亂廉以微食之使人禁華溫柔其氣宣
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麤疎而下者則
奔突結澁乍大乍細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頽不發叢齒積類重
濁頑樸食之使人僵蹇抑鬱泄大生風戟喉癢肺幽悶不聰心煩
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惟土
之信以求志精凡爲此事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
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委大樛曲皆可以貫犀

華北山之水雖澗流澗澗空至中格者皆可以藥百尺之澗澗
例之淵異之北上馬之所生凡其人耳短脰拘攣跪跌薄蹄而曳
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藁壤皆
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
皆可以擊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
開轂而輟輪者皆可以爲師厲之沽名者皆可以爲大鑿西子之
里惡而曠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冒沒輕儉吝貪而忍者皆可
以鑿凶門制閭外山東之椎駮樸鄙力農桑唱察粟者皆可以謀
謨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其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
中言丹砂者類芙蓉而有尤言當歸者似馬尾燧首言人參者似
人形黃芩似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之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
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云某者良也又經注云始醜爲上次乃廣
連則不必服正爲始與也今再三爲言者惟欲得其精莖以固子
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心服餌不必利己姑務勝人誇



而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其白

唐文粹卷第八十三

唐文粹卷第八十四

書六摠二十一首

論文上

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柳冕與徐給事論文書

答荊州裴尚書論文書答徐州張尚書論文書

與千寢陽書柳冕寄李翱書裴度

與詩寄樂天書元稹答楊中丞論文書柳冕

荅荊州鄭史君論文書荅莊充書杜牧

與賈秀才書孫樸

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

柳冕

類自別後九年年已老大平生好文老亦興盡日爲外事所撓有筆語兩大卷或不得已而爲之或有爲而爲之既爲頗近教化謹錄呈上望覽訖一笑夫文生於情情生於哀樂哀樂生於治亂故

吳興姚

鉉

錄



而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其白

唐文粹卷第八十三

唐文粹卷第八十四

書六摠二十一首

論文上

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柳冕與徐給事論文書

答荊州裴尚書論文書答徐州張尚書論文書

與千裏陽書柳冕寄李翱書裴度

與詩寄樂天書元稹答楊中丞論文書柳冕

荅荊州鄭史君論文書荅莊充書杜牧

與賈秀才書孫樵

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

柳冕

顏自別後九年年已老大平生好文老亦興盡日爲外事所撓有筆語兩大卷或不得已而爲之或有爲而爲之既爲頗近教化謹錄呈上望覽訖一笑夫文生於情情生於哀樂哀樂生於治亂故

吳興姚

鉉

錄



君子感哀樂而為文章以知治亂之本屈宋以降則感哀樂而亡
雅正魏晉以還則感聲色而亡風教宋齊以下則感物色而亡興
致教化興亡則君子之風盡故潘麗形似之文皆亡國哀思之音
也自夫子至梁陳三變以至衰弱嗟乎關雎興而周道盛王澤竭
而詩不作則王道頹矣天柱或者盛衰時之亂為聖唐之治與
三代之文者乎老夫雖知之不能文之縱文之不能至之泥已衰
矣安能鼓作者之氣盡先王之教在吾子復而行者鼓而生之矣
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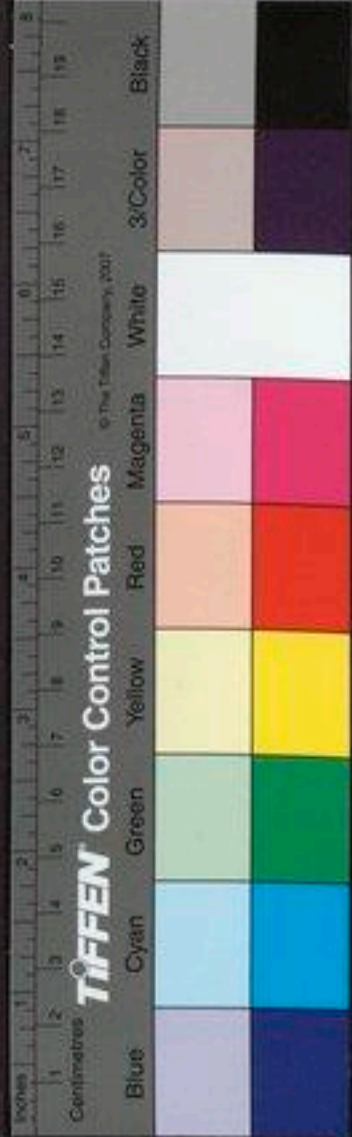
與徐給事論文書

文章本於教化形於治亂繫於國風故在君子之心為志形存子
之言為文論君子之道為教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君子
之文也自屈宋以降為文者本於哀豔務於恢誕亡於比興矣古
義矣雖揚馬形似曹劉骨格潘陸深麗文多用寡則是一技君子
不為也其武帝好神仙而相如為大人賦以賦帝之氣然有委

其之氣故楊雄病之曰諷則諷矣吾其不為於勸也蓋文有餘而
賁不足則流才有餘而雅不足則蕩流蕩不返使人有淫靡之心
此文之病也雖雖知之不能行之行之者惟荀孟賈生董仲舒而
已僕目下車為外事所感感而應之為文不覺成卷意雖復古而
不逮古則不足以議古人之文噫古人之文不可及之矣得見古
人之心在於文乎苟無文又不得見古人之心故未能立言亦志
之所之也

荅荆南裴尚書論文書

猥辱來問曠然獨見以為齒髮漸衰人情所借也親愛遠道人情
不忘也大哉君子之言有以見天地之心夫天生人人生情重與
賢在有情之內久矣苟忘情於仁義是殆於學也忘情於骨肉是
殆於恩也忘情於朋友是殆於義也此聖人盡知於斯立教於斯
今之儒者苟持異論以為聖人無情誤也故無情者聖人見天地
之心知性命之本守窮達之分故得以忘情明仁義之道斯須忘



之斯爲過矣骨肉之恩斯須忘之斯爲亂矣朋友之義斯須忘之斯爲薄矣此三者發於情而爲禮由於禮而爲教故夫禮者教人之情而已大人志於道故來書盡於道是合於情盡於禮至矣昔顏回死夫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夫子曰天喪予是聖人不忘情也久矣大人豈不謂然乎如冕者雖不得與君子同道實與君子同心相顧老大重以離別況在萬里邈無前期斯得忘情乎古人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況十年乎前所寄拙文不爲文以言之蓋有謂而爲之昔竟歿歿雅頌作雅頌寢夫子作未有不因於教化爲文章以成國風是以君子之儒學而爲道言而爲經行而爲教聲而爲律和而爲音如日月麗乎天無不昭也如草木麗乎地無不章也如聖人麗乎文無不明也故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謂之文兼三才而名之曰儒儒之用文之謂也言而不能文君子恥之及王澤竭而詩不作騷人起而淫麗興文與教分而爲二以楊馬之才則不知教化以荀陳之道則不知文之宜以孔門之教評之非君子

之儒也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則其勝文不知道則氣衰文多道寡斯爲楚矣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兼之者斯爲美矣昔游夏之文章與夫子之道通流列於四科之末此藝成而下也苟言無文斯不足徵小子志雖復古力不足也言雖近道辭則不文雖欲拯其將墜末由也已丈人需之君子曲垂見衷反以自愧免再拜

荅徐州張尚書論文武書

等前月十二日書問文章之道將帥之事朋友之義有君子之道三其善甚善夫文章者本於教化發於情性本於教化堯舜之道也發於情性聖人之言也自成康歿頌聲寢騷人作淫麗興文與教分爲二不足者彊而爲文則不知君子之道知君子之道者則恥爲文文而知道二者兼難兼之者大君子之事上之堯舜周孔也次之游夏荀孟也下之賈生董仲舒也夫日月之麗仰之愈明金石之音聽之彌清故聖人感之而文章生焉教化成焉哀樂形



焉逮德下衰文章教化掃地盡矣噫聖人之道猶聖人之文也學其道不知其文君子恥之學其文不知其教君子亦恥之老夫從君子久矣雖欲學之未能文之不足以當君子之褒然詠乎堯舜之道舞乎沂泗之風庶乎與同也將帥三軍之師萬人之命子實為之矣今國家之患患在師老足下之患患在勢分且天下大勢也善為將者乘天下之勢苟變化在人則用之如神彼勢合者驅而盟之使其援從相文是也勢分者力以傾之使其削弱申商是也則遇非常之時不可以尋常之事激萬代之勳明矣今足下據億丈之城仗大順之眾有相文之志苟不修其軍政合其大勢制其死命則不足以為馳道路之說甚不然也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相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子為大將實制東夏為不義而強力不能制者春秋亦恥之國不富而昌兵不教而疆敵不謀而亡是管仲無功於齊商君無能於秦子房無謀於漢矣嗚呼天下之智

盡天下之才成天下之務此特師之本也該聖長定曲直乃此夫之為爾古者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相成者僕雖老矣辱君子之遊同君子之道見君子之榮三十年矣子之善猶僕之善也得不相成乎且百年之壽人誰及之歲月有窮天地有終惟立德立言立功斯為不朽彼聖賢救世死而後已氣有所感也故天下有樂賢人樂之天下有愛賢人愛之樂殺所以徇弱燕之急復疆齊之讎韞信所以感推食之恩申戰勝之感意氣所感天地相合況於人乎天方授于子實為將得不愛之乎噫德與言僕無望矣立功立事在吾子為之豈可求也時不可再也是以古人惜時之過已昔者仲尼以大聖之德不免為旅人之身斯無時也賈生以希世之才而無佐命之勳斯無位也今足下遇非常之主統相文之師時與位泰矣苟功成於身則義勳天下使天下之人受其賜不亦休哉既書慨然心馳旗鼓之下某頓首

上于襄陽書

韓愈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詞天保樂詩讀蔡琰胡笳詩詞移族從并與
京兆書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
手披目視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
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踰尋丈
人狎而訖之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濤莫不戰慄惴慄
眩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閣下負超卓
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
動乎樞極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輝赫若
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護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
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
德且有言也揚子雲曰商書顧爾爾爾周書匪爾爾信乎其能顧爾
而且疆爾也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隨之樊遲請學
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表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
然則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後馬之知寡也今人愛難思且難思
也伏惟詳察懇懇再拜

寄李翱書

裴度

前者唐生至自滑狼辱致書禮兼優所賦新作十二篇高俗流也
不盡窺見若愍女碑烈婦傳可以激揚烈教義煥於史氏鍾銘謂
以功伐名於器非為銘或弟正辭書謂文非一藝斯皆可謂救文
之失廣文之用也甚善甚善然僕之知弟也未知其他直以弟於
於學而至於文就六經而正焉故每遇名輩稱弟不容於口自謂
彌久益無愧詞竊料弟亦以直諫見待不以悅媚相容故不唯嗟
嗚亦欲商度其萬一耳若弟墮落今古脫遺經籍斯則如獻白豕
何足採取若猶有祖述則願陳其梗槩以相參會耳愚謂三五之
代上垂拱而無為下不知其帝力其漸被於天地萬物不可得而
傳也夏殷之際聖賢相遇其文在於盛德大業又鮮可得而傳也
厥後周公遭變仲尼不當世其文遺於冊府故可得而傳也是作



周孔之文也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理身理家理國理天下
一曰失之敗亂至矣騷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態
相如子雲之文諷諫之文也自爲一家不是正氣賈誼之文化成
之文也鋪陳帝王之道昭昭在目司馬遷之文財成之文也馳騁
數千載若有餘力董仲舒劉向之文通儒之文也發明經術究極
天人其餘擅美一時流譽早載者多矣不足爲弟道焉然皆不詭
其詞而詞自麗不異其理而理自新若夫典謨訓誥文言繫辭國
風雅頌經聖人之筆削者則又至易也至直也雖大彌天地細入
無間而奇言怪語末之或有意隨文而可見事隨意而可行此所
謂文可文非常文也其可文而文之何常之有俾後之作者有所
裁准而諸問於弟謂之何哉謂之不可非僅敢言謂之可也則太
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至善矣能止乎若遂過之猶不及也觀弟
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對儻句屬綴風雲鶴東聲韻
爲文之病甚矣故以雜詞遠致一以矯之則是以文字爲病也且
文者聖人假之以達其心達則已理窮則已非故高之下之詩之
略之也愚欲去彼取此則安步而不可及平居而不可論又何必
遠關經術然後勢材力昔人有凡小人之違道者恥與之同形貌
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以異也不知其倒之反之非也
雖失於小亦異於君子矣故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淺
不在疎裂章句噉廢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
不在於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庶幾高明少納庸妄若以爲未幸
不以苦言見革其惑惟僕心慮荒散百事罷息然意之所在敢隱
於故人邪昌教韓愈傳識之舊矣中心愛之不覺驚賞然其人信
美材也近或聞諸簡類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
文爲戲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當大爲防焉爾弟索居多
年勞想深至窮陰疑互動息何如入奉晨昏之歡出參帷幄之畫
固多適耳昨弟來欲度及時于進度昔歲取名不敢自高今孤榮
若比遊宦謂何是不復能從故人之所勗耳但實力田園苟過朝



夕而已然待春氣微和農事未動或策蹇謁賢大夫兼與弟道舊未爾聞猶希尺牘珍重珍重力書無餘從表凡裝度春簡

終詩寄樂天書

元稹

九歲學賦詩長者往往驚其可教年十五六粗識聲病時貞元十年已後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務用人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過外門節將動十餘年不許朝覲死於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將蒙幸懷之處因喪負衆橫相賊殺告變略驛使者迭窺旋以狀聞天子曰某色將某能過亂衆寧附願爲其師名爲衆情其實逼許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置介倅因緣交授者亦十四五由是諸侯敢自爲言意有羅列兒孫以自固者有開導蠻夷以自重者省寺符篆固於凡閥甚者擬旨詔視一境如一室刑殺其下不啻僕畜厚加剝奪名爲進奉其實貢入之數百一焉京城之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斷侯甸之內水陸駛沃以鄉里計其餘奴婢資財生上之備極是朝廷大正以道與不言爲外雅以時進見者不過一

乘聲相扇延及老佛上木妖戲習俗不怪上不欲令有司備宮闈中小碎須求往往持幣帛以易餅餌吏緣其端剽奪自什勢不可禁僕時孩騷不慣聞見獨於書傳中初習理亂萌漸心體悸震若不可活思欲發之久矣適有人以陳子昂感遇詩相示吟詠激烈即日爲寄思玄子詩二十首故鄭京兆於僕爲外諸翁深賜憐獎因以所賦呈獻京兆翁深相駭異秘書少監王表在座顧謂表曰使此兒五十不死其志義何如哉惜吾輩不見其成就因召諸子訓責泣下僕亦竊不自得由是勇於爲文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皆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十昂之未暇旁備矣不數年與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爲詩性復僻懶人事常有閑則有作識足下時有詩數百篇矣習慣性靈遂成病散每公私感情道義激揚朋友切磨古今成敗日月遷逝光景慘舒山川勝勢風雲氣色當花對酒榮罷來餘通滯屈伸悲歡合散至



於疾恙其身悼懷昔遊凡所對遇異於常者則欲賦詩又不幸年
三十二時有罪謫棄今三十五矣五六年間是丈夫心力壯時常
在閑處無所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懷又復懶於他欲全盛
之氣注射語言雜糅稍成多天然亦未嘗繕寫適值河東李
明府景儉在江陵時儻好僕詩章謂為能解欲得盡取觀覽僕因
撰成卷軸其中有言意可觀而詞近往古者為古諷意亦可觀而
流在樂府者為樂諷詞雖近古而立於吟寫性情者為古詞體實
樂流而止於摸象物色者為新題樂府勢必順屬對穩切者為
律詩仍以七言五言為兩體其中有稍存寄興與諷流者為律
諷不幸少有伉儷之悲撫存感往成數十詩取潘子悼亡為題又
有以干教化者近呢婦人量滂眉目縮約頭鬢衣眼廣脩之度及
匹配色澤尤據怪豔因為題詩可餘首詞有今古又兩體自十六
持至是元和七年矣有詩八百首色類相從共成十體凡二十卷
自笑冗亂亦不復置之於行李昨來京師偶在篋篋及道行盡置

凡一僅亦何說僕聞上上立德其次立事不遇立言此人多任其
次急利下急食傑天与不厚既乏全然之德命与不偶未遇丁為
之事性身不惠復无垂範之言元々狂癡行近四十徽名取位不
過第第八品而冒恩已六七年授通之初有習過之執者曰通之
地最甚卑福人責師少近歲荒凶死亡过半邑无吏市无貨百姓
草木凋死以下計粒而食大有虎豹蛇蝎之患小有蟻蚋浮塵珠
脚塔蜂之類皆能鑽齧肌膚使人瘡痂夏多陰濕秋為刺瘡地无
醫藥藥石万里病者百死一生之慮何僕之命不厚也如此智不
足也又如此其所請之憂險也又如此則安能保持万全与足下
必復大筆以須他日立言立事之險都但恐一旦才急食者相法
而然使足下受天下友不如已之謂是用悉所為文附檄檄簡比
夫洛奔博塞之戲猶曰愈於飽食僕所為不又愈於格奔博塞之
戲乎非行巴南道中又有詩五十一首文書中得七年已後所為
向二百篇繁冗冗雜不復置之執事前所為寄思玄子者小歲云



為文不能自足其意貴其起予之始且志京兆翁見遇之由今亦
寫為古韻之一移諸左右僕少時授吹噓之術於劉先生病癒不
就今在閑處思欲怡神保和以求其內異日亦不復費詞於無用
之文矣自視之煩庶亦已於是乎

荅楊中丞論文書

柳冕

采書論文足養才之道增作者之氣推而行之可以復聖人之教
見天地之心甚善嗟乎天地食才而萬物生焉聖人養才而文章
主焉風俗養才而志氣生焉故才多而養之可以鼓天下之氣天
下之氣生則君子之風盛古者陳詩以觀人風君子之風仁義是
也小人之風邪佞是也風生於文文土於質天地之性也止於經
聖人之首也或於心哀樂之音也故觀乎志而知國風遠德下衰
風雅不作形似豔麗之文四而雅頌比興之義靡盬麗而工君子
恥之此文之病也嗟乎天下之才少矣文意之氣衰矣夫天風俗
之不養才滿夫才少而文衰使然也故余百世子君子之文其意行

不知其病也所以其才日盡其氣益衰其教不興故其人日窮也
病者之氣從壯得果從衰得老從老得死沉綿而去終身不悟非
良醫孰能知之夫君子學文所以行道足下兄弟今之才于官雖
不薄道則未行也才有者之病君子患不知之既知之則病不能
無病故無病則生生氣生則才勇才勇則文壯文壯然後可以鼓
天下之勳此養才之道也在足下他日行之如老夫之文不近於
道老夫之氣已不於衰老夫之心不復能勇三者無矣又安得見
古人之文論君子之道近先王之教斯不能必矣冕白

荅衢州鄭使君論文書

專使至辱書并歸拙文如見君子所褒適當無德以當之幸甚門
人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也即聖人道可企而及之者文也不可企而及之者性也蓋言教
化發乎性情繫乎國風者謂之道故君子之文必有其道道有深
淺故文有崇替時有好尚故俗有雅鄭雅之與鄭出乎心而成風



昔游夏之文日月之麗也然而列於四科之末藝成而下也苟文
不足則人無取焉故言而不能文非君子之儒也文而不知道亦
非君子之儒也逮德下衰其文漸替惜乎王公大人之言而溺於
淫麗怪誕之說非文之罪也為文者之過也夫善為文者發而為
聲鼓而為氣貞則氣雄精則氣生使五彩並用而氣行於其中故
虎豹之文蔚而騰光氣也日月之文麗而成章精也精與氣天地
感而變化生為聖人感而仁義行焉不善為文者反此故變風變
雅作矣六藝之不興教化之不明此文之弊也噫文之無窮而人
之才有限苟力不足者強而為文則蹙蹙而為氣則竭竭而為智
則拙故言之彌多而去之彌遠遠之便已道則中廢又君子所恥
也則不足見君子之道與君子之心心有所感文不可已理有至
精詞不可逮則不足當君子之褒敬叔頌首

答許充書

杜牧

其曰莊先華是下凡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為末

此衛未有上聲盛而輔不飄魂者其衛不華赫而莊者其
下固折步驟隨主所措如鳥隨風魚隨龍師眾隨湯武騰天潛泉
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後是辭
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闖闖紛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公
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辭
辭不能成意大抵為文之言如此標足下所為文百餘篇實先意
氣而後辭句慕古而尚仁義者苟為文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作者
不為難到今以某無可取欲命以為序承當厚意惕息不安復觀
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為之詩書春秋左氏已降百
家之說皆是也古者其身不遇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於後世也
自兩漢已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如賈
誼劉向揚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於當世哉故親見揚子雲著書
欲取覆甌甌當其時亦未嘗自有誇目況今與足下並生今世
欲序足下未已之文此固不可也苟有志古人不難到勉之而已

某拜

與賈秀才書

孫樵

主收足下業者樵耳足下聲價足下售於時何晚及目足下五通
 五十篇則足下困十上亦宜矣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故蒙金以
 砂鋼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演夜光之珍必顯驪龍狀而不知
 已積而不知止不窮則禍天地離也文章亦然所取者廉其得必
 多所取者深其身必窮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予思坎
 軻齋魯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楊雄以法言太玄窮元
 結以活谿窮窮陳拾遺以感遇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
 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天地其無意乎
 今足下立言必窮意必深抉精剔華則到聖人以此賈於時鈞
 榮邀富猶欲疾其
 下成一家書自期
 其苦知者何人古
 也淺且疑其道不固因歸五通不得無言

唐文粹卷第八十四



書七 啓附抱一十一首

吳興姚

鉉

論文下

與陸慘書 李翱

答李生二書 皇甫湜

復友生論文書 陸龜蒙

答開元寺僧書 李翱

與李生論詩書 司空圖

與王駕評詩書

答進士王載言書 李翱

上楊相公啓 劉太真

上知己文章啓 杜牧

上令狐相公詩啓 元稹

與陸慘書

李翱

李觀之文章如此官止於太子校書郎年止於二十九雖有負時俗其率深知其至者果誰哉信乎天地鬼神之無情於善人而不罰罪也甚矣爲善者將安所歸乎翱書其人贈于兄贈于兄甚思君子之知我也與李觀平生不得往來及其死也則見其文



書七 啓附抱一十一首

吳興姚

鉉

論文下

與陸慘書 李翱

答李生二書 皇甫湜

復友生論文書 陸龜蒙

答開元寺僧書 李翱

與李生論詩書 司空圖

與王駕評詩書

答進士王載言書 李翱

上楊相公啓 劉太真

上知己文章啓 杜牧

上令狐相公詩啓 元稹

與陸慘書

李翱

李觀之文章如此官止於太子校書郎年止於二十九雖有負時俗其率深知其至者果誰哉信乎天地鬼神之無情於善人而不罰罪也甚矣爲善者將安所歸乎翱書其人贈于兄贈于兄甚思君子之知我也與李觀平生不得往來及其死也則見其文



第二書

是白生之書辭甚多志氣甚樞流論說文章不可謂死意若僕愚且困迺生詞競於此固非宜雖然惡言无從不可不卒勿怪夫謂之奇則非正矣然亦无傷於正也謂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謂不如常者謂不如常迺出常也无傷於正而出於常雖尚之亦可也此統論奇之体耳未以文言之失也夫文者非也言之華者也其用在道理而已固不務奇然亦无傷於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難也生意使其易者乎夫言亦可以通理矣而以文爲貴者非他文則遠无文即不遠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何嫉之深邪夫繪事後素既謂之文豈奇簡而已哉聖人之文其難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吾何敢擬議之哉秦漢已來至今文學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其文皆奇其傳皆遠生書文亦善矣比之數子似犹未勝何必心之高乎傳曰言之不出死君之不出也生自現何如哉書之文不奇易之文可爲奇矣豈發理傷聖乎如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見不負塗載鬼一車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此何等語也生輕宋玉而稱仲尼班馬相如爲文學按司馬遷傳屈原曰雖與日月爭光可矣生當見之乎若相如之徒即祖習不暇者也豈生稱誤邪將識分有所至極邪將彼之所立卓爾非強爲所庶幾遠離嫉之邪其何傷於日月乎生笑紫貝闕奇珠宮此與詩之金玉其相何異天下人有金玉爲之質者乎披蓀荔兮帶女蘿此與贈之以芍藥何異文章不當如此說也豈謂怒三四而喜四三識出之白而性入之黑乎生云虎豹之文非奇夫長本非長短形之則長矣虎豹之形於犬羊故不得不奇也他皆倣此生云自然者非性不知天下何物非自然乎生又云物與文學不相伴此喻也凡喻必以非類豈可以彈喻單乎是不根者也生稱以知難而退爲謙太無難而退謙也知難而退宜也非謙也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生以一詩一賦爲非文章抑不知一之少便非文章邪直詩賦不是文



出於戴聖耳王輔嗣因之以易為經杜元凱因之以春秋為經孔子曰學詩乎學禮乎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嘗稱經稱非是聖人言也蓋出於周公蓋法經緯天曰文故也有經書必有緯書聖人既作經亦當作緯譬猶織也經而不緯可成隔乎緯者且非聖人之書則經亦後人名之耳非人之言明矣苟以六籍謂之經習而稱之可也指司馬遷班固之書謂之史何不思之甚乎六籍之內有經有史何必下及子長古聖然後謂之史乎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又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此則筆之曲直體之是非聖人悉論而辨之矣豈須班固而後言史哉以詩易為經以春秋為史至矣無待於外也謂經語古而皆微則易曰復甯堅冰至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若節不可貞之類果純古而微乎謂史語直云淺則春秋書考仲子之宮初鬻六羽又齊師戰于乾時我帥敗績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及于墜壬午猶經為入去言之類果純古

而後乎經不絕微史不絕淺又可見也言文之不可不文也左氏傳語徵左氏敘事悉謂之春秋可乎春秋大典也舉凡例而褒貶之非周公之法所及者酌在夫子之心故游夏不能措一辭若區區於敘事則魯國之史官耳孰謂之春秋哉前所謂讀六經頗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規矩不出於此矣矣又一篇曰某文也某辭也文既與辭異是文優而辭劣耳易之繫辭曰齊小大者存乎卦辭吉凶者存乎辭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又曰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易之辭非文邪書載帝庸作歌臯陶乃賡載歌又歌五子之歌皆辭也書之辭非文邪篇辭比事春秋敘也春秋之辭非文邪禮有朝聘之辭娶夫人之辭樂有登歌薦辭禮樂之辭非文邪法言曰往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孟軻之辭非文邪太玄之辭也沈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揚雄之辭非文邪是知文者辭之摠辭者文之用天之將喪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不當稱



辭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不當稱文辭一也但所適有宜耳
何異塗云之哉又曰聲病之辭非文也夫聲成文謂之音五音克
諧然後中律度故律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聲之不
和病也去其病則和和則動天地感鬼神及不得謂之文乎猶繪
事組織中有精耳大凡經人之說不敢避墻援膚瓜而自矜於堂
與心府也要在引學者當知之事以明之而已矣師道不行後生
多泥於所習有陷而溺者力能援之可也如其不同請觀近而後
罰

答開元寺僧書

李翱

前日見命作開元寺鐘銘云欲藉僕之辭庶幾不朽而傳於後世
誠足下相知之心無不到也雖然翽學聖人之心焉則不敢讓于
知聖人之道者也當見命時意亦思之熟矣吾之銘是鐘也吾將
明聖人之道焉則於釋氏無益也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則於
平下人甚矣何貴乎吾之銘哉

聖尼者之謬言辭也
焉湯之盤銘其辭云
山銘其辭云於盤則
之辭可遷之於鼎鼎之
所紀爾及祭豈黃鉞銘
或黃鉞其意與言皆同
之文士則不然為銘為
作鐘銘則必詠其形與
非為勸功德誠勸於器
亦甚夫然其所為文亦
知吾所獨知其能賢於
善則吾之獨知又何能
俗從時則吾不忍為也
欲吾之必銘是鐘也當
順吾心與吾道則足下之銘必傳於後代



矣如欲從俗之所云則天下屬辭之士願為之者甚衆矣何藉於李翱之辭哉幸思之也日中時過淮而南書以通意且為別

與李生論詩

司空圖

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為辨於味而不可
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已若齷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巴華之人所以充飢而運轆者知其
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不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
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滄奇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邪王右丞意蘇州澄澹精
緻格在其中若於道不亦為體之不備也矧其下者哉憶近而
餒大抵附寒澁方可不浮遠而不蒸然後可覺缺然然得於早春則
月花影午時天

山中則有坡暖冬生荷松涼夏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桐葉鳴
得於江南則有戍鼓和潮指船燈照鷺幽又曲塘春盡水方響夜
深船又夜短律悲減風和鷓喜靈得於寒下則有馬邑經寒慘鴨
聲帶晚飢得於喪亂則有驛驢思故第鸚鵡失佳人又歸觀人海
涸醴棘林高得於道宮則有基聲花院閉幡影石壇幽得於夏
景則有地涼清鷓夢林靜蕭僧儀得於佛寺則有松日明金像若
龕響木魚又解吟僧亦俗愛舞鶴終早得於郊原則有道坡春早
參猶有水禽飛鷓鴣入雞耐於樂府則有馳離留拜日春睡更
生香得於寂寥則有孤螢出荒池落葉穿破屋得於樵適則有客
來當意慳花發遇歌成雖庶幾不瀆於淺澗亦未廢作者之譏詞
也七言云逃難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又得劍乍如添健
儂云書久似憶良朋又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又五
更惆悵迴孤枕猶自殘燈照落花上怕顯敲鑿歸人又殷勤
元日日款午又明年



作本於誦極此外千變萬狀不知所由神而自神也豈容易哉今
足下之詩時輩固有難色僣復以全美為上即知味外言矣勉旃
某再拜

與王駕評詩書

足下末伎之工雖蒙譽於時哲未足自信必俟推於其類而后神
躍而色揚今之藝藝者反是若即醫而斲其病也唯恐彼之善容
藥之我攻耳以為率人以譏莫能自振痛哉且工之尤者莫若伎
於文章其能不死於詩者比他伎尤寡豈可容易校量哉國初主
上好文雅風流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極
矣右承蘇州趨味澄復若清沅之貫遠大曆十數公抑又其次焉
力勌而氣霽乃都市豪估耳劉公夢得揚巨源亦各有勝會閩仙
無可測得仁輩時得佳致亦足餘煩厥後所聞逾編淡矣然河汾
蟠鬱之氣宜繼有人今王生者寓居其間沈清益文五言所得長
於思與境借乃詩家之所尚者則前所聞必更於其類是止神躍

色揚哉紛亂素居得其所錄尚累頁篇其勌亦至矣晉逸人曰
一鳴集且云擇憲製月劫作者之肝脾亦當吾言之無作也

答進士王載言書

李翱

翹頓首足下不以翹卑賤無所可乃陳詞屈慮先我以書且曰余
之藝及心不能棄于時將求知者問誰則可皆告曰李君乎告足
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備德具且猶不
足辱厚命況如翹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博大而深
闊者邪雖然意盛不可以不答故敢略陳其所聞蓋行己莫如恭
自貴莫如虛接眾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德莫如勇受益莫如擇
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道之以利而
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材賢
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
幼淡朋友六經之言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火包
乎若天地發章稱味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言不相師

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故義深則思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厚氣厚則詞盛詞盛則文工如山有相華焉如濱有濟淮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其色黃白不必均也如至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腸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敘意尚通而已其弱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是者則曰文章不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變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生也義不主於理言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靡考有之矣劉秦美新王褒儻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辭章不能工有之矣劉氏人物志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辭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獨于羣小此非對也又曰籟簫簫既多受侮

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疾說能診行也醫談論詩曰死於采芣其下侯甸將采其劉獲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充恭此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閭兮與子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若非吾之所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與老聃列禦寇莊周田穰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荀况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家的文學者之所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辭不上者不成爲文且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弁乃能獨立乎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鞶猶犬羊之鞶此之謂也陸機曰休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嘔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頤則班固言之矣曰曠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也吾所以不協於時而學古文者從古人之



行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知其禮古之人相接有等重其義列於經傳皆可詳別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言游過也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惡得有二而慢其二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揚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前後也而足下勤劬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也竊懼足下不思乃陷于此韋踐之與翔書函教足下之善故敢盡詞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爲紀李淵頓首

上揚和公啓

劉太真

太真啓前者幽蒙定公歐陽學古文伏念早年僻居江介泛覽經典莫究宗源天寶十常過故揚州功曹蘭陵蕭君語及文學許相師授而家貧世亂不克終之其後從役外府所用寡細雖抱宿心無因警發雖欲奔前所之牆宇搦作者之風度涉隅角而輒滯望端倪而自失常有一言適至理一章逸遺恨竊懷愧不覺淹久以深稽命之罪竄負厚頰之愧謹上近所記錄三十餘章及復內省慙惶汗流伏惟相公秉人文以作相敷天縱之盛美發六籍以立言概三才之典義發一德化成羣有縣衡而制其輕重操繩而審其曲直小人既無字術又無材用形神低悴年鬢頽老又念頃日曾霑引問擊蒙而恒夫所對庸劣而竟無上補今復以此昧塵明鑒相公假爲之紉其瑕穢小人不亦自重其嫌乎向使疆仕之間獲趨門館荷仁於哲匠被君子之善誘雖其頑魯或有庶幾之道焉今過下已加其四學之已困力又不足遇伯樂



而反惡於長鳴視姬姜

曰退其陋質抑小人之命也不敢多言

謹啓

上知己文謹啓

杜牧

某啓某少小好爲文章人聽之汚伏以元和功德爭伐之道未甚得所故天子諸侯故作原十衛諸侯或恃功不識古道以至於反側自名之故作送薛處士序實曆大起宮室廣聲色故作阿房宮賦有廬終南山下嘗有耕田著書志故作望故園賦雖未能深窺古人得與揖讓笑言亦或的分其狀貌矣貞元四年來在大君子門下恭承指饋約束於政理簿書開承不執卷上都有舊第唯書萬卷終南山下有舊廬頗有水樹當以未相筆硯聞齒髮尚壯間翼有成立他日捧持一考門下爲拜謁之光或希一獎今者所獻但有輕毀尊嚴之罪亦何所取伏希少假諒其死亦甚

上令狐相公詩啓

元稹

某啓某初不好文徒以仕無他歧強由科試及有罪譴棄之後自以爲廢滯潦倒不復以文字有聞於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挾摛揚蕪塵穢尊重竊承相公直於廊廟間道某詩可昨又而奉教約今獻舊文戰汗悚懼慙忝無地某始自尚史府論官於外十餘年矣閑誕無事遂用力於詩章日益月滋有詩千餘首其開感物寓意可備襟管之風達者有之詞直氣麤罪戾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惟杯酒光景間屢爲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爲律體卑下捨力不揚苟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篇對無差而風情自遠然而病未能也江湖間多有新進小生不知大下文有宗主妄相攸敬而又從而失之遂至支離褊淺之詞皆目爲元和詩體某之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爲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爲千言或爲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

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或得舊韻別創新詞名爲次韻蓋欲以難相
挑耳江湖間爲詩者或相倣效或力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直復
首尾韻同音等不異於篇亦目爲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
由往往歸咎於某嘗以爲雕蟲小事不足自矜閱相公記憶累旬
已來實撰畫上之牆庶於大廈使不復墮壞本爲板築者之誤輒
敢繕寫古體詩歌一百首一百韻至兩首詩入一百首合爲五
卷卷首題陳或希構履之餘一賜觀覽知小生於章句中櫟櫟樵
桶之材蓋曾量度則十餘年之遠迴不爲無所用心耳詞言瑣劣
冒黷尊嚴伏俟刑書不敢逃讓死罪死罪

唐文粹卷第八十五

唐文粹卷第八十五

吳興姚

絃

系

書八卷一十一首

薦賢四

上宰相薦皇甫湜書湜字居厚薦所知於徐州使僕射書辨

薦齊孝若書公瓜楚

薦樊南書有題

師資十

與李牧書田弘正

與段校惟言

答人求文章書洪宗元

上韓中洪宗元

與常州獨孤使君書洪宗元

答書中洪宗元

復杜溫夫書

上宰相鳴皇甫奏書

重厚

相公閣下伏以燕國張公說洪宗元明底洪宗元
下納房太尉由布衣振起於洪宗元下張出江自洪宗元
還戶發揮於嶺底而洪宗元



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或得舊韻別創新詞名爲次韻蓋欲以難相
挑耳江湖間爲詩者或相傲毀或力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直復
首尾韻同音等不異於篇亦目爲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
由往往歸咎於某嘗以爲雕蟲小事不足自矜閱相公記憶累旬
已來實撰畫上之牆庶於大廈使不復墮壞本爲板築者之誤輒
敢繕寫古體詩歌一百首一百韻至兩首詩入一百首合爲五
卷卷首題陳或希構履之餘一賜觀覽知小生於章句中櫟樨樣
桶之材蓋曾量度則十餘年之遠迴不爲無所用心耳詞言瑣劣
冒黷尊嚴伏俟刑書不敢逃讓死罪死罪

唐文粹卷第八十五

唐文粹卷第八十五

吳興姚

絃

系

書八卷一十一首

薦賢四

上宰相薦皇甫湜書湜字大厚薦所知於徐州使僕射書辨
薦齊孝若書公瓜楚薦樂衡書有類

師資十

與李牧書田弘正

與段校惟言

答人求文章書謝元元

上韓中謝元元

與常州獨孤使君書崔元翰答書中謝元元

復杜溫夫書

上宰相鳴皇甫奏書

重厚

相公閣下伏以燕國張公說登瑛明底望云臨推心旁求虛已
下納房太尉由布衣振起於下張共江自登戶發揮於嶺底而



繼播休名襲佩相印克懋勤德不忝掄揚後之朝望因以興勸不
多二公而推燕國者以雜居羣倫齊齒下輩崇構棟榦則私忽方
輕琢飾珪璋則蒙昧未耀器用既光持之於耳目之前垂後而无
配名節兼大用之於身世之後希古而絕倫夫豈雅策考步之爲
乎藏往知來之兆乎蓋合以天潢片言申以考跡定親靈異五行
之鍾粹也文章心靈之造形也奇誠居業本隱以之顯觀心擇術
自處以之微以是而求則坐決萬方之內立謝百代之下其術既
定其道甚明竊見前進士皇甫湜年三十二學窮古訓詞秀八文
脫落羣句簡斥枝葉游百氏而旁覽折之以歸正囊六義以疾馳
詆之以合推荷堅其持操不恐於置置夢訕脩其踐立不誘於藉
藉之譽蓋孟軻楊墨之心楊雄專孔顏之志形乎既立果於粹然
至於用心合論操毫注簡批百氏之雜說判九流之紛蕩摘其舛
駁趨于夷途微會理軸遺訓詞泐無不蹈正超常曲暢精旨置之
右渠必有劉向之方正學言劉之東觀必有孟堅之勳成漢史施

之奏議必有賈誼之兼對諸生天賦委明于斯人荷國重其
得按輪而驅則必混翼于天池殫精於沆瀣秉矚繳者從而道之
固无及矣儻得遊門下信其才能相公得徇公之名有撫奇之實
後進幸甚舍人驂御賤役也猶能達掃門之事爾衡雖薄技也
猶能遇非常之薦今某辱奉恩顧實百於舍人之倚皇甫湜綿積
才志固百於正平之量處厚百舍人之勢不能達百正平之心方
切恃私於門館明者觀之其恥非一也懼思督不盡謹繕其書論
賦合八首用卜可否輕瀆嚴威下情不任戰懼之至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李翱

翱再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攘戎翟匡周室
亡國存荆楚服諸侯莫不至焉豎刁勿牙信而齊國亂身死不葬
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及者數世桓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
賢則格于天地功及後世不得其人則不得其死其知人不易也
豈惟霸者爲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堯舜之時賢不肖人皆立于



朝竟能知舜於是乎驩兜放共工流竄鯀三苗舉禹稷皋陶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岳選密八音後世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兜共工之黨於朝禹稷皋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得為齊相公爾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為君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哉春秋曰夏滅項蓋齊滅之曷不言齊滅之為相諱也春秋為書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侯始善善也樂終相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繼絕存亡賢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絕世存亡國焉耳豎刁易牙用則不能也向使相公始不用管夷吾末有豎刁易牙爭權一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樂一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流德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勞於擇賢得其人加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今天子之大臣有士地千里就有如執事好賢不能者乎豈得其人亦多矣其所求而不可取者則有人焉隨而爭觀詩士也伏聞執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病死昌黎韓愈得古文之遺風明理亂根本之所由伏聞執事又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愈為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留觀愈昏蒙傑之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天下亦有數百手無如其人者焉執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翺實為執事惜焉豈唯翺一人而已後之諱前載者亦必多為執事惜之矣茲有平昌孟郊貞士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為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於梁肅補書曰郊之五言詩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兩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杳然咸也音彼二千皆知言者也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齋腸亦苦強發聲無歡出門却有礙誰謂天地寬其窮也甚矣凡賢人奇士自以所負不苟合于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



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才如勿用而已矣盡其
才而容讓人之所聞者如勿盡其才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知而
能用用而能盡其才而不容讓人之所聞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茲
有二人焉偕來其一人賢士也其一人常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
崇焉則賢者行而常常之人日來矣况其待常常之人禮貌加厚
則善人何求而來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聖人不好色
而好德者也雖好色而不如好德者次也德與色均好之又其次
也雖好德而不如好色者下也最甚不好德而好色者窮矣有人
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以射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矣
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是豈
非不好德而好色者乎賢者則宜有以別於天下之人矣孔子述
易定禮樂剛詩教書作春秋聖人也禽于百世之上其所化之者
非其道則夷狄人也而孔子之廟有焉雖賢者亦不能日往拜之
以其待於人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子之廟尚不能朝夕而事焉

薦齊孝若書

令狐楚

况天下之人乎有待於人而不能化善人良士則不然也
乎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為他人之所不得而大有立功於世與
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有一於郊之身他日焉執事情
之不可既矣執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奈何矣窮窮賤
人也直辭無讓非所宜至于此者也為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足
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也

其官至辱垂下問令公舉一人可管記之任者愚以為軍中之書
記節度之喉舌指事立言而上達思中天心發號出令以下行期
悅人意諒非容易而可專據竊見前進士高陽齊孝若字考叔年
二十四學必專授文皆雅正詞賦甚精章表殊健疎眉目美風姿
外若坦蕩中甚畏慎執事儻引在幕下列於賓佐使其馳一檄飛
一書必能應馬土之急求言腹中之所欲夫操券刈楚不棄幽遠
况孝若相門子弟射策申科家居君侯之化下且數年矣不勞重



幣而獲至寶甚善且喜雄都人如林最所知者實斯人也請為閣下記其若此惟用與捨

薦獎衡書

崔頴

夫相州者先王之舊都西山雄宗足是秀異竊見縣人樊衡年三十神爽清晤才能絕倫雖白面書生有雄膽大略深識可以執時俗長策可以安塞裔藏用守道實有歲年今國家封山勒崇希代罕遇含育之類莫不踴躍况詔徵隱逸州貢茂異衡之際會千載一時君侯復躬自執玉陪攀日觀此州名蕃必有所舉當是舉者非衡而誰伏願不棄賢才賜以甄獎得奔大禮升聞天朝衡因此時策名樹績報國榮家今當代之上知出君侯之門矣顯不勝區區敢聞左右俯伏階墀用增戰汗

與李敦書

田弘正

弘正珍重執事之心積三十餘年竟不獲自道於執事者徒想慕終日常恐空老而無所師誠固內自不安矣自前年朝謁得展拜

執事於道路之間時苦軍事復舉不得伸前時所畜之意雖有不
足於心矣執事以古今仁義發為懲勸善之心豈惟當世士君子所賴抑亦姬公孔子之心待執事而明白之矣每覽前後史策紀其所為古之賢者有出無愧矣弘正道奉制書去魏就鎮自念寵榮已極能無憂惕之甚哉自二寇亂常已來六十餘載矣河北之地教化之所不行異趙魏常山又河止之尤者日月積習遂為匪人誠可悲矣寢食常念之以為預經濟不羈之才者執事可以將朝廷之化移曠俗之心矣弘正庸虛輒不自意懇子降重為邑人啓茅塞之心仰執事坐師氏之筵使鄙夫修擁篲之禮則向之羞姑可掩矣不審執事當俯而就之乎復恥而不就乎今輒虛上倅之位俟君子光臨古人有功成不居退得所語者鄙人味之久矣儻終不拒至誠之情幸甚

與段校理書

劉巖夫

人裁其心不可測度也搖舌於口誰不言仁誼哉清濁相渾真偽



難辨今雖有提其肺腸以呈衆某必笑而不諒此亦不足怪也蓋爲者繁而貞者寡况愚區區文字而能取信於人邪所以某蘊蓄斯久不敢輕奮抑爲此也今幸因執事稍垂盼睐以不倫衆輩故得肆陳其愚惟賜詳之某七歲受教誨始學箕裘迄今十六不見成熟性本憚惰強之惟錄不能効力蓋瘁服勤先聖然常謂男子主而懸弧示有事於四方固不得與兒女曹並列依違以沒世每欲奮廓埃盪破開濤浪登翼雲漢垂名竹帛謂舒腕可取耳殊不知世道隘局九重阻深不可也又欲藏器弛用先滌他腸昧旦調旨甘入夜吟編簡索聖賢探情性源白雲霏空虛舟汎波塵機不張語默自任澁澁然得全其愚爲唐一閑人而家世清風祗承嚴訓不可也又欲掉長舌於公卿間遠餘威施以媚於人拱立下流阿旨從衆善者曰善不善者亦曰善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而愚僻已慣矯之惟病不可也二者之惑心不可屈志不可諧故路難期歲月易老踐履之道依然自迷執事濯纓清流敷古多識試與指其要路將轉悲以趨之某再拜

谷人求文章書

柳宗元

古今說文章爲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鑄礪之不一類之不除也得之爲難知之愈難爾黨或得其高朗探其深隲雖有蕪累則爲日月之蝕也大珪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寶哉且自孔子已來茲道大闢家修人勵矧精竭慮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錄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居於萬物之中雄視於百代之下率皆縱誕而不克躡躅而不進力蹙勢窮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爲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鑿之頗平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陋今者比肩疊迹大抵生而不遇死則垂聲者衆焉揚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子且猶若是况乎未甚聞著者哉



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考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爲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哉賦文史挾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蠶起金聲玉耀詎冀贊之人微一時之聲雖終淪棄其奪朱亂雅爲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聞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胸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首合爲一通想令治昔蒼頭吟諷之也擊棘拍缶必有所擇願鑒視何如耳遂以一字示襲取焉

上韓吏部書

林簡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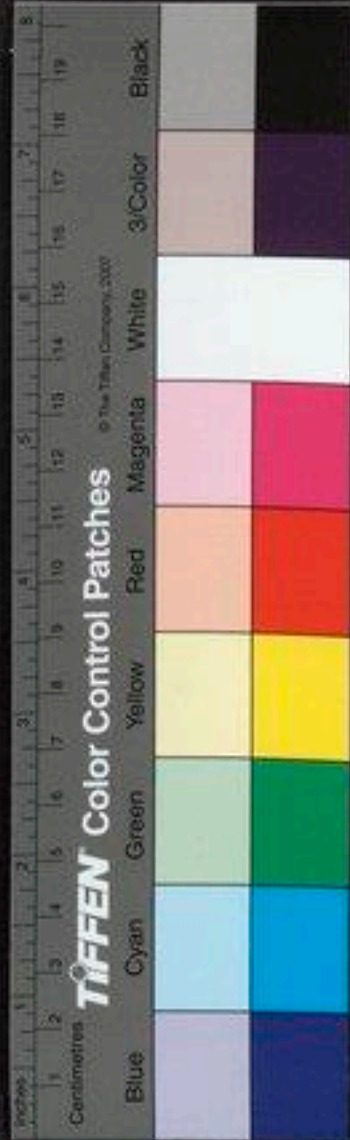
人有儒其業與孟軻同代而生不遂師於軻不得聞乎道閣下豈不謂之惜乎又有與楊雄同代而生不遂師於雄不得聞乎道閣下豈不謂之惜哉有習於琴者問其所謂必曰吾師於某某所傳師曠之道也習於弧者問其所謂必曰吾師於某某所傳准孺子之道也脫二人未至於某某亦無敬是非者以新習有業故也

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尚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已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範諱笑之以爲任人獨尊愈奮不顧流俗化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爲墜壞焉指目牽引而增爲言詞愈以是得任名居長矣又不厭然又挈挈而東西如是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燧皆蒼黃吠聲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旣自以爲蜀之日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亦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顛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術怪於羣目以召闢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聞豈可使嗷嗷者早夜沸吾耳搔吾心則固僵仆煩憤愈不

可過矣乎居望外遺齒舌不少不獨欠爲人之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貴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贖行之旣成禮明日造朝到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某子冠冕應之者從憮然京兆尹鄭叔則佛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邪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若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者書之目不後試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觀子氣色誠好惡如何也今書來言者皆太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初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爲炳炳琅琅務采色銜聲音而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

復杜溫夫書

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僂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驟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情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荀孟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繁此吾所以勞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邪果非邪有取乎抑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矣



宗元自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若相望以不對答引譽者然僕誠過矣而生與吾文又十卷意亦多矣文多而書頻吾不對答引譽宜可自反而來徵不肯相見亟拜亟問其得終無辭乎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觀之矣吾性駁滯多所未甚論安致謂是且非邪書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當也儼人必於其倫生以直躬見極宜無所諛今道而不幸乃曰周孔吾豈得無駭怪且疑生悖亂謂誕無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對答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朝之二拜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爲文辭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留中援援焉多周孔哉吾雖少爲文不能自彫斲引筆行墨快意謂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過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但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惟以此奉答所謂平欺謂哉夫者疑辭也矣爾馬也者汰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謂更桑字言霍獨鶴知者吾取焉道連

而論於潮其卒可化乎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或爲十數文即務往京師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戶以冀苟得今生年非甚少而自荆來柳自柳將道連而謁於潮途遠而深矣則其志果有異乎又狀貌巖然類丈夫視端形直心無岐徑其質風誠可也獨要謹充之爾謹充之則非吾獨能生宜勿怨亟之二拜以取法時思吾言非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屑其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某白



書九 德六首

自薦

吳興燒

鉉

纂

上張燕公書 房琯

上鄭相公書 武陽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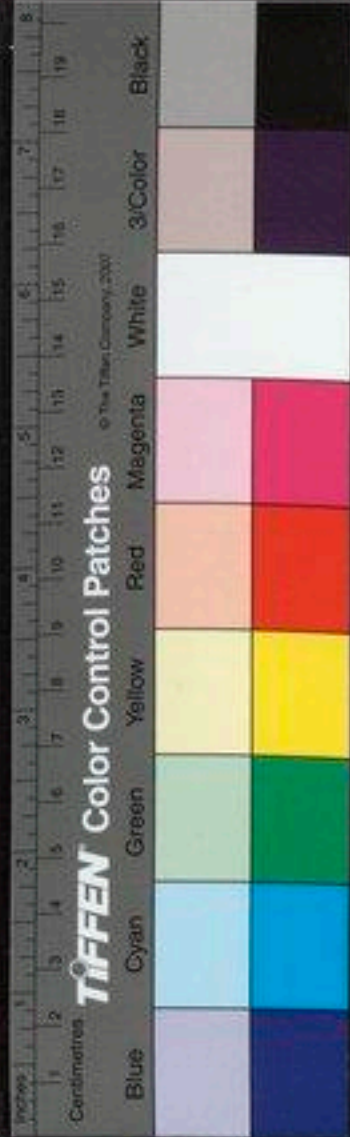
上張燕公書

上裴度相公書 元稹

上宰相三書 韓愈

房琯

稱惟當今主英臣誠海平天清干相國者更言朝廷之遺闕照察之艱阻妄矣瑄直以有詞不自明徵積心無與消散此亦一夫不獲願就相門陳之或議相門重深賤士罕及進言不少非人則廢退而復念止于旬時若借人為容則恥殊特達欲持情徑往則懼致忽遺思所以自竒圖左右見異僭用舊禮獻此琬珪冀贊列得效其書書窮思見其人矣至有輕好行怪易為犯德瑄非敢如此也願左右明之瑄嘗聞既往布衣之士亦賤者也而一人下之三



書九 德六首

自薦

吳興燒

鉉

纂

上張燕公書 房琯

上鄭相公書 武陽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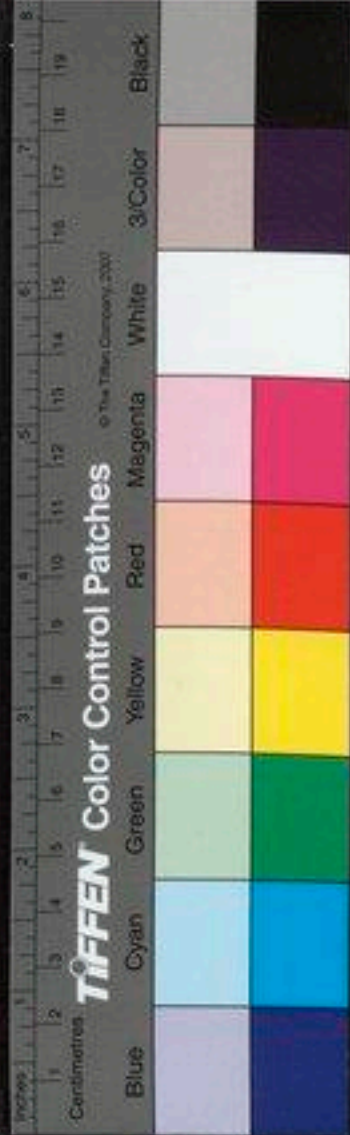
上張燕公書

上裴度相公書 元稹

上宰相三書 韓愈

房琯

稱惟當今主英臣誠海平天清于相國者更言朝廷之遺闕照察之艱阻妄矣瑄直以有詞不自明徵積心無與消散此亦一夫不獲願就相門陳之或議相門重深賤士罕及進言不少非人則廢退而復念止于旬時若借人為容則恥殊特達欲持情徑往則懼致忽遺思所以自竒圖左右見異僭用舊禮獻此琬珪冀贊列得效其書書窮思見其人矣至有輕好行怪易為犯德瑄非敢如此也願左右明之瑄嘗聞既往布衣之士亦賤者也而一人下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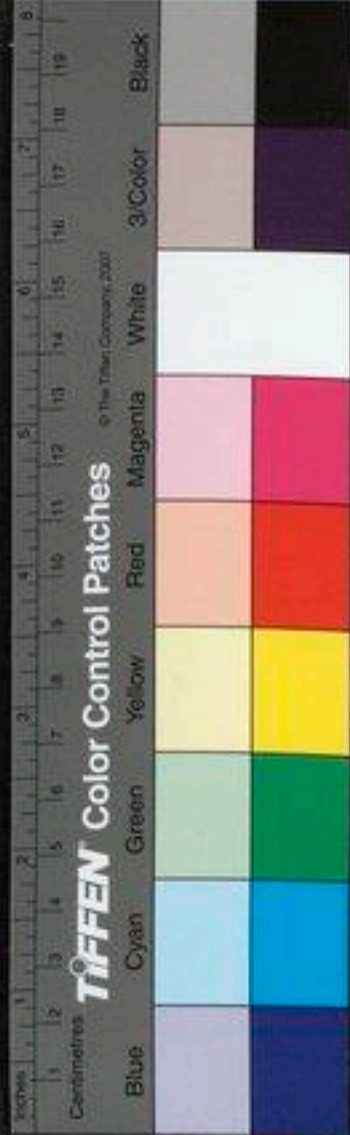
公崇之將欲分其賢愚而係其理亂瑄自料必不能有損益於盛朝徒亦形似英哲之蹤辱累珪璋之德希左右以公選瑄因以私述所私者則敢終而言之瑄幼爲先相國棄委翳於秦蕪之下因物遂遷與農者莫辨不忍窘厄然後以菑穫爲懷將祗若遺謀乃發前言筮篋有相公述作焉有先君鑒誠焉約之立言依以扶信若赴古道則適若逢今人則乖或謂之非或謂之是求我哲匠擊此困蒙顧此身在下流無聞上士未足爲先君之嗣不可見先君之友況有貴賤之異爲之陽關乎深惟達音者希恐不可再得忽不知相國之富貴如此瑄之貧賤又如此期相國乃曰人以道義求我我不當以貴賤隔之借如宣父有相國之貴寧拒游夏之徒歟夫其此心千載一用豈瑄也當之又見禮經有難進易退者戒貪也起人來學者勸道也瑄趣仁者而又未行何乎衣惟素褐乘非車馬闕人斥之馭者排之長衢高門驟拜左右則近於論誼豈聞道之士乎故獻玉負書以先其意或垂善誘使得登其門假以

溫之顏賜其清朗之夢大觀
次及作文之利害然後陳自一
告退瑄之願也未敢忘也若其
番劇法曹舍人聞詩禮爲人子
有秩序聖君在上何人不欲如
左右所器亦願起自燕國門下
貧多言妨塵宴私憂危失措儻
數字之荅加一介之使則相國
照微軀價傳多士輒飾瑣貌以
候軒車

上裝度相公書

元稹

通州司馬元稹謹再拜獻書相公閣下日者相公之掾洛也稹獲陪侍道途不以庸妄話及章啓則竊聞閣下以文皇勅起居郎其居安忌危四字於笏爲至戒今陛下當晉武平吳之後閣下即其征而還安孰甚焉忌豈可廢况今四邸並開掃門之賓競至碣



餘診東身之款未堅則推食埋髮之意可遽移於高枕擊鐘之
矣且得人則理之談實老生之常語至於切近猶飢者欲食不
惡熟俗而不言也若積之末學淺見又安敢引喻古昔於閣下
憶得近日故裴兵部之約人也甄辨精淨號為名流及其為相
構置羣材使梁棟榱桷咸適其用人頗隘之至於激濁揚清亦
所愛愜是以稟政不累月閣下自外寮為起居郎章相自巴州
制誥張河南自邕幕為御史李西川自饒州為雜端密勿津梁之
地半得其人如故韋纒如積等私於疑礙置於朝行者又十數然
後排異已之巨敵引順心之至交當時一二年間幾至於奸無蹊
隧而正有以本矣及山東參作上以兵事諮之則對以禁暴息人
之外不能有以佐震耀是以樽俎之謀不專於廊廟蓋廉善精微
之士素熟於心習而汎駕乘桴之材未嘗量校於左右也此於閣
下今日之雄材大略為短矣然而即世之後雖無李憲立之思
而十二之門將相流名御事多其引其也野于皮叔牙之功

不細矣日者閣下方事漸務獨當鑰鏡內幕於計於事舉議以
追轉信拔呂蒙為急務固非叔孫適薦儒之日也今身動既建至
化方行亦當念魏鄭公守成之難而三復文皇帝思危之詔乎以
愚揆之欲人不怨莫若遷校之有常欲人之竭誠莫若救拯於焚
溺何謂有常而不怨以省言之由後行為前行以臺言之自察院
轉殿院苟不如是則怨矣苟能心是何怨哉何謂救拯而竭誠旗
又不敢移之他人借如小生之愚且昧也固不及班行之中輩又
敢自讓於郎吏之末者邪向使元和中一年為拾遺二年為補闕
不三四年為員外又三四年為正郎則宰物者雖朝許之以綸誥
暮許之以專席厚則厚矣遽責有隳肝瀝膽同廝養之用力亦難
哉及夫為計不良困於羣議者十年矣苟有舒其肝脾置之趨走
者又不敢愛氣力恡心骸於和扁也是猶龜鼈之有水鳥獸之有
林何嘗愧於水木苟或繫石龜之鎖而樞之其或放之投之者則
必啁噍顧慕以報人報其於難也今天下病溝瀆困籠檻思閣



下藥之養之投之放之者豈特小生而已哉且曩時之室閣下及小生者豈不以閣下疏有是家忌危之字爲抵忌對上以河南掾尉非貶下爲說乎向非裴兵部一二明之則積終老於貧賤固其宜也儻閣下猶二三年遲迴於外任則少陽激望之際固未得奉惶惶之命以周知其巢穴當元濟討除之始又安能定已成之冊於上前排未亡之疑於衆口哉今天下能不有萬一於閣下之才略而由跼足怙脅私自憐其有志力哉況當今陛下在宥四海與人更始特降舍垢棄瑕之書且授隨材任能之柄於閣下閣下若不能蕩滌痕累洞開嫌疑棄仇如振塵愛士如救緩使恃才薄行者自贖於煩辱以能是忘者驛力於通衢上以副聖君威與惟新之德次以廣閣下常善救人之道使千百年外謂閣下與裴兵部爲交相短長亦足爲賢相矣未盡善也且夫當陛下肇臨宇宙之初與得天久照之後愈光明矣安有裴兵部拔羣材於前則盡行閣下拔羣材於後則盡廢以閣下沐浴恩波之始與徽猷克壯之秋愈汪洋矣又安有救裴靈之罪換禹錫之官則盡易天下窮滯行漢汗之條目則爲難積難至愚未敢然也積自十年遭多故每欲發書故舊尚不敢盡陳其情豈不知千宰相有不則罪邪熟自付之與其瘴死絕妻自題不遇之榜比夫摩挲厚重俟危言之刑無異也聊因所善緘獻鄙誠觀企刑書不敢逃讓不宣稱頓首

上鄭相公書

歐陽修

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助教歐陽修謹濟沐緘書再拜謹陳子弟獻於相公中衢之車下庶及乎閣下當今主上聖哲輔相賢明可行已行可止已止其或未行未止非不知也非不念也未可行而未可止也其愚蒙欲陳所知則在知之之後念之之內矣亦何敢言今斯有言自言而巳人有百行脩萬事情內扣潛鳴外聽无聲非不願用而人不用非不願旌而人不旌雖和平之代至老至死者相公以爲有之乎某將十有十百有百千有千也何以告知自



近之耳某嘗讀論語得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傷時之學者不由所學務所學也某不敏傷切如之况稟羔羊鴻鴈之性未資訓導而敬順和合乎教者十或四五絜身畏人負拙自守始以孝悌忠信約禮從儀人生合爾博聞遊藝行義修辭人生固然殊不以有爲而爲也幸屬昭代以此官人敬趨條目遂希銓擇五試於禮部方售鄉貢進士四試於吏部始授四門館助教職職以釋其詞不唯平野難哉夫人百行庶幾萬事留心不仕則已仕則冀就高衢遠途展其素蓄垂名于後代播美於當時匪徒利斗粟希片帛救寒暑給朝夕也所以利斗粟希片帛者不能無之其將百行庶幾萬事留心之流有所分別某非斯人之徒歟其慕彼人之徒歟企夫高衢遠途也噫四門助教限四考格以五選十年方易一官也自茲循資歷級然得太學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四門若如之則二十年矣自茲循資歷級然得國子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太學若如之則三十年矣三十年間未幾矣

高衢遠途矣况先三十年孰知存亡哉其或素蓄高名在重泉之下矣付已方人所以知百行備萬事精內叩磨鳴外聽无聲非不願用而人不用非不願旌而人不旌雖和平之代至老至死者十有

百有百千有千也嗚呼今之高懸爵祿廣設名位實大乎德行與乎能事也德行也者孝悌也忠信也不可於公堂斯須而得試也須漸乎父母昆弟之言公乎州閭鄉曲之譽在三江之南孝悌之言无由溯朝廷之耳忠信之譽莫得通闕下之聞也能事也者秉持也應奉也不可虛處無任而得呈也須形乎政令裁制之庸著乎役藝使才之致某冗官也政令裁製一月兩衙之謂役藝使才二道陪行而已秉持之庸不可形考課之目應奉之致是絕著選能之見也縱有頽閔之德游夏之學宰我之政夫子之文章其於是也但父母昆弟自相知州閭鄉曲自相許於海隅嶺徼其奈拳拳之身何夫大田斯稷而有遺秉則滯穗也萬秉稀一萬穗稀



一莫豈遂當其一乎且天地也命之壘必與之羽翮副其巨細使
得飛也命之足必與之蹄蹠稱其短長使得行也若命之翅而不
與之羽翮與之而巨細不相副飛則墜若命之足而不與之蹄蹠
與之而短長不相稱行必顛命適遺之墜與適遺之顛則如無命
無與也其庸愚不知造物之言者示之則不之怪其明賢深探理
源者其謂天地何且邦國也勸人以德行用錫之爵祿必契其分
量使得行也聳人以能事用錫之名位必權其輕重使得榮身
也若勸以德行而不錫之爵祿錫之而分量不相契道則辱聳以
能事而不錫之名位錫之而輕重不相權身則辱勸適遺之辱聳
適遺之辱則如無勸無聳也其庸愚不知政化之言者視之則不
之怪明賢深探理體者其謂邦國何某代居闕至于吳則絕同鄉
之人矣自吳至于楚則絕同方之人矣過宋由鄭踰周到秦朝無
一命之親路無迴眸之舊猶孤根寄不食之田也人人耘耨所不
及家家澆灌所不霑其灌乃除故成乃華夏者一天至仁之膏澤

齊地无私之陽春乎相公爲上天之霖雨佐厚地之發生也何以
處某焉夫舉善不遺於微陋用能必盡其材器眞宰相之任也自
唐及虞有其人自夏及商有其人自周及秦有其人自漢而降无
代无之洎國朝歷歷可數也相公能以其爲手下監觴乎似善斯
升眞善以至似能斯拔眞能以來古人行此天下歸仁也相公行
之哉行之哉今則猶古筭度途遠蒼黃浩天其惶恐再拜

上宰相書

韓愈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
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
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
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
長百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
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多之之辭也言
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以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



曰汎汎揚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者載也沈
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
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
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
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
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沈
沈箭天下之材皆歸於我豈非難哉難哉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
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
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成其業則
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其所讀皆
聖人之書揚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言
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約亦持有感激怨懟奇怪
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恃於教化妖淫便佞講張之說無所出
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遊其可

望一畝之宅其可懷遠違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亂不得食寒不
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以爭矣之勿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
老農老圃而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
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
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
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脩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
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苦不往告之而
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
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鴻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
守汝則念之弗協于極弗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余攸好
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
子不逆之矣曰余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
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
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脩已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



者非苟役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已之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於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其自進也抑又聞之上之化下得其道其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矣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遺逸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儒士于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之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間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煖飲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俗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纈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長短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此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

稍進其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隨昧唯恐闕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辭焉而薦之於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愚闇窮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峩峩焉纓其冠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必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士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揆其常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辱賜觀焉于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遁逃不知所爲迺復致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



之求也 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嗔呼而望之也將有
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惡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
而望其仁人之救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
兄弟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惡苟不至乎欲其死
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曳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
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俞之強學力行有子矣其愚不惟道之
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
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之
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於水而獲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
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為仁乎哉不然若俞者亦君子之所宜
動心者也或謂俞曰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
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才能不足當吾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
在上位者為之耳非天之所為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閣尚有自
布衣裳袖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

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關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舉
敬者而曰不可平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
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察焉俞再拜

後二十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問下愈聞周公之
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念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
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奸邪諛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
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
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脩理風
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濡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
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
所輔理乎化之功又盡文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
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
復有所訂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



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以不
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句
知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規則將不服食與冰矣豈持
哺握髮爲勤而止哉惟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
功不衰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奸邪讒佞
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
豈盡實貢天災時變是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
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
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
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
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
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
書冊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閣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
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
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也者以其於周不可則于之也

魯不可則去之於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楚也今王
下一君四海一國捨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前
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日養而不憂不
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
知愧焉書函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
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贖冒威尊惶恐無已
愈再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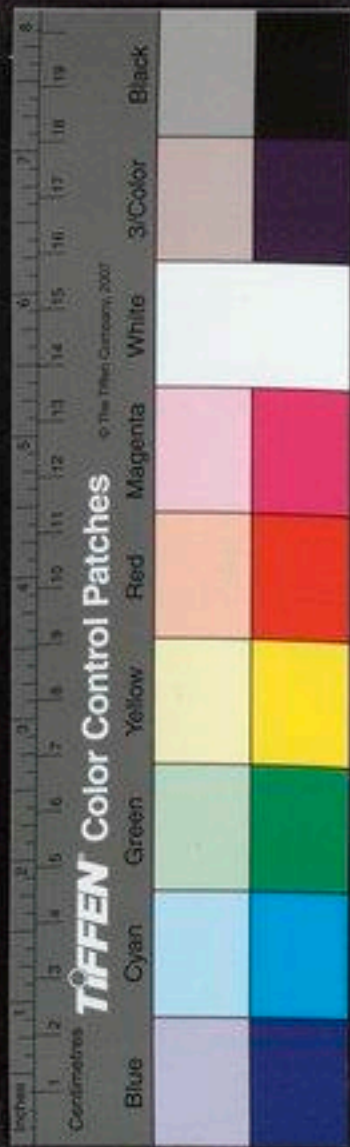
NATION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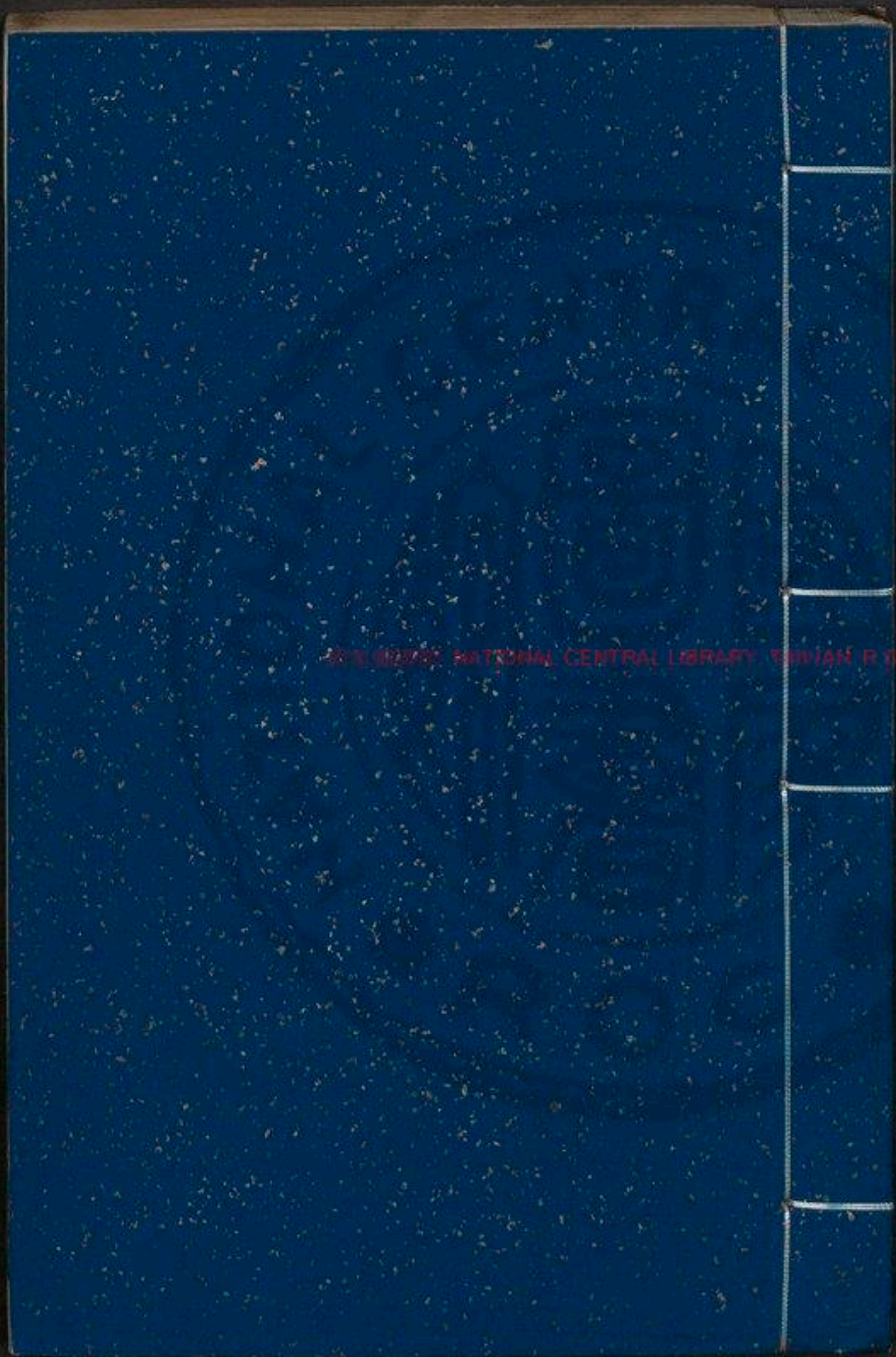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on a lined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the texture of the pap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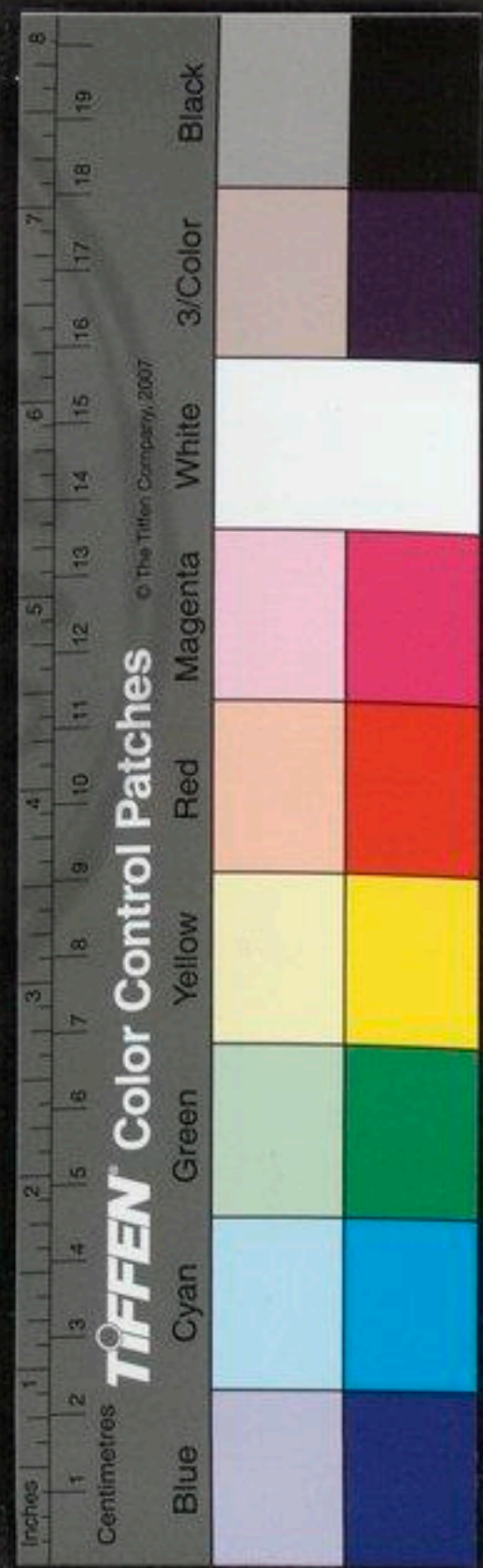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INDIAN R.I.C.





3496080 v.22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十歲附摠一十五首

自薦

吳興姚

鉉

纂

上王僕射書 虞肇

上冢官書 沈亞之

上座主書 劉軻

上李侍郎書 王昌齡

上中書樞舍人書 陳皓

上中書樞舍人書 邵悅

上李諫議書 沈亞之

上雍州高長史書 李嶠

與韓荆州朝宗書 李白

獻南海崔尚書書 劉琬

上節度使書 房魯

與京西節度使書 韓愈

上江西李大夫書 皇甫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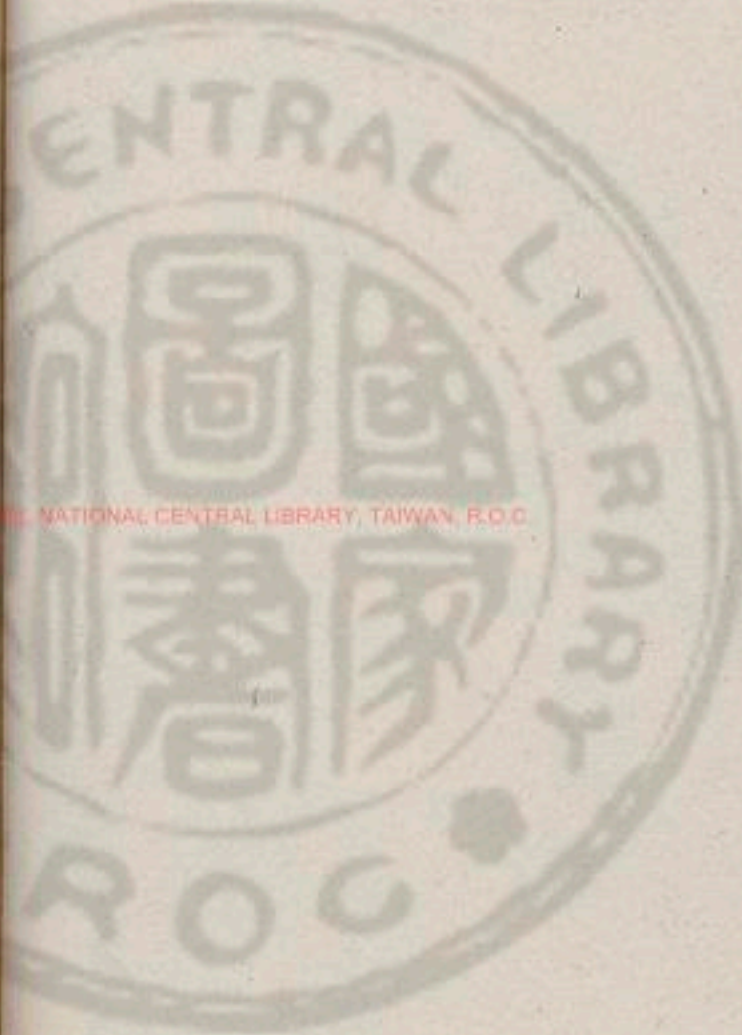
上崔華州牋 李商隱

與京西幕府書 劉曠

上王僕射書

虞肇

天不自明垂之以日月聖人不自理付之以公卿日月所以成天



之文者無私照故也公卿所以成人之文者無私心故也蓋天之
明行帝之德是公卿與日月同體者也然日月未嘗私晝夜以序
明晦以時人生而戴之固無驚懼耳目延頸企踵而望之也及碩
人重德恢宏綱於將絕時人莫不拭背假聽俟其聲明矣如是則
又雖與日月同體與人望之心過之也伏以文物之勢業乎將頽
聖上一旦惕然思高祖太宗經天緯地之勤基美於千萬世其術
祇在乎人文之中人文之中則不論擇士之賢否也故度天下之
德莫重於僕射計天下之善莫深於僕射觀天下文章莫富於僕
射兼是三美然後詢於廟堂之上使諮於僕射俯而蒞之其實不
啻若移泰山之重以鎮之也夫如是則漢於貢士者何敢造次而
進哉某本孤賤生江湖間自知事已來竊有微尚窺與索幽久而
不疲垂二十年以窮苦自勵伏念當太平之辰不預兵役農商之
任得盡其志則將欲發其身大其家盡心於明時以竟其歲也乃
志多士林之中及來蓬下再訪昔賢遺蹟於時而發於事至於行

之者未必盡賢火之者未必盡愚意謂隨天下貢士且進且退可
以無咎今乃不意遇聖君賢相以僕射為日月照臨多士莫不屏
氣攝息人之自咎若抱罪戾其在王門公族少讀文學尚為憂惕
啟僕射之德極于文機其必得天下苦心之人而進之然後優游
盛明為臯為伊以茂生植者也不然豈至於是逾二十載復在之
乎是知天啓德於僕射在此時也某於此時若不得循藉以窺則
是終身無竊望之分也敢布愚拙伏惟特以文之光明而俯燭之
幸甚幸甚并獻拙賦一首辱冒尊嚴無任慄慄之至

上冢官書

沈亞之

某伏念傑木之生大長越倫足谷肩山而大谷不足以室其根長
竟不足以帷其華天之所惜其體若此豈不使皆獲其所文而藝
乎用及其不偶也徒見摧風枯霜蒙煙老雲而已夫尋常之材也
幹不丈枝不尺而葉縱其根不能躡土之膚生不十年各獲斤斧
之製以就用何者受乎庶氣故易長于極成為衆用故易售于工

其在林居朽扶策木意自得仰視傑木不見其相與笑其兀枿而無用及一旦遭遇得升賢工之所思採而飾之跨二礎而百棟賴負若是脩材巨榦非易自致也賢工良匠非易能容也今閣下抱多能之強德動輿智詰可謂遺時也負難戴重橫於所安可謂得任也如能察出類之材異日處之然後次衆材備於百常如此則賢工之名可以自有古者賢士之居位也沐垢不終湯充飢不竟飯中輟而起畏日不足是皆探善於衆能思致其爵養良士之道也今則不然爲公卿大臣者必嚴居深視以自視養其所進者惟柔氣緩言警視而巧諛然後謂之厚德故以多識爲誣博知爲強遷善爲流立節爲詐是皆斥而莫得稱也及一日操尺墨樞物機茫乎不知其所從使左右庸胥因得侮而役之彼非不欲自勝也蓋事業之所報固然今西戎邊燧移兵寇邊仍歲不已山東盜卒殺辱守吏未聞其歸誠可嘆也即如主上求其往而爲理者閣下度之公卿大臣而誰擇乎其誠不肯上歲再官不逾九品之列陶

心研慮謀古臣贊輔之所以爲化至於得賢賢亡其私而不同此則得之於性天酌巖賢旅聖之所以立言至于書得夫備理亂敘往紀來此則得之於文矣學名將霸師之所以整暴亂至于奮旅陳師圍會百戰之狀離如鷺鳥合如疑雲此則得之於師矣是三者皆業于根然後緒其末非無所望也亦思願爲一從材戴橫傑之梁立巨礎上顧世持斧之士安足以慕哉某聞戎鏡包陽當日而瞻之則能延燧興火夷陰而視之何異一規之幽詞邪而誰寤者而誰寤者夫其應則生某亦蒙矚於光下以其所抱書詞多鄙又不盡志付觸清嚴罪無所道謹再拜

上座 上書

劉軻

軻今月十日祇奉榜限納雜文一卷又聞每歲舉人或得以書導志軻惟顛魯狃諫山野未熟去就悚惶惕息伏惟寬明少冥心察納軻伏見今之奉士競取譽雌黃之口而知必也定輕重於持衡之手雖家至戶到曾不足裨錄兩苟自低昂已定乎徇已者之論



是私已於有司非公有司於已也軻也愚敢不以是規軻本沛上
耕人代業儒爲農人家天寶末流離于邊徙貫南鄙邊之人嗜習
詭味異乎沛然亦未嘗輟耕捨學與邊俗齒且曰言忠信行必果
雖夷貊行矣故處邊如沛焉貞元中軻僅能執經從師元和初方
結廬于廬山之陽日有莢夷奮築之役雖農風凌雨亦不廢力大
耨或農圃餘隙積書窻下日與古人磨礱前心歲月悠久濡成書
辦故有三傳指要十五卷十三代名臣議十卷翼孟子三卷雖不
能傳於時其於兩曜無私之燭不爲墮棄矣流光自急孤然一生
一日從友生計裴足而西京邑之大居無環堵百官之盛親無瓜
葛矣夫何能發聲光于幽陋雖不欲雌黃者之所輕重豈不欲持
衡者之所斤銖耶此軻所以中夜憤激願從寒士齒庶或塞芳入
幽不以孤秀不擿揀金于沙不以泥土不取閣下自謂此心宜如
何答也嘗讀史感和璞之事必獻不至三則不至再必獻不至再
始幾乎無則矣

軻之爲軻亦一定律也者無不備也
四輩之望而已矣亦宜實公器而荷百禄豈祇區區世人所哉
軻也生其微末苦乎魚鳥爲微物猶能依茂林清泉以厚其生
烈體乾剛坤順之氣不能發跡於大賢人君子之門乎軻再拜

上李侍郎書

王昌齡

拜手奉書吏部侍郎李公座右夫道有一昌齡有心明公有諒三
者定矣而又元氣潛行羣動相鼓乘時則利遇難則否斯亦分於
數矣今或者譎觚旁礴以爲已任發心中中無不通雖大愚之
人猶知不可况賢智之士乎茲數者如昌齡之心非不知也明公
之鑒非不明也惟明公能以至虛納惟昌齡敢以無妄進故未便
絕意願就執事陳之若明公以爲隅曲置之度外則昌齡未識定
分爲向時之客乘時不利動則遇否至虛不無妄不進是使天
下之士永絕望於明公矣豈獨小人哉初聞明公克舉大體不尚
小節竭智附賢實道異數亦已確鎮外物翕然有歸於是窮居獨



明末用之士將通幽貞千里未審明公何以待之夫夷吾窮困樂
殺羈衣孔明躬耕子房養志此四賢未遇之時則乃不滿意固不
能免首跼步與衆人爭得夫於吏曹之門就使四賢生於明時無
所限用則下士之不若也亦當與衆人四方而來踈於明公之門
未審明公何以處之伏惟明公居堂上之陰知日月之次觀堂下
之士知四方之賢若者終不自若也伏惟明公熟察焉天生賢才
必有聖代用之用之於天子先自銓衡則明公主司天下開塞天
下之所由也可不慎之嗟乎持衡取士專在文墨固未盡矣況文
章體勢其多面焉苟不相容則大迂闊一時不合便即棄之伏恐
傷鈔顯之明結志士之怨吁可畏也又有仄仄無明精誠洞物大
不短小屈於章句蓋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君子行焉廉斯人
也夫訥自守默然而退明公不以爲賢是小人敢正顏色鼓喉舌
欲伸大直於明公能容之否所爲直者如何明公若以爲羣區一
以自有常式富貴高懷自莫下視則明公何以異近代合古人聖

惟高賢雅量在小子亦知之矣明公昔未居此任也嘗曰伊人也
棄正任巧我爲宗臣必將革之操持升降正在今日伏願審運心
錢俾無逃形振拔非常以資天勳乃明公論別振拔者亦靡摩亦
審必將逆進其類以光王國自適及遠其誰曰不當任乎一爲元
龜自可數千百年不衰其政矣敬之無任使小人之口波盪振駭
君子聞聞以俟賢後昌巖久於貧賤是以多知危苦之事天下固
有長吟悲歌無所投足天工或闕何惜補之苟有人焉有國焉昌
齡諸攘袂先驅爲國士用禁絲之務最急之治實所甘心昌齡豈
不辭置身青山俯飲白水飽於道義然後謁王公大人以希大遇
哉毋思力養不給則不費獨坐流涕歎我負米惟明公念之直料
不得不謀其始夫惟明公深念之投報徇義非一言所能盡也昌
齡常在暇日著鑿略五篇以究知人之道特俟後命以贖清塵

上中書權舍人書

陳喆

春雷作龍蛇不安於蟄戶賢人用君子思奮於康衢時至氣動而



不知其所以然也是以小生區區願有所陳伏以今之獻書者語
取士之得失揚盛烈之弘懿多矣刀尺之下固當有在小子淺陋
自陳所抱曾不逆意何敢妄有稱謂以成繁文哉然而志苦者聲
必哀氣直者辭必端苟察之不惑聽之不失則伯牙不碎琴卞和
不泣玉矣閣下宗文祖德名全道著執贊循循如帖者固多焉門
屏故人非敢自適前者病中求拜輒以愚弱自疑猶記與善謂遇
長者之眷固無戲言孤負知見踟躕地無措衣化京塵星霜七周分
綳委運方理 錦策適有一外關舉解至翎羽之類志氣由存欲就
明試不能自沃友人樊生之謀曰足下典元宗簡不與他解就
試明主足下其審處之李行舉者不然使吾子爲主司如君之負
辱者將爲伸之乎姑曰伸之行舉日就試可也有姚叟曰夫道窮
而心泰者神典之俗愛而志定者義歸之時之通塞非智力所及
吾子處否若泰不改其守久矣今 以公用駭拘俗吾子賢
准陰之辱非信信難也不駭 益何有於衆人哉姑曰惟欲聞後

上中書張舍人書

邵悅

命矣嚴考功之納獎衡中以爲此衡此得衡無後同衡易天衡
有遺恨故開一人之數以容之人到一今不謂衡泰一第而謂嚴
得主司求人之義也伏想閣下虛求當甚於嚴也小子焉敢有希
於衡哉懼畏不敢多陳死罪死罪

某白一昨猥辱面奉徵及玫瑰弊靈所有敢不供上輒獻數本惟
恕其非多此物嘗開花明媚可置之近砌芳香滿庭雖萱草忘憂
合歡蠟忿無以尚也夫花卉以明媚芳香之故閣下不憚煩以採
撥則上之有才者必將盡力而搜求人人相賀皆有望於明
公矣某猶慮花卉移植之際或有天闕其生詢樹藝之吏求長養
之術叟曰以吾鄙見先務及時弟能當春徙之度地居之順其陰
陽遂其成性根莖未因擁之以沃土枝葉未茂溉之以寒泉則扶
踈鬱映紅芳可得而翫矣觀叟所爲其理信然然誠以擁腫之姿
願附於玫瑰之末擁土溉泉非明公而誰良時在茲無或遐棄不



宣其頌音

上李諫議書

沈亞之

月日將仕郎守秘書省正字沈亞之再拜貢書諫議閣下某常有混類之悲不能自致其拙也甚矣故祥禽之類凡羽而凡羽混之神芝之類腐菌而腐菌混之嘉蕙之類焚芻而焚芻混之非獨混之而已亦且蒙其芳而奪其美何則善寡而凡多故也況世俗之日幾能於此而別白之者寒暑易轉是皆非金石安能自永於時哉一夫其顧以為類混則終從風雨而老矣可不痛之輒假所喻願賜終說幸甚楚王之鼎食十有餘年而王體不肥左右者懼王曰膳之不能味吾之鼎也國人亦曰膳者不能味王之鼎也更逐膳者九十輩益不味王恥乃令國中曰有能使吾鼎之味調和以安吾體者寡人爵之三公楚里之處上賢聞之應令而起者老弱袖而趨之曰往矣即鼎也然王曰仰未於君君何以塞之對曰工必以鼎授我我力甚優夫治鼎之職約水燂薪爨火以觀文武之

此其功也王之體不肥何待楚老曰斯固也夫長為維蒿循戶而唱祈其售者偽十九焉是椒桂之質類而馨辛不為也梅醢之質類而苦酸不為也鹽醢之質類而醜鹹不為也皆具而不為茲一旦集而會之鼎則必空虛矣君焉能豫是之力以成於王也前膳君之智足以樞物才誠能儲其真蓄其當以給其用則後之辛馨之才醢醢之具必越海逾陸而趨君之指矣斯百代之准也豈但肥楚王之體然今閣下既以游泳道德蓄儲助味之具必有素也然紛紛之真偽而清悟能無勞乎小子誠不足奉應對不得謁見久矣願因左右者召稍延于前獲進所語幸甚伏惟降察不臆謹再拜

上雍州高長史書

李嶠

八月十五日三原縣尉趙國李某謹再拜奉書長史明公執事嘗



聞諸師曰易稱君子或出或處蓋君子以時消息從道汗隆故其
處則閉重玄坐虛白龍盤鳳峙桂郁蘭芬下生川嶽之氣上發星
辰之象其出則搖景光吐文質風雲相召日月爭明撫八翼而登
太階提七星而酌元氣夫然故終始亨吉進退利貞當休明之
期推去就之分滄州密邇未徵嘉遁之文閭闔洞開不列亭衢之
步顧嘗希什尺寸徇祿斗升胥僕之與邇奔走之為役糞塗塵垢
之下踉蹌藩籬之際區區短懷亦云可見矣抑貧賤定須降志顛
沛不可違仁是用終夜九迴一朝三省懼斯言之或玷將細德之
為累至於有文無言之政得王褒寶之談服以周旋庶乎聞達然
以守其愚直任此拙難入門無為言之侶出谷罕求聲之援生平
琴曲惟以下調相哀疇昔朋遊詎有中人見識誠不幾乎幽蘭芳
蕙實有愧乎枯木朽株自復忝微班預聞賤事佩紛綸之推訓承
蕭穆之清塵有日矣亦曾越巖序場下風布口吻之芳音候眉宇
之陽氣而堂上百里嚴明無微器之因門下三千毛遂之出處之

心雖願心膺進款誠雲漢金龜風流遠逝天香果有能不以彈
劾之食士實難盡誰知執天工此昔人所以慷慨於神交設劾
於知己者也伏惟君侯日門翔照天池撫翼厨門銘鼎庭列歌鍾
吐聲聲之言植堂堂之望列陽春樹開四照於詞林洞延秋水清
光流於心鏡若夫標直度重權衡物理蕭公畫策不深弘遠之規
孟子持壽未極精微之數考若登閣排玉堂利見九五差蹤二
八或奏昌言伏丹殿而心谷乃迴天獎憑紫樞而目送南宮秘署
出入生光西京神輔托摩成俗固已羽儀振鷲輔漢章龍者焉下
走家本燕南君侯昔臨趙北負壽懷刺方致維桑之使貫帛翹車
幸枉錯薪之薦愷悌之慈小洽敷腴之好不忘洎解榻中林易費
下邑希光東壁猶足貧女貧鄰數水西江非復達人前惠鄙賤之
言未敢提獎之恩已別昔時舊拜早得因地而生今茲桃李翻以
系言受葉豈非時亨其會即塞其通者乎今餘袂無終解巾有日
必當歛襟初服步拙後塵何去何從罷龜策之臧否自開自落任



天地之策枯心卷舌益年減影削跡不干執事之紀無煩左右
之聽徒恨勤誠累歲而丹墀不通服道滿年而白頭成諺所以低
以深廣損益下乾坤所以光大是故虛已之求有屈位而申道
更接之憂或開懷而受物若乃崇峻宮垣荷輪闈與使爲聯之目
誦逾深而照窮仰止之心限彌高而望絕御賓以之失位尊客以
之無門將恐慕義之夫思爲黃鵠之舉企景之客不作真龍之遊
孰君侯重古人之風申國士之分假其白璧之契接以黃金之言
不忽當乎要之卒歲則重如熊掌府中饒更義之賓輕若鴻毛節
有徇主之士敢薦任安准君侯擇焉

與韓荆州朝宗書

李白

自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何
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
奔走五歸之一登龍門則登雲閣下倍所以龍鳳通之士皆欲收

名定傳於君侯君侯不以富貴而駭之我賤而怒之則三千之
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
五好劍術偏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若七尺而心
雄萬六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此疇囊心迹安敢不書於君侯哉
君侯制作伴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
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
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題品便
作佳士而今君侯惜階前益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
邪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
濤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爲侍中尚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
薦嚴協律入爲秘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之徒或以
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
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
儻急難有用敢效微軀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畫畫安能

自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彫蟲小伎不合大人
若賜觀藹竟請給紙墨兼之書人歟後退掃開軒繕寫呈上庶書
萍結綠長價於薛卞之門幸惟下流大開裝飾惟君侯圖之

獻南海崔尚書書

劉琰

所謂大六六豈天使為之哉以其進為天下利退有百世名顯為
諸侯師默成高世法而已為退默石為避人得時而退默者自進
為進顯者為必行不得時而進顯者失志以雄才盛德不可不兼
其時故無其時不可行也有時而志未達又不可行也志達而未
信於天下又不可行也上位之人有不可故下位之人有踰垣塞
牖而自遁者又豈惟退默而已哉方今天下百姓不敢爭步畝四
夷不敢犯守陲自元和已後國家不傷一夫不亡一矢雖有豎子
弄兵嘗無筋穿皮竄之患尋已誅伏然而閣下不謂無其時乎昔
雍丘不能以才遠求討吳蜀以自試班超不能守其家儒然後得
官校尉文京之不遇清世不克錄其失而懷甲曹也今則仕由

金珠貝甲脩牙文犀之貨非成德廉名國家常重其久閣下不謂
以天下之道自負以不知已故賂媒請介則不為守其時乎
有所自棄故退默者不得不自進矣閣下以為時乎未可乎嗚呼
埃之生於今二十四年雖天有南無可置其門雖天有東不得開
其序伏臘不足於糗糧冬夏常苦於輟濕然而因時著書十卷
自謂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後不有得於人必有得於鬼神今則
力疲而天下天日暮而郵舍閉今閣下則論垣塞牖而已雖然當
閣下進為天下利而又顯為諸侯師之時奈何得有踰垣塞牖之
說乎故先自棄南無再拜不勝懇懇窮泰有時未可知也謹貢舊
設刺書一卷以其最近於情雜歌詩共一卷以其頗有逸事伏惟
周賜觀覽無憚慘矣

上節度使書

房魯



今之君侯垂金印結紫綬處內則堂皇傲仍侍婢始然衣羅綺鳴
環出聲態者累百居外則戟列重扉介夫毅然執弩矢擁鈇鉞
侯指令者數千君侯目視飛鴻氣如橫蠅而貢士布衣有塵飢童
無色蹙蹙竭屨而來干謁誠志業不忤氣容自若且以干望為心
亦不能無愧其望非望飲釀鬪肥被鮮曳華指捷乘駿也所以望
者蓋砥行立名之流非附青雲之士焉得施於世其愧非愧布衣
糲食僮飢寒驢也所以愧者彼何人也予何人也夫賈居闕屨燕
其貨物侯有求者雖巨人必恭然而請賈人言其直則高之曰必
若干乃得求者率不能小減而市矣及其人持物貨歷戶而自唱
曰某好物某好貨其將市雖小兒童則睨然視之問其直幾何其
唱者且乎其直必愈卑之十七八歲耳誠金玉其物貨祇以盜有
而寫置為宜然何以至是彼不求此望售也士之干人亦然士非
不能隱山林履麋鹿脫俗姿態又思孔子干歷削逐如此而不足
以求行道學孔子者人亦得效然則亦不待

之人能趨求貧賤之人人必不謂假聲勢也又不謂謬依也又不
謂利也貧賤之人趨求富貴之人而大謂之假聲勢也中謂之謬
佞也下謂之利也且見自書傳稱說當時英豪智能者或云禮士
或云愛容或云薦寵後輩及言窮約節義者則不過不諂於富貴
不惑於貧賤而已今之君侯不惟其不禮士不受容不薦寵後輩
蓋無意趨求貧賤之人貧賤之人趨求之往往得罪過不一二而
已惟閣下有古英豪之氣必能招來窮困者大道之行則澤布四
海矣不則雲卷一丘閣下識某之心非有誤於閣下而云云其說
閣下且視之為何如其理豈不然邪他侯盡於糜穀之前某再拜

與京西節度使書

韓愈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
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
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而
先後相資也今閣下為王爪牙為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



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慮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
是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赫赫乎洗洗乎功業逐日以新名
聲隨風而流宜乎躍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
願馳一傳或願操一戈納君於唐虞牧地於河隍然而未至乎是
者蓋亦有其說云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
言其事閣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閣下夫以貧賤
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
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
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
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欲
求待士之道盡於此而已矣欲求待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採之
而已矣精鑒於已固已得其十七八矣又博採於人而百無一二
遺者焉若果行是道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閣下之功德矣天
下之金石不足頌閣下之形容矣愈也而長之士之生於世而

白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嘗以天下之
安危在邊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此都徘徊不能去者誠院閣
下之義願少立於堦墀之下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
進者誠懼閣下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
故先陳此書序其所以來之意閣下其無爲狂而以禮進退之幸
甚幸甚愈再拜

上江馬李大夫書

皇甫湜

居蓬衣白之士所以動身苦心矻矻遲遲出其家辭其親甘窮飢
而樂離別者豈有欲事或爲守道而求知也有位之人所以休聲
茂功餘光保大不絕動而窮名者亦無異術焉樂育材而得人也
人無所知雖賢如仲尼窮死而道屯泥其下者乎未得其人雖聖
如唐堯水不仰而凶未去泥其下者乎故上之於人下之未知相
須若此之恐而相得若此之難者何也蓋以在位者居高而聽深



在下者行卑而迹賤其事勢不同出處相懸故也況乎上之人負其位不肯求下之人負其才不肯屈此其所以相須若此之急相得若此之難也況自學聖人之道誦之於口銘之於心徒恨今之人待士之分以虛華而已今之士望人之分以毫末而已上下相鼓波流相翻包持行者渾衆人抱奇才者乏卓識智與愚相渾古之道不行是以役役棲棲僞鬱鬱而無語竊以閣下以周邵之才居周邵之職獨智傑出孜孜以下問夜接而博觀自江而西沈潛液澤傳之天下汪洋喧鬧是以發憤而來非有他也欲以望閣下之輝光窺閣下之深高下摩象傑之風以快平生之心耳伏惟降其尊嚴而省賤之哉其可否則去就之無以其淺微察其辭觀其志而不錄其罪幸甚謹獻舊文十首以先面贊于犯左右惶懼于旌門之前

上崔華州書

李尚隱

中水閣下愚生二十五辛亥五年潤經書十年壬寅朔始開長卷

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邪蓋愚與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繫今古直揮筆爲文不受揀取經史諱忌時世百經萬書異品殊流又豈能意分出其下哉凡爲進士者五年始爲故賈相國所憎明年病不試又明年復爲今崔宣州所不取居五年聞未嘗衣袖文章謁人求知必待其恐不得識其面恐不得讀其書然後乃出嗚呼愚之道可謂強矣可謂窮矣寧濟其魂魄安養其羸志成其強拂其窮惟閣下可望輒盡以舊所爲發露左右恐其意猶未宣洩故復有是說某再拜

與京西幕府書

劉蛻

漢武帝聞于虛賦初恨不與相如同時旣而復喜其人之在世也若然者居蓬蒿而名聞之於天富貴固不足疑其來爵土固不足畏其大今按其本傳云官則止於使者居家初則其貧嗚呼有才如相如者好才如漢武帝然而不達者蛻知之矣于時武帝以



四境爲心中國耗弱爵土酬於謀臣金帛竭於戰士雖念一篇之
子虛固不能減十夫之口食宜矣蛻也生值當時天下無事以文
爭勝得居第一獨蛻居家甚困白身過於相如者蓋無人先聞子
虛於天子今又不然使有聞之於藩翰大臣則其人自不廢棄老
死者也嗚呼時異矣事古矣相如之待雖遇天子不能致富貴于
今之時遇藩翰大臣則足以教相用伏惟執事以文學顯用士之
得失無不經於心謂小生之言何如哉

唐文粹卷第八十八

唐文粹卷第八十九

書目十一卷一十三首

吳興姚

欽

纂

激發八

上崔相公書 吳武陟

再答張僕射書 柳冕

上韋右丞書 劉蕡

與田將軍書 劉蕡

移陸司勳汚書 歐陽稚

與李激拾遺書 盧坦

移成均博士書 皮日休

與孺顏上人書 沈亞之

哀鳴三列國并

上李門下書 柳宗元

上吏部裴侍郎書 裴真王

代荀卿與楚相春申君書 劉勰

忿恚二

與吏部孫真外書 陳章甫

上安州裴長史書 李太白

上崔相公書

吳武陵



四境爲心中國耗弱爵土酬於謀臣金帛竭於戰士雖念一篇之
子虛固不能減十夫之口食宜矣蛻也生值當時天下無事以文
爭勝得居第一獨蛻居家甚困白身過於相如者蓋無人先聞子
虛於天子今又不然使有聞之於藩翰大臣則其人自不廢棄老
死者也嗚呼時異矣事古矣相如之待雖遇天子不能致富貴于
今之時遇藩翰大臣則足以教相用伏惟執事以文學顯用士之
得失無不經於心謂小生之言何如哉

唐文粹卷第八十八

唐文粹卷第八十九

書目十一卷一十三首

吳興姚

欽

纂

激發八

上崔相公書 吳武陟

再答張僕射書 柳冕

上韋右丞書 劉蕡

與田將軍書 劉蕡

移陸司勳汚書 歐陽稚

與李激拾遺書 盧坦

移成均博士書 皮日休

與孺顏上人書 沈亞之

哀鳴三列國并

上李門下書 柳宗元

上吏部裴侍郎書 裴真王

代荀卿與楚相春申君書 劉勰

忿恚二

與吏部孫真外書 陳章甫

上安州裴長史書 李太白

上崔相公書

吳武陵



日謹白書相公閣下昔者獲侍坐於東掖竊聞餘論吾之行已無遺事獨未能舉賢士大夫於朝為恨耳武陵誠恐不覺竊拊明哲之達必將與人同然猶恨爾時相公未得行其志今者生人鼓舞羣物九牧之士傾耳而聽拭目而視以為舉善黜堯之功相公亦塞其望乎昔者管夷吾致隰明寔感東郭牙無王子成於相公分職其務且曰欲理國者則五子存焉如土則夷吾在焉蓋不欲專其能也先相國居位旬朔而所舉叙十百人今不知相公所舉阿誰所黜阿誰自秋徂春非特宣天地無其人邪將相公有所待邪或則曰明主春秋鼎盛所好升平之畫未可為也此又常人之論無足徵者夫人君所好苟有所好何為不可假若主好政儻則正人其無政儻主好宴遊正人其無憲翰拔河者乎因好而致事將潛化或謂進或以烹醢來相公詎謂不然乎今兩河餘寇條貫未得之勞路投西戎猖獗三關可畏五城可憐河需可困運漕可罷相

公憂復道此而優游於朝更以歲月取賢相之佳然發於錢而出鎖乎生人可憐勲業可惜伏惟相公越羣士之宵旰姑為躊躇六下幸甚始從北來得邊隅之事謹餘別狀輕瀆嚴重武陵再拜

再合張僕射書

柳冕

辱還答知朝廷之事無小大難易一切言之言之輒從從乃中變故吾子言有進退之心誤矣夫言之不入諫而怒之國之患也言之輒從從而中變是可諫也又何患乎故下之說上患其志不固不患無時謀合於天即天為之時謀合於人即人為之時天且不違况於人乎伊尹負鼎俎五千湯其道乃行天為之時也商鞅以羈國三說孝公其功乃立六為之時也譬如為山累土過於九仞然後功就苟待天時功不成矣愚公者志欲移山必能移山故天地之心與人不少遠人能感天在於心耳昔犬戎滅周申甫復之無知亂齊管仲霸之晉室中絕王尊興之太平千紀姚宋挫之彼謀之如神即用之如神故賢人君子匡救時運有其才必有其志

王汲汲於私心誠在此也某每病此來之欲為丞相者馴致其道
傾人之望使必曰某公必為宰相自麻未及下而門已屬籍其此
豈謂導萬物之情狀達一人之聰明邪且一人之耳待宰相而聰
之一人之目待宰相而明之宰相之耳目亦資天下之士且曰是
何賢於我其言亦何補焉此殺梁子所謂上暗下聾也某嘗試論
之天下之形聲雖離黃師亦故不能周視遍聽閉目掩耳而欲
達天下之視聽不亦難哉故曰耳目在天下聰明在宰相故堯所
以寄耳目於舜禹時謂聰明文思之后焉朕不以天下為聰明某
不知其然此亦閣下之所醜聞也故某所徵前事而言之意者實
欲閣下踐其地使今之談者曰房魏道在吾君必為太宗矣區區
下情輒以此負心焉伏惟宥其愚而捨其所持意思幸某恐懼再
拜

與田將軍書

獨孤仰

天子賞將軍之勳目澤校額十萬軍卒給懸轡符佩黃金印賞
好官將軍之勳名可謂盛矣美矣然其內士人曰此功不又難處
且物禁太盛昔者周公以至聖之德致太平之功以成王幼少不
忍而去召公有不悅色何者勢逼不能無嫌故也夫以聖處猶難
況非聖哉故范滂當侯知其然去之而遠害昔者李斯為秦破山
東從擒諸侯尊秦為天子秦皇以為丞相仕焉秦廷之貴惟斯耳
斯知盛滿不行空為秦擒斬為漢誅趙魏破齊從尊漢為天子
漢裂土封王于荆漢將之貴惟信耳信不知盛極一旦董言被疑
卒受呂氏之誅彼一子可謂巧於為人拙於為身一子始有周
呂動卒受參夷誅何則由務進而不知退故今上封足下為公為
王為十萬戶侯傳子襲孫居為夔為龍出為相為又且今召公無
不從色足下豈不賢於周公哉夫今之遊宦者辛勤數千萬言得
一官俸不過三二萬數從僕不過一二人滿當寵戀不欲去豈
非顧其利邪況夫遭時變即據千里土權殺生柄不覺炎煥更變

歌童侍兒俳優不離前為樂萬方以娛情惟恐其一不歡無盡憂能
鑄其習豈不願留之邪顧其勢不可是以去故亮議天下而長有
天下孫叔敖不悔去者三顧將軍無受吳張玄之說納馬援鄒陽
之策忠留侯陶朱之舉悟韓信李斯之惑立竇融河西之績覽郭
馬李高數賢之事稽叔敖三去之美昔蔡澤之說泥雕也引鞅起
踵以繫奪其位雕受說而歸相讓澤非不知澤情而受市也蓋審
理必然今某來非縱橫時豈澤之徒賦既非奪位而來又豈欲騁
口銜世直以惜賢人之業耳惟將軍無猜焉

移陸司勳河書

歐陽和

月日歐陽和移書郎中曰六百女蕩一女貞蕩石紛然為貞者
笑脫使貞者始貞而後蕩奈曰人之笑一人邪嗚呼一之笑百百
者何此恥於人而已百之笑一者舉目無比其恥何伏惟閣
下少垂聽覽程在園中時間閣下之名十年矣及來京師又逾一
紀嘗期閣下若南移則子

稷傳說不然亦如稷米雲之徒無幾於其道也今稷起閣下
為郎閣下候候而來和謂斯來也享數年有見必言有聞必誦曰
復一日僅三百日矣豈充牧之民皆治矣無有術邪四夷之患皆
平矣無有策邪天下之無賢者不可塞邪天下之無位者不可黜
邪天下之無職者不可芻邪天下之無冤者不可雪邪天下之無
恥者不可伸邪天下之無驕者不可誡邪既無所歸又無所見則
樂堯舜之道讀周孔之書劉麟之謝敷斯人也閣下亦斯人也豈
徒鼓動以朝師食而退是向前唱而後蒸若彼始貞而後蕩如此
且一之笑百雖有比也正今百人之反笑矣閣下欲何比焉夫名
利之心不可卷正直之心亦不可轉和謂閣下今之為不及昔時
不為明矣且逢萌不掛冠執有萌邪孫楚不歎石執有楚邪閣下
始心為直苟在為郎國家有明經進士史傳諸科執不郎也後達
者雖在閣下之左先達者果在閣下之右和所謂為郎不若不為
蓋悲閣下身未死而名已滅雖然尚有可復之計何者閣下有所

見勿惜其位而言有所聞勿顧其身而論論或不行言或不用則
乞骸歸去斯謂可復之計也已矣吳越暖景山川如繡鑪瞻莖奕
放歌長嘯夫如是永爲陸司勳庶幾乎不朽伏惟念之柅再拜

與李淑拾遺書

盧坦

八月三日坦頓首奉書拾遺公足下包濟世之資出塵之跡德
全道備雲卧谷飲遺名而聲飛晦耀而光發天子所聞風下詔命
作諫臣朝野登瞻煙蘿動色足下懷寶樂山竟未爲蒼生起甯一
代之孤風干年之騷時不可得而累也坦器凡材薄稂踐班榮鎮
守宣世路出灑浴兆蒿峯之峻極仰景行之躋高吟想微歛寤寐
賦爲幸甚至甚坦雖未獲拜而舍弟嘗師習於左右矣飽聞足
卜之高義竊承足下詠堯舜之言志周孔之道以致君惠人爲意
一持熊經鳥仲長往而不返者也甚善甚善然則孔氏之道不啻
小官不榮大位於是宰中都而魯國化作相而天下服世表運微
其道中阻德且歷國應難堪塞而後止今天下歎慕表表周之也

命豈孔氏之徒歟愚竊感焉大凡今之人奔分寸之祿走絲毫之
利如羣蟻之附腥膻聚蛾之投燭火取不爲醜貪不避死得以爲
祭失以爲辱不由道以進退不量能以授受如此者多有識知病
足下豈不欲矯棄流俗獨爲君子哉誠志士之端操賢人之大業
也敢不愛慕之乎或聞足下又以蒲輪玄纁郡府之禮不到遂往
徊山門未果輕去難進之道三揖爲宜在足下俟駕而行斯可矣
餘復何可道哉少許茶果謹具別紙公程迫速不獲拜詣馳誠而
已不具盧坦白

移成均博士書

皮日休

夫居位而愧道者上則荒其業下則偷其言葉而可荒文弊也言
而可偷訓薄也故聖人懼是寤移其化上自天子下至于男必立
庠以化之設序以教之猶歉然不足士有業高訓深必誦禮以延
之越爵以貴之俾庠聲序音玲瓏於珩珮銷匄於金石此聖人之



至治也今國家立成均之業其禮盛於周其品廣於漢其誦禮越
爵又甚於世而未免乎愧道者何哉夫聖人之爲文也爲經約乎
史贊易近乎象詩書止乎剛禮樂止乎定春秋止乎修然六籍儀
形乎千萬世百王更命迭號莫不由是大也其幽幽於鬼神其妙
妙於玄造後之人苟不得行熈音決句釋者猶萬物但被玄造之
化者邪故萬物但化而已不知玄造之源也夫六藝之於人又何
異於是故詩得毛公書得伏生易得楊何禮得二戴周官得鄭康
成禮其微言瓠其大義幽者明於日月奧者廓於天地然則今之
講習之功與決釋之功不啻半矣其文得不弊乎其訓得不薄乎
嗚呼西域氏之教其徒日以講習決釋其法爲事吾之視太學又
足爲西域氏之羞矣足下出文闈生學世業精前古言高富今洗
洗乎洋洋乎爲諸生之著龜作後來之綿絕得不思居其位者不
愧其道處於職者不墮其業乎否則市大易負乘之譏招詩人伐
檀之刺矣矣不日誠其爲月期其於年時六籍日決百氏俾諸生

與儒學上人書

沈亞之

於聖與也洞知大曉德聖者必知素以誠信爲心知河海無量
是矣執其業者精者進而隨者退公者得而私者夫非惟大發於
儒風抑亦不苟於祿位足下之道被於太學也其利可知矣果行
是說則太華之石峨峨於成均之門若吾不頌於他人矣足下聽
之無忽日休再拜

上人足下辱季指點之書公僕人二頃有書達可以爲梯進之級必
慮過意幸聽是說等之有益者夫五金而利器一日化百狀而
智用不極然當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
然而市傳之言不如此者之說也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
俗相用彼謂之言之說也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
吾之業搜矩而輪旋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
其室而市吾之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無乃襲餓於此矣吾敢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



首

上李相下書

孫宗元

某聞人有行三途之險者，千鈞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一，能哀而禱之者，不過奉木俯首深嘖，不復持長繩，千尋，除而過焉，其力足為也，其器足施也，號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則其人知之，於大察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迨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不復望於上矣，某曩者以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塗之艱，以陷大阨，窮蹙殞墜，廢為孤囚，日號而望者三四年矣，其不顧而深曠太息者，俱不足望焉，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日熙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邪？今乃閣下行義，正直入居相位，某實切撫心自度，以為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辭，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理就窮，絕無復振矣，伏惟閣下動心焉，某自得其非之由，致謗之自以閣下之明，其知之矣，某曩者以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塗之艱，以陷大阨，墜者之至窮，錫鳥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縷，拯千囚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歿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死通塞在此，一舉無任戰汗墮越之至。

上吏部裴侍郎書

駱賓王

四月一日武功縣主簿駱賓王謹再拜奉書吏部侍郎裴公執事。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義在乎象，非書無以達其微辭隱平情，非言無以答其旨，僕誠鄙人也，頗覽前事，每讀書見高堂九仞，曾輿有北向之悲，積粟萬鍾，季路有南遊之歎，未嘗不廢書輟卷，流涕沾衣，何者？情蓄自衷，事符則感，形著於內，迹愆斯通，是用布腹心，灑肝膽，庶大雅含弘之量，矜小人惻款之誠，惟君侯察焉。賓王一藝，率稱十年不調，進寡金張之援，退無毛薛之遊，亦何當獻策于時，高談王霸，才揚已歷，詆公御不汲也。於策名不暇，感



於卑位蓋養親之故也豈謀身之道哉不圖君侯忽垂過聽禮之
弓招之恩任以苦累之事擬人即多慙阮瑀入幕則高謝郗超夫
氣相許尚且捐軀燕趙甘死齊韓今君侯無求於下官見接以國
士當陪蹙後殿奉節前驅賈餘勇以求榮效輕生而報施所以夫
巡於成命躊躇於從事者徒以夙遭不造幼丁閔凶老母在堂常
故憂食夢想噬指之戀徒深歲時蒸嘗朝心之痛罔極若僕者固
名教中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事乎況屬天倫之喪奄命
六月還檻下之養忽至三年而凶服之制將終哀痛之情未減與
言永慕舉自增傷夫忍於衷者哀聲可以應木石感於情者至性
可以通神明故徐元直捐心以求辭李令伯陳情以窮請上以東
興王之法令下以全奉親之篤誠而蜀主不以爲非晉君待之逾
厚此二人者豈貪賞乎豈慕榮乎哉夫豈慕榮乎豈慕賞乎豈慕
不得已之者哉僕有乾沒爲心脂膏以修摠慈親之養養請明公
以驅馳內忘顧復之私外存傳會之眷薄骨肉厚榮寵荷背恩以
自效則君侯何以處之且義士期平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既不能
推心以奉母亦焉能死節以事人假物議之無嫌實吾斯之未信
也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捨入塞之魂母切倚廬之望就令歡以
卒歲仰南董之不替而更受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幾君侯情深錫
道類切天經明恕待人慈心應物儻矜犬馬之微願憫鳥鳥之私
情寬其負恩遂其終養則窮魂有望老母知歸竇王死罪再拜

代荀卿與楚相春申君書

劉勰

前蘭陵令臣況謹奉書於相國春申君足下前者不識事機冠宋
章襲儒衣以廉軸駕羸駑應聘於諸侯始入秦見秦應侯會侯方
以六國啗其君且曰吾方角虎以鬪又何儒爲故去秦之趙會孝
成王喜兵法方築壇拜孫臏欲磨牙而西臣以湯武之兵鉗其口
於前趙王亦不少孫臏而多臣臣以是去趙之齊會宣王方沽賢



市名達諸侯聞人乘稷下君鄒子田軒淳于楚皆號客卿故臣得
翺翔於諸子閒自威王至襄王三爲祭酒號爲老師然憫諸生少
年皆不登闕里不浴沂水各掉寸舌得紆朱垂組自以爲高絮莫
我若也臣以乳兒輩畜之何慮其竭量之爲毒也由是讒言塞路
臣之肉幾爲齊人所食伏念相君與平原孟嘗信陵齊名故游談
者謂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以相君之相楚故也不然楚何以
得是名以是去齊歸相君相君果不以臣爲固俾臣爲蘭陵令臣
始下車方弦琴調軫欲蘭陵之人心和且富既富且教必使三年
有成然後報政於相君此臣效相君者希以是不意稷下之謗又
起於左右俾臣之醜聲直聞於執事執事果亦疑棄臣如脫故屣
臣之去蘭陵豈不知相君之棄臣邪臣尚念古者交絕不出惡聲
臣慰楚而怨相君也哉頃相君徒欲人之賢已曾不知楚國前事
臣不遠引三代洎春秋今雖戰國亦不敢以他事白直道今楚國
盛衰之尤者相君擇焉自重舉爲火正光融天下猶能有所歸德

江漢至莊王始與中國爭伯此數君皆鄧之祖宗而代亦稱臣之
術五尺童子羞稱五伯臣又何必獨爲相君道哉然楚君但成莊
而已矣自莊而下楚亟不競平王嗣位耳目到置伍奢以諫死費
無極以讒用亡太子走昭王汚楚宮鞭郢都釜豆不以一讒而至乎
爾下及懷王知在徒屈原忠賢始能付以楚政當諸侯盛以遊說
交鬪猶以楚爲有人無何爲上官靳尚所短王怒踈屈平平既踈
秦果爲張儀計陷楚之商於地儀計行秦果欺楚是以有藍田之
役丹徒之敗懷王囚不出咸陽亡不越魏境客死而屍歸至今爲
楚痛豈不曰踈屈平親靳尚而至于爾人亦謂今尹子蘭不得讒
然無非已不能疾讒又從而借之俾屈生窮難驗爲之作襄王以
前事歷目切骨雖有宋王唐勒景差董子弟賦風吊屈而已又
能免王於矢石哉今相君自左徒爲令尹封以號春申君楚於
君設不能引伍奢屈平以輔政復不能拒無極靳尚之口弭臣



泗上諸侯不北轅不來矣夫如是漢水雖深不爲楚壘方城雖一
不爲楚險相君雖賢欲捨楚而安之也今有李園者世以諛媚
寵喜以陰計中上根結枝布寤爲難拔相君若不以此時去之則
王之左右前後不靳尚則無極詎獨臣之不再用也前月相君聽
至跪書受命且曰若惡若仇若善若師真空相之心脫李園何一
費靳方試何害臣之不再罷蘭陵也哉敢輒盡布諸執事而無
子蘭之非況之望也楚子之幸也

與吏部孫貞外書

陳章甫

某叩頭伏地上書吏部貞外孫公階元伏惟拔英苗而佐明主奉
盛德而居要路亦光天耀樹桃李之秋也僕非敢隱籍名實詐聞
戶部檢報似有參差嗚呼雖有周孔之才無所施也矧茲虛陋能
勿非平但僕一計高立二十餘載既不能學許由巢父務先伯成
終至青雲高謝堯禹而乃棄藜杖脫草衣薦頌雲壇陪科岳拔比
已孤負之德惟望高風矣若綠綺有誤家快而歸亦何面目復見

某由籍此光成路員公士員百氏與與九經前古學人應多
見至如傳說無姓殷后致位協之地晉羊隱名楚王延三旌之位
才謂微藉也黃雅折會外魏改名爲張祥先生泰用之爲相張良
報觀變名姓而云漢祖因之立其取天下向必考名也是知善拔賢
者不以小瑕棄大美今若以籍名有誤便廢其人僕恐蔽賢之議
在有司矣夫籍者所以編戶口計租稅耳本防羣小不約賢若
人有大才不可以籍棄苟云其德雖借何爲謹索開禮卿大夫職
曰國中自七十以及六十皆征之其捨者爲賢也責也服公事也
注捨謂若令復除其計耳所以優賢能也二歲則考其德行道藝
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而受之登于大府鄭司農云若舉
孝廉茂才內此觀之乃舉賢之餘事邇比來天下此道都喪無論
賢貴宜彼籍書所以風俗不淳賢能不勸由此故也公爲官擇才
務協於治典進賢輔政何拘於版圖且古之招賢降蒲輪束帛卑
辭厚禮猶恐不來今乃坐徵籍書務在駁放此所謂嫉賢也若將

古不足法謂時無賢才經邦致治非藉勿用於是僕也鞭骨自悔
裹足而亡雖分國如錙銖終不敢望於臣仕也

上安州裴長史書

李白

白言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白人焉非天地安得不
言而知乎敢剖心析肝論厥身之事便當談笑以明其心而粗陳
其萬一悵快憤懣惟君侯察焉白家本金陵世爲右姓遭沮渠蒙
遜之難奔流咸秦困寓家少長江漢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
軒轅以來頗得聞矣常橫經籍詩書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
以爲士生則采孤蓬天射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
伏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知大誇雲夢
之事云昔有七澤珠來觀博而詳相入家見招妻以孫女便願跡
于此至移二宿出黃昏東遊經揚不逾一年改金三十餘萬有落
泥公子悉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又昔遊蜀中友人吳
苜苟同道於楚皆病死於洞庭之上白禱服動哭若喪天倫炎月

伏屍滄海而繼之以血行跡關者悉皆傷心猛虎前時嗚呼不
遂禮殯於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刀躬申
洗劑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奠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葬於鄂
城之東故鄉路遠魂魄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此則是白存交
重義也又昔與逸人東嶽子隱於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
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
廬親觀因舉二人以有道並不起此則白養高志機不屈之跡也
又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爲益州長史白於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
禮因謂郡寮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
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此肩也四海明識具知此談前此郡
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爲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
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駉駉
開起光明洞徹何以盡陳儻其賢賢也白有可尚夫唐虞之際於
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是知才難不可多得白野人也頗工

於文惟君侯顧之無按劍也伏惟君侯貴而且賢鷹揚虎視齒昔
編貝膚如凝脂昭昭乎若玉山之行朗然映人而高義重諾名飛
天京四方諸侯聞風皆許奇勳慷慨氣于虹蜺月費千金日宴爲
客出躍駭馬入羅紅顏所在之處百客成市故時人歌曰賓客何
喧喧日夜斐公門顧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馬埒華軒白不知君
侯何以得此聲於天壤之間豈不由重諾好賢謙以下士得也而
晚節改操棲情翰林天才超然度越作者屈佐鄒國時惟清哉後
威雄雄下習屋物曰竊慕高義已歷十年雲山間之造謁無路今
也運會得趨末塵水頰接辭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跡崎嶇未便
何圖言忽生衆口攢毀將恐投行下客震於嚴威然自明無辜
何憂悔吝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過此三者鬼神不
害若使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屏於烹鮮之地惟
君侯死生不然投山竄海轉死溝壑豈能明目張膽託書自陳抑
且王東海問也及者曰何所從來答曰從師受學不覺日曉王曰

吾豈可繼擢竊越以竊威名想君侯通人必不爾也願君侯惡以
大愚洞開心顏終乎前恩再辱英矚白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
日直度易水不以爲寒若赫然振威加以大怒不許門下逐之長
途白即膝行於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觀國風永辭君侯黃鶴
舉矣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劍乎

唐文粹卷第八十九



唐文粹卷第九十

書十二命用總九首

切磋五

別令狐拾遺書李商隱

重與陸賓虞書劉軻

答侯高第二書李翱

規誨三

寄從弟正辭書李翱

寄諸弟砥石命謝元興

諭一

諭江陵耆老書劉蕡

別令狐綯拾遺書

子真足下行日已定昨幸得少展寫足下去後憮然不怡今卓垂

吳興姚

鉉

纂

答崔立之書韓愈

與陶進士書李商隱

與外孫崔氏二孩書李肇

李商隱



唐文粹卷第九十

書十二命用總九首

切磋五

別令狐拾遺書李商隱

重與陸賓虞書劉軻

答侯高第二書李翱

規誨三

寄從弟正辭書李翱

寄諸弟砥石命謝元興

諭一

諭江陵耆老書劉蕡

別令狐綯拾遺書

子真足下行日已定昨幸得少展寫足下去後憮然不怡今卓垂

吳興姚

鉉

纂

答崔立之書韓愈

與陶進士書李商隱

與外孫崔氏二孩書李肇

李商隱



致葛衣書辭委曲惻惻無已自昔非有故舊援掖卒然於稠人中相望見其美得所以類君子者一日相從日年見肺肝爾來足下仕益遠僕困不動固不能有常合而有常離足下觀人與物共此天地耳錯行執居蟄蟄故不幸天能恣物之生而不能與物慨然量其欲牙齒者恨不得翅羽角者又恨不得牙齒此意人與物略同耳有所趨故不能無爭有所爭故不能不於同中而有各異耳足下觀此世其同異如何哉兒冠出門父翁不知其枉正女笄上車夫人不保其貞汚此於親親不能無異勢也親者尚爾則不親者惡望其無隙哉故近世交道幾喪欲盡足下與僕於天獨何稟當此世生而不同此世每一會面一分散至於慨然相執手嘖然相感泫然相泣者豈於此世有他事哉惜此世之人率不能如吾之所樂而又甚懼吾之徒子立寡處而與此世者蹄尾紛然蛆吾之白擯置譏謝莫出不意使後日有希吾者且懲吾困而不能堅其守乃捨吾而之他耳是下知與此世者皆常給於其惡何語哉

必曰吾與市人
市道何肯如
曰其贏若干
與之則欲其
男女嫁娶有
他日甲乙俱入
身欲其蕃不願
贅益厚男女嫁
向長者大人哉
說身而勿與通
世交者等邪今
耳時之不在勢
願已而又唾之
之曰善相宜則
必曰吾與市人
市道何肯如
曰其贏若干
與之則欲其
男女嫁娶有
他日甲乙俱入
身欲其蕃不願
贅益厚男女嫁
向長者大人哉
說身而勿與通
世交者等邪今
耳時之不在勢
願已而又唾之
之曰善相宜則



識兄弟以時見 欲其好不顧性命即一日可嫁去是宜擇何如男
子屬之邪今山 東大姓家非能違摘天性而不如如此至其羔鷲在
門有不問賢不 自健病而但論財貨恣求取為事當其為女子時
誰不恨及為母 婦則亦然彼父子男女天性豈有大於此者邪今
尚如此況他舍 外人燕生越養而相望相救抵死不相販賣哉細
而尋之真令人 不愛此世而欲狂走遠颺耳果不知足下與僕之
字號邪非邪首 陽之二百豈斷盟津之人百吾又何悔焉千百
下生人之權不 任富貴而在直筆者得有此人足下與僕當有所
用意其他復何 云云但當誓不羞市道而又不為忘其素恨之母
婦耳尚隱再拜

答崔立之書

韓愈

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矣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
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豈損道德乃至乎是以問之反復古昔辭

高遠且觀足下之於故舊之道行矣雖僕亦固望於君子不敢望
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不以
丈夫期我也故不能默然輒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
請聖人之事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
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惟為人耳及來京
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
詩賦策等以相示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好惡
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
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
私怪其故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
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適類
於俳優者之辭頗忸怩而心不靈者數月既已為之則欲有成書
所謂恥過作打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為所試與
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其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



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設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固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少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矜如何哉昔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囊葛藟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笑工人之割然後知於天下雖兩則足不以為疾且無使勅者再赴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吝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幸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者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為大夫之位下猶取一

言愈再拜

重與陸賈虞書

劉軻

別詔卿已逾時雖遊處謙賞京洛相去八百里足以絕詔浮江公泗數千里安得不恒知詔卿及知詔卿兩心始親鼻出涕為吾友之思邪前陸人求京兆解送知詔卿道在與遊者道詔卿膚未離髮未諸子爭甲了於縣官



請首出者謂四科首顏闕三
世家首太伯七十列傳首伯夷
焉首出豈不多邪詔卿不首
是而欲首於何哉僕又聞京兆
試試官知與否脫有知詔卿人
聞焉有天心躬嘿禮靈冠統以待
之邪夫然亦何害小伸於知
耳不然則采國絀巨西山錢夫侍
仲尼何傷為展季伯夷矣詔卿
伯夷夷然幸詔卿熟思之無以
獨不見既得者邪豈盡為顏子
中兩寄狀計必有一達者過
予不食太牢為不知味者也前
透而不予思也勉矣自愛策名
春官後賞會我於真山

與陶進士書

李商隱

去一月多故不常在故屢辱
子之至皆不親昨又垂示東園
等數篇不惟其辭彩與大不
為冗慢無勢者所窺見且又厚紙
謹字如真大諸侯卿士及前
幸有文章積學者何其禮甚厚
而所與之甚下邪始僕小時得
讀之常得其言曰是非繫於
與不繫於言詞則言詞與不
繫於言詞則言詞與不繫於
言詞則言詞與不繫於言詞

秋汝度聖人網紀以義標裁不
敢廢職職比次手書已非
求以為已而已亦祈以為後來
隨行者之所師稟已而被嚮曲
所薦入來京師又亦思前輩
達者固已有是人矣有則吾
將依之繫鞅出門寂寞住退
其間數年卒無所得私怪之
而比有相親者曰子之書宜
貢于某氏某氏可以為子之
家歸矣即走往貢之出其
書乃復有置之而不暇讀者
又有點而視之不暇朗讀者
又有始朗讀而中有失字塊句
不見本義者進不敢問退不
能解默然已不復咨歎故自
大和七年後雖尚應舉除吉
函書及人憑情作賤啓銘表
之外不復作文文尚不復作
況復能學人行卷邪時獨
令孤補闕最相厚歲歲為寫
出舊文納貢院既得引試會
故人夏日主舉人時系重令
孤賢明一日見之于朝揖曰
八郎之友誰最善綯直進曰
李商隱者三道而退亦不為
薦託之辭故夏口出及第然
此時實於文章懈退不復細
意經營遂作乃命合為夏口
門人之一數耳爾後而應科
目者又以應舉時此一裴生
者善復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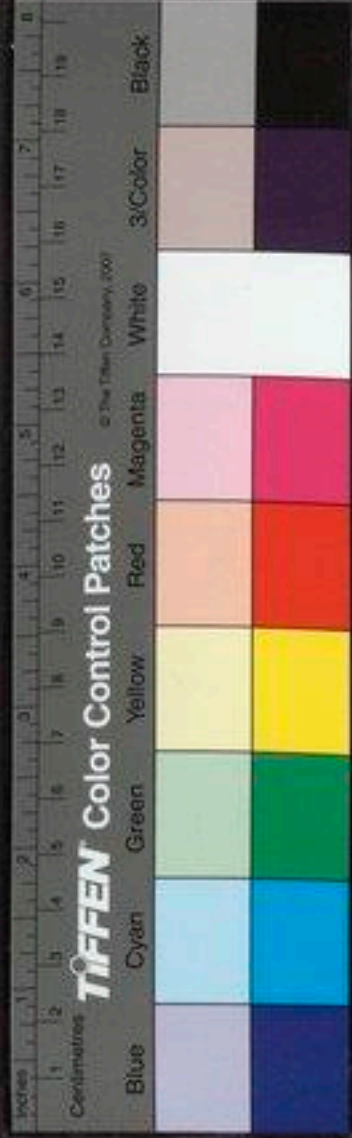
其挽拽不得已而入耳前年乃爲吏部上之中書歸自驚笑又復
便恨周李二學士以大法加我夫所謂博學宏辭者豈容易哉天
地之出必盡解矣人事之興廢盡究矣皇王之道盡藏矣聖賢之
文盡和矣而又下及蟲豸草木鬼神精魅一物已上莫不開會此
其可以當博學宏辭者邪恐他未也設他日或朝廷或持權衡大
臣宰相問一事詰一物小若毛甲而特脫有盡不能知者則號博
學宏辭者當其罪矣私自恐懼愛若囚械後幸有中書長者曰此
人不堪抹去之乃大快樂曰此後不能知東西左右亦不畏矣去
平入南場作判比於江淮選人正得不憂長名放耳尋復啓典曹
主求尉于穠實以太夫人年高榮近地有山水者而又其家窮弟
妹細累喜得賤薪菜處相養活耳始至官以活獄不合人意輒退
去將遂脫衣置勿水夷農牧命今太守憐之催去復任選使不爲
升斗汲汲疲瘁低價耳然至於文字章句愈怙息不救驚浪常自
呪願得時人曰此物不識字此物不知書是我生復忘滿之謔也

而吾子反殿勤如此者豈不知邪道有意邪不知則可有意則已
虛矣然所以奉奉而不能忘者正以往年愛華山之爲山而有三
得始其甲者朝高者復得其揭然無附者而又得其近而能遠思
欲窮搜極計灑器襟抱始以往來一番番下遂其轍間者得本生於
華郵爲我指引巖谷列視生植僅得其半又得謝生於雲臺觀暮
留止宿旦相與去無復記孰後又得吾子于邑中至其所不至者
於華之山無恨矣三人力邪今李生已得第而又爲老責人從事
雲臺生亦顯然有聞於諸公聞吾子之文榮然成就如是我不負
華之山而華之山亦將不負吾子之二人矣以是思得聚會話既
往探歷之勝至於切磋善惡分擘進趨僕此世固不待學奴婢下
人指誓神佛而後已耳吾子何所用意邪明日東去旣不得面寓
書悵悵九月三日弘農尉李某頓首

谷溪高第二書

李翺

足下復書來會與一二女生飲酒甚樂故不果以時報三讀足下



書感歎不能休非足下之愛我甚且欲吾身在而吾道光明也則何能開難出之辭如此之無憂乎前吾所以不受足下之說而復闕之者將以明吾道也吾之道非一家之道是古聖人所由之道者也吾之道塞則君子之道消矣吾之道明則堯舜禹湯文王孔子之道未絕於地矣前吾若與足下混然同辭是宮商之一其聲音也道何由而明哉吾故拒足下之辭知足下必將憤予而復其辭也足下再三教我適時以行道所謂時也者乃仁義之時乎將沈浮之時乎苟仁且義則吾之道何所屈焉爾如順沈浮之時則是乘流望風而高下焉苟如此雖足下之見我且不識矣況天下乎不修吾道而取容焉其志亦不遐矣故君子非仁與義則無所為也如有一朝之患古君子則不志也吾之道學孔子者也蓋孔子畏于匡闔于蒲伐樹於相隱逐於魯絕糧于陳蔡之師夫孔子豈不知屈伸之道邪賢不肯在我者已貴與富資與賤道之行否則有命焉君子正己而容之則雖人不能取其容焉故孔子謂子

路子貢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黃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此子路對曰意者吾未仁且智也而人之不信也與子曰有足乎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對曰夫

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者少也夫夫子之道子貢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精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而不能為

理之而不能為容者不修爾道而未為容焉而志不遠矣謂爾回如謂由也賜也顛淵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

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

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恥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蓋歎之也以孔子其門人三千其重德知彼之至也而

知孔子者獨顏回而其餘皆學焉而不能到也然則僕之道天下人安能信而行邪足下之言曰西伯孔子何等入也皆以柔氣汗

辭同周明夷也以避禍患斯人豈浮世邪人乎夫西伯聖人也

莫里之拘僅不免焉孔子聖人之大者也其屈厄如前所陳惡在其



能取容於世乎故曰危行言遜所以遠害也其道則爾其能遠之
典否而必容焉則吾不敢知也非吾獨爾孔子亦不知也僕之道
窮則仁義而安之者也如用焉則推而傳之于天下者也何獨天
下哉將後世之人大有得於吾之功者爾天之生我也亦必有意
矣將欲愚生民之視聽乎則吾將病而死向何能伸其道也如欲
生民有所聞乎則吾何敢辭也然則吾道之行與否皆運也吾不
能自知也天下人安能害於我哉足下又曰吾子夷齊之道也如
僕向者所陳亦足以免矣故不復有所說若韓孟此吾子之於我
親故知我者也苟異口同辭皆知足下所說是僕於天下衆多之
人而未有一知己也安能合於吾心乎吾非不信云云者也信
子則於吾道不尤矣欲默默則道無所傳云爾子之道子宜自行
之者也勿以誨我

寄從弟正辭書

李翱

各有所歸爾爾後至于賢丈夫而反無時哉此非我之所受也其
所憂者何異吾之道未能到于古之人爾其心必可以爲到且無
謬則吾何往而不得所樂何必其夫時俗之人同得失憂喜而動
於心平信如用汝之所知分爲十焉用其學聖人之道而和其心
使醉者以此持世進退於俯仰可知求也則不富且貴矣知非
吾力也雖盡用其十祇益勞其心爾安能有所得乎汝勿信人虛
文章爲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
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仲
尼孟軻歿千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
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矣知其讀吾辭也而不知吾心
之所有乎亦未可誣也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
到者吾未見其不力于仁義也由仁義而後文者性也由文而後
仁義者習也由誠明之必相依爾爾貴與富在外者也吾不能知其
有無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愛而屑屑於其間哉仁義典文



章生平內者也吾知其有也而能求而充之者也何懼而不為哉
女雖性過於人然而未能浩浩於心吾故書其所懷以張汝且以
樂言五道之云爾

典外孫崔氏二孩書

李華

八月十五日告崔氏之子兩孩省吾出身入仕行四十年晚有
汝母已養汝二人矣吾連車裴氏鄭氏崔氏諸姑于氏堂姑皆賢
明淑哲為內外師範慈欲與汝言之裴氏始恩慈見吾一善未嘗
不流涕祝吾成立見吾伯仲書題誨責疎略話及舊事云無此例
吾伯仲書題比今日中外書題其間疎密不啻百十也吾小時備
有長幼每日兩時櫛盥起居尊行三時侍食飲食訖然後敢食猶
黃不如孔令者諸子日出高履爭覽器何曾有此儀可為歎息
世教如此何得不亂婦人亦要讀書解文字知今古情狀事父母
舅姑然可無容詩序云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則雖
之義也易曰主中饋無攸遂婦人恒當主酒食待賓客而已其詳

又曰將歸將翔之鳥與鴈此主酒食待賓客之儀也禮經所設
其記之又婦人將嫁三月教於公宮祖廟既而教於宗室嫁則廟
見不見廟者不得為婦今此禮凌夷人從苟且婦人尊於丈夫羣
陰制於太陽世教淪替一至于此可為嗟淚汝等當學讀詩禮論
語孝經此最為要也吾小時南市帽行見貂帽多帷帽少當時舊
人已歎風俗中年至西京市帽行乃無帷帽貂帽亦無男子衫袖
蒙鼻婦人領巾覆頭向有帷帽幕離必為瓦石所及此乃婦人為
丈夫之象丈夫為婦人之飾顯之倒之莫甚于此類類而長不可
勝言舉其一端告及汝耳勿謂幼小不遵訓誡所見所聞頽風敗
俗故申明舊事不能一一也阿馬來說汝誦得數十篇詩賦麗麗
已能承順十五姊顏色十七伯極鍾念吾疾病乍聞甚慰意凡人
不患尊行不慈訓患身不能承順耳汝承十五姊仁慈十七伯訓
誘又質性柔順當不扶自直吾所告者括羽汝耳不次翁告崔氏



二子省

貽諸弟砥石命

舒元興

昔歲吾行吳江上得亭長所貽劔心知其不祥
 函匣藏愛重未嘗發視今年秋在秦無何發開見慘翳積蝕僅成
 死鐵意慙身將利益而使其不光明之若此常緘求淬磨之心於
 冢山下得片石如沫水色長不滿尺闊厚半之試以手磨理其
 又甚密吾意其異石遂攜入城問於切磋工工以爲可爲砥吾遂
 取劔發之初數日浮埃薄落未見快意意工者相給復就問之工
 曰此石至細故不能速利際鐵但積漸發之未一月當見其銳歸
 如其言果觀變化若慘利若青蛇退鱗光動一水泳涵星斗持
 之切金錢三十枚皆無聲而斷愈始得之利數十倍吾因歎以
 爲金剛首五材及爲工人鑄爲器復得首出利物以剛質銳利苟
 覆不砥礪尚與鐵無以異况質柔鈍而又不能砥礪當化爲齏
 土耳又安得與死鐵同處邪以此益知人之生於代苟不病且
 言則五常之性

矚名砥行之道反以狂言放情爲事蒙蒙外埃積成垢惡且不覺
 寤以至於狀正性此天理生前爲造化剝物殘後與衣土俱委此
 豈不爲辜負日月之尤景邪吾常觀汝輩趨鄉雨誠全得天性者
 况夙能承順嚴訓解甘心服食占聖人而知其必非彫缺道義
 自埋於偷薄之倫然吾自下名在京城東門已十九晦矣知爾
 輩懼有付不繼困於新粟日丐於他人之門吾聞此益悲此身使
 兩性承順供養五此亦益憂爾輩爲窮寒而斯須忘其節爲苟得
 眩惑而容易徇於人爲投刺牽役而造次惰其業日夜憶念心力
 全耗且欲書此爲狀又慮爾輩年未甚長成不深諭解令會鄂騎
 歸去遂實石於書函中乃筆用砥之功以寓佳意欲爾輩定持剛
 厲書及淬礪使塵埃不得間髮而入爲吾守固窮之節慎臨財之
 苟積習疑之業上不貽庭闈憂次不貽手足病下不貽心意媿欲
 三者不貽砥在爾砥之而已不關他人若砥之否也則嚮之所謂



切金涵星之用又甚瓊屑安足以諭之然吾固欲爾輩常置砥於左右造次顛沛必於是思之亦古人章弦銘座之義也因書爲砥石命以欲爾輩兼刻辭於其側曰
劔之鐔砥之而光人之名砥之而揚砥乎砥乎爲吾之師乎仲兮季兮無墜吾命乎

諭江陵耆老書

劉蛻

太原王生嘗移耆老書以江陵故楚也子胥親逐其君臣夷其墳墓且楚人之所且怨也而江陵反爲之廟世饗其讎謂耆老而忘其君父也吾以爲不然楚人之性儻悍大能復其仇讎其後自懷王入武關楚人怨秦不忘于戈況其人之性能忘胥之能破其國豕而事之乎且令江陵之人牽牛羊而祀其廟者將祈年穀而獲凶荒禱疾病而得死仁者乎如厚其饋而虐其報則江陵知胥之不可祠而不祠矣 結果祈年穀而得豐饗禱疾病而獲康疆有饋而奪其報則必 國而名也上卷人君而文其廟則必 食而自忘楚人之殺父兄則胥自爲無勇也何獨江陵之人而忘有餘乎吾以爲其廟申包胥之廟也包胥有復楚之功年代遠楚人以子胥嘗封諸申故不謂包胥耳不然則子胥何爲饗人之食而江陵河爲事讎人之神乎耆老得書速易其版曰申胥之廟無使人神皆曳耳



序甲 卷九首

集序

唐丞相禮部尚書許國公蘇頌文集序 韓休

唐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 梁肅

唐丞相太傅文貞公崔祐甫文集序 權德輿

唐丞相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 楊嗣復

唐丞相禮部尚書文公權德輿文集序 楊嗣復

唐丞相中書侍郎韋處厚文集序 劉禹錫

唐丞相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鄭元

唐徐州節度使贈司徒張建封文集序 權德輿

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張說

唐金紫光祿大夫禮部尚書上柱國贈尚書右丞相許

吳興姚

鉉

結



序甲 卷九首

集序

唐丞相禮部尚書許國公蘇頌文集序 韓休

唐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 梁肅

唐丞相太傅文貞公崔祐甫文集序 權德輿

唐丞相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 楊嗣復

唐丞相禮部尚書文公權德輿文集序 楊嗣復

唐丞相中書侍郎韋處厚文集序 劉禹錫

唐丞相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鄭元

唐徐州節度使贈司徒張建封文集序 權德輿

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張說

唐金紫光祿大夫禮部尚書上柱國贈尚書右丞相許

吳興姚

鉉

錫



國文憲公蘇頌文集序

韓休

易有四象有天文焉有人文焉所以察時變而觀化成也詩有六義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所以陳國風而美王政也文之時用其盛於茲自長發禘殷正考述其典在桐頌魯史克明其訓由是比興雜作風流彌繁黃竹白雲垂芳於帝籍楚蘭班素作麗於辭人莫不究情性之微含風騷之音吟詠先王之澤光昭正始之宗故情發於中而甲之以歌詠文生於情而飾之以辭彩所以立言會友感物造端蕩暢襟靈等揚隱伏潤彼金石流于管弦以告其成功而銘我文德者也嗚呼斯文未喪命世聿興發揮造化之微鼓動江山之氣輔轡前古昭彰後葉疇克有之則尚書許公應運而挺至矣公四代相門十卿崇橫海域挹其軒冕擢紳推其軌儀夫其等源錫胤之慶克家屏宗之美論道布政之曲推誠立節之效並以勒於豐碑紀在良史此則略而不言焉公神秀穎發自然生知五歲便措意於文每坐卧吟詠未嘗暫輟至七八九歲則有若大

弱弱泉海內重林宗之名朝廷籍賈生之譽吳時史部侍郎馬載名知人見公歎曰蘇生一日千里上佐才也後因選集時儔胡名考判公與宋璟俱入殊等由是天下益稱焉公任御史時兩臺有送別四韻詩四十餘首試令公誦之一遍倒覆之遂不錯一字其敏晤也如此公任起居郎屬考功員外郎闕時中書令李德裕執筆曰考功郎非蘇君莫可遂拜考功員外郎遷給事中特制授修文館學士遷中書舍人專知制誥兼議允歸制命勅書皆出自公手筆不停綴思無所讓及是見君深所歎伏焉今上嘗謂公曰朕每見卿文章與諸人尤異當令後代作法豈惟獨稱朕心及東封詔公撰朝覲壇頌加金紫光祿大夫與一子官賞能也公性與道合神無滯用惟深也想衆妙之門惟才也體生人之秀若乃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括囊道藝之場探賾幽微之數至若拘戈考篆魯鼎看銘書有亡篋文稱嗟簡疑絳老之年走朝有問卜晉侯之疾訪



史莫知莫不取揆宏襟詢謀達識公辨無不釋言必造微掩雲夢以吞之湛陽秋以照之如太嶽之覽羣山若蒼溟之朝百谷者矣至乃緒發而宮商應言形而雅頌興爽律與雲天並高竒章與霞月俱亮故能虛明獨照壯思雄飛自我心極爲之宰匠寧亦紀秦望銘華山勒函谷之開刊燕然之石繁絃間發縹彩相輝歌奏而白雪遂孤賦成而黃金有貴者惟排終拉賈爲王超陳而已若乃天言煥發王命急宣則翰動若飛思如泉涌曲謨作制於邦國書奏便蕃於禁省敏以應用純而有章則近代以來未之前聞也豈寧而得之歟抑亦天縱之歟何其殊尤而懿鑠也惜乎循途未極閱則行謝雖洞蕭爲賦方傳漢帝之宮而禪草遺忠空留茂陵之下思感烈具如在覆餘文而增歎曲池無處舊館寂寥感知已以悼思懷舊德而何極望峴山之上長留墮淚之詞延閣之中不紀藏書之錄謹撰綴文爲成一家之言凡四十卷列之如左請藏於府以示來裔

唐丞相劉侯李涉文集序

宋蕭

唐興元世天子以人文化成天下王澤洽頌聲作洋洋焉與三代同風其相之臣曰荀侯李泌字長源用比興之文行易簡之道潛事感聖辨章品物疏通以盡理閑麗而合雅舒卷之道必形於辭其偉矣夫子嘗論古者聰明睿聖之君忠肅恭懿之臣敘六府三事同八風七律莫不言之成文歌之成聲然後決於人心人心安以樂播爲風俗風俗厚以順其有不由此者爲理則粗在音則煩粗之弊也朴煩之甚也亂用其道行其位者歷選百千不得十數嗜才難不其然乎開元中公七歲見丞相始與張公九齡張駭其聰異授以屬辭之要洎始興沒不六十歲公果至宰相封侯有文集二十卷其美嘉遼則有滄浪紫府之詩在王廷則有君臣賡載之歌或依隱以翫世主文以諫諫步驟六義發揚時風觀其辭者有以見上之任人始興之知人者已初太上當陽公以處士延登內殿實數黃老之訓至德初宣皇以元良受禪公則獻太階頌昭

慕容之道睿文以廣平伐罪公則握中權之柄容復夏之功大德
不官既追五嶽之隱大用不器終踐代天之職方將熙度工以成
邦教載直筆以修唐書命之不融凡百興歎既覺之來載皇上負
褒之假思索時文徵公遺編藏諸御府於是公立言垂世之譽獨
善兼濟之略藏在冊牘載於碑表惟斯文之可傳於後嘗謂肅曰
吾子辭直幸存乎篇序既誅歎之不足因著其所以然貽諸好事
者凡詩二百六十五篇序議述又二十其五十篇缺獨著
其目

光祿大夫

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

傳常山文貞公崔祐甫文集

權德輿

昔舜禹之代股肱昌言以祗承于帝修六
周之際有伊訓說命太保太師旅獒金縢
大烈格于皇天自三代已還君臣感會何
度太傅文貞公黃亮德宗致建中之理左
前不經緯斯文裁成百
前右編緝熙光明居中

子植爲右拾遺植乃捧公遺文三十編身咨論敘德輿以爲君子
消長之道值乎其時而文亦隨之得其所則章明事業以宣利澤
不得其時則放言寄意以據志氣公自門閥秀上彼服薦紳至於
登朝宰政四十年間作爲文章以修人紀以達王事權喜怒之不
中節故有作威滅德苛得之害正故有重請鍾銘恐匪人之干紀
故有與永王璘歲書請時宰之不能上席聽明故有台封說悼谷
風之詩廢故有僚友箴慮法吏邊吏之失其官守故有貓鼠
惟無作則有補於時以至於修事功斷國論導志通理昭
直施於名命爲雅誥列於金石無愧籀康莊逸軌卓犖濬發九流
六藝鼓舞奔走陳思王所謂儼乎若崇山教乎若蒸雲惟公信然
公姓崔氏諱祐甫字昭孫博陵安平人先孝公之清德與公始中
終之盛烈勒於帝籍藏在博史升公堂與之君子多爲之撰錄大
較以詞人之中正大有之剛徙中庸之明誠洪範之攸好德艱貞



踐履出入光大皆充其義如其文嘗試言之天下公器也匪皇極
不以操柄者務廣通則其弊以流縱私回則其弊以沒以是至於
紀綱淆亂官職耗廢敗於陵夷而不可爲務守者弊以隘則窘若
桔萃於是才滯而不發事壅而不宣其於病王猷罄大倫圯也及
公平衡宰物爲之折衷使文皇明皇之風粲然復興崇起教化萬
方同軌道協氣宣臻至理而無癘疵爲仁由已善善若不及泝其
心源存乎斯文君子曰觀文貞之文而如其道知其道然後知其
理古之易易也昔公能修先孝公之志採其文章趙郡李公遐叔
實爲之序今植亦能修公之志而德輿無似懼辱命焉凡九百二
十篇爲一家之言云爾

唐贈貞節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宣室恨得
後時遲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其聰而盡其善排羣議而試駁謀道
之難行亦已矣矣夫事無難行而代無之嗚呼一箇善書社不能

同其器方醫國補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治世少而亂日多夫
衰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傳吾唐不幸復擯棄於陸公
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溧陽令倫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
學宏辭科授鄭縣尉非其好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鑑有名於時
一獲贄言大加賞識贄別鑑以泉貨數萬爲贄曰願以此奉大夫
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捺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拔萃調渭
南主簿御史府以監察擢之德宗皇帝春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即
日爲學士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
播遷詔書旁午公灑翰即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
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命倉卒填委同職者無不拱手歎伏不能
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
禹湯以罪己教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
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羣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
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諱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



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
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開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時臣
知賊不足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
心未嘗有過艱難處從行在輒隨陪沃談猷特所親信有時譙語
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
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至泣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
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內署母韋氏尚在吳中上遣中
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遣
人護漂陽之柩附於河海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賻遺數百萬
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韋南康布衣友善韋令每月置酒公奏而
受之服闋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觀見之日天子爲之興改容敕
弔優禮如此內外屬望旦又俟其輔政爲實察忌嫉故緩之真拜
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公議備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
事公以少年入仕

從而問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
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史事斟酌剖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
在德宗實錄及實錄納劉士寧之賂爲李興所發得罪左遷橫議
者以公與參素不協歸罷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
以姦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言之屢言不可
翰林學士吳通玄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
趙憬公之引拔昇爲同列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羣邪沮謀直
道不勝十年退公爲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誹於
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軍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
不可測賴陽誠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韋公抗表請以贄代已歲
賂資糧公在南賓閉門召掃郡人稱識其面復避諱不著書唯考
校暨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峽十稔永貞初與鄭餘慶陽
城同徵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東筆內署也據古揚今雄



文藻思敷之爲文詰伸之爲典諛俾獲效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
詰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爲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
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爲臣也其
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錯枉將幹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沍而平
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謫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
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
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
終於一擲唯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
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
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
曰道雖自我弘之在人黃鐘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奮車覆轍丘阿
亦虞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祇未可知也而致
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爲其道未至不
一

昭昭然與金石不朽也惟制詔奏議等書已流行多謬誤今以
類相從冠于編首兼由筆具官氏景行以爲序引俾後之君子覽
公制作效之爲文爲而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唐丞相禮部尚書文公權德輿文集序

楊嗣復

唐有天下二百二十載利用文章頌於時代有其人然而自成童就
傳以及考終命解巾中第任任以及鈞衡師保造次必於文視聽必於
文采章皆正色而無矜難調韻皆正聲而無奇邪若漏如河東注
不知其極而又處命事易綸綍之任專考覈品藻之柄參化成輔翊
之勳初中終全而有少得之於相國文公矣公諱德輿字載之天
水人也族望祖宗之古當官行己之道語在國史銘於壙而碑於
途此不敢詳今所載者因緣文業而已早歲爲淮南江西從事據
管記室之任屬辭誦讀一奏入報可移文走檄驅事迎解登朝爲起
居舍人改駕部員外而後司勳郎中遷中書舍人凡四任九年專
掌詔誥大則發德音修典冊酒朝廷之利澤增威德之形容小則



稟才能敘官業分別洒寫申明誠勤無誕辭無巧語誠直溫潤真
王者之言公皆自纂輯為制集五十卷託於友人湖南觀察使楊
公憑為之序故今不在編次內其他千名萬狀隨意所屬牢籠今
古窮極微細周流於相愛情理之間矜矜於勲賢又大之業不為
利疚不以非廢本乎道以行乎文故能獨步當時人人心服非以
德爵齒俠而致之貞元中奉詔考定賢良草澤之士并名士十七
人及為禮部侍郎擢進士第者七十有二鸞鳳杞梓舉集其門登
輔相之位者前後十人其他征鎮岳牧文昌掖垣之選不可悉數
繼居其任者今猶查矣其精識洞鑿其辭而知其人何以臻此邪
憲宗皇帝紹開中興故以英明申威提法武功既俞文教是圖元
和五年久執政暴疾既瘳且痺未旬日而公作相憲章儒術潤色
王度使和聲順氣發自廊廟而宅浹於幽遐我之所長時以推戴
玉立冰累無緇磷遺逸之議以文德自終豈徒然哉嗣復不佞發
跡門館儀曹五席皆承前公之元子中書舍人陳季長命其

嗣子憲章文集求鄙辭以冠篇首非謂於三海巖北汲清而藉
用白茅所資誠敬其五十卷次第具在集目錄序

唐中書侍郎平章事韋處厚文集序

劉禹錫

漢庭以賢良文學徵有道公孫弘條對第一席其勢以行人間取
丞相且侯使漢有得人之聲伊弘也皇唐文物與漢同風故天
后朝燕國公說以辭禮文苑徵玄宗朝曲江公九齡以道伴伊呂
徵德宗朝天水姜公公輔杜陵韋公執誼河東裴公洎以賢良方
正徵憲宗朝河南元公稹京兆韋公惇以才識兼茂徵隴西牛公
僧孺李公宗閔以能去言極諫徵咸用對策甲於天下繼為有聲
宰相古今相望落落如綺星辰與夫起版築飯千者異矣公本
名惇舉進士登賢良既仕方更名處厚字德載漢丞相扶陽侯之
裔孫後周道通公復八代孫右僕射某之元子生而聰明絕人
在提孩發言成詩未幾能賦受經於先君僕射學文於伯舅許公
孟容及壯通六經旁通百氏若天人之際遂探曆數明天宮窮性



命之源以至佛書尤通達初爲集賢殿校書郎宰相李趙公監
修國史引公直東觀改咸陽尉遷右拾遺轉左補闕世稱有史
才而能諫諍入尚書郎歷禮部考功皆人望所在上方用威武
以華不庭宿兵痛又某相貫之酌人情上言不合意毋免因歷
詆所善公在伍中出開州刺史居二年執友崔敦詩爲相徵拜
戶部郎中至闕下旬止簡以本官知制誥穆宗新即位注意近臣
召入翰林充侍講學初授諫議大夫續換中書舍人侍遊蓬萊
池延問大義退而進經法言二十編優詔答之賜以金紫每遷
權知兵部侍郎知制翰林侍講史館修撰長慶四年春徵宗踐
祚以公用經術左右先帝五稔聞其德尤所欽倚內署故事與外
庭不同凡言翰林學士必草詔書有侍講者專備顧問雖官爲中
書舍人或他官知制誥第用其班次耳不窺言於訓辭至是上器
公且有以寵之乃使內謁者申命去侍講之稱慮未論于百執事
居數日降命書重舉舊官以明新意尋其拜夏百歲知是內庭

臣無出其右者凡必承平權與
秋未親庶政或有疑滯視公如著龜寶曆季年官壺間一夕生變
人情大駭雖舉臣無所開決惟內署得預參畫羣議悶然侯公一
言而定巖難續服再維乾綱今上繼統策勳第一擢拜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高才遇英主功顯人伏言无不從筆端膚
寸澤及天下盡罷冗食請歸才人事先有司物止常貢城社無犯
職靡益尊感恩盡瘁不啻神用大和二年十二月上前言事未及
再辭疾暴作以朝服委地同列白奏摺笏扶持之不能起上命中
貴左右翼輔歸于中書如大醉狀上震驚咨嗟徵醫賜藥旁午疊
委會暮肩輿至第識旦以疾不起聞賜錢加常禮後十年嗣子蕃
以太子舍人直弘文館編次遺文七十通衛家貢誠乞辭以冠其
首公未爲近臣已前所著讚論記述銘誌皆文士之辭也以才麗
爲主自入爲學心至宰相以往所執筆皆經綸制置則成潤色之
詳也以識度爲官比其發德音福生人需然如時雨



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詔昭而毅薦賢能其氣
似孔文舉論經學其博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推言利者其辯似管
夷吾噫逢時得君奮智謀以取高位而今名隨之豈不偉哉初
既纂修父書咨于先執李習之請文爲領袖許而未就一旦習之
悄然謂蕃曰翔昔與韓吏部退之文章盟主同時惟初儀曹宗元
劉賓客夢得耳韓柳之逝又矣今翔又被病慮不能自述有前
言齋恨無已將子薦誠于劉君乎無何習之夢奠于襄州番具道
其語余感相國之平昔且怜番之虔敬庶幾能世其家固不讓

唐丞相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鄭亞

綸紳之興載籍之始先王發號施令明罰勅法蓋本於此也唐虞
之盛二典存焉夏殷之隆厥有訓誥自胤征甘誓乃有誓命之書
皆三代之文一王之法也虞夏之際代祀綿遠其代工掌制之名
氏莫得而知至于成湯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爲之訓誥高宗得傅
說則有說命之篇周公相成王則有各誥誥誥周官顧命卷

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輩又乏儒墨之用每封功臣建子弟其
辭多天子爲之綴委於執翰者亦非彰灼知名之七武帝使司馬
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將相器也厥後蕭繹爲長下
于魏晉亦代有其人我高祖革隋又物大備在貞觀中則顏公師
古岑公文本與焉在天后時則李公嶠崔公融出焉燕許角立於
玄宗之朝當楊綽美於代宗之世洎憲宗皇帝英武啓運雄圖赫
張中興之輩高映前古其時則先太師忠公翺翔內署有密勿贊
佐之績平吳定蜀實惟其功及登樞衡作霖雨導王靈卑諸侯圖
察料感外定內理顯王言於典誥彰帝範於國籍紀在徽冊播於
無窮特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公長慶中車惠皇爲翰林學士
誦誥之業彰於傳聞昭肅皇帝統握乾符寤寐良弼詔自淮海復
升台庭盡付玄機允感神庥每彤墀奏罷引奉天瞻帝亦講伊訓
說命之首定元首股肱之契以太平之制度上古之文教咸屬於



公爲會先太后懿號未立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沙麓神井之
瑞符統樞懷日之慶懋遵聖緒光懋孝思於是奉命有宣懿祔廟
之制及武宗郊昊天拜清廟文物胥備朝廷有禮華夷悉職河朔
修貢乃顯神休薦徽號奉揚一德以示萬方於是撰仁聖文武至
神大宰之冊封域無虞天子儵然有求玄之思乃範真金模聖表
隆華日角燭于宮庭中外臣寮咸欲以頌山河而襲日月也公於
是有聖容之讚天街之北櫛膏攸居因饑憑凌怙衆強禦嚴之以
刁斗而勃爾無懼申之以文告又腆然不率天子震怒旋命征之
公獨運沉機上資宸斷萬里勝負決於帷中雷霆所振大年遂潰
疣贅披狄腥膻解離遁其名王復我貴主公於是有討北狄之詔
天寶末前門爲首亂之地唐珣陳琳襲世未平至是漁陽帥仲武
掃除妖孽臧復仇讎奉揚感神乃底康寧仍願勒石於盧龍之塞
以敘聖功飛章上聞帝用允若公祇應明命舒展恪言呼嘯神祇
世尚華當善而文星現不寐而白鳳來成諸侯不朽之勳等元

無初之化公於是乃...
朔河之險持甲兵之密...
帝將耀武公累獻忠謀且言曰重耳在喪不聞利父維事受踐
祗以推君月明皇德當天井內地跨連河北脅齊山東豈可行有
匪人坐爲汙俗若是可忍孰不可容沃心無疑躡足乃定又曰上
董居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今漳水雄兵常山勁卒是爲唇齒實
懼因依不若乘於未萌制其將動帝命其奏乃妙選使臣以勞論
之嚴立刑賞以勸戒之魏侯鎮侯勳力從命絕亞關之右臂收汲
水之上游獲茲渠魁在此虜筭又棘門叛臂橫水餘兇竊上相之
徑旄盜晉蜀之管綸帝怒斯赫人心愈凝成以師老于郊某某尚
固議罪兵者致家請宥者雷同公又揚揚而言曰彼地則義師
師介言室是玄祖勸商之邑后稷造周之耶瓜豸具存堂構斯在
旬相發書不讓仇讎則是將備年逐主之限長眉頓射親之俗詩
稱築室于道書謂疑謀勿成由是洞啓宸衷大破羣議運籌制勝



舉無遺策防微慮遠必契神机授鉞之臣服膺承命謝安之圖基
尚拗暫泰之鈔酒方醱果有軍書繼聞戎旆砥磨周斂兵卒靡刀
萬里來索紹之頭顱二家毒蚩尤之肩髀歎聲雖震於朝市喜氣
不見於形容何其暴立功勳鎮定風俗若是之重公於是伐卜
黨之制平晉陽之勅宗英可汗獻琛輸寶越自絕域通于本朝文
再伯士之胤呼韓庭之師或執玉而朝靈囿或解辯而拜甘泉
亞垂於冊書光波明命公於是育諭迴鶻之命五冠登昆之書四
又章寺於訓傳机事出於神明固將優仰邳石之符傲睨鬼箱之
錫闢之者可以生某賤得之者可以溺邦國每牙嘗既技及泥背
弄嘗於前席親授筆札公亦分矣可流各簡知飛時有急宣明於
密書內定外制皆不此聞或勞切矣雷机難終日宣室未召武帳
莫開公則疏于封章建於旋袞當乙夜觀書之際未嘗不弄美再
三此又豈可述傳洞簫而譏於後度闌于虛而異不同世者論功
該德訂歲在乙巳歲公亦以天子之道貫之坤低一年而風雨

彼廣矣今不二年歲醜虜與北伐之詩四年誅然重謀東征之

歌而又伐摩尼之風壞浮圖之俗偃兵返棹回海胥定思欲增鴻

名光下武公乃觀東序之圖按西崑之謀鋪紆名實藻麗文采類

于上帝為善相宗公於是纂章天成功神德明道之冊文號位既

畢華夷合同方將助札官召儒者訪匡衡古土之儀採公王明堂

之圖考肆覲之礼於梁生取封禪之書於天子盡皇王之盛事極

臣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禹壽就掩然猶進先嘗之藥獻高手之

醫廣周旦請代之書追黃宣易名之美作于大誥祈于昊天始終

一朝紹續九德其攻伐也既如然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武宗一

朝冊命典詰奏議碑贊軍机羽檄凡兩漢二十卷輒著曰合昌一

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善位旌官業也歲丁知亞自左掖出為桂
林九月公書至自洛以曲結制命示于幽都且使丞亭以集成書
尋玄珠不充於倪域所希聲莫勞於高下奉命震端幾移朝夕援
筆而復止者三四伏念江旻修邊辭諫不及因文繫以叙馬夫全



功難持大名難兼日赫於晝而之不媚月皎於夜而无温煦冬之
爲低也則雪霜飄暴凍入肌髮夏之爲用也則金石鏖火走虜
冰如陽春高秋者稀焉南則漳風毒熱之爲厉也北則獲戎黠虜
之爲患也如繼邑成秦者豈爲鵬就一傳之以馳騁驕驕不授之
以齊者如應龍者鮮焉仲尼聖賢之宗也位止於司寇師講道德
之祖也官天與柱史如姬旦者幾焉是以保衡傳說佐佑殷宗召
公畢公召亮周室咸著大訓克爲元龜書契以來末之多有李斯
以刻石紀號之文勝而不在休明之運又何足數哉周勃霍光雖
有勲伐而不知儒術枚叟嚴忌善爲文筆而不至熒面自是已略
其類矣繁惟若蘊開物致言之才居元河上公之位建靖淮平戎
之業垂經天緯地之文符于秋躬慶是全德蓋四序之陽春九州
之咸維品彙之應尤八倫之姬旦後之學者其景之

唐徐泗家節度使觀察處置等使通議大夫檢校尚書
左僕射贈司空徐建封文集序 權德輿

昔者虞以濟哲文明理天下故有諸八音陳九德厥載康哉之臣
周宣王循文武之業以開中國故有歌蒸人賦韓奕詩風大雅之
什春秋之際諸侯列大夫感物造端能賦可以圖事稱詩可以諭
志然則元侯宗工作爲文章本於王化發於風俗亦其志氣之所
發也司徒諱建封南陽人簡廉疏達信厚誠直柔心可大以禮義
爲干楮非道不處視圭組猶裨裨以褐衣字博游于京師當時須
公名聲盛服先生之倫皆迎門締交就義若過黃師律於盟津於
鹵二仰由察視一柱下方書朝廷以州部要書選准符守服巴陵
不爲春安及之壤地相而衆寡懸絕物情不交斬其使者以殉
傳首於行在所屏翰淮海我爲金湯選奕奕觀筆若皆革心服義而
東夏安矣加地進律察廉三都授鉞貞師在于徐方就加六職端
右之任追命三公論道之秋其始終艱貞光大也如是昔左丘明
載畢聚公之言曰忠文之實也智文之輿也仁文之愛也善文之
制也則司徒獨時之大忠明智戴仁抱義皆推本乎斯文然後足



言足志踐履章灼故其辯古人心原定是非於羣疑之下則韓君
則錄痛詆時病以發舒憤懣則投元杜諸宰相書其餘贊勳伐表
在隴銘器敘事放言瀟理皆與作者方駕而歌詩待優有仲尼之
氣質越石之清拔如雲濤溟漲浩漾无际而天琛夜光往々在焉
其人說也獻朝天行一篇因喜氣以摠肝腸覽其辭者見公之心
焉其還鎮也德宗皇帝紆天文以送別湛恩異倫輝動中朝至於
內廷錫宴君唱聖和皆勳六義之英而爲一時之盛夫文之病也
武牽拍而不能騁或奔放而不自還公則財才切近揮斥細故英
誠感樂卓爾其闕大指理研幾泊然其精微全才逸氣與勳力不
重盡在是矣公之理也徐人宜之故尚書克家繁業用嗣厥服猶
紀氏之居司絲鄭人之賦縑衣太君維慈善々春秋之義也水懷
先志乃集遺文以德重管承司徒之次表列編次凡二百三十篇
承認作序是用拜君命之辱而不致讓云

唐民容上宮其文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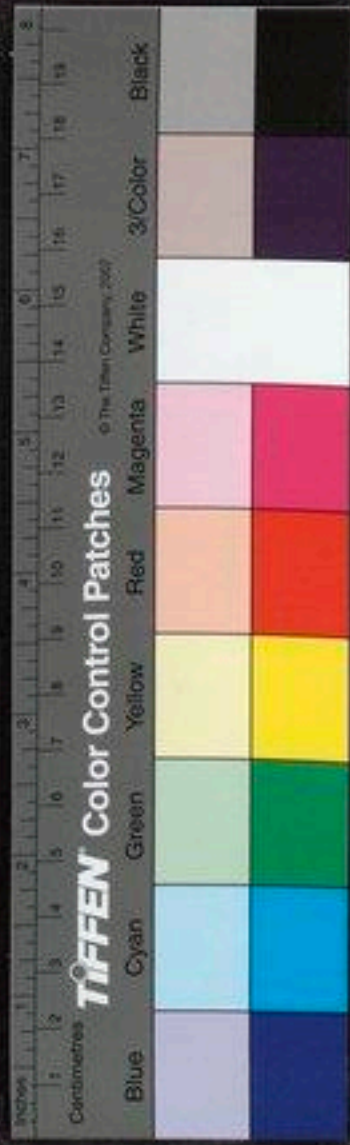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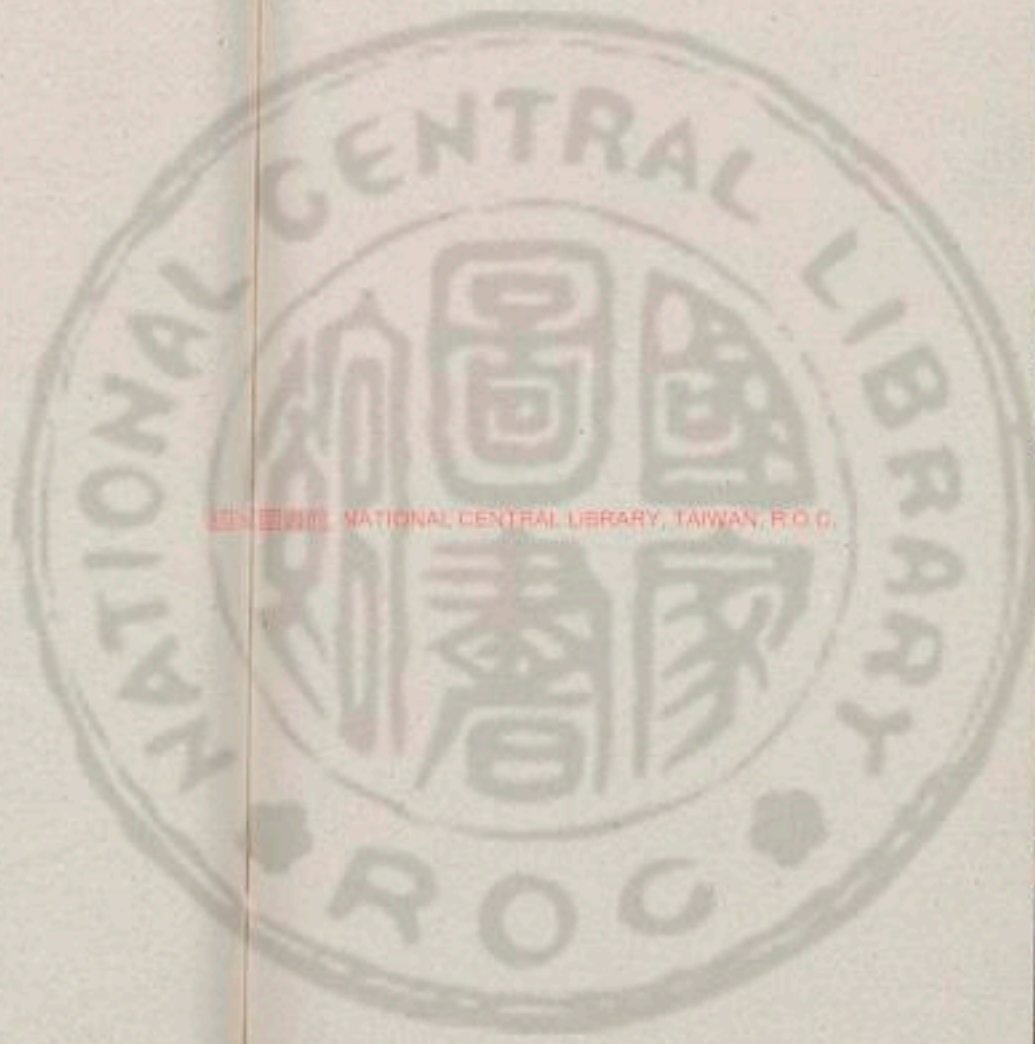
張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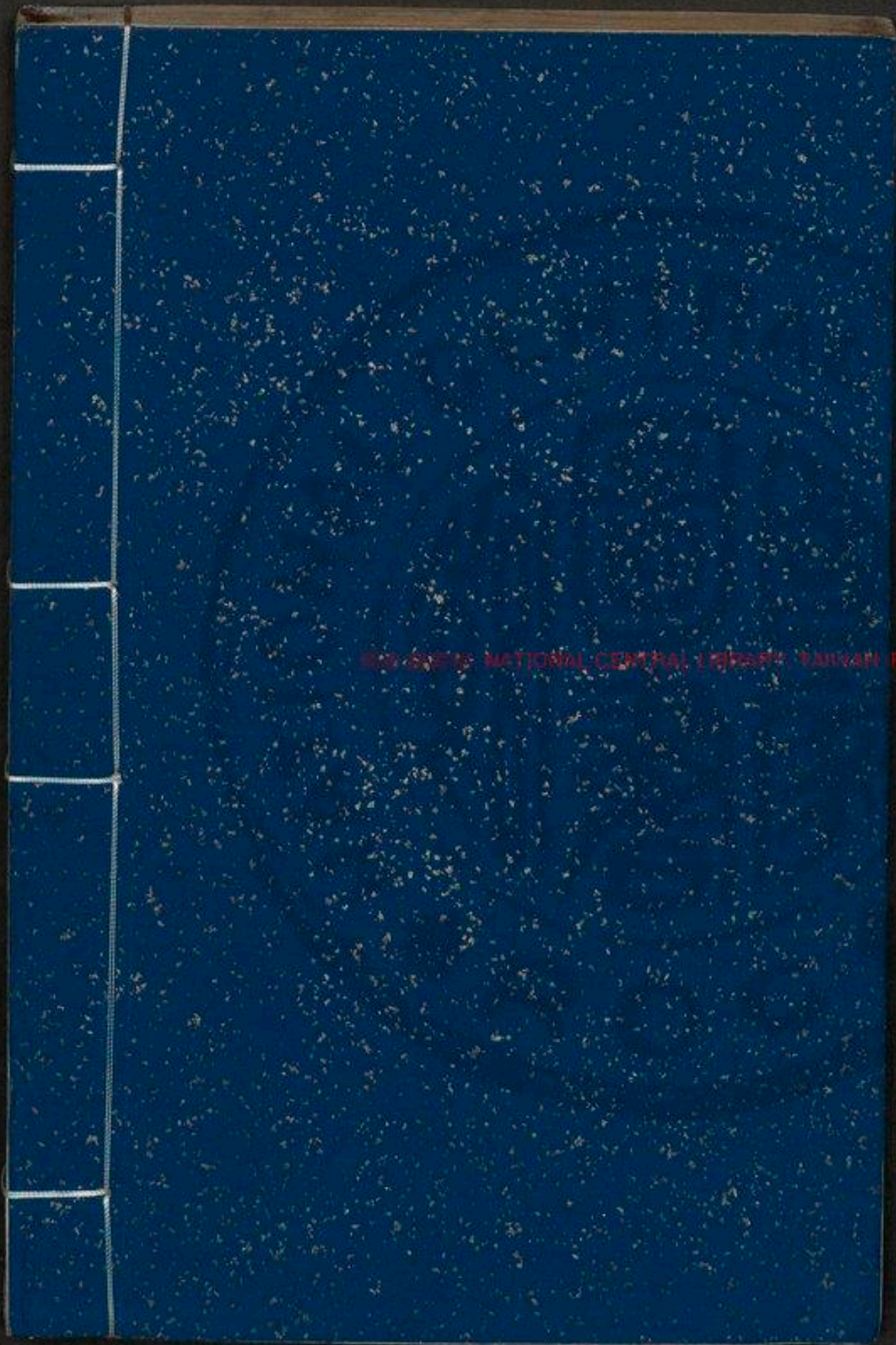
臣聞七聲無主律呂經其和五線無章韻獻交其麗是知氣有靈
鬱非巧辭莫之通形有萬變非工文莫之寫先王以是經天地究
人神聞寂寞繼幽昧文之辭義大矣哉土官昭容者故中書侍郎
儀之孫也明淑挺生才華絕代敏識聰聰探微鏡理開卷海納宛
若前聞播筆雲飛咸同宿構初沛國夫人之方娠也夢巨人俾之
大秤曰以是秤量天下及昭容既生彌月夫人弄之曰秤量天下
豈在子乎孩遂啞啞應之曰是生而能言蓋爲靈也越在襁褓入
於掖庭天寶曆之故賤家而資國運將興也故成德而受任自則
天久視之後中宗景龍之際十數年間六合清謐內峻圖書之府
外闢修文之館搜英獮俊野無遺才右職以精學爲先大臣以無
文爲恥每豫遊宮觀行幸河山白雲起而帝歌翠華飛而臣賦雅
頌之盛身三代同風豈惟聖后之好文亦云奧主之協謚者也古
者有女史記功書過復有女尚書法事宮閣昭容兩朝專美一日
萬機顧問不遺應接如響雖漢稱班媛晉舉左嬪文章之道不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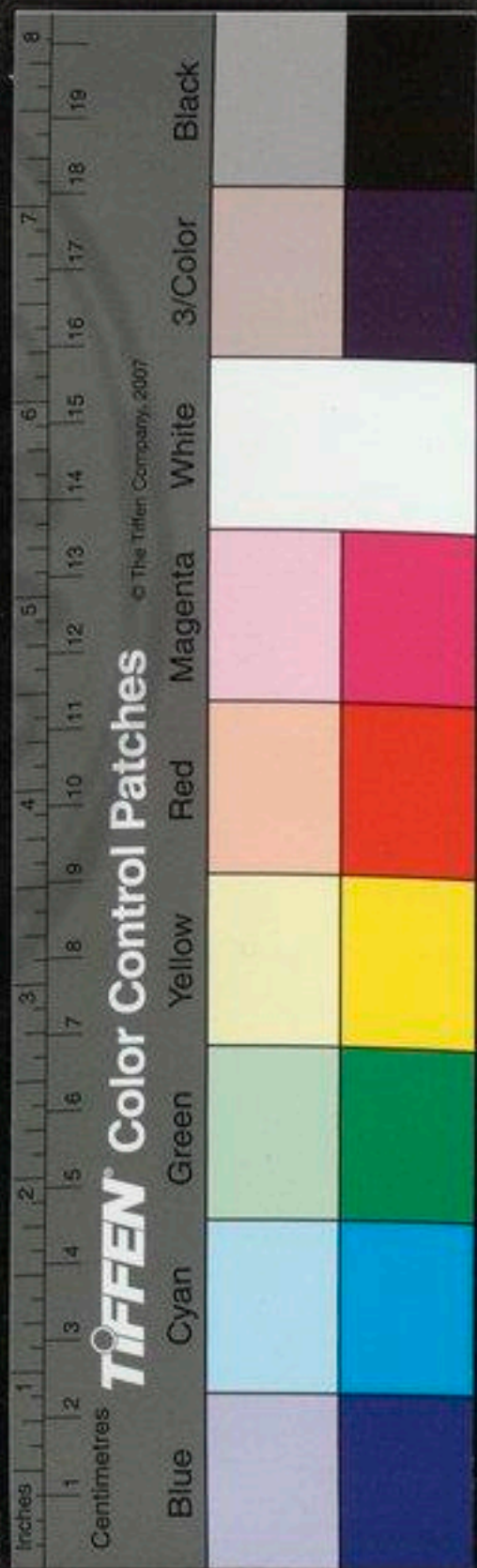
輔佐之功則異迹祕九天之上身沒重泉之下嘉猷令範代罕得聞庶姬後學嗚呼何仰然則大君據四海之圖懸百靈之命喜則九圍挾纒怒則千里流血靜則黔黎又安動則蒼旻罷弊入耳之語諒其難乎貴而勢大者疑賤而禮絕者隔近而言輕者忽遠而意忠者忤惟窈窕柔曼誘掖善心忘味九德之衢傾情六藝之圃故登崑巡海之意寢翦胡刈越之威息璿臺珍服之態消從禽嗜樂之端廢獨使溫柔之教漸於生人風雅之聲流於來葉非夫玄黃毓粹貞明助思象妙扶識羣靈挾志誕異人之寶授興王之祐其孰能臻斯懿乎鎮國太平公主道高帝妹才重天人昔嘗共遊東辟同宴北渚條來忽往物在人亡憫雕瑄之殘言悲素扇之空曲上聞天子求椒掖之故事有命史臣敘蘭臺之新集凡若干卷列之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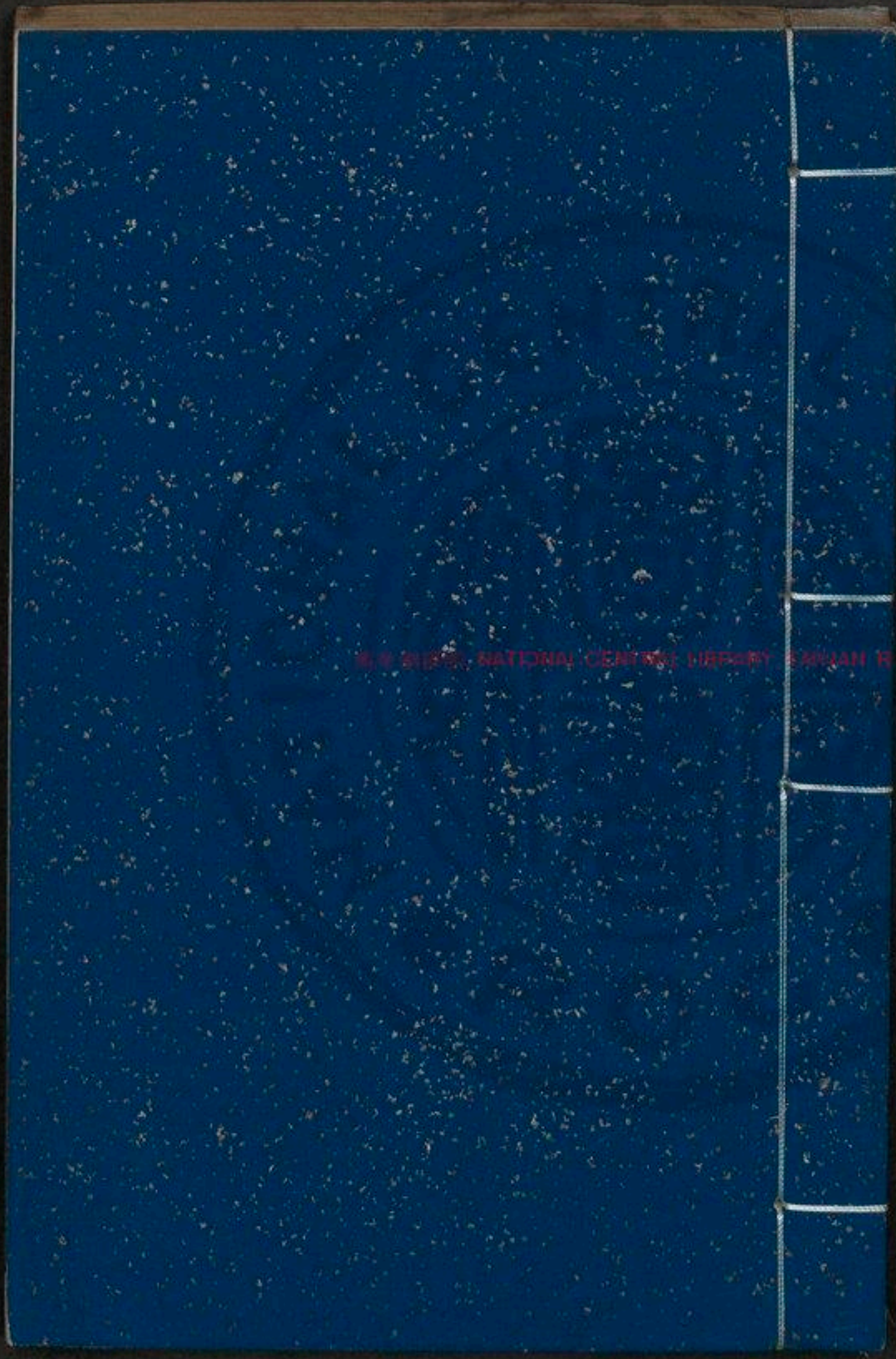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KATHMAN, P.O.S.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3496081 v.23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序乙 卷二十三首

集序

唐御史大夫李栖筠文集序 權德輿

唐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文集序 元稹

唐贈禮部尚書孝公崔沔文集序 李益

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韓愈文集序 李漢

唐尚書刑部侍郎張孫遜文集序 顏真卿

唐比部郎中崔元翰文集序 權德輿

唐左補闕皇甫冉詩集序 独孤及

唐左補闕李翰前集序 梁肅

唐左補闕梁肅文集序 崔恭

唐司封員外郎李華中集序 独孤及

吳興姚

鉉

魯



唐禮部員外郎柳宗元文集序 劉禹錫
唐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 盧藏用
唐衡州刺史呂溫文集序 劉禹錫
唐御史大夫贈司徒贊皇文獻公李栖筠文集序

權德輿

辰象文于天山川文于地肖形最靈經緯教化鼓天下之動通万物之宜而人文作焉三才備焉命代大君子所以序九功正五事情義入神英華發外著之話言施之憲章文明之感与天地準贊皇文獻公以文行正直祗事代宗中行而立乃協于初未弱冠隱于沒郡共城山下管道抗志不苟合於時族子華名知於人嘗謂公曰叔父上邠伊周旁合管樂声動律外氣橫人間感激西上舉秀才第一陟降中外間關代故宣力匪躬勤于王家出遊方国入居清近由給事黃門官小司空剖符毗陵陟明于吳廉問風行四方表率拜御史大夫不仁者遠武皇炳然審天工之可付公亦覽

然知理道之可必一德交感惟心合符誠然以符不假聲而不泯豈斯人未得蒙公之功化邪何造物者之戾也始與計偕授小宗伯書至內外掃除之際自爲纂誌其間齋三十年周旋官業斯文相爲用大凡出於詩之無邪易之貞厲春秋之褒貶且以闕參鉅術爲曼辭麗句可喜非法放言公之文簡實而粹精明拔而章明書誌二篇感槩自敘英華特達君子之道有初有終至若嘉園綺地張出處於秦漢之間著四先生碑美蕭文終邠承相之倫或退或讓作五君詠病有司詩賦取士非化成之道著貢舉議其他下爲城教條則辭語溫潤言公事上奏則切剴端正觸類而長皆文約言明昭昭然足以激衰薄而申矩矱如崑丘玄圃積玉相照景止鄒林凡木不植覽公遺編者髮鬢風采知公之道焉烏虜以韓安國之忠厚多大略漢武以爲國器壺遂深中篤行將亦倚以爲相董仲舒言天人之際有王佐之才而皆不至彼當時經綏備位者相廷無虛日又况奇表恢奇宗憲蔽善公于斯時道未大光然

其談獻獻者過於當國流風遺書暴于天下神之聽之景福于趙
公纂承門訓弘大名器三命樞機為唐慶龍君子然後謂流澤貽
慶之言也信德與先公與公天寶中修詞射策為同門生並時筮
仕于魏貝之地聲猷志氣相視莫逆伏思羈縻展敬無容猥以疎
愚承趙公至惠恭聲舉之舊無忘代親甥唐虞之朝嘗陪宰政捧
門中集錄脣涕見授辭不獲命謹直書以冠于篇

白氏長慶集序

元稹

白氏長慶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居易字樂天始言試指之
無二字能不誤歟然既言讀書勤敏與他兒異五六歲識聲
韻十五志詩賦二十七舉進士貞元末進士尚馳競不尚文就中
六籍尤深洛禮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為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
明年拔萃甲科由是往習相近遠求玄珠斬白蛇劍等賦及百道
判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矣會憲宗皇帝冊召天下士樂天對詔
稱旨又登甲科未幾入翰林為制誥比比上書言得失因為賀平

詩奏中吟等數十章相言天下事取人比之風發焉予始與

同枚秘書前後多以詩章相贈答會予謫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

寄予百韻律詩及雜體前後數十首是後各佐江通復相酬寄巴

蜀江楚間滄長安中少年遞相倣效競作新詞自謂為元和詩

禁者觀寺觀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

道至於繕寫摸勒街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

間廁無可奈何予嘗於平水中蠟燭燈見村校諸童競習歌詩

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為微之

也又難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

偽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長慶

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詔還予時刺部會稽因得盡徵

其文手自排績成五十卷凡二千一百九十一首前輩多以前集

其文手自排績成五十卷凡二千一百九十一首前輩多以前集



中集爲名予以爲國家改元長慶於是因號曰白氏長慶集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之長可以爲多矣夫以諷諭之詩長於激開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賸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戒之類長於當碑記敘事制詔長於寶曆奏表狀長於直書檄詞策劄判長於盡摠而言之不亦多乎哉至於樂天之官秩景行與予之交分淺深非敘文之要也故不書長慶四年冬十二月十日微之序

尚書崔孝公文集序

李華

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立身揚名有國有家化人成俗安危存亡於是乎觀之宣于志者曰言飾而成之曰文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臯陶之歌史克之頌信也子朝之告字詒之詞詐也而士君子取之夫子之文章偃爾傳焉偃爾歿而孔伋孟軻作蓋六經之遺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遠六經之道遂矣論及後世力足者

其與於古歟帝唐文行臣太子賓客贈禮部尚書博陵孝公崔氏諱鴻字若冲安平公愷之少子也世爲德表門爲上族厥發純英滋漸名訓大包淑和高厲退清行先乎孝藝裕乎文資孝可以殺眩王室揆文可以弼我邦教進士登第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召見拜校書郎陸渾主簿朝廷以公直躬正詞擢左補闕以公威邪忿佞除殿中侍御史文端武淑遷起居舍人學該典禮拜尚書祠部員外郎議事惟允遷給事中言成訓改中書舍人辭乞就養授虞部郎中節高天下升御史中丞嗣亦不吐降著作郎道冠儒林遷祕書少監勳爲人範除左庶子宜均大政拜中書侍郎望尊地逼出爲魏州刺史人推不舊入爲左散騎常侍東宮居守集賢院學士祕書監太子賓客兼棗州刺史器州復職副守薨于位時開元二十四年冬仲月旬有七日春祔六十七贈禮部尚書海內冠帶涕哀宗師公爲御史糾翰試之罔持國屬之罪爲給事



中拒貴倖怙恩之詔削大臣忤旨之刑爲中丞數發太倉減上林
禽鳥之給以賑艱食陝東之人什而復起宦官犯法執以按劾權
寵屏息朝章大行權貢舉時得陸尚書景融來揚州瑱末上黨選
宋兵部鼎等僉爲國器在中書詔命之出上考天時下從人心異
於斯者必替其否在魏州屬雨水敗稼乃弛禁使人先行後聞活
者萬計公自爲常侍賓客恒江介正燕禘天下而不容於朝置之
散地竟孤其道時乎初公與元兄御史渾濟名弱冠遊京師搢紳
儒學之士皆曰崔氏伯仲必至台司旣而御史君天沒公終于副
守則向之所屬適爲人憫哉公之侍疾也孝達于神祇居憂也哀
貫乎天地喪期有數而茹毒終身慈不食葷葷亦肆直道勝而齊
物德全而及人博厚崇高篤實有耀備於古烈芳魯衛之君子歟
在魏州車駕東巡關外諸侯公爲上第由是分掌選署仕進之族
必勸焉親交鄰里饑者待公而炊寒者待公而裘慈嘗之奠待公
而後具故祿廩深厚家未嘗空聞元中天下富穰車服過制公非

飲食非官室灌衣漚冠傳人稱我而化其不化者亦懸乎心矣見
天下之善知不及從而佐之見天下之不善知探湯從而誨之則
卒蹈於中庸翩然於不迫已過半矣中朝議政或疑奉謀未允公
援六經伸百氏覆於時事舉其中天下莫不誦誦焉文集經亂
罹多散逸今其存者二十九卷長子成甫進士擢第校書郎陝縣
尉知名當時不幸早世嗣子祐甫論撰先志一卷爲第三十傳祖
稱之美合於禮經見公文章知公行事則人倫之敘治亂之源三
閤行乎天下及魏晉之浮誕合立言於世教其於道也至乎哉祐
甫純孝而文直清而和希公門者謂公有焉明發不寐泣次遺文
以華北州鄰壤婚姻之舊嘗趨公門備闕家編祐甫代華爲校書
郎華以是味公之道也孰詞則不敏有古之直焉

唐文部侍郎昌黎先生韓愈文集序

李漢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爻象春秋書
事詩詠歌書禮別其僞旨深矣乎秦漢已而其氣渾然迨乎司馬



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
美簡司馬氏已來規範蕩悉謂易已下為古文則掠僭竊為工耳
文與道秦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於大曆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
翁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為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
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爛卓踔齋法
澄深謚然而蛟龍翺蔚然而沅鳳雖翳然而韶約發日光玉潔周
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言慙惻當世
遂大拯頽風救人自為時人知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志益堅其
終人亦翕然而隨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
雄偉不肖者矣長慶四年冬先生歿門人隴西李漢厚知最厚且
親承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得賦四古詩二百五聯句十律詩一百
七十三雜著六十四書啓序八十六哀辭祭文三十八碑誌七十
六筆硯題魚文三表狀四十七摠七百并目錄合為四十一卷目
為昌黎先生集傳於代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

本傳

唐尚書刑部侍郎贈回書右僕射孫述文公集序

顏真卿

古之為文者所以導達心志發揮性靈本乎詠歌終乎雅頌帝容
作而君臣勅色王澤竭而風化不行政之興衰實繫于此然而文
勝質則繡其繁悅而血流漂杵質勝文則野於禮樂而木訥不華
歷代相因莫能適中故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此其
效也漢魏已還雅道微缺梁陳斯降宮體聿興既馳騁於末流遂
受嗤於後學是以沈隱侯之論謝康樂也乃云靈均已來此未及
觀盧黃門之序陳拾遺也而云直喪五百歲而得陳君若激昂積
波雖無害於過正推其中論不亦篤於厚誣何則雅辭在人理亂
由俗來間獲上胡為乎綿古之時正始皇風奚獨乎凡今之代蓋
不然矣其或斌斌彪炳郁郁相宣實期運以挺生奄寰瀛而首出



者其惟僕射孫公平公諱述河南鞏人其先自樂安武水寓于涉而從焉又嘉之以詞學登科官至宋州司馬公風裁嚴明天才傑出學窮百氏不好非聖之書文統三變特深稽古之道故逸氣上齊而高隋四達冠索隱乎渾元之始表獨立於常均之外不其盛歟年數歲即好屬文十五時相國齊公崔日用試土火鑪賦公雅思適麗援翰立成齊公駭之約以忘年之契邇後遂有大名故其試言也年未弱冠而三擅甲科吏部侍郎王丘試竹簾賦降階約并以殊禮待之相國燕公張說覽其策而心醉其序事也則伯樂川記及諸碑誌皆卓立千古傳於域中其爲詩也必有逸韻佳對冠絕當時布在人口其詞言也則宰相張九齡欲持摭疵瑕沈吟久之不能易一字公之除庶子也苑咸草詔曰西掖堂給朝推無對議者以爲知言凡斯夥多庸可悉數故燕國深賞公才俾與張九齡許景先韋述同遊門庭命子均頃施伯仲之禮江表李邕自陳州入計繕寫其集實以誦公誼知己之分其爲先達所重也如此公又雅有清譽其考功郎中孫君選一藝要不能盡述其詳者二十七人數年間宏詞判等入甲者一十六人授校書者九人其餘咸著名當世已而多至顯官明年典舉亦如之故言弟者必稱孫公而已夫然信可謂人文之宗師國風之秀匠者矣公凡所著詩歌賦序策問贊碑志表疏制誥不可勝紀遺二朝之亂多有散落予宿絳成等夙奉過庭之訓成以文章知名同時學者乃編次公文集爲二十卷列之于左庶乎好事者傳寫諷誦以垂乎無窮亦何必藏名山而納石室也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昔觀光乎天府寶荷公之獎擢見命爲序豈窳端倪時則永泰元年仲秋之月至若世系闕閱蓋存諸別傳此不復云

唐尚書比部郎中博陵崔元翰文集序

權德輿

易賁之彖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闕里之四教門人之四科未有遺文者荀况孟軻修道著書本於仁義經術之枝派也迨夫



騷人怨思之作游士從衡之論刺譏裨闔文憲陵夷至漢廷賈誼
劉向班固楊雄司馬遷相如之倫鬱然復興有古風烈然則文之
用也橫三才之中經紀事物章明統類不可已也殷之說命周之
命君陳君牙射父之訓辭鄭東里之潤色天子諸侯名命之文
也張者之輪奐史克之駟馭吉甫之清風伯喈之無愧賢士大夫
頌述之文也至若夫子紀延陵墨叔向寓子產書董仲舒射策言
天人相與之際阮元瑜二記翩翩之任綱類滋多非文不彰後之
人力不足者詞或侈靡理或底伏文之難能也如是博陵崔君元
節東漢濟北相長岑之後也曾祖某濟州刺史祖某鳳閣舍人考
某以經明歷衛州汲縣尉虢州湖城縣之簿親沒遂不復仕探古
先微言著尚書洪範周易志象又三國春秋幽觀之書門人諸儒
易其名曰貞文孝父君紹文宗雕龍之慶究貞文法義之學潔廉
清方兼直莊明博見強志不取合於俗然而好深湛之思舒而為
彰舒之文師尊古蹟傍碑二漢不為物遷不為波流初聞關隴約

一
魏正三登平科名動天下初自典校秘書理薛沂公北平王司徒
所管奏記之職歷太常寺協律郎大理評事錫以命服登朝為太
常博士禮部員外郎貞元七年春轉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八年冬
罷為比部郎中十一年夏寢疾不起其壽四百甲子其文若干篇
因茂博厚普華縝密足以希前古而登後學紀循吏而述政事則
於柏鄉獨孫信州頌敘守臣勳烈則黎陽城碑劉幽州神道碑表
宗工賢人北域則李太師梁郎中誌文撰門中德善則貞文孝父
誌二銘據志氣以申感槩則與李都統及二從事書詮桑門心
法則大覺禪師碑推人情以陳聖德則請復尊號表陳理道則有
制東燕潤王度則有詔誥嚮所敘詩書說命駟頌而下君皆索其
粹精故能度越倫類有盛名於代其他詩賦贊論銘誄序記等今
為三十卷如黃鍾玉磬琮璧琬琰奏於懸問列在西序其章者雖
漢廷諸公不能加也無溢言曼辭以為奢大無調笑柔色以資五



晉勁直而不能屈已清剛而不能容物介特寡徒晚達中廢斯亦
命之所賦也德輿昔歲復與君遊於江湖間又接武侍從登文石
之陛常所論著備探簡編君之孤某既除喪泣捧遺文見咨序引
故如其篇第直書以冠之云

唐左補闕安定皇甫冉文集序 獨孤及

五言詩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李蘇感於曹劉其所自遠
矣當漢魏間雖已朴散為器作者猶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
則有未弦踈越大美遺味之歎歷千餘歲至沈詹事宋貞外始財
成六呂彭施五色使言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
是乃備雖去雅濶遠其麗有過於古者亦猶路獲出於土鼓藁糶
生於鳥跡也沈宋既歿而崔司勳顧王右丞維復崛起於開元天
寶之間得其門而入者當代不遇數人補闕其人也補闕諱冉字
茂政玄晏先生之後樂平縣令价之孫西州長史顓之子十歲能
文十五而老成右丞相曲江蘇公深所賞異伯父秘書少監彬允

之自是令問休聲譽進士第一歷補闕左補闕相國
太原公之推轂河南也辟為書記大曆二載遷左拾遺轉左補闕
奉使江表因省家至丹陽朝廷三署郎位以待君之復不幸短命
年方五十四而歿嗚呼惜哉君忠恕廉恪居官可紀孝友恭讓自
內形外言必依仁交不苟合得喪喜愠罕見於容故觀君述作知
君所尚以景命不永斯文未臻其極也蓋存於遺札者凡三百有
五十篇其詩大略以古之比興就今之聲律涵詠風騷憲章顏謝
至若麗曲感動逸思奔發則天機獨行非師資所獎每舞雩詠歸
或金谷文會曲水修禊南浦愴別新章秀句輒加於當時一等才
鍾於情故也君母弟曾字孝常與君同稟學詩之訓君有誨誘之
助焉既而麗藻競爽威名相亞同乎登者方之景陽孟陽孝常既
除喪懼遺製之墜于地也以其與茂公同前後為諫官故銜痛編集
以論謨見託遂著其始終以冠于篇

唐左補闕李翰前集序

梁肅





文之作上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如次所以裁成典禮厚人倫之義又所以貽顯義類立天下之中二代之後其流派別矣漢制所以霸王道雜之故其文亦二賈生馬遷劉向班固其文博厚出於王風者也枚叔相如揚雄張衡其六人雄富出於霸室者也其後作者理勝則文薄文勝則理消理消則言愈繁斯亂矣文薄則意愈巧斯弱矣故文本於道失道則博之以氣不足則飾之以辭蓋道能兼氣氣能兼辭辭不當則文斯敗矣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以還則李負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作故其道益熾若乃辭源辯博馳騁古今之際高步天地之間則有左補闕李君君名翰趙郡蒼皇八也天姿朗秀率性聰達博涉經籍其文尤工故傾致治亂則明白坦蕩衍餘條暢端如貫珠可觀也陳道義則游泳性情探微以冥冥乎春冰之將泮也廣勳戒則得失相雜古內相類輝乎元氣之在而也項功美則溫直

雲翰馬導河鹿石而彌六合隨山而注巨壑蓋無物足以道其氣而闕其行者也世所謂文章之雄也若其誰歟弱冠進士登科解褐衛縣尉其後以書記尋參淮南節度軍謀累遷大理司直天子聞其才召拜左補闕俄加翰林學士詹之處世用捨關乎才進退牽平時始居筮仕值歲多難時方用武政委於外藩及夫宣室而揮翰也方用人文以飾王度則因疾罷免嗚呼君子賢人運與事并得信其志者寡其用矣其餘屬唯道衰缺黃念之毀棄若子韞軻士安多病亦可勝論惟斯文足以振當世餘烈足以遺後嗣此之謂不朽焉既退歸居于河南之陽翟家貧而祿不及志愈藹而文益壯暇日以嘗所述作三十卷目為前集命子序之君與子實有伯嗜仲宣之義故書于篇

唐右補闕梁肅文集序

崔恭

敘曰皇甫士安志好閑放不榮軒冕導情適志作高士傳贊記遺
韻風猷尚在而公早從釋氏義理生知結意爲文志在於此言談
語笑常所切劇心在一乘故敘釋氏最爲精博與皇甫士安之所
素尚亦相放焉則今天台太師元浩之門弟子也摳衣捧席與余
同焉故能知其景行收其製作編成二十軸以爲儒林之綱紀云
石夫明是非探得失乃作西伯稱王議宗道德美功成作磻溪銘
一皓贊釣臺碑圮橋碑累當世激清風作先賢贊獨孤常州集序
觀講論證序美藝文善章句作李補闕集序隱士李君遺文序備
教化彰諷詠作中書侍郎贈太子太傅李公集序開國公包君集
序認名實樹遺風作常州獨孤公遺愛頌太常卿常山郡開國公
崔公神道碑惡戎醜思康濟作血箴致宗系思在德作述初賦病
流濫悅故居作過舊園賦明失道宗有德作受命贊賦其餘言志
等情記會敘別摠存諸集錄後復命一以貫之作心印銘住一
不謂法體作三如來畫贊知法要

歎謂周禮習作謂決大師師大教之所由常日之未嘗不於此
矣若以神道設教化源芳濟作泗州開元寺僧伽和尚塔銘言僧
事齊律儀作過海和尚碑銘幽公碑銘釋氏制作無以抗敵大法
將城人鮮知之唱和之者或寡矣故公之文章粹美深遠無人能
到此事可以俟於知音不可與薄俗者同世而論也余之仰止未
盡其善蓋釋氏之鼓吹歎諸佛之影嚮歎余所不者道其窮與常
懷不言之歎杳冥之恨爾後之人識達希夷意通變象知我之言
之不作耳若以敝人倫正褒貶則人皆知之非獨情至而稱其製
作也大約公之習尚敦古風閱傳記碑碑然以此導引於人以爲
其常米鹽細碎未嘗挂口故鮮通人事亦賢者之一病也夫子所
謂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故無適時之用任使之勤余故以皇甫士
安比之若善矣吾諸葛亮留心濟世自謂棟梁則非公之所尚也
所謂善古而不善今知賢而不知俗故論贊碑頌能言賢者之事
不能言小人之稱享年若干以某年月日終于長安某里朝廷尚



德故以公爲太子侍讀國尚書錄故以公爲史館修撰發詔令數
王獻故以公爲翰林學士三職齊署則公之處朝廷不爲不達矣
年過四十士林歸崇比夫顏子黃叔度不爲不壽矣其碌碌者老
於郎署白首人世又何補哉於達者不可以夭壽之數而病於促
髮爲公遺孤歿後而生今已成立則友明之知臧孫之後存於此
也

趙郡李華中集序

獨孤及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三者相爲用亦猶涉川者假舟楫而
後濟自典謨缺雅頌寢王道陵夷文教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
後比興其風流蕩而不返乃至有飾其詞而遺其意者則潤色愈
工其質愈喪及其大壞也麗偶章句使伎對策比以八病四聲爲
格守之如奉法令聞臯陶史克之作則呶然笑之天下雷同風
馳雲趨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猶木蘭爲舟翠羽爲楫既之於陸
而無涉川之用痛乎流俗之惑人也又矣帝唐以文德教又于下

遠數千里茲獲寫示以是在延論久藏書者曰乙籤目比校焚外
十多七八得詩賦傳錄論辨碑誌序記書啓表制雜爲二十編合
四百五十首題曰樊川文集嗚呼雖當一時感感之言孰見魏非
而果驗白杜晴文章與政通而風俗以文移在三代之道以文與
忠敬隨之是爲理具與運高下探古作者之論以屈原宋玉賈誼
司馬遷相如揚雄劉向班固爲世思深然證人之辭然刺憤懣雖
援及君臣教化而不能露洽時論相如子雲瓌麗詭譎多矣疾
疾漫無歸不見治亂賣馬劉班乘時若君之善否直然已隱奮然
以拯世扶物爲
化賞罰無不包
竊觀仲舅之文高騁實屬旁紹曲撫繁簡渾圓
勁出襟貫淋漓
不礙六立欽倚呵磨鞭凍如八照焉紀梳痛痺如
水洗其扶剔
匪改斷果行若善牧野前無有敵其正視嚴聽
前衝後鑿如擊
心蒙概謁宗廟其聒警燮發慄若大呂勁鳴洪



博識博學切詔護其砥礪嫉惡堤障初終若濡稿於未
焚膏繼於未安栽培教化翻正治亂變醜養唐堯釀奔薰斯有意
者與時宰諫用兵論江賊二書者上擬奏漢魏晉南北二朝逮貞
觀至長慶數千百年兵農刑政措置當否皆能採取前事九人未
嘗經度者若繩裁刀解粉書線織布在眼見耳聞哉其言往事則
阿房宮賦刺當代則感懷詩有國欲亡則得一賢人決遂不亡者
則張保罪傳尚古兵根本出儒術不專任武力者則注孫子而為
其序褒勸賢傑表揭職業則贈莊淑大長公主及故奇章公汝南
公墓誌標曰歷代取上得才率由公族子弟高多則與高大夫書
諫諍之罪非謂醜惡與主關激則論諫書若一縣宰因行德教不
施刑罰能舉古風則謝守黃州表一存一亡適見交分則祭李處
州文訓勸官業告東君命擬古典謨以寓誅賞則司帝之詰其餘
述論讀識與評恐傷易格異狀後錄雜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

民被王風俗稱不廢至天戶時陳一邱以雅易鄭字者
天寶中公與蘭陵蕭茂挺長樂貴幼幾勃焉彼起周三代文章律
度當世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經為泉源梓情性以評諷然
後有歌詠夫教化獻歲諫然後有賦頌懸權衡以辯天下公是非
然後有論議至若記敘編錄銘鼎刻石之作必採其行事以正褒
貶非夫子之旨不書故風雅之指歸刑政之根本忠孝之大倫皆
見於詞然後中古之風復形於今于時文士馳騫麗扇波委二十
年間學者稍厭抑揚黃華而窺咸韶之音者什五六識者謂之文
章中興公實啓之公名華字遐叔趙郡人安邑令府君第三子貧
直而和純固而明曠遠而有節中行而能斷孝敬忠廉根於天機
執親之喪哀遠神明其任職釐務公若坦蕩而內持正性謙而不
犯見義乃勇舉善惟懼不及務夫如公錄與朋友交然諾者於
天下其偉詞麗則和氣之餘也學博而筆有餘才多而體愈迅每
述作則筆端風生聽者耳駭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天寶二年舉

博學宏詞皆爲科首由南和尉擢祕書省校書郎八年歷伊闕尉
當斯時唐興百三十餘年天下一統朝臣尚文夫昇工乎中微拙
於使人無已譽公才與時并故不進名而彰時輩歸望如麟川
之於虬鸞也十一年拜監察御史曾備言編政柄貪滯當路公入
司方書出按二千石持斧所嚮列郡爲肅皆爲黨所嫉不容於御
史府除右補闕祿山之難方命地族者故天聰明勇者不得奮明
者不得謀公危行正詞獻納以誠累陳諫竟策完封疆之策闡大
迎吠故書留不下時繼太夫人在郾勿潼關敗書聞或勸公走蜀
誦行在所公曰奈方寸何間行問安否然後登安輿而逃謀未果
爲盜所獲二京既復坐謫杭州司功太夫人東嶽養公自傷悼以
事君故踐危難而不能安親既受汙非其疾而貽親之憂及臨牀
願終養而適天不弔由是銜門極之痛者三故雖除喪抱終身之
戚焉謂之二獸息陳力之願焉因屏居江淮間首躬遺名誓心自
絕無何公之左持節又加尚書同封直外郎書事連徵公御已下

傾首延佇至止之日將以司言處公公曰焉有廢節廢志者可以
荷君之寵乎遂移疾請告故相國宋公峴之領選江南也表爲從
事加檢校吏部郎明年遇風痺疝水于山陽疾痼貧甚課子弟力
農圃贈衣服雅好修無生法以冥寂思慮視爵祿形骸冥遺土同
惟吳楚之士君子譚家傳修墓版及郡邑頌賢守宰功德者靡不
齎幣幣越江湖求文於公得請者以爲子孫榮公過勝日時復後
錄以應其求過是而往不復著書素所著者多散落人間自志學
至校書郎以前八卷并舜山公主誌文常將軍神道碑崔河南生
祠碑禮部李侍郎碑安定三孝論哀舊遊詩韓幼深避亂詩序祭
王端貞外沈起居興宗裴貞外騰又別元巨詩并楊騎曹集序王
常山碑並因亂失之名有而篇亡自監察御史以後迄至于今所
述者公長男羔字宗敘編而集之剛自監察御史已前十卷號爲
前集其後一十卷頌賦詩歌碑表序論誌記讚祭文凡一百四十
四篇爲中集其中陳王業則無疆頌讓世道則原十論晉文論主



文而譎諫則言暨舍元賦敦禮敦則哀節婦賦二孝謏與外孫
女二孩書表賢德感德則元魯山碣房太尉德銘崔賓客集序德
先生誄權著作墓表李夫人傳靈夫人頌一生死之間杵其交情
則祭蕭功曹劉評事張博士文吟誄情性達於事變則詠古詩辨
卿大夫族姓則盧監神道碑思舊則三賢論自敘則別相里造范
倫序茲佛敎心要而會其異同則南泉真禪師左溪朗禪師碑其
餘雖比興萬變而未始不根於道德故覽公之文知公之實不俟
覲容貌聽詞氣而後觀其行若使米芾立於史臣之位且備獻替
足以潤色王度正一代之訓典天而病之國不幸也然遐叔身甚
病而心甚壯文益贍而才不竭則前路逸氣詎可度矣他日繼於
此而作者當為後集及常遊公之潘也又故錄其述作之所以然
者于篇

唐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文集序

劉禹錫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
楚漢之文至列山而後起夫或麗而土裂三光五岳之氣
分崩則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
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筆焉如繁星麗
天而芒射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
敬者數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為名進士十有
九年為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稱首入尚書為禮部員外郎
是歲以疎雋少檢獲訕出牧邵州又謫佐永州居十年詔書徵不
用遂為柳州刺史五歲不得召病且革留書抵其友中山劉禹錫
曰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人禹錫執書以泣因編次為四
十五通行於世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
哉若人之不淑吾常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
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言為然凡子厚名氏
與仁與年暨行已之大方有述之之誌若祭文在今附于第一通
之末云



唐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

盧藏用

昔孔宣父以天縱之才自衛返魯乃刪詩定禮述易道而修春秋
數千百年文章粲然可觀也孔子歿二百歲而騷人作於是怨麗
浮侈之法行焉漢興二百年賈誼馬遷爲之傑憲章禮樂有老成
之風長卿子雲之儔瑰詭萬變亦奇特之士也惜其王公大人之
言溺於流辭而不顯其後張崔蔡曹劉潘陸隨波而作雖大雅
不足其遺風餘烈尚有典刑宋齊之末蓋顯頽矣遂迤陵頽流靡
忘返至于徐庾天之將喪斯文也後進之士若上官儀者繼踵而
生於是風雅之道掃地盡矣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泰道
喪五百歲而得陳君君諱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漢虎視函
夏卓立千古橫制頽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非夫岷峨之精巫廬
之靈則何以生此故其諫諍之辭則爲政之先也昭夷之禍則議
論之當也國殤之又則大壯之怨也徐君之議則刑禮之中也至
於感激頌頌之詞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以接乎天人之際者則

感通之篇存焉其進未見其止惜乎溼厄當世道不偶時委骨巴山
年志俱天故其文未極也嗚呼聰明精粹而淪剝貪叨桀鷲以顯
榮天平天乎吾始未知天焉昔嘗與余有志形之契四海之內一
人而已良友歿矣天其殺余今採其遺文可存者編而次之凡十
卷恨不逢作者不得列於詩人之什忘夫故粗論文變而爲之序
至於王霸之才卓犖之行則存之別傳以繼於終篇云

唐衡州刺史呂溫文集序

劉禹錫

五行秀氣得之居多者爲雋人其色激濫於顏間其聲發而爲文
章天之所與有物來相彼由學而致者如工人染夏以視羽畎有
生死之殊矣初貞元中天子之文章煥乎垂光慶雲在上萬物五
色天下人文爲氣所召其主乃蒼靈芝藟蕭與百果齊昇然煜煌
翹翹出乎其類終爲偉人者幾希矣東平呂和叔實生是時而絕
人甚遠始以文學振三川三川守以爲貢士之冠名都西馳速如



其長安中諸生成避其鋒兩科選中銜刃愈出德宗聞其名自
集賢殿校書郎擢爲左拾遺明年大戎請和上問能使絕域者
以奇表有專對材膺選轉殿內史錫之銀章遂拜尚書戶部員外
郎轉司封遷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副治書之職會中執法左遷綠
坐道州刺史以政聞改衡州年四十而歿又十年其子安衡泣奉
遺草文謁容予伸之成一家言凡二百篇和叔名溫別字化光祖
考皆以文學至大官登聞詩禮於先侍郎又師吳郡李膺通春秋
從安定梁肅學文章勇於藝能咸有所但年益壯志益大遂擬生
文字與雋賢文重氣槩覈名實欽然以致君及物爲大欲每與其
止講疑考要皇王富強之際臣子忠孝之道出入上下百千年間
詞角逐發連中得一善輒取爲一節揚袂頓足信容得色舞
音端以爲案是言循身理合乎心而氣將之昭然若揭日月而
孰能闕其勢而爭天光者乎焉言可信而時異道甚長而命
先之言而後林物實生之

書道逸哉而荀卿亦後長也荀卿亦後長也少選君而卒以論以觀生能
明王道似荀卿故予先後視二書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
廟記爲上篇他感爲而爲之始學左氏書故其文微爲富豔夫
弄之關弓惟巴虬九日乃能盡其殼而迴注鷓鴣亦要中於尋常
之間非弄之手弓有能有不能所遇然而然也後之達解者推而
隨之知予之素交不相索於文字之內而已

唐文粹卷第九十二



序乃 卷一十七首

集序

唐著作佐郎顧況文集序 皇甫湜

唐太常寺協律郎李賀歌詩序 杜牧

唐四門助教歐陽詹文集序 李昭孫

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 陸希聲

唐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 李華

唐崔公山池後集序 李翰

唐東臯子集序 呂才

剛東臯子集序 陸淳

唐中徽宗元先生吳筠尊師文集序 權德輿

唐釋靈澈上人文集序 劉禹錫

吳興姚

鈺

參



序乃 卷一十七首

集序

唐著作佐郎顧況文集序 皇甫湜

唐太常寺協律郎李賀歌詩序 杜牧

唐四門助教歐陽詹文集序 李昭孫

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 陸希聲

唐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 李華

唐崔公山池後集序 李翰

唐東臯子集序 呂才

剛東臯子集序 陸淳

唐中徽宗元先生吳筠尊師文集序 權德輿

唐釋靈澈上人文集序 劉禹錫

吳興姚

鈺

參



篋中集序 元結

唐容州經略使元結文編後序 李商隱

樊川文集後序 裴君

毗陵集後序 梁肅

題柳州集後 司空圖

唐大理評事楊君文集後序 韓宗元

注熙征賦後述 司空圖

唐故著作佐郎顧況集序

皇甫湜

吳中山泉氣狀英淑怪麗太湖異石洞庭朱實華亭清啜與虎丘
天竺諸佛寺鉤綿秀絕君出其中間翕輕清以爲性結冷汰以爲
質噉鮮榮以爲詞偏於逸歌長句駿發踔厲往往苦穿夫心出月
脇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最爲快也李白杜甫已死非君將
誰與哉君字通翁諱况以文入仕其爲人類其詞章嘗從韓晉公
於江南爲判官擢成其憂容積入佐著作不能舉顧爲裴排馬江

南郡丞顧況於此意起於茅山意然若將顧言三山
以壽卒湜以童子見君揚州孝感寺君披黃衫白綸絡頭眸子瞭
然炯炯清立望之真白主振鷺也既接歡然以我爲楊雄孟軻頭
恨不及見三十年於茲矣知音之厚曷嘗忘諸去年從丞相涼公
襄陽有曰顧非能生者往門訊之即君之子也出君之詩集二十
卷泣余發之涼公適移蒞宣武軍余裝歸洛陽諾而未副今又稔
矣生來速文乃題其集之首爲序

唐太常寺奉禮郎李賀詩集序 杜牧

大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紙書者某曰必有異亟
取少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明書一通曰我亡友李賀元
和中義愛甚厚日夕相與起居飲食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
詩雜寫四編凡若干首數年來東西南北良爲已失去今夕醉解
不復得寐即閱理篋快忽得賀詩前所授我者思理往事凡與賀
話言嬉遊一處所一物候一日夕一飴一飯頭頭焉無有忘棄者



不覺出涕賀後無家室子弟得以給養卹問常恨想其人誅其言
止矣子厚於我與我爲賀集序盡道其所來由亦少解我意其其
夕不果以書道不可明日就公謝且曰卅爲賀才絕出前議居數
日某深惟公曰公於詩爲深妙奇博且復盡知賀之得失短長今
實敘賀不讓必不能當君意如何復就謝極道所不敢敘賀公曰
子固若是是當慢我某因不敢辭勉爲賀敘然其甚難皇諸孫賀
子長言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煙綿聯不足爲其態也
水之迢迢不足爲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爲其和也秋之明絮不
足爲其格也風掃障馬不足爲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爲其古也
時花美女不足爲其色也飛國彫斃梗芥口匹不足爲其恨怨悲
然也鯨吐鼉獅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誕幻也益駭之苗裔理
雖不及辭或過之駭有感怨刺對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
意乃賀所爲無得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歎恨今古未嘗經
道者如金湖山人詩法數編學廣有遺言休語求取情狀絕遠

去筆其理遠而亦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
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賀死後凡十五年京兆杜某爲
其序

唐故四門助教歐陽詹文集序

李貽孫

歐陽君生于閩之里幼爲兒孩時即不與衆童親狎行止多自處
年十許歲里中無愛者每見江濱山畔有片景可採心獨娛之常
執卷一編忘歸於其間逮風月清暉或暮而尚留宿不能釋不自
知所由蓋其性所多也未甚識文字隨人而問章句忽有一言契
於心移日自得長吟高嘯不知其止也父母不識其志每常謂里
人曰此男子未知其者何如要恐不爲泅沒之餓氓也未知爲吉
邪凶邪鄉人有覽事多而熟於聞見者皆賀之曰若此家寶也柰
何慮之過歟自此遂日知書服聖人之教慕愷悌之化遠君臣父
子之節忠孝之際唯恐不及操筆屬詞其言秀而多思率人所未
言者君道之甚易由是振發於鄉里之間建中貞元時文詞崛興



遂大振耀歐閩之鄉不聞有他人也。會故相常袞來爲福之觀察，使有文章高名，又性頗嗜誘進，後生推拔於寒素中，唯恐不及。之日比君爲芝英，每有一作，屢加賞進，遊娛燕饗，必召同席。君加以謙儒，動不踰節，常公之知，又日深矣。君之聲漸騰於江淮，且達於京師矣。時人謂常公能識真，尋而陸相熒知貢舉，搜羅天下文章，得士之盛，前無其倫。故君名在榜中，常與君同道而相上下者，有韓侍郎愈、李校書觀、洎君並數百歲，傑出人，至于今。伏之君之文，周詳切於情，故敘事重複，宜其掌代文柄，以變風雅一命而卒。天其絕乎！君於貽孫言舊故之分於外氏爲一家矣。故其又之內多爲予伯舅所著者，有南陽孝子傳、有韓城縣尉廳壁記，有與鄭居方書，皆可徵於集。故予沖幼之歲也，拜君於外家之門。太和十編首尾，凡若干首，泣拜請序，予以諾其命矣。而詞竟未就，價微有文，又早死。太中語年，予又爲觀察使，令訪其裔，因獲其孫曰解，不可使歐陽氏之文遂絕其所傳也。爲題其序，亦以爲後嗣之勸。

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

陸希聲

貞元中，天子以文化天下，天下翕然興於文。文之尤高者，李元賓。觀，韓退之之愈始，元賓舉進士，其文稱居退之之右。及元賓死，退之之文日益高，今之言文章，元賓反其文未極，退之窮老不休，故能卒不同，不可以相上下者，文以理爲故，辭勝其理，退之尚於質，故理勝焉。元賓之辭，假使元賓後退之之不相見也，夫文興於唐虞而隆於於魏晉，宋齊梁隋，嫣然華媚，無復朝陳伯玉始，復古制當世高之，雖退之乃大革流弊，落落有老成之風，而元賓則不古不今，卓然自



作一體激揚發越若絲竹中有金石聲每篇得意處如健馬在御
蹀躞不能止其所長如此得不謂之雄文哉自廣明喪亂天下文
集略盡予得元稹文於漢上惜其恐復磨滅因條次爲三編論其
意以冠於首大順元年十月日給事中陸希聲序

唐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 李華

開元天寶間詞人以德行著於時者曰河南元君德秀趙郡李華
爲碣以文學著於時者曰蘭陵蕭穎士三茂挺梁國鄆陽忠烈王
之後曾祖某官大父某官考諱某 吾縣承咸有位不至尊君七歲
能誦數經背碑覆局十歲以文章 知名十五舉滿天下十九進士
擢第歷金壇尉桂州參軍秘書正 字河南參軍蕭穎士地江左永
王修書請君遁逃不與相見淮南 運帥表君爲揚州功曹相國諸
道租庸使第五琦請君爲介君以 先世寄情嵩嶽因之遷附終事
至汝南而沒嗚呼春秋若干天下 儒林爲之憔悴君爲金堂尉也
會官不成爲揚州參軍也丁家 云官爲正字親故請君爲書本

君才名上司以吏事責君君拂衣渡江遇天下有故其高深識
皎皎如此君謂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厥後
有賈誼文詞詳正近於理體枚乘司馬相如亦縹屨才士然而不
近風雅楊雄用意頗深班固識理張衡宏曠曹植豐贍王粲超逸
嵇康標舉此外皆金相玉質所尚或殊不能備舉左思詩賦有雅
頌遺風于寶著詩近乎王化根源此外皆愛絕無聞近日陳拾遺
文體最正以此而言見君述作君以文章制度爲已任時人咸以
此許之不幸沒於旅次有文十卷行於世其篇目雖存章句遺逸
古所謂有其義而無其辭者是後之爲文者取以爲法焉今海
內至廣人民至衆永君之什不可復得難乎哉君有子一人曰存
爲蘇州常熟縣主簿雅有家風知名於世以華平生最深見託爲
序力疾直書云爾

崔公山池後集序

李翰



崔公史於華葉弄黃矣士之才也天高其興益之以小山焉山臨
清流峭絕孤嶺岑無一仞波無一勺而洲嶼縈帶巒崖盤鬱則巫
廬衡霍不出於庭間矣若其琴悅朝開書堂晚清綠筠森疎下見
松雪香蕙蘭之徑飄瓊瑤之章則雍雍詠歌盡在丹壁又與一二
文士以吟以賦謂之後集焉

東臯子集序

呂才

裴姓王氏諒勳字無功太原祁人也高祖晉穆公自南歸北始家
河汾焉暨宋魏迄于周隋六世冠冕國史家牒詳焉君性好學博
聞強記與李播陳承呂才為莫逆之交陰陽曆數之術無不洞曉
大業末應孝悌廉潔舉射高第除秘書王字君性簡放飲酒至數
斗不醉常云恨不逢劉伶與阮籍飲因著醉鄉記及五斗先生
傳以類酒德頌云雅善鼓琴加減舊弄作山水操為知音者所賞
高情勝氣獨步當時及為正字端審理笏非其好也以疾罷乞畧

裴除

八合縣

裴除

裴除

裴除

裴除

城門前託以風疾輕舟夜遁隋季版蕩客遊河北去還龍門武德
中詔徵以前揚州六合縣丞待詔門下省時省官例日給良醞三
升君第七弟靜為武皇千牛謂曰待詔可樂否君曰吾待詔祿俸
殊為蕭瑟但良醞三升差可適爾待詔江國公君之故人也聞之
曰三升良醞未足以絳王先生判日給王待詔一斗時人號為斗
酒不士貞觀初以足疾罷歸欲定長往之計而困於貧貞觀中以
家貧赴選時太樂有府史隗家善醞酒冠絕當時君苦求為太
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君再三請曰此甲有深意且士庶清濁
天下所安不聞莊周避漆園老聃取柱不卒授焉數月而隗革死
妻袁氏特送美酒或餘袁又死君歎曰天迺不令吾飽美酒遂挂
冠歸田自是太樂丞為清流君後追述隗革酒經一卷其術精悉
兼採杠康儀狄已來善為酒人乃酒譜一卷太史令李淳風見而
悅之曰王君可謂酒家之南董君歷職皆以好酒鄉里或貽之因



著無心子以喻志河汾中先有渚田十數頃稱良沃鄆渚又有隱
士仲長子光服食養性君重其負素願與相近遂結廬河渚築
琴酒慶弔禮絕十有餘年河渚東南隅有連沙磬石地頗顯敬君
於其側遂為杜康立廟歲時致祭以佳釀配焉貞觀中京兆杜松
之清河崔公善繼為本州刺史皆請與君相見君曰奈何悉欲坐
召嚴君平竟不見崔杜高君調趣卒不取屈但歲時贈以美酒
賦詩書往來不絕君又嘗中聶牛躬耕東阜每著書自稱東阜子
晚歲醉飲無節有人或諫止之則笑曰汝輩不解理正當然或乘
牛駕驢出入郊郭止宿酒店動經歲月往往題詠作詩好事者錄
之詠詠並傳於代貞觀十八年終于家時年若干臨終自剋死日
遺命薄葬兼預自為墓誌所著詩賦並多散逸嗚訪未畢且緝成
五卷又著會心高士傳五卷酒譜二卷及注老子並別成一家不
列於集云

刪東阜子集序

陸淳

於誠曰乘心義正好惡方之內者也等是非遺物我方之於
冥內而遊外聖人也聖人吾不得見之矣方內者時有焉其
外之徒莫得而測也豈踐跡之遺易忘言之理難邪特羣於
內自得邪乃此叟之後縣歷千祀幾於是道者余得之王
心與物冥德不外物隨變而適即分而安忘所拘而迹不害
教遺其累而道不絕俗故有同公之云職言不怨時有阮氏之放
情行不迂物曠哉淵乎真可謂樂天之君子者矣生於隋季人莫
之知故其遺文高跡不顯余每覽其集想見其人恨不同時得為
忘形之友故祛彼有為之詞全其懸解之志庶乎死而可作無愧
異代之知音爾其祖宗之由出處之行前序備矣此不復云

唐中嶽宗元先生吳尊師集序

權德輿

道之於物無不由也無不貫也而汎本於玄覽發為至言言而藹
道三辰之麗天百嘉之麗地平夷章大恬淡溫粹飄飄然軼八紘
而泝三古與造物者為徒其不至者遺言則華涉理則泥雖辯麗



可嘉米真之士不與也宗元先生吳君其知言者歟先生諱筠字
真節華陰人生十五年篤志於道與同術者隱于南陽倚帝山巖
壁古先選窟物表芝耕雲臥聲利不入天寶初玄纁鶴書徵至京
師用布夷啓沃昭合玄聖請度爲道士宅於嵩丘乃就馮尊師齊
整受止一之法初梁貞白陶君以此道授昇玄王君自王君至先
生凡五代矣皆以陰功救物爲王者師十三年召入大同聖壽又
詔居翰林玄宗在宥天下順風祈禱乃獻玄綱三篇優詔嘉納志
在遐舉累章乞還以食魚自況數澤爲樂得請未幾盜泉汗于三
川羽衣虛舟泛然東下樓匡廬登會稽泮湖河魚天柱隱机埋鼎
順吾靈龜有時放言以暢天理且以園公歌詠於紫芝弘景怡悅
於白雲故屬詞之中尤工比興觀其自古王化與詩大雅吟步虛
詞遊仙雜感之作或遐想理古以哀世道或磅礴萬象用冥環樞
稽性命之紀達人事之變大率以高神挫銳爲本至於奇彩逸響
根根然若雲雲法而凌劍劍異異關於蒼森然在目道近古游方

而言六義者先生實主靈靈至若論論合神之妙則有玄
心高目之遠於道也則有神仙可學論既屬深靈使無落吾事則
有洗心賦巖棲賦修會中之談而休乎天均則有心目論契形神
頌其他抗章寓書贊美亨別非道不言言而可行泊然以微妙直
爾而昭曠合爲四百五十篇博大真人之言盡在是矣大曆十三
歲歲直爲首止于宣城道觀焚香返真於虛室之中門弟子邵真
玄者率顯其徒寧神于天柱西麓從其命也太原王顏常悅先生
之風採道也自先生化去三歲頗爲御史中丞顏斯遺文爲三
十編拜章上獻藏在祕府異玄者偏得先主之道如槁木止水剝
心遺形自先生化去二十五歲以其文編請傳永久其有道選卓
詭之論猶不列於此至若挺神奇祛鬼怪告鍊境之地合所贊六
付皆備於刻金石者之說今徒采獲斯文以序崖略且得後聖知
知者必知言云



獐子工爲詩尚矣休上人賦別怨約法師哭范尚書感爲當時才
工之所傾歎厥後比比有之上人生於會稽本湯氏子聰察嗜學
不肯爲凡夫因辭父兄出家號靈澈字源登雖受經論一心好篇
章從越客維學爲詩遂籍藉有聞維卒乃抵吳興與長老詩僧皎
然游請益至皎然以書薦于詞人包侍郎佶包得之大喜又以書
致于李侍郎紇是時以文章風韻主盟于世者包李以是上人之
名由二公而顯如雲得風柯少葉張以文章接才子以禪理悅高
人風儀甚雅談笑多味貞元中西游京師名振輦下緇流嫉之造
飛語激動中貴人侵誣得罪徙汀州入會稽歸東越時吳越間諸
侯多賓禮招遊之元和十一年終于宣州開元寺七十有一門人
遷之建塔于越之山陰天柱峯之陁從本教也初上人在吳興居
柯山與畫公爲侶以詩偈相贈時子方以兩鬢執筆硯陪其吟詠皆
曰孺子可教後相送于京洛與文許之契焉上人歿後十七年予
爲吳郡其門人秀峯最先師之文來元辨以志且曰師嘗在吳越

篋中集序

元結

元結作篋中集或問曰公所集之詩何以訂之對曰風雅不興幾
及千歲弱於時者世無人哉嗚呼有名位不顯年壽不將獨無知
音不見稱頌死而已矣誰云無之近世作者更相公襲拘限聲病
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爲辭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命
諸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汗感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
雅君子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吳興沈千運獨挺於流俗之中強



擯於已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凡所爲文皆與時異故朋友
後生稍見師效能似類者有五六人於戲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
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又貧賤皆以仁讓而至喪亡異於是
者顯榮當世誰爲辯士吾欲問之天下兵興於今六歲人皆務武
斯焉誰嗣已長逝者遺文散失方阻絕者不見近作盡篋中所有
摭編次之命曰篋中集且欲傳之親故冀其不亡於今凡七人詩
二十二首時乾元三年也

唐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後序

李商隱

次山有文編有詩集有元子三書皆自爲之序次山見喪於公弱
大蘇氏始有各見取於公凌揚公始得進士第見憎於第五琦元
載故其將兵不得授作官不至達母老不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
其哀間二十年其文危苦激切悲憂酸傷於性命之際自占心經
已下若干篇是向外曾孫逢東李暉辭汝得之聚爲元文後編次
山之作其縣遠長大以自然爲祖元氣爲根變化移易之大

狀大賁無色寒暑依出鬼神有陰南斗北斗東龍西虎九嶷物色
歎何從生啞鍾復鳴黃雉變羅山相朝捧水信潮汐若大壓然不
覺其興石大醉然不覺其醒其疾怒急擊快利勁果出行萬里不
見其敵高歌酣頽入飲于朝斷章適句如娠始生狼子豹孫競于
跳走剪餘斬殘程露血脉其詳緩柔潤壓抑超儒如以一國買人
一笑如以萬世換人一朝重屋深宮但見其春牽維長河不知其
載死而更生夜而更明衣裳鐘石雅在官藏其正聽嚴毅不滓不
濁如坐正人照彼佞者子從其翁婦從其姑豎麾爲門懸木爲牙
張蓋乘車屹不敢入將刑斷死帝不得赦其碎細分擘切截纖顆
如墜地碎若大咽對餘鋸取朽蠹櫟蠹出毒刺眼楚去齒不見可
視顧頭踏錯雜汗渚傷損如在危處如出夢中其摠旨會源條綱
正目若國大治若年太熟君君堯舜人人叢皇上之視下不知有
尊下之望上不知有篡辨頭鑿齒扶服臣僕融風彩露飄雲委落
羣老者在童亂者恭邪人佞夫指之觸之薰薰熙熙不識其故吁

不得盡其極也而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氏爲非嗚呼孔氏於道
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萬年聖賢相隨於塗中耳次山之書曰三
皇用真而取聖五帝用聖而取明三王用明而取察嗟嗟此書可
以無書孔氏固聖天次山安在其必師之邪

樊川文集後序

裴延翰

長安南下社樊鄉鄴元長注水經實樊川也延翰外曾祖司徒岐
公之別墅在焉上五年冬仲舅自吳興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誥盡
吳興俸錢創治其墅出中書直丞召昵密往遊其地一旦談啜酒
酣顧延翰曰司馬遷云自古富貴其名磨滅者不可勝紀我適雅
走於此得官受俸再治完具俄及老爲樊上翁旣不自期富貴要
有數百首文章異日爾爲我序號樊川集如此則顧樊川一禽魚
一草木無恨矣庶千百年未隨此磨滅矣明年遷中書舍人始少
得恙盡搜文章閣千百紙焚擲總屬留者十一三延翰自撮髮讀
書學文章祇道悉伏念初出仕公朝三直太公澤比四出守具開

華醜與徒窺以爲細包詩人之能實於移後之牙雖後者之能
氣撥顏謝之物也然未始不撥斯治本細幅道義鈞深於經史祇
樂於聖化也故又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王道何從而興乎嘻所
謂文章與政通風俗以文移果於是以上感時理具跡三代而陰
萬古若躋太華神溟渤但觀乎積高而杳深不知其磅礴漫漫所
爲素大者也近世或序其文非有名與位則文學宗老子子旣就
其集寤寐思之及覆不翅逾年苟墜本顧付與之言雖晦顯兩不
相解在他人無知其狀者然以高有天幽有神陰有宰物者可自
運抵以甘罰瘡又忽其條口強自後序至於裁判風雅宰制典刑
標翊時濟物之牙編志業名位之實則恭俟叔父中書公於前序

毗陵梁後序

梁肅

唐文宗常州刺史獨孤公旣薨門下客安定梁肅以公茂德耿
平當世美化知于百姓若發揚秀氣磅礴古訓則在乎斯文文之
盛不可以莫少紀也於是綴其遺草三百篇爲二十卷以示後嗣



乃繫其辭曰士大者天道其次人文在昔聖王以之經緯百度臣
下以之湖成下殺德又下衰則怨刺形於歌詠諷議彰乎史冊故
道德仁義非不明禮樂刑政非不立文之興廢視世之治亂
文之高下視之之厚薄帝唐接前代流弊之後承文章頽墜之運
王風下王風下夫起不及百年文體反正治公之季則又操道德
為根本總禮樂為冠帶以易之精義詩之雅訓春秋之褒貶屬之
於詞故其文寬而簡直而婉辯而不華博厚而高明論人無虛美
比事為實錄天下凜然後觀兩漢之遺風善乎中書舍人崔公祐
甫之言也曰常州之文以立憲戒世虞賢邊惡為用故議論最長
其或列於碑頌流於歌詠如嵩華浩如江河若替堯舜禹湯之
命為誥為典為謨為訓人皆許之而不吾試論道之位宜不陟哉
公諱毅正直中行獨復動靜可則仁厚積為大本文藝至成平餘力
其體文中雖波瀾百動起伏萬變而殊無命筆同故于道故於

六陣圖記見公識探神化理合權迫於議郊祀配天之禮呂
奕之謚見公闡明典訓綜覈名實若夫述聖道揚儒風則陳留郡
文宣王廟碑福州新學碑美成功旌善人則張平原頌李常侍姚
尚書敬庶子韋給事韋穎叔墓誌鄭氏孝行記李睢陽楊懷州碑
纂世德貽後昆則先秘監靈表陳黃老之義於是有對冊文演釋
氏之與於是鏡智禪師碑論文變損益於是有李遐叔集序稱
物狀之美而暢其情性於是有琅琊谿述其敘一事紀一物皆足
以追蹤注烈裁正征簡噫天其以還作之柄授夫子乎不然則吾
黨安得遭遇平斯文也初公視肅以友肅仰公猶師每申之話言
必先道德而後文學且曰後世雖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荀孟
而少文屈宋華而無根有以取止其賈生文遷班孟堅云爾吾
河其與學當視諸斯文肅承其言大發蒙惑今則已矣知我其
哉遂復涕為敘俾來者有以觀天子之志若立身行道終始出



管輅易名之狀故不備之此篇

題柳州集後

司空圖

積塵攷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鍾哉然則作者爲
又爲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詩而不善於此邪愚觀文人之爲
詩詩人之爲六始皆繫其所尚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銜其工於
不朽亦其力巨而門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爲勦敵也
愚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騷駕氣勢若振雷扶電揮挾於天
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桐亦文集
外所作亦爲道充於深密益感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披
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
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觀杜子美祭大尉房公文李太白佛
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
相傷哉噫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句不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矣
痛哉因題初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者因感焉說以盡其全工

唐大理評事楊君文集後序

柳宗元

管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說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
然而闕其文彩固不足以疎動時聽矣夫後學立而朽君子之不
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
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流蓋述於書之謨訓易
之象繫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密厚詞正而理備謂且藏於
簡冊也比與者流蓋出乎虞夏之誅歌殷周之雅頌其要在於屬
則清越言暢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言義垂離不合
故乘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故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
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已來稱是選而不作者
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吹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
以比興之隙窮者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皆馳於道者
其去操遠文之難兼斯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
燿尤異之辭諷誦於文人滿盈於江湖達於京師晚節徧悟文

尤邃序還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
是不數年而大其季年所作尤著其為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
論錢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原河東裴秦武都何義府秦山羊
諤隴西李練九六序廬山禪房記蘇李當侍啓遠遊賦七夕詩皆
人文之選已用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既悟文而
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道文
未克流於世休聲未克充於時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
慕也某以通家修好幼穉自隨故得奉公元兄論次篇目遂述其
制作之所詣以獻於其後

注懲征賦後述

司空圖

武宣之間籍籍地者雖無如梁韓數公以雅實自任而能振拔後
進然士大夫宴遊之倦猶或時道文學以仗助執事者而盧君尚
以讓讓致憤於累于自言亦猶虎之餌毒蛟之飲鏃其作也雖震
江林若不能快其胸中之氣且科舉之設果多得於彼而少
於此修其虛而飾其實然則其善而又以特異相持實利
於日月沒於畧刻之間蠅蚋亦常腐耳然則著詞幸於并黜而能
以懲爭勸於千載之下吾心後之作者有歟而不能述之者矣
其所得何如於彼哉且上至聖哲下至豪特之士得於文學者多
矣豈以一靈運之狂而可沮辱天下之奇偉哉况面牆而慘謬者
何翅於此邪愚前迷雖已恣道其道壯懷豈矣而終不能研其才
外之致以是擲筆狂叫寄之他生又嘗者濯纓引以雪詞人之憤
其言亦屬於盧君且足稟精華之氣是或有智謀超出羣輩一旦
橫抑肆其筆舌亦猶武人逞怨於鋒刃也俾其無所控告驅於讎
敵必貽國家之患矣然則據權而蔽善者得不常以此危慮哉



序丁卷一十首

天地一

大衍曆序 張說

修養一琴一

導引圖序 梁肅

博弈二

骰子選格序 房千里

鳥獸三

師子贊序 張九齡

八駿圖序 李觀

果實一

荔枝圖序 白居易

吳興姚

鉉

地誌圖序 呂溫

觀石山人彈琴序

序碁 柳宗元

鷹鷂圖贊序



序丁卷一十首

天地一

大衍曆序 張說

修養一琴一

導引圖序 梁肅

博弈二

骰子選格序 房千里

鳥獸三

師子贊序 張九齡

八駿圖序 李觀

果實一

荔枝圖序 白居易

吳興姚

鉉

地誌圖序 呂溫

觀石山人彈琴序

序碁 柳宗元

鷹鷂圖贊序



大衍曆序

張說

特進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燕國公臣說言曆者先于以明時授人敬天育物者也辰極恒居斗運不息晦朔相推而變月寒暑往來而成歲日月右進周天之度曆星辰左旋正時之氣合積餘分而致閏配甲子而設節風鳥爲司曆人受職分分而加之者百鈞必過毫毫而減之者千里必差何則古法存而其人異也不見大聖孰能起之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欽崇天道尊微月令受命再新改制創曆十有三祀詔沙門一行上本軒頊夏殷周魯五王一候之遺式下集太初至于麟德二十三家之衆義比其異同課其疎密或前疑而後定或始會而終乖振古未探之象必發揮於神筭大鈞不測之氣盡覩縷於天聰迺更審暑度之短長覆星間之廣狹繩九道之眇眇糾五精之進退審大衍天地之數綜八卦六爻之序一轍於文王也爰春秋交蝕之辰研九疇五紀之奧同大於孔子也梓拙萬象經卷四載秦皇朝竟一公文落臣說

地誌圖序

呂溫

廣陵李該博達之士也學無不通尤好地理患其書多門歷世寤廣文詞浩蕩學者疲老由是以獨見之明法先聖之制黜諸子之傳記述仲尼之職方會源流考同異務該暢從體要綽然勒成一

家之說猶懼其奧未足以昭啓後生乃裂素爲方儀據書而畫隨



方面以區別擬形容之訓解命之曰地制圖觀其紛散百川然疑
羣山元氣剖判成乎筆端任土之毛有生之類大鈞變化不出其
音候沙陔列以城郭羅于厥落內自五侯九伯外洎要荒蠻貊禹跡
之所窮漢驛之所通五色相宣萬邦錯峙臺釐之差而下正平封
略方寸之界而上當乎分野乾象坤勢炳焉可觀與夫聚米擬其
端倪善地陳平梗槩固不可同年而語其詳略也每虛宮燕居薄
帷晴褰普天之下盡在屋壁戶納四海窺籠八極名山大川隨顧
奔走殊方絕域舉意而到高視華裔坐橫古今觀帝王之疆理見
宇宙之寥廓出遊入幽曾不崇朝與夫役形神於歲月窮轍跡於
區外又不可並軌而論勞逸也且夫刪百代之弊綜羣言之首繁
而不亂疎而不漏才識以潤之丹青以炳之使考學之徒未披文
而見義不由戶而觀與斯訓導之明也窮地而述舉世而載事極
鴻纖理通微昧混一家之文執張大國之襟帶數人物之虛實總
山川之要會表遠近之有載明王道之無外斯乃功用之大也見

導引圖序

梁肅

氣之貫萬物也感矣本乎天者資之以生本乎地者資之以成古
之善爲道者知氣之在人不利則鬱鬱則傷性伐其命而不可援
也於是乎張而翕之導而引之熊經鳥伸吐故納新使流於六歲
暢於四支浹於肌膚之會固其筋骸之束然後百病不生耳目聰
明可以保神可以盡年和之至也故歧伯得之爲軒轅師廣成子
得之于二百歲而身不衰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霸後學得



之隱名山而遊人間壽考者不可詳而計矣原其所出皆以岐伯
爲祖有浮山隱居朱少陽者得其術於黃帝外書又加以元化五
禽之說乃志其善者演而圖之彼以章目凡三篇究其所由蓋又
視之門戶樞之善喻者也少陽年涉期頤神氣轉壯每至虛空之
中自試此法或屈或伸或盤或旋或迴互翕闔終日不倦每振寂
靜肯綮之際必若然響然用力甚微而合於桑林之舞此又技之
甚尤異者也暇日以所述示予予喜而序之以實篇首俾博覽者
以知還年之一路道者之雅戲云

觀石山人彈琴序

天寶中言雅樂者稱馬氏琴石侯嘗得其門而入矣故其曲高其
聲全余常觀其操緩味夫節奏和而不流淡而不厭察其感人而
忘夫佚志已而謂余曰鄙夫徒能彈之而至和樂獨善其身足使
情反乎性吾聞其語矣未辨其方也敢問何爲而臻哉古之聰明
睿智其能爲乎余默然曰是道也吾嘗聞者師矣

夫人坐其節與亂故聖人之道之天抑作樂以教之於形乎以爲
弦之琴以暢五音以協五行以宣五常以記五事後世聖人以爲
五弦備其本而未行其變變而載之莫先乎文武之用於是究夫
剛柔復益其弦者非他也文武之道也亦備八卦既爲復因而重
之然後既可以動天地而鼓萬物盡變化而感鬼神格聖人之能
事反百慮於一致此琴之以爲貴也故虞帝以之乃歌南風禹湯
以之而作夏護周文武以之萬邦協和十代三十成康以之刑措
不用仲尼以之見文王之象布樂正推頌各得其所皆琴道不行
則君子之道消而王澤不下故殷紂失之而棄河海幽厲失之而
周道中絕晉悼失之師曠一彈而國大旱琴之興廢與理亂相並
夫備殷薦以配祖考蕭相魚幾神降則不可廢於郊廟矣若夫和
平其志氣暢達於動用使邪物不接則不可廢於律度矣故自有
國有家下逮于庶人莫不尤重焉君子所居於是而有左琴右書土
無故不徹蓋謂是也周穆載雲和空桑龍門之琴禹貢嶧陽之桐



以爲之歷代善琴之士與幽蘭白雪之號則吾子其自知已夫何
言哉問曰若何所云則今之爲琴者多矣君子之風何其未弱歟
對曰琴樂之雅者也雅者正也正者謂能宣正其聲而行正道今
夫鄭衛之移人久矣其人或正則其位未大其位未大故正聲未
被君子風薄不其然乎夫雅樂之所貴者豈取清商流徵不失度
曲而已彼各有所起也言畢石君善之俾予紀其辭遂號爲序云

散子選格序

房千里

古之敘班位列爵祿其所以治萬民摠百事且用以別白賢不肖
免爲君舜爲相其下有共鮪焉成王爲君周公爲相其下有管蔡
焉舜周公之責非幸也宜也共鮪管蔡之廢放非不幸也宜也故
賢者宜進之雖已貴益其祿厚其爵不爲幸不肖者宜退之雖已
賤奪其祿削其秩不爲歎由是人用自勵遷善去惡強奮自篤後
代衰微升于上者不必賢沈於下者不必愚得不必功失不必過
賢者知其善不足時取比肩而趨故賢未嘗進不肖者知其惡不

果棄惟奮臂而逞故不肖未嘗退有賢者退人雖心知之卒無之
何且曰非人也命也有不肖者進人雖心知之又益無可奈何亦
曰非人也命也以是善不勸而惡不悛率曰賦諸命而已矣果如
是聖人所謂仁誼忠信者何足道哉姑徵其有命無命爾悲夫斯
後代之不可復古豈不由是也開成三年春予自海上北徙舟行
次洞庭之陽有風甚急繫船野浦下三日過二子游進士者以
尤幣雙雙爲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爲進身職官之差數豐貴而
約賤卒局座客有爲尉掾而止者有貴爲相臣將臣者有連得美
名而後不振者有始甚微而欲升于上位者大凡得失酷似前所
謂不暇賢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達人以生死爲勞息萬物爲一
局果如是吾今之貴者安知其不果賤哉彼眞爲貴者乃數年之
榮耳吾今貴者亦數刻之樂耳雖又促稍異其歸於偶也同列禦
寇殺穆天子夢遊事近者沈拾遺述枕中事彼皆異類微物且猶
爲爵位以加人或一瞬爲數十歲吾果斯人也又安知數刻之樂

果不及數年之榮邪因條所置進身職官遷黜之目爲選格序

序基

柳宗元

房生直温與余二第游皆好學余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
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基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
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
房由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巇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
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
慄焉憐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
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
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之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
焉而下焉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出
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於茲基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
其有果能擇其善不者歟其敬而異者亦從而動心矣其得於貴
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

所謂貴者有敬而使之擊觸者歟其所謂賤者有敬避其使之
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且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
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基者歟

師子贊序

張九齡

夫德之所感者深物之所懷者遠中國有聖占餘而自來四夷不
王征伐而難致故絕域有來貢沒羽諸侯有不入苞茅舉其大凡
不在遐邇頃有至自南海厥絲西極獻其方物而師子在焉爾雅
所謂狻猊如戲貓食虎豹今之所見信然絕猛者也其天骨雄詭
材力傑異得金精之剛爲毛羣之特佐立不動而九牛相去耽視
且瞳則百獸皆伏所以肉視犀象孩撫熊羆其餘瑣細不置于齒
我天子示柔遠之義國無不庭有服猛之威物無難制故其受羈
綫伏閑卑馴而爲用鋒莫可當然吾君所存義不謂此蓋暨夷君
長歲時貢獻或殊琛絕費資於內府或異獸奇禽擾於外園皆其
觀禮若中國之贊幣所不辭讓明異方之巨妾此則非有利之



心亦耳目之說好以爲懷之之道示天地之含容不其然歟固無
得而稱也義異大大豈勞召公之訓美同赤豹何關韓侯之詩凡
我侍臣咸爲之贊

鷹鵟圖贊序

鳥之爲者曰鷹曰鵟鷹也名揚於尚父義見于詩鵟也迹隱於古
人史闕其載豈昔之多識物亦有遺將今而嘉生材無不出爲所
呼之變與所記不同者邪然於羽族之中絕有豪傑之表氣感剛
悍體悍銛鋒碩頰之間焯如也夫授以勁翮意不羣養資其利蓄
義在食生有自然之權用無可抑之勢古之言武士法吏齊名
此義者以其嚴若郅都飛若李廣委質於所事報功於所養不憚
以虧勇不立垂杖以屈節是鳥也向之擬議不亦宜乎夫鷹
將感於仁所不及也雞與鶴酒較其德彼何有焉況其餘雖
鳴凡老怪者肉非登俎才非下鼎威力不敵羣樂無益然後
禽之爲用衆也之類論者也故君子遵其然工人圖其狀以

象武備以彰才美雖未極其天姿有以見其夙昔矣昔文選贊
名馬自云重其神駿斯圖也非彼人之徒歟

八駿圖序

李觀

予嘗聞有周穆王八駿之說乃今博覽歐陽雄凌煙壁虎文
之流與今馬高絕懸異矣其名盜竊黃黃騾白黃之屬也視瑞
首則若排雲視舉足則若乘風有待馭之狀有矜羣之姿若日月
之所不足至若天地之所不足周軒軒然疑然言其真也五星
降之精思其發也猶神扶其魄賦者如仙御者如夢將變化何列
哉世說周穆王駕八駿日會王母於瑤池從羣仙而遊按山海經
去中國三萬里乃非虛說也而不知其所從得之厥神是生爲之
用歟何古書無其匹駮圖之首有褚公遂良題云秦漢傳之略一
梁隋至余皇唐不泯厥跡卓爾昭然奇哉信乎苟今考之於古則
人大笑矣求之於時則曠世矣由是知物有同者不必良有異者
不必否或慮觀之者昧故爲序以表焉



荔枝圖序

白居易

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采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臍肉瑩白如水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若踈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元和十五年夏南賓守樂天命工吏圖而書之蓋為不識者與識而不及一二三日者云

唐文粹卷第九十四

唐文粹卷第九十五

吳興姚

鈇

序 卷一十四首

著 十

大統紀序 陳鴻 三傳指要序 劉珣 西漢文類序 柳宗元

樂府古題序 元稹 崇豐二陵樂禮後序 柳宗元

元和辨謗略序 趙張隱 居莊丁指要序 權德輿

注孫子序 杜牧 般若心經贊序 張說

釋宗密禪源諸詮序 裴休

唱和聯題四

荆潭唱和集序 韓愈

聯句詩序 呂溫

宿天長寺上方唱和詩序 權德輿

愚谿詩序 柳宗元

大統紀序

陳鴻

敘曰臣聞日月星辰紀乎天也山嶽江河紀乎地也曆數正朔紀



荔枝圖序
白居易
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
丹夏熟采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貳肉瑩白如水
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若踈本枝一日而色
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元和十五年
夏南賓守樂天命工吏圖而書之蓋為不識者與識而不及二
三日者云

唐文粹卷第九十四

唐文粹卷第九十五

吳興姚

鈇

序 卷一十四首

著 十

大統紀序 陳鴻 三傳指要序 劉珣 西漢文類序 柳宗元

樂府古題序 元稹 崇豐二陵樂禮後序 柳宗元

元和辨謗略序 趙張隱 居莊丁指要序 權德輿

注孫子序 杜牧 般若心經贊序 張說

釋宗密禪源諸詮序 裴休

唱和聯題四

荆潭唱和集序 韓愈

聯句詩序 呂溫

宿天長寺上方唱和詩序 權德輿

愚谿詩序 柳宗元

大統紀序

陳鴻

敘曰臣聞日月星辰紀乎天也山嶽江河紀乎地也曆數正朔紀



乎帝也正氣為帝帝天號也統倫羣生冠耀元符牢籠乾坤之精
彈歷山川之靈威武薄乎八紘文明光乎百代功格皇天名在祀
典以揖讓而登皇極者幾可言矣開曆垂統自始皇焚書為煙燼
史官廢紀失傳其本後代儒者繫天地心曾造生人聞見故諸緯
書及皇甫謐周之徒得肆言上古之事恃無可驗竟開異說臣
少學乎史氏志在編年貞元丁酉歲登太常第始開居遂志迺修
大紀三十卷正統年代隨甲子紀年書事條貫與發舉王制之大
綱天地變裂星辰錯行與帝之理亡后之亂畢書之通調論明勸
戒也七年書始就故絕筆於元和六年辛卯自太易至太昊年代
史傳無正說且書皇甫謐以是之言昔太昊氏視日推策造甲子
臣以為天地立於水城於氣氣萌萬物昌甲而生生主寅帝首太
昊歲起攝提故書太昊首甲寅皇甫謐云太昊在位一百一十年
又云子孫五十九姓傳世五萬餘歲又有循飛等九紀亦無定年
陶弘景云欲以數紀之生求知百代之上誠可矣矣臣非知古者

亦不敢強為發正自太昊至炎帝世曆無明
子事八十年孔安國注云舜在位五十年三十而徵庸三十年在
位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服堯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為天
子五十年凡一百一十二歲崩堯帝天下七十載得舜試舜三年
一在徵庸正月上月受終于文相二十八載帝乃殂落堯二十八
年合入舜曆通計在位八十一載堯在位七十二載即舜元年丙
子帝肇元年乙卯帝嚳元年乙巳顓頊元年丁亥少昊元年癸亥
黃帝元年癸未炎帝元年癸未以是推之伏子賤最可憑也諸家
年代曆不分出益三年當禹薦益於天七年而崩益行天子事三
載禹喪畢讓于啓啓賢諸侯歸之益避于箕山之陽禹之聖啓之
賢益之讓豈可廢而不明今以大唐元和六年太歲辛卯上推至
炎帝元年癸未凡三千六百九年自軒轅至夏殷約世本以文宣
王太史公堯典舜典商書夏書為實錄周秦以降則按本朝國史
春秋緯書云炎帝子孫帝臨至帝罔又有八代四百餘年據太史



公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易稱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今
臣依周易史記以黃帝代炎帝緯命帝敘又稱少昊子孫相承十
代四百餘年驗緯書起漢哀平間前代儒者好記異聞新進後學
耳目回不可驗皇甫謐劉伯莊皆以舜為戊寅年即位即位二十
年遂使神農已來甲子相承錯認按漢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
位五十陟方廼死通服堯喪三年禹崩啓未立使三年何繫今出
益三年成禹志且堯禪舜二十八年而崩益行天子事三年為益
之事可也大道之行以天下為家何必私三年於啓或云有窮伊
尹周公共和如何當夏后相不恢于夏家豈為相臣篡相自立后
相奔死商丘泥又殺羿自立少康長廼復自啟自是之後備見於
諸家年曆云

三傳指要序

劉柯

先儒以春秋之有三傳若天之有三光然或則春秋蓋聖人之文
乎聖人之文天也天其少乎故詩有昊天易有變離春秋有變

例亦之為義也非介然溫習之所至哉其後學者也
各因所習互相矛盾學者準裁無所豈先取後經以圖後生首邪
抑守文持論敗漬夫據者之過邪次又病今之學者涉流而迷源
捨經以習傳據直言而不知其所以言此所謂去經緯而從糾結
者矣既傳生于經亦所以緯于經也三家者蓋同門而異戶庸得
不要其終以會其歸乎愚誠願蒙取會三家必當之言列于經下
撰成十五卷目之曰三傳指要其始涉者開卷有以見聖賢之心
焉俾左氏富而不誣公羊裁而不俗穀梁清而不短幸是若殆乎
息矣庶儒道君子有以相期於孔氏之門

西漢文類序

柳宗元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音不立自左丘明傳孔氏
大史公述曆古今史記迄于今交錯相紕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因
語紀言不參於事載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古史尚書之制然無古
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文者竄之文之近古而尤



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辭散不屬無以考其
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驚墮目其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
書樂而成之搜討殫烈聚摺摺融結離而同之典類推移不易時而
咸得從其條貫林然炳然若開羣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瓊瓊之
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序雖窮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
奏詔策辨論之詞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記言尚書國語職國策
成敗興衰之說大備無不包也噫是可以為學者之端邪始吾少
時有路子者自贊為是書五嘉而序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後
宗直也故刪取其序繫于左以為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
簡而野魏晉已降則澁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
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
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
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公議風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迄
于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關然矣史臣班固序其書故

其尤者充于備則二百三十九年間所之選選者以之六其
能之志業繁黎之風美列焉若乃今其英精離其變通論次其序
位必俟孝古者與行之唐與用文理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十
派于漢氏與之相準於是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爰
四十卷

樂府古題序

元稹

詩訖于周雖騷訖于楚是後詩之流為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誌
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謔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
而作者之古由操而下八名皆起於郊祭軍實吉凶苦樂之際在
音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
之準度而又區別其在琴瑟者為操引採民叱者為謳謔備曲
者摠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詞以配樂也由
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為詩可也後之
樂者往往采取其詞度為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



而纂擇者由詩而下十七名蓋編為樂府等題除鏡吹橫吹郊
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
於管弦明矣後之文人達樂者少不復如是配別但遇吳紀題
往兼以句讀短長為歌詩之異劉楨闕云樂府肇於漢魏按仲
李文王操伯牙作水伶操齊曠沐作雅朝飛衛女作思歸引則
於漢魏而後始亦以明矣況目風雅至於樂流其非諷與當時
事以貽後世之人公葉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咸
贅腹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
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惟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
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有倚傍余少時与友
人自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途不復擬賦古題昨南梁州見進
士劉猛李餘各賦古樂府詩數十百中一二章咸有新意予因選
而和之其有雜用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
待書列女之類是也其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者則因襲未述軍

輿採補請先考之類是也劉李一千方將登意於此又因循類
明古今歌詩同異之旨焉

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柳宗元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
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頌凶事之說而大典
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撫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
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遣自崇陵至于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
由太常相天下連為禮儀使擇其廢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
太常丞隲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撥塗秘器象物之宜外之
則復土因山之制上則顧命典策與文物以授萬國下則制服節
文頌憲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無不備具包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
終旁千百氏之異同搜揚翦截而畢得其中顧問閱決而不悖於
事議者以為司空得其人而邢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
奏復于上辨列於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於太



常昔國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焉昔章孟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制辛正於玄成鄭玄以箋注師漢而禋代之儀卒集於小同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盧植以儒學用而禮為祭法舊史咸以為榮今裴氏太尉公以禮居義嗣侍中公以禮儀封禪祠部公以禮成大事大理公以禮輔東官而瑾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充其闕其為愛禮近古也源遠乎哉瑾字豐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大理之兄正平節公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政令相國郗公其宗子也郗公以孝友勤勞揚于家邦遊其門若聞韶護入其朝如至鄒魯恩溢千九族禮儀於他門則豐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悌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榮於史氏也果矣

元和辨謗略序

唐次

唐開乾坤定而上下分矣至於播四時之候遂萬物之宜在驗乎妖祥之二氣祥氣降則為國為茂妖氣降則為沴為災君臣立而早高隔矣至於處神明之奧論獻納之符在審乎邪正之二說正

言謗則為忠為義邪言勝則為讒為諂故詩云美惡相攻是貝諷刺其組織之甚巧也語曰邪但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惡其謗言之蠹政也蓋謂似信而詐似忠而非便便可以動心捷捷可以亂聽豈止鵠鳩彫丹意以惑珠者哉況立國立家自中徂外道偏則刑罰不中讒勝則忠孝靡彰迷覽前聞緬思近古招賢容納遠侯嫉邪慮之則深防之未至代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垂衣御寓化洽文明謨猷博訪於搢紳旌賢屢臻於巖穴尚復廣四目周四聰制治皆在於未萌作範將垂於不朽乃詔掌文之臣令狐楚等上自周漢下洎隋朝求史籍之忠賢羅謗謏之事迹敘瑕疊之本末紀謠誅之淺深編次指明勒成十卷昔虞舜有聖讒之命我皇修辨謗之書千古一心同垂至理將俟法官退日吳之政別殿備乙夜之觀則聖慮先辨謗何由與上天不言而人自信矣

張隱居莊子指要序

權德輿

今之畸人有隱居張氏者治莊生內外雜篇以向郭舊注未盡采



其旨乃為之訓釋猶懼學者之蕩於一端泥於一說又作三十三篇指要以明之蓋弘道以周物闡幽以致用內外相濟始終相發其文約其旨明燦如珠貫澗若冰釋既而以予嘗所斷齋俾敘而辨之為道之用也經天地該萬物內化者可以澤四海外化者可以冥是非沂然順物內外偕化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古之善為道者如此洎乎性命耳目之相軋也不勝於物則相刃相刺徇乎無涯氣耗乎名聲之域心關於彼是之境陳蟬滑濬封執逆旅懼力不足而羣奔外馳莊生哀其如是乃退廣柱下之說弛張變化未始離平道用虛靜恬淡無為無本焉故其言后王撫世也則曰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其言君子行道也則曰時命大行乎則返一無迹大窮乎則深根寧極室乎欲則曰休影息迹達乎生則曰外形委蛻其放言大觀也則齊彭殤一竟筭等周公於後狙比大舜於夔或至大適以為累或至細乃牽平用斯豈窮鄉一曲者所能通故有內外雜處之異然則道之於物無不繇也行之者

其公心其方而摘隱之則術參為邦為仁為義之謂也
濟之化與心成不知所自則昧者曠疎者靜循之而愈照其之而愈妙櫻靈懸解豈遠人哉隱居之意明此而已矣隱名九垓別就渾淪子老於是學徧遊名山無常居不粒食與土木鳥獸同其外而中明也如是向使與漆園同代如丘明受經於仲尼矣其顏成子南榮楚之徒歟予樞表於君實所辱命粗舉莊生之略直書隱居之志以冠于篇

注孫子序

杜牧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今者據聽訟械擊罪人笞死于市者吏之所為也驅兵數萬擄其城郭探累其妻子斬其罪人亦吏之所為也木索兵刃無異意也笞之監斬無異刑也小而易制用力少者木索笞也而難制用力多者兵刃斬也俱期於除去惡民安活善人於國家者使教化通流無敢輒有不由我而自恣者其取吏也無他術也無異道也俱止



於仁義忠信智勇嚴明也苟得其道一二以使之爲吏盡
倚其道者可以使之爲大吏故用力少者其吏易得也功易見也
用力多者其吏難得也一難就也止此而已無他術也無異道也
自三代已降皆由斯也夫子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在人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其心者近者李孫問冉有曰
子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也對曰學之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有
曰即學於孔子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適聞其賊法猶未之
詳也復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爲二道曰文曰武雖而俱行因使摺
紳之士不敢言兵或取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爲暴異人人不比
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爲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
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于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此辱齊侯伏不敢動是二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秦有
王翦兩漢有韓信趙充國耿弇虞詡段穎魏有司馬懿吳有周瑜
荀有諸葛武侯晉有羊祜杜元凱梁有處有佳俗焉有

其考其時其所出計畫皆考古校今奇秘長遠策先定於內功後成

於外彼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供其呼召指使耳豈可知其所由來
哉牧幼讀禮至于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謂其言真不虛說年
十六時見盜起圓二二千里係戮將相族誅刺史及其官屬屍塞
城府山東崩壞殷殷焉聲振朝廷當其時使將兵自誅者則必壯
健善擊刺者卿大夫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輒不爲辱非
富辱不辱以爲山東亂事非我輩所宜當知牧自此謂勿所讀禮
真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爲教及年二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
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
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則必樹立其國也杜從擊刺不學之
徒則必敗亡其國也然後信知爲國家者兵最爲大非賢卿大夫
不可堪任其事苟有敗滅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虛也因求自古以
兵著書列於後世可以教於後生者凡十數家且數萬言其孫武



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後凡千歲將兵者有成者有敗者勛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抵當猶印圈模刻一不差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機權也武所著書九十數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爲一編曹自爲序因注解之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然其所爲注解十不釋一此者蓋非曹不能盡注解也予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尅捷違教者負敗意曹自於新書中馳驟其說自成一家事業不欲隨孫武後盡解其書不然者曹豈不能邪今新書已亡不可復知予因取孫武書備其注曹之所注亦盡存之分爲上中下三卷後之人有讀武書予解者因而學之猶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橫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先者大也此其是也彼爲相者曰丘非吾事吾不當

般若心經發序

張說

一行起心心人之主三乘歸一一法之宗知心無所得是真得見一無不通是玄通如來說五蘊皆空人本空也如來說諸法空相法亦空也知法照空見空捨法二者知見復非空邪是故定與慧俱空中法入此門者爲明門行此路者爲超路非夫行深波若者其孰能證於此乎秘書少監駙馬都尉梁陽鄭高鈞深藝之士也學有傳癖書成草聖迺揮灑手翰鐫刻心經樹聖善之寶坊啓未來之華業佛以無依相而說法本不空我以無得心而傳今則無滅道存文字意齊天壤國若張說聞而嘉焉讚揚佛事題之樂石

釋宗密禪源諸詮序

裴休

禪師集禪源諸詮爲禪藏而都敘之休曰未嘗有也自如來現世隨機立教並虛間生據病指藥故一代時教開深淺之三門一真淨心演性相之別法馬龍二士皆弘調御之說而空性異宗能秀二師俱傳達磨之心而頓漸殊稟天台尊依三觀牛頭無有一法



江西舉體全真荷澤直指見其他空有相破真妄相攻反奪順
取密指顯說故西域中夏其宗實繁良以病有千源藥生多品投
機隨器不得一同雖俱爲證悟之門盡是正真之道然諸宗門下
通少局多故數十年來師法益壞以承襲或戶牖各自開張以經
論爲干戈互相攻擊情隨函矢而遷變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
拏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評後人增煩
惱病何利益之有哉圭峯大師久而歎曰吾于此時不可以默矣
於是以前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融一旌盤釧爲一金攬
酥酪醍醐爲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順據金要而來者同趨尚恐
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本末真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
義之殊殊頓漸之同異遮表之迴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莫
不提耳而告之指掌而示之嘯伸以吼之和不和以誘之乳而藥之
憂性命之天傷也保而護之念水火之漂蕩也望而導之懼邪心
之逆陷也揮而散之悲關評之罕聞也

不能彼長夜之昏

父不能保身後之子若吾師者佛日而委曲迴避疑難者佛
佛心而橫亘大悲窮劫蒙益是則世尊爲闡教之主吾師爲會教
之人本末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或曰吾如
來滅後未嘗大都而通之令一旦違宗趣而不守廢關防而不據
無乃乖私藏密契之道乎答曰佛於法華經涅槃會中亦以融爲
一味但昧者不覺故涅槃經云迦葉菩薩曰諸佛有密語而無密
藏世尊讚之曰如來之言開於頭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秘
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道典則外戶不閉而守在
戎夷佛道備則諸法摠持而防在外魔不當復執情據臂於其間
也嗚呼後學者當取信於佛無取信於人當取證於本法無取證
於末習能如是則可以報圭峯大師劬勞之德矣

荆潭唱和詩序

韓愈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
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變妙騷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



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巽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今公開鎮警刑統郡惟九常侍勳公領湖之南擢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章布里間顛顛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爲荆潭唱和詩序

聯句詩序

呂溫

河東柳茂直與余有藩楊之睦且道義相得也余兄弟志守拙默不交言此晨昏之外靖專一室顧我者惟茂直而已以爲切磋著常事討論有宴息導志氣徒然起憤議時世子欲無言其或晴天曠景浩茫多思永夜高月耿耿不寐或風露初曉伊若有得或雨如海納練所思不然何以顯言於此陽慶貴性也

應研情比象造境皆會亦猶我春合注滯爲大川登山出雲展成一氣朗宣五色微闢六義雖一道必有可觀其在茲矣茂直命余序述存以編簡俾後之觀者知吾輩所立之濫觴

崔吏部衛兵部同南縣尉日宿天長寺上方唱和詩序

權德輿

易之同人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故道同於內而氣相求情發於中而聲成文以觀以羣以比以興清河崔處仁河東衛從周於是

有清秋仁祠往復十七韻之作初二暨皆以秀造分校秘府弘文之書貞元初同爲渭南尉聯曹結綬相視莫逆處仁自府庭旋歸稅駕於斯國門勝槩康莊在下馳車徒而走聲利者此爲咽喉外煩埃壙中孕閑曠書懸清光夕湛虛明上方之鐘磬深夜之月露眺聽寂寞情靈感發投者報者無非瓊瑤如命絲應和孔翠翔集盡在是矣厥後同爲左右補闕從周以本官入爲翰林學士處仁



累以尚書郎知制誥既而處仁西垣邱真從周復以外郎掌誥洎
處仁遷小宗伯而從周即真俄掌貢舉實爲之代元和三年秋處
仁爲吏部侍郎從周爲兵部侍郎重九休浴聯鑣道舊永懷葉篇
二紀于茲慮屋壁之隙壞詩文之磨滅不若刻勒片石之爲堅且
久也惟二賢大雅閱達人倫龜玉更爲玉楊造爲田蘇便蕃清近
垣赫章大其於爲霖爲礪四方之屬耳目久矣然則志氣之所舒
英華之所蘊其濫觴於此乎德輿與二君子同爲諫官同掌書命
相繼典貢士分曹居中享其間交代迭處不可具舉敢叨益者之
數實悅同心之言追琢既具序夫本末亦二君子之志也

愚齋詩序

柳宗元

灌水之陽有谿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常居也故姓是谿爲
冉谿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谿余以愚觸罪謫瀟
水上愛是谿入二里得山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
谿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流漸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

谿愚谿之上買小丘爲愚丘東行六十步見
居之爲愚泉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
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
愚庭池之北爲愚廬愚者木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水故咸以
愚辱焉夫木石者樂也今是谿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
可以溉灌也其勢多坎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
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道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竊武子
邦無道則愚言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春而爲愚者也
皆不得稱其愚也余道可通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
若也夫然則天下其能爭是谿余得事而名焉餘雖莫利於世而
看黎庶類清壘秀微錡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看慕樂而不能去
也余雖不事亦深以文墨自慰漱澗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
避之以爲歌愚谿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
寂寥而



卷第九十五

唐文粹卷第九十六

序已精記附錄一十七首

吳興姚

鉉

纂

歌詩

小洞庭五太守讌籍蘇源明秋夜小洞庭離讌序

刻蘇公太守二文記令孫楚瑯琊溪述序獨後及

泛郎官湖詩序李白裴胄先宅讌集賦詩序獨後

冬夜讌蕭十丈詩序息夫牧遊大林寺序白居易

石鼎聯句詩序韓愈翫月詩序歐陽詹

送陸欽州序韓愈送劉太真詩序蕭穎士

送李愿歸盤谷序韓愈

送疏言禪師太原取經詩序李節

送小雞山樵人序陸龜蒙雲母泉詩序李華

贈嵩山焦鍊師詩序李白



卷第九十五

唐文粹卷第九十六

序已精記附錄一十七首

吳興姚

鉉

纂

歌詩

小洞庭五太守讌籍蘇源明秋夜小洞庭離讌序

刻蘇公太守二文記令孫楚瑯琊溪述序獨後及

泛郎官湖詩序李白裴胄先宅讌集賦詩序獨後

冬夜讌蕭十丈詩序息夫牧遊大林寺序白居易

石鼎聯句詩序韓愈翫月詩序歐陽詹

送陸欽州序韓愈送劉太真詩序蕭穎士

送李愿歸盤谷序韓愈

送疏言禪師太原取經詩序李節

送小雞山樵人序陸龜蒙雲母泉詩序李華

贈嵩山焦鍊師詩序李白



小洞庭五太守讌集

蘇源明

天寶十二載七月辛丑東平太守扶風蘇源明饒濮陽太守清河
崔公季重魯郡太守隴西杰公蘭濟南太守太原田公珣濟陽太
守隴西李公凌于回源亭既專封壤乃密惠好前此濟陽以河堤
之虞夫役之弊請南略我宿及魯之中都宿人訟其不便源明請
廢濟陽以平陰長清爲濟南東阿歸我陽穀隸濮陽役均三邦
利倍二邑不可則分我壽西入濮陽東入濟陽魯之中都北入干
我書責闕闔言下陳留陳留太守王公盛德帝俞美才人與自摠
連率實惟澄清命屬官湖城主簿王子說會五太守于東平議縣
乃不割郡亦仍舊已事修熟姑以爲別若夫階抱孤嶠軒飛凌潭
阻殘暑於重林遠高秋於絕壑其盤何有騰鹿臆羊其組何有燔
毛贈勳李下彫籠水之以寒木瓜剖薪刀巾之以疎絃禮交乎上
當世高賢之相充樂動乎下前古中和之合作抑抑焉堂堂焉奚
入之富而有而尊后之緝配也司上亦舟以符同功設設以告微

銀更照陳羞繫解自回源起廣源在博覽尾在遺吾山倒嶺於
波祭指梁火於林缺移搖澈窳聯眇虛曠太嶽苗裔可記任宿伯
禹山川空流濟汶所遇多感祇牢爲歡婢態目成以留客嬌容色
投以勸酒繁絲疎管紛尔自會雅舞清唱倏然同引既醉源明以
手版扣舷而歌曰小洞庭兮窄方舟風媚媚兮離平流窄方舟兮
小洞庭雲微微兮連絕崕仍闌壯兮緬以沒重巖轉兮超以忽駕
夷婁兮護輕橈蛟龍仔兮落增湖泊中湖兮澹而閑並曲致兮悵
而還適于手兮非予期將解袂兮藁予思尚君子兮露凝身承明
主兮憂斯人歌闕鳥獸聞之低昂而相鳴魚鼈聞之公泗而或躍
茲官更安次而不易彼人庶樂業而不遷喜之哉樂之哉字過泊
曰小洞庭盛集五太守高讌云爾

秋夜小洞庭離讌序

源明從東平太守徵國子司業須昌外尉素虞載酒于回源亭明
日遂行及夜留讌會莊子若訥過歸莒相里于同禱過如魏陽



管城青陽權衡二主簿在座皆故人也徹饌新罇移方舟中有宿
鼓有文黃濟上媯然龍歌者五六人共載止回源東柳門入小洞
庭遲夷傍俚眇緬曠漾流商雜徵與長言者啾焉合引潛魚驚或
躍宿鳥飛後下真嬉遊之擇耳源明歌曰浮漲湖兮奔條遙川后
禮兮扈于橈橫增沃兮蓬靈延川后福兮易予舩月澄凝兮明空
波星磊落兮耿秋河夜既良兮酒且多樂方作兮奈別何曲闌索
子曰君公行當揮翰右垣豈止曲曹未稟邪廣不敢受賜獨不念
四三賢源明醉曰所不與吾子及四三賢同恐懼安樂有如秋水
晨前而歸及醒或說嚮之陳事源明局局然笑曰狂夫之言不足
罪也乃志為序

刻蘇公太守二文記

令狐楚

太和五年春三月充海節度副使李貞外虞致本府書幣修好于
我卒事返命且以故太守蘇源明集中小洞庭讌籍及序二首見
寄請余立一貞石識其故刻云余為之考尋圖標詢訪者老自五

六日至千旬時茫然竟不得出源亭滿泊休宿疑者從九費十
二載而下及茲八十年源明有盛名於朝遺愛在鄆嘗與五太守
會集讌游之所形於文字罔若金玉若良二千石好事君子接武
而來縱不能恢張增飾之必當思人愛樹存焉此州故事悲夫思
澤之外四紀有來自蕩平而還三政相繼不歸聲摩乃以戰鬪為
務則長臂利爪而攫拾是謀視嘉山木好風月如越人之疑警首
之鑑非惟無用又從而仇之余以為不可使中行子之文無傳于
此地乃於溪亭作金石刻引而記之亦李志也秋七月二十七日
天平軍節度等使檢校尚書右僕射鄆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彭陽
縣公令狐楚詞

瑯琊溪述序

獨孤及

隴西李幼卿字長夫以右庶子領滁州而滁人之飢者粒流者召
乃至無訟以聽故居多暇日常寄傲此山之下因鑿石引泉醴其
流以為溪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禪堂琴臺以環之探異好古故也



按圖經晉元帝之居瑯琊邸而爲鎮東也嘗遊息是山厥跡猶存
故長夫名溪曰瑯琊他日賦八題於岸石及亦狀而述之是歲大
晉六年歲次辛亥春三月丙午日述曰自有此山便有此泉不涸
不刊幾萬斯年造物遺功若俟後賢天鍾靈竒公潤色之疏爲迴
溪削成崇臺山不過十仞意擬衡霍溪不袤數丈憑伴江海知足
宜適境不在大怪石皚皚涌湍潄潄洞壑無底雲興其間仲春氣
至萬木華發豆陵被坂吐火噴雲公登山樂樂者畢同無小無大
乘興從公公舉觴酒酣氣振溪水爲主而身爲賓捨瑟詠歌同風
無半時時醉歸與夕鳥俱明月滿山朱轡徐駘石門松風聲類笙
竽鳥戲人實弘道物不自美向微羊公遊漢之次峴山寂寞千祀
誰紀彼美新溪維公嗣之念茲疲人繫公其肥後之聆清風而嘆
息者挹我於泉乎而已

泛沔州城南郎官湖詩序

李白

乾元歲秋八月白遷於夜郎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

際林公漢陽守王公儻于江城之南湖樂天下之游乎也夜來
即清光可掇張公以殊有勝槩四望超然乃顧白曰此湖古來賢
豪者著非一而在踐佳境寂寥無聞夫子可謂我標之嘉名以傳
不朽白因舉酒酌水号之曰郎官湖亦山鄭圃之有僕射陂也席
上文士輔翼岑靜以爲知言乃命賦詩紀事刻石湖側將與大別
山其相磨滅焉

張公多逸興共泛沔城隅當時明月好不減武昌都四座醉清光
爲歡吉來無郎官愛此水因號郎官湖風流苦未減名其此山俱

仲春裴曾先宅燕集賦詩序

獨孤及

先是先清明一日右金吾倉曹薛華陳嘉穀醴清酌會河東裴與
祭陽鄭哀河東獨孤及于署之公堂引滿舉白者自午及于促席
于花陰賦詩于月波樂極不醉夜艾而罷後清明三日二子春
服既成思欲脩好尋盟選勝卜書裴侯是以再有投轄之會是會
也鄭不至吾兄惠然而來室有琴庭有條芳草數步落花滿席中



和子冠烏紗帽相與箕踞嗚呼之聲其詩曰上天垂光兮
判爲醜而之客家本秦也能無嗚呼之聲其詩曰上天垂光兮
照予以青春今日何日兮共此良辰與君鱗濁醪而藉落英兮不
知年華之相親蹇淹留以醉止執云含意而未申歌數闕衣俱弁
又成昔不紀而賦之如春風河其演爲連珠以志此會

冬夜宴蕭十丈因餞殷郭二子西上詩序 息夫牧

志有之事三如一者惟君父師乎所以生之教之祿之生而不致
不可立也教而不成不可祿也故師勉乎教而學者勵乎己己立
學成而會交以講之是以伯魚趨庭曾參避席卜商投杖厥義於
是乎在冬十有二月家君宰邑許下夫子問津頴上二賢將馳會
府背適茲土夜處狹室列座有位尊卑儼如或捧觴上壽或振衣
請益始敦詩以闋禮終講信而修睦然後文飽於德義潤其口頴
夫子升堂之後若臨賈劉尹之徒半紀開樓或爲羅貫夫子訓之
道之期至也令殷郭二子大資才幹而加之鐵羽觀光玉鹿俯仰
地芥其誰曰不然飛霜霽林寒氣愜至月落西戶夜將向晨座隅
謙謙畢醉温克則知孔門宴餞異於他日二三子終身識之夫子
以家君政事百里無事命門弟子賦鳴琴亦以釋此離之怨焉小
子不敏忝居門人之末敢不敬書其事

有琴斯鳴于宰之庭君子蒞止其心孔平政既告成德以永貞鳴
琴有術于穎之畔彼之才疑其年未冠聞詩聞禮斐兮琴瑟鳴琴
其怡于穎之湄二子翰飛言戾京師有鬱者桂載攀其枝琴既鳴
矣宵旣清矣烘熤有燁酒醴惟旨唱我寤歎吁其別矣

遊大林寺序

白居易

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安定梁必
復范陽張時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中堅利辯道深道運神照雲
臬息慈寂然凡十有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峯
頂登香爐峯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跡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



松瘦竹寺中惟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時節絕晚于
時孟夏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華潤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
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者因成口號絕句云人間四月芳
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既而
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淑三人名姓文句因
輿集虛輩歎且曰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曾無半
日程自蕭魏李遊迄今垂二十年寂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
也如此時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白樂天序

石鼎聯句詩序詩册

韓愈

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山來舊與劉
師服道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
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兒極醜白鬚黑
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
指爐中石鼎謂喜曰子之能詩與我賦此乎劉性見衡湘間人談

云年九十餘矣解拙迷鬼物拘囚蛟螭虎豹然不知其實能百
見其老頗兒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而題其首
兩句次傳於喜喜踴躍即綴其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
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墻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弟子為我書吾
句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脹膨臍初不似經意詩首有似議
喜二子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為而傳喜喜思益苦務欲求
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
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即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
意而功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思之劉與侯皆已賦十
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
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其伏矣願為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
髯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即又唱出四十字
為八句書既止即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
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為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



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矣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問也顧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夔夔二子亦困睡及覺日已上顧覓道士不見即問其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聞遂請余言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巧匠斲山骨剗中事煎烹解服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喜龍頭

縮菌蠢豕腹脹膨脹彌明外包乾藓文中有暗浪驚師在冷足

自安遭焚意彌貞喜謬當鼎鼐間妄使水火爭彌明大似烈士膽

圓如戰馬纓解上此香爐夫下與鏡白平喜秋瓜未落蒂凍半

強抽時彌明一塊元氣閉細泉鳴寶頭師不植喻寫處焉知曉

補清方當彌明燒師小器彌明照彌明無彌明及彌明類彌明天彌明

或訝短尾銚又似無足鑄彌明可惜寒食佳彌明此傍路坑喜何當

出灰地無計離彌明兩實彌明荷彌明樹彌明酌彌明狹彌明中彌明愧彌明提彌明筆彌明誰彌明能彌明煮

仙藥但未汚彌明羊彌明羹彌明取彌明模彌明婦彌明女彌明笑彌明度彌明兒彌明童彌明輕彌明徒彌明爾彌明豈彌明重彌明性

不過升合盛彌明仍似廢彌明輟彌明仰彌明側彌明見彌明折彌明軸彌明橫彌明時彌明於彌明蛸彌明窟彌明窺彌明微彌明作

蒼蠅鳴彌明以彌明滋彌明灑彌明溢彌明愆彌明實彌明任彌明使彌明誠彌明常彌明居彌明顛彌明顛彌明地彌明敢彌明有彌明漏

泄情彌明窳彌明依彌明暖彌明弊彌明不彌明與彌明寒彌明涼彌明并彌明區彌明區彌明徒彌明自彌明效彌明嘖彌明不足彌明呈

歸彌明服彌明迴彌明旋彌明但彌明兀彌明兀彌明開彌明合彌明唯彌明鏗彌明鏗彌明全彌明勝彌明謝彌明連彌明貴彌明空彌明有彌明口彌明傳彌明名彌明豈彌明此

俎彌明豆彌明古彌明不彌明為彌明手彌明所彌明撥彌明磨彌明礪彌明去彌明圭彌明角彌明浸彌明潤彌明著彌明光彌明明彌明願彌明君彌明莫彌明嘲彌明誚彌明此彌明物

方施行彌明所彌明作彌明

說月詩序詩

歐陽詹

月可翫彌明翫彌明月彌明古彌明也彌明謝彌明賦彌明鮑彌明詩彌明眺彌明之彌明庭彌明前彌明亮彌明之彌明樓彌明中彌明皆彌明翫彌明也彌明貞彌明元彌明士彌明二年歐閩君子陳可封遊在秦寓于永崇里華陽觀予與鄉人安



陽邵楚長濟南林蘊穎川陳詡亦旅長安秋八月十五日夜詣陳
之居修厥斫事月之爲翫冬則繁霜太寒夏則蒸雲太熱雲蔽日
霜侵人蔽與侵俱言平翫秋之於時後夏先冬八月於秋季始子
終十五於夜又月之中稽於天道則寒暑均取於月數則蟾兔同
况埃盪不流太空悉憇嫺徘徊桂華上浮昇東林入西樓肌膚
與之踈涼神氣與之清冷四君子悅而相謂曰斯古人所以爲翫
也既得古人所翫之意宜襲古人所流之作翫月詩云

八月三五夕舊嘉蟾兔光斯從古人好共下今宵堂素觀皎發輝
芳輝紛四揚徘徊林上頭泛灑天中央結露助流華輕懸佐浮涼
清冷到肌骨潔白盈本愛惜此苦宜翫攬之非可將含情顧廣庭
願至沉西方

送陸欽州詩序

韓愈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朝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欽州朝廷風
之賢都邑濟居之良嘉洛陽成或以爲不也去欽大州也刺

宣使之所察敏爲富州宰臣之所薦開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
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齋咨涕洟以爲不當去者何也蓋陸君之
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舉而不能咸謂先一州而後
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
其思作詩曰

我水之華兮我佩之光兮陸君之去兮誰與綢繆兮欽此大惠施
于一州兮其去矣胡不爲留我作此詩歌于遠道無疾其驅天子
有詔

送劉太真詩序

蕭穎士

記有之尊道成德嚴師其難哉故在三之禮極乎君親而師也參
焉無祀與隱義斯貫矣孔聖稱顏子有視余猶父歎其至歟今吾
於太真也然乎爾且後進而余師者自實虛異之後比歲舉進
士登科名與實皆相望遷凡數子其佐自京畿太學論于淮



泗行束脩已上而未及門者亦云倍之余弗敏曷云當乎而莫之讓蓋有來學微性教業匪余求若之何其拒哉荷爾之所以求我之所以誨學乎文乎學也者非云微辯說摭文字以扇夫談端棘歟詞意其於識也必鄙而近矣所務乎憲章典法膏腴德義而已文也者非云尚形似率比類以爲夫儼偶放於奇靡其於言也必淺而乖矣所務乎激揚雅訓彰宣事實而已衆之言文學者或不然於戲彼以我爲僻爾以我爲正回聲相求爾後我先安得而不問哉問而教教而從從而達欲辭師也得乎孔門四科吾是以竊其一矣然夫德行故事非學不言言而無文行之不遠豈相異哉四者一夫正而已矣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不正之謂也吾嘗謂門弟子有尹微之學劉太貞之文首其選焉今茲春連茹甲一淑問休闢爲時之冠決旬有詔俾微典校秘書且馳傳權首領元戎書記之事四壯駢馴薄言旋歸聲動日下決於寰外而太貞元胤前已甲科以以太貞未始聞微爾其連舉謂予不

信豈其然乎夏五月理梓京各書歸江表此分賦歸萃矣元矣弟矣榮斯繼矣播紳之徒習禮聞詩者僉曰劉氏二千可謂立乎身光乎親臨極致於人倫者矣上京綏別庭閭望歸舊邑亦未之聞也余竊宦此都色斯云舉彼是之正曾是昔遊心乎往矣有懷伊阻行矣風帆載飛揚爾思不及黯然以泣先謝孝悌謹信之愛親仁余力學文之訓爾其志之尚休此固未方舊里昔與太貞初會於茲余之門人有柳并者前是一歲亦嘗觀茲地其請業也必始乎此焉并也有尹之敏劉之工其少且疾故莫之逮太貞亦嘗曰何敢望乎并與其難乎其相奪矣綱彼江陰京阜是臨言念二子從予于此爾云過之其可忘諸同是餞者賦江有歸舟以寵夫嘉慶焉爾詩曰

江有歸舟亦亂其流之子言旋嘉名孔修揚于王庭允焯其休舟既歸止人亦榮止兄矣弟矣孝斯踐矣稱鴈寧喜于喆于此彼逝惟旣匪風不揚有彬伊文匪學不彰予其懷而勉爾無忘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施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塗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與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主上用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而自潔采蔞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所安與其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雜刀鋸不加埋亂不知黜陟不聞大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

能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塗足將進而趨退以時言而趨避處污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言蓋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田誰爭子所窈而深郭其有容縉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乎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倘佯

送潭州道林疏言禪師太原取經詩序

李節

業儒之人喜排釋氏其論必曰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代皆無有釋釋氏之典衰亂之所奉也宜一掃絕劉革之使不得滋釋氏源於漢流於晉瀾漫於宋魏齊梁陳隋唐孝和聖真之間論者之言粗矣抑能知其然未知其所以然者也吾請言之昔有一夫膚臍而色凝氣烈而神清未嘗謁醫未嘗禱鬼恬然保順罔有札瘥之



患故善也即一夫不幸而有寒暑風濕之病背癢而足蹙耳暗而目眩於是攻鬻之術用焉穰穰之事紛焉是二夫豈特相反耶蓋病與不病異勢也嗟乎三代之前世康矣三代之季世病矣三代之前禹湯文武德義藩之周公孔子典教持之道風雖衰漸漬猶存詐不勝信惡知避善於是有一擊壤之歌由庚之詩人人而樂也三代之季道風大衰力詐以覆信扇澆而散朴善以柔惡以強用廢井田則豪彘相乘矣貪封略則攻戰亟用矣務實幣則聚斂之臣昇矣務勝下則措剋之吏貴矣上所以御其下者欺之下所以奉其上者苟之上下相仇激為怨俗於是自汨羅之客有負石之夫人人愁怨也夫釋氏之教以清淨恬虛為禪定以柔謙退讓為忍辱故怨爭可得而息也以菲薄勤苦為修行以窮達壽夭為因果故賤陋可得而安也故其喻云必煩惱乃見佛性則其本也代之風斂之也夫衰代之風舉無可樂者也不有釋氏以救之尚安所奇心乎論者不責衰代之俗而尤釋氏之盛則是抱疾之夫

而責其醫病攻瘵者也徒知釋氏因衰代而生不知衰代須釋氏之救也何以言之耶夫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釋氏使安其分勇將奮而思闕智者將靜而思謀則世間之人將紛紛而羣起矣今釋氏一歸之分而不責於人必賢智滿朝之士皆息心焉其不能達此者愚人也惟上所役焉故離衰亂之俗可得而安頓此也若之何而翦去之哉論者不思釋氏扶世勸化之大益而疾其雖鍤綠繪之小費吾故曰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者也會昌季年武宗大翦釋氏中其徒且數萬之民雖其居容親於土木者沉諸水言詞於紙素者烈諸火分命御史乘則走天下察敢隱匿者罪之由是天下名祠珍宇毀撤如掃天子建號之初聖釋氏之不可廢也詔徐復之而自胡已南遠人畏法不能酌朝廷之體前時焚撤書像殆無遺者故雖明命復許制立莫能得其善道林寺山川之勝遊也有釋疏言營窟有謀獨曰太原府國家舊都多釋祠我聞其帥司空范陽公天下仁人我弟往求購釋氏遺文以惠湘



光緒九年六月
川之人宜其聽我而助成之矣即杖而北遊既上謁軍門范陽公
采諾之因四求散逸不成蓋帙者至釋祠不見焚而剽剽者又命
講丐以補繕關漏者月未幾凡得釋經五千四十八卷以大中九
年秋八月登自河東而歸於湘焉噫釋氏之助世既言之矣向非
我君洞鑒理源其何能復之耶既立之且亡其書非有疏言識
遠而誠堅孰克弘之耶吾喜疏言奉君之令演釋之宗不憚寒暑
之勤德及遠人為叙其事且贈以詩詩曰湘川信信兮俗曠且很
利殺業偷兮吏莫之馴緊釋氏兮易暴使仁釋何在兮釋在斯文
湘水滔滔兮四望何已猿枕騰擊兮雲樹靡靡月沈浦兮煙暝山
檣席卷兮槽牀閑偃仰兮嘯詠鼓長波兮何時還湘川起忽兮落
日皎皎松覆秋亭兮蘭披春曉上人去兮幾千里何日同遊兮湘
川水

送小雞山樵人序

陸通蒙

小雞山在震澤西出吳淞川其間日行四十里得野步曰光福

光福西五里得土山山土多石寡無大林木華生小標以樛皆新
材直吳之襄也為助焉連延廣袤不一其土為書畫疆之以相授
自家至麓凡二百弓東北倍高而加半焉余所置多少如此余家
大小之口二十月費米十斛飯成理為穀輩十斛薪然僕四時膏
祭沐浴澣濯疾病湯藥糜粥在外歲入五千束足矣其宰而供事
者顧及小雞之樵也乾符六年春弗雨夏支澆將絕八月恭雨
而巨觴可實而行之矣九月湖方置薪二百五十於門召而責之
曰吾一夏來撤敗屋拔庭草以炊雨之明日望爾來矣何數廉而
至晚得非楮吾山而為汝之利耶老而欺如名惡何及笑曰吾年
餘八十矣元和中嘗從吏部遊京師人言國家用兵而金容粟不
足用當時江南之賦已重矣殆今盈六十年賦數倍於前不足之
聲聞於天下待非專地者之收甚乎吾有丈夫子五人諸孫亦有
丁壯者自盜與已來自役皆在亡無所容又水旱交實吾稼未即
死不忍見兒孫寒餒之色雖盡售雞山之木不足以濡吾家矧一

二買名爲偷乎今子一場竈不給而責吾之深吾將欲移其責於天下之守則吾死不恨矣余嘆之曰汝之言信也然不當發於子汝姑歸與之酒繼之以歌云

長其船兮利其斧輪其薪兮勿予侮田予登兮穀丁庾笑晨煙兮蓬縷縷窓有明兮編有古飽而安兮惟編是伍時不用兮吾無愁汝

雲母泉詩序 高附

李華

洞庭湖西玄石山俗謂之墨山山南有佛寺寺倚松嶺松嶺下有雲母泉泉出石引流分渠周遍庭宇發源如乳漣沫沫如淳漿烹茶析蒸薤園漱齒皆用之大汲不盈大罍不耗自墨山西北至石門東南至東陵廣輪二十里盡生雲母墻階道崿爛爛如列星井泉溪澗色皆純白鄉人多謂之無癩痲疥搔之疾華深樂之穎川陳公天寶中與華同爲諫官公性與道合忽於權利方掛冠投簪頃華以石山之熱乾元初公貶清江丞移武陵丞華與杭州司功

恩復左補闕上元中俱奉詔徵公自清江至武陵道路多虞輒不至華泝江而西次于岳陽江山延望日夕相顧屬思與高賢飲雲母之泉躬耕墨山之下敢違朝命以徇私欲秋風露寒洞鹿微波一聞猿聲不覺涕下况支離多病年甫始衰願餌藥扶壽以究無生之學事乖志負火焚予心寄懷此篇亦以書予之志也晨登玄石嶺嶺上寒松聲朗日風雨霽高秋天地清山門開古寺石竇含純精洞澈淨金界螢綠流玉英澤藥滋畦茂氣染茶甌馨飲液盡眉壽食和皆體平瓊漿駐容髮甘露瑩心靈岱谷謝巧妙匡山徒有名願言搆蓬葦荷鍾引泠泠訪道出人世招賢依福庭此心不能已竊寐見吾兄曾結穎陽契窮年無所成東西同放逐她家尚縱橫江漢阻羈手天涯萬里情恩光起憔悴西上調承明秋色變江樹相思紛以盈猿啼巴丘戌月上武陵城共恨川路永無由會交生雲泉不可忘何日遂躬耕

贈嵩山焦鍊師詩序 詩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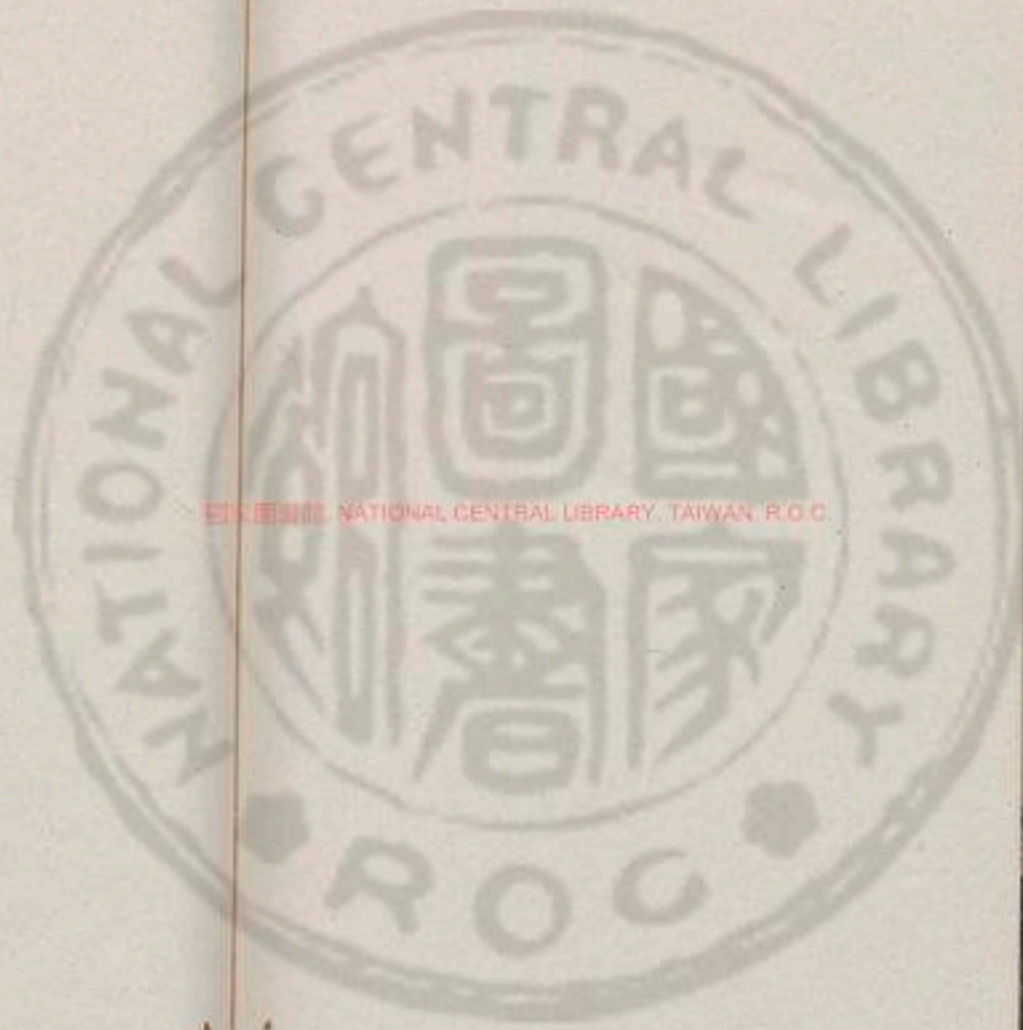
李白



嵩丘有神人焦鍊師者不知何許婦人也又云生於齊梁時其年
貌可稱五六十常胎息絕穀居無室虛遊行若飛倏忽萬里世或
傳其入東海登蓬萊竟亦不能測其往也余訪道少室盡登三十
六峯聞風有寄麗翰遙贈云
二室倚碧天三花明綠煙中有蓬萊客宛疑麻姑仙道在詭莫索
跡高想已遷時食金煉藥存讀青苔篇八極恣遊憩九垓長周旋
下瓢酌潁水舞鶴來伊川遂歸空山上獨拂秋霞眠蘿月掛朝鏡
松風鳴夜絃潛光隱嵩丘鍊魄棲霞幄霓裳何處舞羽駕轉綿邈
願同西王母下顧東方朔紫書儻可傳銘骨誓相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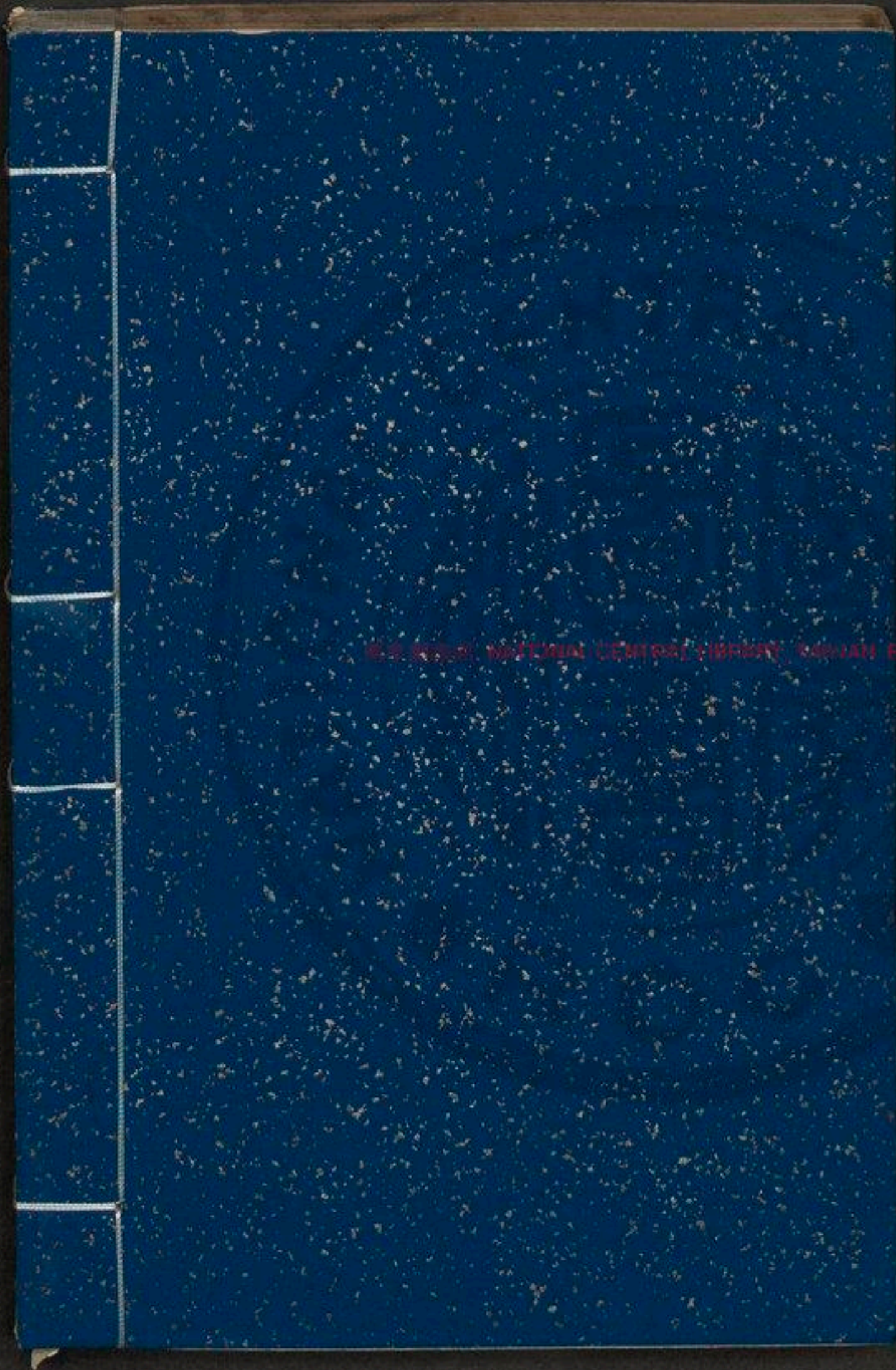
唐文粹卷第九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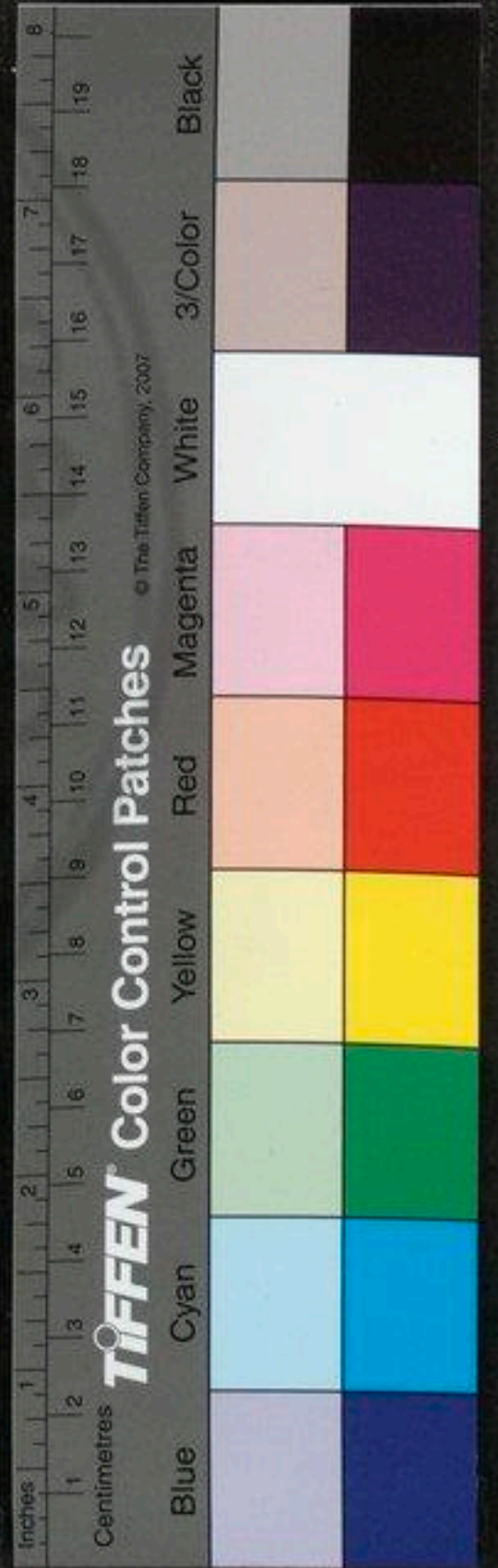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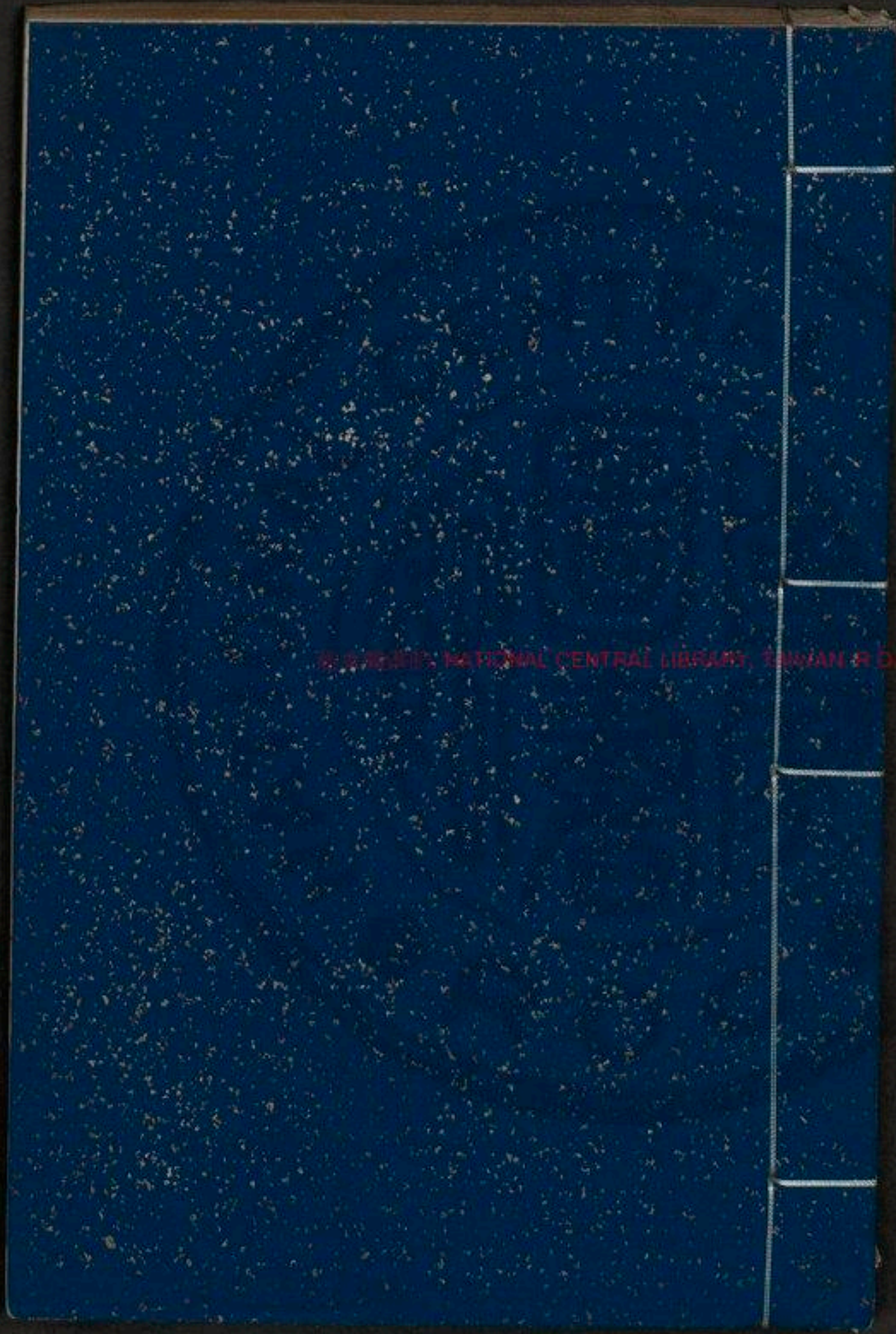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6-2-195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KANJAN RIDG





REPRODUCED FROM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9/6082 v. 24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序庚 卷一十八前

錫宴三

吳興姚

鉉

丞相少傅拜職天子作三傑之詩以命宴蘇晉

季春下旬詔宴薛王山池序張說

集賢殿書院奉勅送學士張說上賜宴序元九

讌集十五

泉州席史君讌秀才於東湖亭序歐陽修

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於章公道通谷讌集序王維

蕭尚書拜命路尚書就林亭讌集序蘇炎

讌集韋庶子宅序顏延之

蓬池稷飲序孟浩然

兩省遺補讌韋司戶南亭序王維

江陵陸侍御宅讌集觀張員外畫松石序竹園



魯山令李曾謙察吏序 歐陽修

始得西山譙遊序 柳宗元 清明日南皮泛舟序 黃通

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 李白

春日譙諸從弟桃花園序 游雲門序 李白

序飲 柳宗元 序白 舒元山

丞相少傅拜職天子作三傑之詩以命云序 蘇晉

惟聖賢以齊皇極有若左丞相燕國公右丞相廣平公太子少傅安陽侯皆生人碩德皇國元老道著廊廟績宣茲手戎由是懋其成功錫以元吉咨日于朝擇時于秋俾對命主庭兵又職公府見羣翁損庶寮禮官辨章掌舍陳次工備俗饗獻蒸六卿拜下以成儀三事自天而承賀秩秩賓序暉暉旅時玉緯垂文右南風和雅頌之變金漿降醴雲天光飫酌之宜宰德貴和盡莊敬且共瞻之範羣情尚洽預周旋宴語之懽將一心天工勩力帝載夜黑山之栴苞上直海之戈雲雨賢才水火菽粟日諫魚藻歲陳山史願履隨之年

皇所以發時令布新慶二南邁周召之風百辟服金石之誅者也

季春下旬詔宴薛王山池序 張說

有生之性萬殊無方之盛一節陽和而動植暢春滿而星壤悅后皇所以發時令布新慶二南邁周召之風百辟服金石之誅者也



塘醪醞馱丘壑朴急管於無筭醉湛思以取樂羣公賦詩伴僕題
序長卿痛渴覺含毫之轉蓬子雲壯夫見雕蟲之都廢敢憚鄙詞
之訥滋恐貽盛集之蕪穢云爾

集賢殿書院奉勅送學士張說上賜謙序 張九齡

集賢殿者本集仙殿也上惟睿作聖而猶垂意好學用相必本於
經術圖王亦始於師臣及乎鴻生碩儒博聞多識之士自開元肇
建以迄于今大用徵集煥乎廣內而聽政餘暇式謙在茲忠臣嘉
賓得盡心之所聰明文思有光被之德故下以道親上亦懼甚即
於御庠爰發德音以爲候彼神人事雖千載傳於方士言固不經
遂改爲集賢去華務實且有後命增其學秩是以集賢之庭更爲
論思之室矣中書令燕國公外弼庶績以奉天心之謀內講六經
以成潤色之業故得出入華殿師長翰林惟帝用臧固天所賴拜
命之日荷寵有加降聖酒之豐頒御厨之膳食以樂侑人思德飽
可則有侍中安陽公等承恩預焉學士有散騎常侍東海公等

職在焉或履高天賢器論彥文王多士周室以寧武帝得人
家爲盛而高視前古獨不在於今乎咸可賦詩以光鴻烈

泉州府史君宴邑中赴舉秀才於東湖亭序 歐陽詹

貢士有宴我牧席公新禮也貞元癸酉歲邑有秀士八人公將薦
之于闕下古者相覲相祖有享有宴享以昭恭儉宴以示慈惠二
典爲用鮮或克兼諸侯升俊造於天子遣之日惟行鄉飲酒之禮
則享禮也臠肉玄酒莫飲莫食公念肉不使食則仁不下夾酒不
使飲則權不上交方欲激邦俗於流醜致王人于德行而賢者仁
未伊決才者權未我交其若蚩蚩何秋七月與八人者鄉飲之禮
旣修乃加之以宴餼移已膳醴出家醞求絲桐匏竹以將之選華
軒勝景以光之後一日遂有東湖亭之會公削桑梓之禮執賓主
之儀揖讓升堂雍容就道樂遍作而情性不流爵無筭而儀形有
蕭鏘鏘焉濟濟焉於是老幼來窺盡室盈岐其親懿則其間里
皆內訟而選善焉於戲行其教不必耳提而口授移其風不必門

扇而戶吹公斯宴則風移教行其間矣真盡心竭誠奉主化民之
宰也煙景未暮酒德俱飽有逡巡避位而言曰夫詩者有以美盛
德之形容君侯因片善附小能迴一邑之心成一邑之行昭吾人
恭儉於嘉享示吾人慈惠於清宴迴人心成人行周孔之才也昭
恭儉示慈惠管晏之賢也不有歌詠其如六義何是日人有日棠
類宮之什客有天水姜闋河東裴參和潁川陳詡邑人濟陽蔡沼
佐贊盛事亦獻雅章小子公之耻幸鼓微聲先八人者鳴捧豆伺
徹時在公之側觀衆君子之作遂作卜商之後書其二

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於韋公道遙谷讌集序

王維

山有姑射人蓋方外海有蓬瀛也非宇下道遙谷天都近者王官
有之不廢大倫存乎小隱跡崆峒而身胞未波胡承明而暮宿青
竈故可尚也先天之君伊人在宥懼心格于上帝喜氣降爲陽春
特別有若太子太師徐國公丞相始與公少師宜陽公少保崔

公特進鄧公更部尚書武都公禮部尚書杜公賓客王公儲友方
領垂璫珥筆詔有不名命無下拜熙天者坐而論道掌邦典者
官司其方相與察天地之和人神之念聽於朝則雅頌矢闕於野
則靡歌矣乃曰倚哉至理之代也吾徒可以酒合燕樂考擊鍾鼓
退於彤庭撰展擇地右班劍駢六轡畫輪載殺羽幢先路以誦夫
逍遙谷焉神蒸藉其綠草羅山岑於朱戶渭之美竹魯之嘉樹雲
出於棟水環其室灞陵下連平菜地新豐半入於家林館層巖檻
側逕師古節儉惟新卅聖巖谷先曙羲和不能信其時芳卉後春
句芒不能一其令桃逕窈窕蘄阜超忽駉御延佇於叢薄珮玉昇
降於蒼翠於是外僕告次獸人獻鮮鱗以大器烹用五鼎不器擁
腫即天姿以爲飾召毛嬙繁在山羞而可薦伶人在位曼姬如綬
齊瑟慷慨於座右趙舞徘徊於白雲袞旒佻風珠翠煙露日在蒙
汜羣山夕嵐猶且濯纓清歌據梧高詠與松喬爲伍是羲皇上人
且三代之後而其君帝舜九服之內而其俗華胥上客則冠冕菓

由主人則兄弟元凱合是四美同乎一時發而不書罪在司禮竊思楚傳常詣茅堂之居仰謝右軍忽序蘭亭之事蓋不復命豈曰能賢

蘭尚書拜命路尚書就林亭宴集序 潘炎

文昌貴臣新受厥服再拜稽首對揚休命逶迤而退則展慶賀之禮下舍之閑則懷宴語之好所以昵僚友宣寵光敵者易親懼焉而至是以蕭公膺納言之職略公微賀遷之會泊家宰司寇作者三人國老如填荒之和陽春屬星鳥之序欣榮相合辰當美景形制所遷地從主人窮土木之幽荒尋柏亭之奇構賓主有禮百酒以柔之清言以發之直盈而不侈進肆而不雜狎而不黷醕而不流有太平君子之光見可久賢人之德風調日暖煙霧無陰松茂草滋泉石通氣鶯出幽而初鶯花含愁而將歸外物歡美中懷有融高興格于川實餘思重乎消畫四座相顧請予所尊悅題賦詩無忘盛集

蘭亭集序 序

謝况

昔維下邳中蘭亭峴首文雅之盛風流之事蓋一方耳今席有芳檮庭有嘉木飲酒賦詩皆大國聖朝羣龍振鸞擢蘭佩王者也在古其有陋乎在今其有榮乎終謙一夕寄懷千載是時也暮春驗蕩孟夏恢台之交耳

蓬池禊飲序

蕭穎士

禊逸禮也鄭風有之蓋取諸勾萌發達陽景敷煦握芳蘭臨清川乘和蠲絜用激介祉厥義存矣晉氏中朝始恭燕享之樂江右宋齊又間以文詠風流遂遠鬱為盛集焉若夫華林曲水萬乘之降也蘭亭激湍專城之踐也而方伯之權未始前聞以俟乎今辰粵天寶乙未暮春三月河南連帥領陳留守李公以政成務簡方國多暇率府郡佐吏二三賓客悵飲於蓬池備袂除之禮也梁有蓬池上矣前迄潑頴右隄郭邑渺瀰淪連盪日澄天舟楫足臨泛波景從其左則遙原蔡屬崇岡傑竦嘉卉異芳雜樹連青即為臺亭

登眺斯在爾乃郡曹領額以給費縣吏領徒而脩頓先夕以定議
詰朝而集事是日方牧乃擁車徒曳旌旗出出乎北牖辰濟乎南
川匪疾匪閑翼翼聞闈以稅駕于東焉然後降春流颺綵舟羽觴
芳羞緩舞清謳援青蘋駭紫鱗迴環中汀緬望南津飲于已酣于
未歌樂只賦既醉坐闌而靡怠日入而未闕陶陶乎有以表勝境
佳辰之具美名公好事之厚意下客不敏聞於前載曰夫德洽禮
成則詠歌繁之梁故魏也請皆賦詩志焉

洛陽鄭少府與兩省遺補燕韋司戶南亭序 王維

惟帝克辟惟股肱克左右庶績允釐有司多暇舉無違德孰獻其
可雖列侍丹陛而罕伏青蒲撫懷致館瀟陵南望曲江左轉登一
級而郭門如近盡三休而天地始大凝氣向晦蒼蒼寒木式與汝
歌多酌我酒墨客既序親當默炭膳夫交馳羹羹食夫舍德之
厚與時時仕拂衣而效則人於小隱之中束帶而朝則君子於
大夫之後山曉一竟是非外物哉且騎有羈勒徒有次舍可以

求日可以繼夜客非詩人之徒歟奚其渠矣

江陵陸侍御宅讌集觀張員外畫松石序 符載

六極有精純美粹之氣其注人也為太和為聰明為英才為絕藝
自肇有生人至于吾儕不得則已得之必騰凌絕獨立今古用
雖小大其神一貫尚書祠部郎張藻字文通丹青之下抱不世絕
傳之妙則天地之秀鍾聚于張之一端者耶初公盛名赫然居長
安中好事者卿相大臣既迫精誠乃持權衡尺度之跡輪在貴室
他人不得誣妄而覩者也居無何謫官為武陵郡司馬官閑無事
從容大府士君子由是往往獲其寶焉荆州從事監察御史陸澧
字深源洎令弟曰灞曰潤曰淮皆以文行穎耀當世故舍藻蓋奇
之士多遊其門焉秋七月深源陳讌宇下華軒沉沉樽俎靜居庭
簞靈景踈爽可愛公天縱之思歛有所詣暴請霜素願攝奇蹤主
人奮裾嗚呼相和是時座客聲聞士凡二十四人在其左右皆岑
立注視而觀之員外居中箕坐鼓氣神機始發其駭人也若流電



激空驚颺戾天摧挫幹掣鴛鴦列毫飛黑噴粹掌如裂離合情
恍忽生怪狀及其終也則松鱗跋石巉巖水泄湛雲窈眇投筆而
起爲之四顧若雷雨之澄霽見萬物之情性觀夫張公之藝非盡
也真道也當其有事已知夫遺去機巧意冥玄化而物在靈府不
在耳目故得於心應於手孤姿絕狀觸毫而出氣交冲漠與神爲
徒若竹短長於隘度筭妍蚩於陋目凝觚舐墨依違良久乃繪物
之替疣也寧置于齒牙間哉於戲由基之弧天造父之車馬內史
之筆札員外之松石使其術可授雖執鞭之賤吾亦師之如不可
求從吾所學則知夫道精極極當得之於玄悟不得之於糟粕衆
君子以爲是事也是會也雖蘭亭金谷不能尚此或闕歌頌取羞
前人命鄙夫首叙諸公得揮其宏思耳

魯山令李胃三月三日宴僚吏序 歐陽修

三月三日有酒食出于野曰禊飲古俗也有唐今上御宇之九年
年定三節一以二月一日曰中利取九月九日曰重陽次取此日

禊飲則羣臣大夫宴會高世川與時所宜海四方有上之君
宴其僚屬貞元十二年春月既鯉一日則其日也臨汝魯山
越郡李曹恭國公宴于縣南澗濱先宴曰夫宴者古所以示
心而期合懽者也國家錫以斯宴者情亦古情焉况食在充勝不
充目酒在成禮不在溺神歌發其所自和舞發其所自樂第八
錫于鍾疆發揚課絲竹則有勞有逸豈合懽之音歟於是首設
席肉一肩酒一壺命自天子命爲佐者次一席酒肉亦如之命
自已命以爲吏者次一席酒肉亦如之命鄉閭許以耆年有德者
肉旣飽酒旣酣因化育之宿洽有歌謠者進有蹈舞者作皆誠激
乎中章乎形容婆娑慷慨習而爲者不類然後漁者請以其舟
爲衣者請以其器圖者請以其畜彘者請以其鮮啐濁甯澆淫泛
瀾風恬日和川晴野媚以熙以怡萬心一之至義之門大順之家
八凡十弟一族一堂之中不能過也非仁德淳化其孰能至於
是

自旅遊之子實窺盛事茲宴也雖傳於天下百里不同風兩恐他

之景物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一方不同教化恐他邑之權樂
之辰不得似公之邑也故叙之

始得西山譙遊序

柳宗元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
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處不到到則披草而坐
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
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
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人過
湘江緣舟溪斫榛莽焚茅茨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
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岷然窪然若垤若
穴尺寸千里積粟積石得隱隱然青綠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
然後知是山之特出而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將顛氣以俱而莫得
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酌顏然就醉不
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僧不戒歸心冥然

是歲元和四年也

清明日南皮泛舟序

蕭穎士

昔建安中魏文為王太子與朋友諸彦有南皮之遊颺鳴葭浮甘
瓜清泉翕淪千古一色此城隅託勝之舊也由小而方大則貴賤
之權可齊以今而吟古則風流之事不易矧乃日清明時井平毗
庶阜海濱之利謳吟動齊右之曲亦明代一方之樂也邑宰東海
徐君泊英僚二三皆人傑秀出吏能高視郊驛繼當時之權豪梁
重莊叟之興相與璫翠帶騰清波紅粧屢舞綠醕徐進管絃迎風
以響音亮士女采岸而攢雜可以娛聖澤表人和也層城景移碧暉
陰起蕩暄妍之氣色縱魚鳥之游泳其思夫關塞崇萃昆池清冷
關河千里帝京不見斯興情之極致也爰命墨客紀他鄉之勝事
云爾

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

李白

夫襟綈芳園輝嘯珍木蓋紀平南火之月也可以處臺榭居高明
吾之友于順此意也遂卜精勝得平龍輿留寶馬於門外步金梯
於閣上漸出軒戶遐瞻雲天晴山翠遠而四合暮江碧流而一色
屈指鄉路還疑夢中開襟危欄宛若空外嗚呼屈宋長逝無堪與
言起予者誰得我二季當揮爾鳳藻搜乎需臚與白雲老兄俱莫
負古人也

春夜宴諸從弟桃園序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懼幾
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况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
章會桃花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羣季俊秀皆為高連吾人誄歌
獨慙原樂幽賞未已高談博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
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遊雲門序

梁肅

上德以汗漫為久無江海之聞其次則仁智相從山水為樂故同

志同方賢者有榮桑之隱遊道遊感吾徒有雲門之會其造適一
也先會一日沙門釋去諱命我友相與探玉筍上會稽欲後沂杏
耶過鳳林而南意欲脫人世之騎鞅窮林泉之遐爽於是捨舟清
瀾反策閑原適杳露而歷嵒岫入深翠以泛迴泉遂至雲門觀其
羣山疊翠素望拔起五峯巉巖列壑沈沈上摩碧落旁洞金界其
下則百泉會流蓄為澄潭涵虛鏡徹鳴瀨玉漱泠泠之聲與地韻
唱和不待笙磬而五音迭作眺聽不足則疑思冥息恍然疑諸大
樓觀列在咫尺庭衢之中別有日月既而動步真鏡靜聆法音合
漆園一指之論詣淨名無住之本萬里如洗百骸坐空視松喬為
尚夷輕世界於棗葉蓋道由境深理自外契故也昔之遠公紀廬
山謝客題石門道流勝賞今古一貫曷可不賦賦
詩以誌斯會同乎道者有隴西李公受高陽齊震舉
請同賦此篇用廣夫游衍之致云

序飲

柳宗元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上嚮之爲記以謂牛馬之
飲者雖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曰當飲者
舉壽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泝不止于坻一沈于底者
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壽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泪若
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權林以助其勢突然
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齒南者其投之也
一洄一止一沈獨三飲衆乃大笑懼其甚余病痞不能飲酒至是醉
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
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有裸袒袒襦
以爲達者有資金石絲竹之樂以爲和者有促數亂迭以爲密者
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襦而達非金石
而和夫亂迭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術術而從容相以合山水之樂
成君子之心宜作序飲以貽後人

序白

許元卿

今年子月月望長安重靈終日玉花飄空下地中與友坐嘉
之因自所居南行百許步登崇岡上青龍寺門門高出絕寰埃
寫目放抱今之日盡得雪境惟長安高我下也既夕爲主
僧道深所留遂引入堂中初夜有皓影入室室中人咸謂雪光射
來復開門偶立見互雲駭盡太虛真氣如帳碧玉有月一輪其大
如盤色如銀凝照東方輾碧玉上征不見轍迹至乙夜帖懸天心
予喜方雪而望舒復至乃與友生出大門恣視直前終南閣千疊
屏風張其一方東原接去與藍巖巖巖翠瓊瓊今光北朔天宮宮中
有崇闕洪觀如梵珪疊露出空橫虛此時定身周日謂六合入極
作我虛室我我帝城白玉之京覺我五藏出濯清光中俗埃落地
塗然寒膠瑩瑩鮮著徹入骨肉衆骸擢舉若生羽翎與神仙人遊
雲天汗漫之上冲然而不知其足由躡寺地身亡求世名二三子
相視亦不知嚮之從何而來今之從何而遁不諱言不諱聲復根
還始認得真性非天借靜象安能輔吾浩然之氣若是耶且冬之

時凝溼有之矣若求其上月下雪中零清霜如今夕或寡其以其寡不易會而三者俱白故序之耳

唐文粹卷第九十七

唐文粹卷第九十八

序立 卷二十五首

餞別

餞張尚書赴朔方序 賈曾

送桂州邢中丞序 蕭昕

送裴中丞赴黔中序 惟德與

餞副大使移軍廣陵序 李白

送建安郡守之任序 盛均

送陳郡將歸衡嶽序 李白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愈

送密羅序 柳宗元

送權十一序 李白

送區冊序 韓愈

送張承祖之東都序 李白

送王墳秀才序 韓愈

送王榮序 陳錫

送符載歸蜀省覲序 崔暉

送族叔揚行元下第歸廣陵序 歐陽詹

送族弟旭下第東歸序 蕭穎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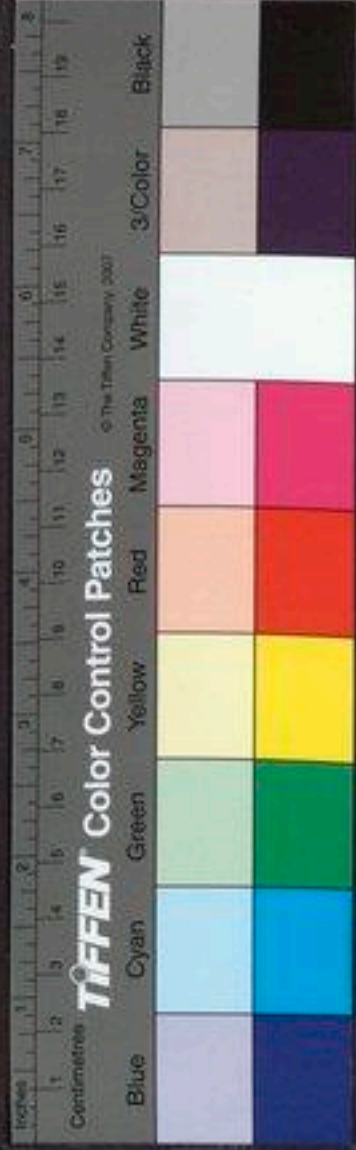
送從姪嵩遊廬山序 李白

送薛處士序 杜牧

吳興姚

鉉

養



時凝溼有之矣若求其上月下雪中零清霜如今夕或寡其以其寡不易會而三者俱白故序之耳

唐文粹卷第九十七

唐文粹卷第九十八

序立 卷二十五首

餞別

餞張尚書赴朔方序 賈曾

送桂州邢中丞序 蕭昕

送裴中丞赴黔中序 惟德與

餞副大使移軍廣陵序 李白

送建安郡守之任序 盛均

送陳郡將歸衡嶽序 李白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愈

送密羅序 柳宗元

送權十一序 李白

送區冊序 韓愈

送張承祖之東都序 李白

送王墳秀才序 韓愈

送王榮序 陳錫

送符載歸蜀省覲序 崔暉

送族叔揚行元下第歸廣陵序 歐陽詹

送族弟旭下第東歸序 蕭穎士

送從姪嵩遊廬山序 李白

送薛處士序 杜牧

吳興姚

鉉

養



別中獄二三真人序 陳子昂

箴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源序 李白

送靈徹上人歸天州序 釋德 送林公歸衡嶽序 李白

送浮屠文暢師序 齊愈 送簡師序 皇甫湜

送玄上人歸天竺寺序 權德輿

歲張尚書赴朔方序 賈島

王者大司馬制軍詰禁封國正朔惠綏靈刑齊滑夏其儀尚矣
天子道穆三象功清六合截海來威窮荒揆敘將以靜流服度藩
羣帥涉河之外距關之西公昔統之重分閭也公智以開物精以
造微文爲一變之英武有萬人之銀歷登庶尹王猷載寧三宅台
簡帝采惟亮雖坐堂足以制勝而勳罔忘其定居閣茂次年仲臯
真閔拜于東洛馳輶北灞備行戎旅以從是日也景風司至
正火銀宵伯趙鳴而飛除氛翳行而試武試可以昇高表功矣可

御札題殿副衣勉校績之誠兼壺繪投醪之旨篚篚以將其貺筆
硯以表其文前載未書今冊斯親侍中安陽公以仁體國中書令
河東公以德熙朝變贊功成許謀景暇慕采薇之異悵伐木之朋
茲彼之師上茲郊候船門右轉岐路旁分當關寒之斷山接華村
之高樹幕人宿設重帟雲平太官饗舉百虛霞錯四夏六祀之變
朱下皇羽之容雷殿川原電熒林薄朝傾多士巷無居人接蓋陰
衢揚秋風野羽觴遞進列座酣而不譁清鏡間發將士激而逾厲
視日知其吉氣吹律驗其商聲則已景列穹都風騰沙漠西域輕
郵支之使東胡息冒頓之虞顧夫南仲干征吉甫薄伐不其遠也
若木還照前茅啓行聽闐闐之去鼓目悠悠之轉旆歌事者每懷
靡及念躡者跋予望之成志在心發言同唱自天子有式叙清風
請編出車之什以繼蒸人之雅

夏日送桂州刺史邢中丞赴任序 蕭昕

桂林巨鎮臨川荒服居五嶺之表控兩越之郊俗比華風化同內地然而洞居若止人好阻兵有殊貨重裝更無廉政選其任者實難其才故郡又曠官朝思備職以腹心之寄懷爪牙之雄俾其登清行獨坐之事俾其式遏德防禦之權惟帝知人管報尤政五月維夏畏途萬里溽暑方起火雲始生履蒼梧瘴癘之郊涉沅湘風濤之壯衆悅是舉而傷此行公陳力滅私飲水徇節以忠則九折之塗可叱以信則三江之水可航聚糧戒徒肅裝俟傳無酒酤我緩此離之憂徵文寵別慰行邁之思僕以渭陽之故而首序云

奉送裴二十一兄閣老中丞赴黔中序

權德輿

裴兄居諫大夫五年休閑籍其其於匪躬據古切劘獻替掖垣衆君子徒見其拜草伏閣而莫知其所言者然則發純誠弘大聰明以貞於穆清者可勝道哉每漢庭大漆與六官試職之缺羣情屬目俟其授受久矣壬子詔書有黔巫長帥之拜秩於清憲褒以命服周行諸公以爲一方之表率且惜其去而未喻也及夫別殿題

席沃心交感重藩符之所付應安集之不稱凡所以輟進臣意人之旨緘悉備厚上許間月之代兄求三歲之理又以見首公急病而忘其僻遠淹郵然後諸公知惜別爲細而感恩爲大在此行矣自牂牁通夜郎置吏以示緩懷以安割輕夫其理則蕭然愁極得其和則驩然感悅方略招徠繫於官師以兄之慈惠直信粹清廉白爲仁由已不改其度使大化淳流在明誠洞開惟人情以賦政便習俗而不擾彼四封之內如熱待濯如水走下史臣操簡以傳循吏使者急宣以將徵命雖欲復三歲之言其可得乎未聞則寒赤帷飲醉酒晏晏言笑中無呻吟雖鬱蒸霧雨之候無自而不矣大丈夫被薦紳影華纓弘宣職業無有遠邇則嚮之王堂清禁論思侍從與今之龍節前導金龜映組皆所以事君也豈有中外之異耶祖輟霑醉宣言相勉在加驗寓書而已至若山川風物與離騷瞻望之嘆皆備於詩人所賦故茲不書

餞副大使李藏用移軍廣陵序

李白

夫功未足以蓋世威不可以震主必挾此者持之安歸所以彭越
醢於前韓信誅於後况權位不及於此者處生危疑而潛包禍心
小拒王命是以謀臣將啖以節餞誘而烹之亦由借鴻濤於奔鯨
鱸主人於哮虎呼吸江海橫流百川左湊右拂十有餘郡國計未
及誰當其鋒我副使李公勇冠三軍衆無一旅橫倚天之劍揮駐
日之戈吟嘯四鎮熊羆兩集蒙輪扛鼎之士杖干將而星羅上可
以決天雲下可以絕地維翁嶽虎旅赫張王師退如山立進若電
逝轉戰百勝僞屍盈川木膏於蒼溟陸血於原野一掃瓦解洗清
全吳可謂萬里長城橫斷楚塞不絕五嶺之北盡餌於脩蛇勢盤
地蹙不可圖也而功大用小天高路遠社稷雖定於劉章封侯未
施於李廣使慷慨之士長吁青雲且移軍西陵恭憚後命組練照
雲樓船乘風蕭鼓沸而三山動旌旗揚而九天轉良拔由祖列將
登遊歌酬易水之風氣振武安之瓦礫日色雲帆中涼席闌賦
詩以壯三軍之事白也

送建安郡守之任序

大禹分九州之產生物各有其處獨人之善惡無區別之地是聖
人知民心盡於所化也夫理有風而化有木國者風帝王之理邦
者木牧守之化二漢以還風化相蕩分波救濟人天壤身故有得
一郡若蒙虎之暴豚羊焉猛既有餘化宜不善也有唐流叔世之
弊惟牧守不新其規實乃知風化之木木可移夫然則祿食者佐
國不務其理爲邦不敵其化愚不知夫祿食之道也惟闡嚮拔一
臂西指則建安在焉其郡襟山而束水其人徐點而易隨等閩之
支屬特稀聞善化者得非地深法靈會斂無時得吏坐委茲欺黎
庶日爲蠶蠶皇帝遠懷疲俗樂有嘉政使君前刺三郡雅稱善
化今茲東授必能伸病俗以抒重寄矣將期後賀得以序行

春於南浦與諸公送陳郎將歸衡嶽序 罕白

仲尼旅人文王明夷苟非其時賢聖低眉沉僕之不肖者而遷逐
枯槁固其宜耶胡心不開暮髮盡白登高送遠使人增愁陳郎將



我風凜然英思逸發來下專城之榻去數才子之詩動清輿於中
流汎素波而徑去諸公仰望不及連章祖之序慙起予輒冠名賢
之首作者嗚我乃爲梅掌之資乎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愈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借朝道語幽州司徒公
之賢曰其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迂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
及郊司徒公紅袂首戴握刀左右雜佩弓鞬服夫插房俯立迎
道左其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
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即坐必東
嚮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
其將後乎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之大聖司徒公勤
於禮庶幾伸先河南北之將來觀秦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
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欲數爲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
其詞其意深矣部之士大夫莫不拜于門且爲人往甚忠意欲同

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送崔羣序

柳宗元

貞松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於千仞之表和氣之
發也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有心勁骨用固其本禦
擢冰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清河崔敦詩有柔儒溫文之道以
和其氣近仁復禮物義歸厚其有與者歟有推厚質方之誠以正
其性懇論忠告交道甚旨其有合者歟是故日章之聲振於京師
常與隴西李杓直南陽韓安平洎余爲交杓直敦柔深明冲曠坦
夷慕崔君之和平屬壯端毅高朗振邁悅崔君之正余以剛柔
不常造次爽宜求正於韓龔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
親默與道合今將寧觀東周採策于邁且餞於野或命爲之序余
於崔君有通家之舊外黨之親然吾不以是合之崔君以文學登
於儀曹揚于王庭甲俊造之選首隸校之任然吾不以是視之於
其序也故載之其末云

金陵與諸賢送權十一序

李白

斯高柄，秦嬴世不二。三傑伏草與，漢並出莽夷。未暉耿鄧乃，起自古英達。未必盡用於當年，去就之理在大運。爾我君六葉，繼聖熙于玄風。垂拱穆然紫極天，人其一哉。所以青雲豪士散在商鈞四座，明哲皆清朝旅人。吾希風廣成，蕩養浮世。素受寶訣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賀知章呼余為謫仙人，蓋實錄耳。而嘗採姪女於江華，收河車於清溪，與天水權昭夷，服勤爐火之業久矣。之子也，冲恬淵靜，才翰駿發。白旃一篇一札，皆昭夷之所操。吁捨我而南，若折羽翼。時歲律寒色天，風枯聲重。帆涉漢閭，若絕雷舉。目四顧，霜天呼噪，齒益叙離而羣子賦詩，以出餞酒。仙翁李白辭。

送區冊序

韓愈

嗚呼！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劔戟。舟舩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人言無丞尉。夾江荒茅葦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為言夷而始至。言說不相通，盡地為宇，然後可以告以用刑。賦奉期約，是以竄發遊從之士，無所為而至。愈待罪於斯，其半歲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擊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蔭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貧賤也，歲之初告歸，拜其親，酒盡，既傾，序以識別。

暮春於江夏送張承祖之東都序 李白

吁咄哉！僕書室坐愁亦已久矣。毋思欲遐登蓬萊，極日四海，手弄白日，頂摩青穹，揮斥幽憤，不可得也。而金骨未變，玉顏以緇。何嘗不捫松傷心，撫鶴歎息。誤學書劍，薄遊人間。紫禁九重，碧山萬里。有才無命，甘於後時。劉表不用於禰衡，曹來江夏，賀循喜逢於張翰。且樂舩中，遇達人張侯。大雅君子，統泛舟之役，在清川之濱。談玄賦詩，連興數月。醉盡花柳，賞窮江山。土命有程，告以千邁。煙景

之色慘為愁容繫飛帆於半天汎淥水於遙海欲去不去更開芳樽樂雖寒中趣逸天外平生酣暢未若此時至於清談浩歌雄筆麗藻笑飲醒酒醉揮素琴余實不愧於古人也揚袂遠別何時歸來想洛陽之秋風鱸伊魚以相待詩可贈遠無乃闕乎

送王墳秀才序

韓愈

吾嘗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簡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方子方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子曰野臂歿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原王墳示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道者與之言信說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汾河而下苟不止雖有疾遲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躑躅不止終莫至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者猶解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今墳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必與澗知汾而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送王蔡序

陳賡

黜去歲自襄山還羣下輔文出新試相示其間有江南春賦篇末云今日併為天下春無江南兮江北某即賀其登選於時矣何者以輔文家於江南其詞意有是句非前朕耶今春果記上第夏六月告歸省于闐命序送行某辭以未第言不為時重輔文口吾所知者惟道與義豈以已第末第為重輕哉愚竊是不得讓鱗羣之衆也必聖其龍利族之多也必瑞其鳳凰非四翼龍非二首所以異於鱗羽者惟其稀出耳嚮使日百時千盈川溢陸則蛇虺鳩雀無非龍鳳矣其誰曰聖且瑞哉進士科由漢迄唐為擢賢之首也蒙瀛之大億兆之衆歲貢其籍者數幾于千有司升其名者復止

于三十其不爲貴而且稱于輔文早歲業儒而深於詞賦其體物
諷調與相如楊雄之流異代而同工也故角於文陣而聲光振起
今之中選是榮其歸想寧慶之晨爲鄉里改觀孰不謂人之龍鳳
乎懿哉輔文是行也足以自重

送盧徵處士符載歸蜀親省序

崔羣

龍頭光明垂三十載不習俎豆化爲侯王者十有八九焉由是隱
說憔悴羔鴈不行蒼山沈沈側陋不顯建中初有峨眉客符君發
六籍掉三湘深入匡廬絕迹半紀學窺顏子之門闕文紹陳君之
骨鯁逸慕嚴光之垂釣志效管寧之不欺結廬熙熙人不知其然
也雲子奉命江西三年往復彭蠡未嘗不誅湖月漱天倪造符君
雲宿宿五老峯下動更晦朔不理還權偶丹霄至人白鶴羽客塞
靈芝踞天壇相顧未息乎蓬瀛言復又繫於塵網觀君超躡槍與
馮遊野笑誰飲食如常終忽忽若居人夢君家在岷蜀展愛高堂
聖賢孰稱允入子幣弟斯所以激寒俗扇清風乃伯地君不以

厚禮遲吾子未之信秋九月楚人歌採蘭以送之

送族叔揚行元下第歸唐陵序

歐陽詹

族叔行元既射策與主司不合春二月將歸淮南所寓羣公設祖
方獻未酬族叔悄然有不揚之色羣公亦愕爾而阻懼小子侍觴
奉而前曰歸好事春美酒樂物叔於三者加同人將之而有未
悅豈禮闈失意之爲子昆吾產金荆山產玉自民役巧鎔琢蓋多
惟于將和璞有大聞非百鍊則其良可用歟非三獻而其寶可眞
歟苟良苟眞不即成不即售適以精其研矜其實如叔也亦何稽
於一邂逅哉若昔之人作必行動必中則是蘇秦無履穿之嘆竈
咸無石爛之歌孫弘無十上之勤商鞅無再干之勞也知泰而不
知否知易而不知難是夫人也非所以待乎叔也叔如之何叔欣
然見卞氏又來之路平歸心納奉晏安酒意四座以協于鍾以娛
既醉昇車秋爲到期

送族弟旭帖經下第東歸序

蕭穎士



吾族旭也洵美有聲夫蒸蒸者行之能翼其者體之敬工文足以
探絕唱深識足以剖羣疑兼而備焉實爲難者意其倍積風之力
駭絕電之姿從東道以載馳去南溟而一息此其分也翳明代擇
人宜乎盡能使輪轅當曲直之適鑿枘靡圓方之嘆則宏綱舉而
清議息矣以吾弟不羈之才逢聖君如渴之日而徵求章句見遊
甲元是猶籠鸞鸞鷲鷲善望遼廓權奇其可得也吾聞諸君子非
無位之患惟立身實難今爾有是才居是屈能卷舒其道喜慍不
形又其沖融坦蕩莫可得而窺也不然書未十獻歲未二毛道非
擺闔交無薦寵而雄雖先進歎甚後時何哉論者以爲人之望也
仲春二月東京千里之子往矣薄言旋歸賦詩而寵別者皆上國
之選莫不銜憤俯涕抗詞悲歌言乃知道術親而然謀重也况乎
西遷而五陵是宅南渡而二曹其昌居宋有華疇之姻在周爲魯
衛之國魯是其祖不待馮商之言已爲路人未處陶生之嘆今也
子適如何勿思詩不云乎凡今之心莫如兄弟不羈意難之請也

秋於敬亭送從姪而後長山亭

李白

余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
觀酒隱安陸蹉跎十年初嘉興季父謫長沙西還時小月是醉飲
林下端乃稚子嬉遊在傍今來有成鬱負秀氣吾來又矣是猶慰
心申悲道舊賦啼爲笑方告我遠涉西登香爐長山橫處九江印
轉瀑布天幕半與銀河爭流騰虹奔電掣射萬壑此宇宙之奇詭
也其上有方湖石井不可得而窺要羨君此行撫鶴長嘯恨丹液
未就白龍來遲使秦人著鞭先往桃花之小孤負夙願遊未歸於
名山終期後來携手五嶽情以送遠詩寧闕乎

送薛處士序

杜牧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非頑如木石也在
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恥不出寧肯與
市人木石爲伍也國有大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
名自負也諺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薛君之處士蓋自負也



果能窺測堯舜孔子之道使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
來子之慮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輩居則來問學仕則來問
政千辯萬索滔滔而得若如此則善苟未至是而遽名曰處士雖
吾子自負其不爲矯輟其敢用此贈行

列中獄二三具人序

陳子昂

夫愛名山歌長往世有之矣若夫放身霄壑寔景雲林卑俗不可
得而聞時士不可得而見則吾欲高視終古一笑昔人嵩山有二
仙自浮丘公王子晉上朝王帝遺跡金壇鳳笙悠悠千載無響吾
每以是臨霞末慨撫唐增歡常謂煙駕不逢羽人長往去置世定
青雲登玉女之峯窺石人之廟見司馬子微馮大和霓裳渺然冥
壑獨立眞朋羽會金鸞主液則有楊仙公玄默洞天賈上士幽棲
北谷玉笙吹鳳瑤漿駐鶴方且迷軒轅之駕期漫汗之遊吾亦何
能接茲賞實欲執青節從白蜺陪飲崑崙之庭觀化玄元之府
心遂入眞骨甘矣

知瓊都令凌金籙道微榮倒景而述途頓

奉餞十七第二十四翁尋桃源序 李白

昔祖龍滅古道嚴威刑煎熬生人若墜大火三墳五典散爲寒灰
築長城起阿房并諸侯殺豪俊自謂功高義皇國可萬世思欲凌
雲氣求仙人然封泰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
瓦度禮刑將弛則綺結不得不遁於南山魯連不得不蹈於東海
桃源之遊世者可謂超升先覺夫指鹿之儔連頸而同死非吾黨
之謂乎二翁耽老氏之言繼少卿之作文以述大雅道以通至精
卷舒天地之心脫落神仙之境武陵遺跡可得而窺焉問津利往
水引漁者花藏仙谿春風不知從來落英何許流出石洞來入晨



光盡開有良田名池竹果森列三十六洞別爲一天和今扁舟而行笑謝人世阡陌未改古人依然白雲何時而來歸青山一去而誰往諸公賦桃源以美之

沈靈澤上人廬山廻歸沃洲序

權德輿

昔廬山遠公鍾山約公皆以文章廣心地用贊後學俾學者垂理以誥因言而悟得非玄津之一派乎吳興長老畫公撮六義之清英首冠方外入其空音有沃洲澈上人上人心冥空無而跡寄文字故語甚夷易如不出空境而諸生思慮終不可至其變也如風松迭韻水玉相扣層峯千仞下有金碧懷鄙夫之目初不敢眎三復則淡然天和晦於其中故觀其空覽其詞知其心不待境靜而靜沈會稽山水自古勝絕東晉逸民多遁世於此夏五月上人自鐘峯旋復于是知夫拂方袍坐輕舟泝泐鏡中靜得佳句然後入空寂萬慮洗然則嚮之境物又其穉穉也鄙人方景行企尚之不暇忘敢以鄙言爲數哉

江夏送林公遊衡岳序

李杲

江南之仙山黃鶴之爽氣偶得其粹後生俊人林公世爲豪家此土之秀落髮歸道專精律儀白月在天朗然獨出既灑落於彩翰亦諷誦於金口閑雲無心與化借性欲與振五陵之金策澤三相之碧波乘杯泝流考室名嶽遐思冥空凌臨諸天登祝融之峯巒望長沙之煙火遥謝舊國誓還歸蹤百千關士稀有此者余所以嘆其峻節揚其清波龍象先輦迴眸拭視比夫汨泥沙者相去九先之一毛昔智者安禪於台山遠公託志於廬嶽高標騰紫斯亦嚮慕哉紫霞搖心青楓夾岸自斷川上送君此行羣公臨流賦詩以贈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更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墻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



暢善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權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送敘詩果百餘篇非至篤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公故謫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繫文物事爲之惑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爲浮屠之說而瀆坐是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依於聖人者立教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大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與傳之耶夫鳥使而啄仰而四顧夫

送簡師序

自皇甫湜

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已害也猶且不暇焉則之於食也吾與文暢安居而暇會優遊以生死與禽獸異者罕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詞於是乎言

鳳羽而麟毛鳥與獸也經傳以此聖人豈非以其心不以其形者耶師雖佛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仁義其心雖未齒於士與麟鳳類矣不猶愈於冠朝冠服朝服或溺於淫怪之說以毀彝倫者耶嗚呼師吾獨賢也刑部侍郎昌黎韓愈既斂于潮浮屠之徒僥快以扑師獨憤起訪于求叙行以資適潮不顧蛇山鱉水萬里之險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可者嗚呼悲吾絆不得侶師以馳

送玄上人歸天竺寺序

權德輿



度門之教根於空寂因脩以取證階有以及無不踐精深之習而
悟虛無之理者未之有也未得為得則其病歟僕又味斯法思與
言者既而得玄禪師早誦大乘經各數萬言晚得觀門之學今
則色空如一哀樂不入矣桑門之患為外見所雜既得之患為內
見所縛今玄公備然於二見之間不內不外冥夫至妙身戒心惠
合於無倪且以勾吳有山水之絕境天竺又經行之淨界振錫而
往其心浩然蓋隨緣生興觸物成化而不為外塵所引也幅巾男
子權德輿稽首

唐文粹卷第九十八

唐文粹卷第九十九

傳錄記事 卷一十五首

吳興姚

鉉

纂

題傳後二

題叔孫通傳後 皮日休

題東漢傳後 司空圖

假物讀傳附四

毛穎傳 韓愈

讀韓愈所作毛穎傳 司空圖

下邳侯華傳 韓愈

容成侯傳 司空圖

忠烈三

李紳傳 沈亞之

揚烈婦傳 李翱

竇烈女傳 司空圖

思遠二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負苓者傳 王績

奇才一



度門之教根於空寂因脩以取證階有以及無不踐精深之習而
悟虛無之理者未之有也未得為得則其病歟僕又味斯法思與
言者既而得玄禪師早誦大乘經各數萬言晚得觀門之學今
則色空如一哀樂不入矣桑門之患為外見所雜既得之患為內
見所縛今玄公備然於二見之間不內不外冥夫至妙身戒心惠
合於無倪且以勾吳有山水之絕境天竺又經行之淨界振錫而
往其心浩然蓋隨緣生興觸物成化而不為外塵所引也幅巾男
子權德輿稽首

唐文粹卷第九十八

唐文粹卷第九十九

吳興姚

鉉

纂

傳錄記事 卷一十五首

題傳後二

題叔孫通傳後 皮日休

題東漢傳後 司空圖

假物讀傳 附四

毛穎傳 韓愈

讀韓愈所作毛穎傳 司空圖

下邳侯華華傳 韓愈

容成侯傳 司空圖

忠烈三

李紳傳 沈亞之

揚烈婦傳 李翱

竇烈女傳 司空圖

思遠二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負苓者傳 王績

奇才一





李賀小傳 李商隱

雜伎二

梓人傳 柳宗元

郭橐駝傳

好惑一

李赤傳 柳宗元

題叔孫通傳後

皮日休

古之所謂禮不相襲樂不相公者何哉非乎彼聖人此聖人也此不相襲者角其功利之深淺爾不相公者明文武之優劣爾故三王迭作五帝更制夏殷文武遞述其禮昭昭然若兩曜焉夫禮者矣然由周公刊之仲尼正之以周公之才之美謂其人乎乃有仲尼仲尼之後迄今望其道如顏閔文如游矣况聖人哉是後之制禮作樂宜取周書孔策為標準也漢命禮壞文毀時無聖人苟措其儀立其禮不公襲於聖制者夫國之大祭不過乎郊祀宗廟也漢之既命其郊止於五時

者禮不以非五帝之郊祀也止於昭靈之廟也禮不以天子七廟者乎而叔孫生不為之正郊祀立宗廟去春官之非謂議昭靈之非禮及汲於朝會之儀俾漢天子為高和其身不得郊見饗不及七廟隨生其制勿列歟式非不標準於聖人乎將以漢新去水火方強兵械難為改作乎將不明壇墠之位禘祫之儀者乎若然者湯伐桀周伐紂其制可知也嗚呼不明於古制樂通於時變君子不由也其叔孫生之謂也

題東漢傳後

司空圖

儒衣而漢弁也人望而畏之是威其德也必有操戈待之者矣君子救時也亦必相時度力以致其用不可則靜而鎮之以道訓服苟厲鋒氣果於擊搏道不能化力不能割足將濟時重困故元禮之徒終致鉤黨之禍至於張儉又不能引決區區之身雖殘壞天下何裨於吾道哉陳太丘之容眾郭有道之誘人其音未嘗沮物而彼亦不厚其毒利害可見矣且猛擊不董其暴麟不足以為仁

也惡鳥不食其鳴鳳不足以爲瑞也況彼二三子甘淫於權豪嗽嗽以至大亂惟據正而能屈已者庶可與權

毛穎傳

韓愈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依禹治東方土養萬物者刀月封於
外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
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觀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
光使物竊短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都者曰鏡
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鵠謀而殺之臨其肉秦
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庶長與
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
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跣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
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徧國毛氏之族拔其髦載穎而歸
下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以
城號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末

及秦事無不錄陰陽上經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彙圖畫

九流百家夫人之書及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

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

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

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後見廢棄終默不洩誰不喜武士然見

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

衡石自程雖官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

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

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

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慕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

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常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

臣所謂盡心者焉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

中國夷狄皆冒管氏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



聘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
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毫始
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幸任使秦
之滅諸侯穎亦有功賞不誦勞以老見踈秦真少恩哉

讀韓愈所作毛穎傳

柳宗元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
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又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
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敵暇信韓子之
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
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
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論咨問呻吟習復應
退擲溜掩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縱
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之酒醴醑之薦味之至者而又

以奇異小蟲水草樹葉蟻蝻若鼠酸辛雖與吟嘯與語在滄海而
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草蒲菹屈到之芟曾皙之羊棗然後盡天
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爲也亦將施焉而不爲虐
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於口歟而不若凡
則韓之詞若壘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百
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
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爲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
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
猶咕咕然動其喙彼亦勞其矣乎

下邳侯華華傳

韓愈

下邳侯華華者其先隴西人也三十六代祖守健爲黃帝時以力
召拜大司農以其闢上有功又知稼穡之艱難遷輕車都尉子孫
相繼至周武王時徙居桃林冠冕遂絕其後人思其濟世之才因
復其位而加任使焉華父華生五年襲先祖爵祿仕至上輕車都



對華母世居長樂有乳哺之恩越王勾踐時嘗侍宴姑蘇臺詩所謂有覺德行者也華因引重至太行山力不任事遂死於轅下上嗟悼命大宰申屠公執刀而解之其支派分離散其他處華長子也上念其父劬勞而死於王事封華為下邳侯詔將作大匠治之華為性堅勁屈強難以直禦匠以其膏潤之然後去其豪族而加裁割焉會太原人金十奴與新鄭人斛斯生相逢薦華於五木大夫是後稍稍得成其名上嘉之遂釋褐賜緹華嘗曰吾辛勤久今方成名得處上左右足矣及獻之果然華為人善能復道別儀進止趨蹌一隨人意上將駕出遊收獵馳騁毬擊射御及祭祀交賓接賢未嘗不召華借性伏事上久之因病忽謂口泄露密旨上繇是疎之詔將作大匠治之又命其友金十奴過之尋獻於上上雖納有泥塗賤處方召使之餘並不得預之上見其顏色頹頹又衰憊大嘆上咨嗟曰下邳侯老而德不吾事今惠于市不復召子矣華果息其體者族人也

贊曰華氏之先本出於軒轅時嘗諱復為姓到文字之皮而至於華故從華為漢中身臣未有黃髮侯章末者即其後也初華本自胡而承趙武靈王時見重是後子孫盛于中國

容成侯傳

司空圖

容成侯金炯者本蜀郡嚴道人附山而居同族中多見搜採其先因秦時調發詣尚方輪作世苦之乃諷子孫易其服色必以清厲自進後徙居上洛會郡中盧生范生皆傳修鍊之術委質相資因砥磨以致用上聞而器之召見嘉其鑿句且謂毫髮無隱屢顧之歷試臺閣號為明達挾奸邪以事上者見之膽慄輒自披露至於婦人女子媚惑之態亦不能掩也其察察如此是雖造物無天固方不礙然疵陋者終惡忌積毀於上以為背面不相副炯亦自病於狹中不能以塵垢混其跡也竟被擯斥後遂有月蝕之變時言中漏下數刻上臨軒念其規益復召俾其道所以然者扣之響應不疲上異焉命以容成侯奉朝請而宗人派別於廣陵者炫飾求



售陷為輕薄于權政中或憮然自喜則狎玩不厭至或被以組纒蓋便其俯仰取容雖穿鼻服役亦無耻耳既稍進炯又鄙其為人迺後以讓廢歸老于家

太史公曰炯之遠祖當軒轅時以化服以祝融氏得薦於上能強記天象地形草木蟲介萬味之狀皆視諸掌握蓋其術亦規摹於洪範耳物怪遇之莫不惴息自廢後益親幸上晨興必先至則與冠冕者偕進號為壽光先生不名也子孫稍下衰然流寓太原者始尚玄亦以精鍊見重觀炯雖任用兢兢惟恐失墜不善晦匿果為邪醜所嫉幾不能免噫大雅君子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李紳傳

沈亞之

李紳者本趙人徙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紳在吳紳以進士及第還過謁紳錡舍之與宴晝夜紳能其才留執書記明年錡以驕聞有詔召稱疾不欲行賓客莫敢言紳為言不入不得去會留後使王澹東職為錡具行錡蓄怒始發於澹陰致士食之初

士卒嘗與紳者皆會府中受賜與中貴人賜視以至中軍士得賜者俱不敢言曰澹逆可食即盡即執中貴人曾曰爾寧遂眾欲寧論衆膠曰請所欲曰為我眾書報天子幸得復錡位貴人懼偽諾之召書記以疏紳聞之亡入錡內匿眾索不得及中貴人至促錡行錡益怒急召紳授紙筆令操書上牘紳坐錡前佯惴作戰管搖紙下札皆不能字輒塗去累數十行又如幾盡紙窮怒罵曰是何敢如是汝欲下從于先人耶對曰紳不敢惡生直以少養長儒家未嘗聞金革鳴今暴及此且不知精神在所誠得死生畏苦前倖耳紳復制以兵刃令易紙復然傍一人為錡言曰聞有許侍御縱者尤能軍中書紳不足與等請召縱縱至錡銳意自舉授詞操書無不可錡意遂幽紳於潤之外獄兵散乃出縱竟逆死

贊曰李紳之賊江東也其抗節者有李雲李紳雲則山中劉騰為書以大之蹟未及稱且紳職錡肘腋下舉動顧盼有一不誠則支體立盡束手而紳亦不顧而曉然自效如此可謂臨大節而不可

李者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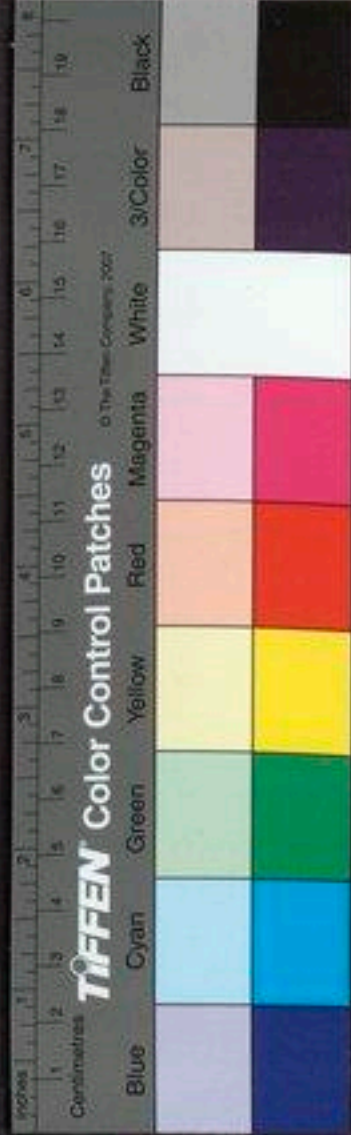
楊烈婦傳

李翺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王帛俘繫其男女以會于陳州縣令李侗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唯守侗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令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而食其食重賞以合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皆墳墓在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節忍失其貞而為賊之人耶眾皆泣許之乃徇曰以死石中賊者與之千金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偪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為之饗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侗使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為賊矣皆悉力而死得吾城不足以感不知遠去徒夫利無為也賊皆笑有善言

集字係係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于城不猶愈於家乎侗家忍之復登城項城小邑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焉率其徒將從招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者中其即墮馬死其帥希烈之婿也賊失勢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侗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茲猶存婦人女子之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娣姒於卑幼有愆更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辯行止明攻守勇烈之道公卿大臣女所難厭自貞與朝廷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冑服甲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以守其忠不能以死棄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

齊曰凡人之情皆謂後來者不及於古之賢者自古亦稀獨後代不及其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懸女楊烈婦者雖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懼其行事埋滅而不傳故皆斥之將告于史官



齊烈婦傳

司空圖

河南寧氏朝邑令果某之妻也四年秋同民叛其帥李璿勇走蒲令擊其壘寔望仙里既夕盜作乃仇家也碎令壞其首志必死之令妻嚴捍泣且拜益急乃持其袂重傷猶不置令竊視竟得逃匿而免里人列狀於府府之酒帛暨亦馳乘而至幾死者數矣逮踰月方克偕全愚寓居渭濱得備聞於里中梁生生言操史憤者尚當和平紀王庭琛瑞之矣誠幸矣然僕異之操化導宗族里閭俾男必為貞夫女必為烈婦是有國有家皆賴之豈徒炫於視禮哉愚以為知言乃著其事

晉曰蓄千金之貲雖云憂患尚有不憂其室者况禍危難離何以相深哉且婦人女子抑豈足以駭之而白刃之下獨不顧死以絕其夫是果能一於所從而不悔者也豈化漸之有所自也吾知為臣為妾者必繼有其人免貽史氏之愧矣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以散所無窮時之修外東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從而稱之人或笑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為其誰何也散人曰天地大者在太虛中一物耳勞乎覆載乎運行乎運行之暑度寒暑錯亂乎斯須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稍有用乎水之散為雨為露為雲為水之局為滄海為瀟瀟為汚土之散卦之可崇亢之可深生可以葬死可以入土之局墳不可以為塚塚不可以為墓得非散能通變化苟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空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空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為散歌散傳以志其散

負苓者傳

王績

昔者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程生退省于松下語及周易薛收嘆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蹠蹠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嘆也薛生曰叟何為者而徵吾嘆負苓者曰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蓋濡而得之也今

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嘆是六府五藏不能無受也吾是以問薛
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卦而又王擊子之不逮質文
矣以爲文王病也吾是以嘆負苓者曰文王爲病伏羲氏病甚者
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
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
恣漏神之幾分張大和磔裂元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
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爲剛柔同異之說以駭
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大朴散矣則伏羲氏始此亂者安得龜
而差文王負其苓而行追而問之居與姓名不答文中子聞之曰
隱者也

李賀小傳

李商隱

京兆杜牧爲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長吉姊嫁王
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其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敏先
爲昌黎先生所知所遊游者王公大人皆敬之

爲意相從小奚奴騎蹕背一古破錦囊適有所得即書投囊中
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
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讀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
天醉及吊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華時復來探取寫去長
吉往往獨騎往還京雒所至或時有著隨棄之故沈子明家所餘
四卷而已長吉將死時忽書見一劍來人駕赤料持一版書若太
古篆或露靈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歎下榻叩頭言
阿彌陀佛太夫人云老且病質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
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
絕常所居窻中教教有煙氣聞行車鳴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
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
所見如此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宮室觀
闈之玩耶訪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彩愈此

世者何獨番番於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耶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二十四年位不過奉禮太常中當時人亦多排擯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磨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會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咸執斧斤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斷不勝任

者怒而遷之亦莫敢怨焉蓋宮於堵要大而曲遷其制計其材而櫛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闕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嘆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豈尋常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為師望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藩四海有方伯連帥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力者胥吏又其下皆有胥天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亦加焉指而使焉調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近細大可以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繪于成也

其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
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論其大經猶梓人之
言運象立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
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
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勞動而不得
紕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
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術能
矜名視小勞侵衆官竊取大職百役之事听於府廷而遺其大
百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
之圓方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
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
罕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
其罪邪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設高者不
可抑而下也水者不可止而流也曲者則固不曲我則止彼將樂

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毀其骨慙然而去不屈者道之長也梓
人耳其或著其貨利凡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
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在於相故
畫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
楊氏潛其名

郭素曉傳

郭素曉不知始自何名病僂然伏行有類素曉者故鄉人號之
曉曉聞之曰甚善名我因當因捨其名亦自謂素曉云其鄉曰豐
樂鄉在長安西曉業種樹凡長安家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
爭迎販養視曉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登實以蕃他植者
雖窺伺傲莫能加也有問之對曰素曉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以
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
上欲故其築欲密旣然已勿動勿處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
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



茂之也不拆耗其字而已非有能而蓄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
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
太思愛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
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
雖曰憂之其實難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
道移之官理可乎晚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
長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曰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
爾耕勸爾植督爾穫發條而緒金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
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具殫養以勞吏且不得暇又何以
蕃吾生女吾性耶故病且怠若定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
喜曰不亦善夫吾聞養樹而得食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李赤傳

李赤江湖浪人也常曰吾善為歌詩詩類李白故號曰李赤遊宦
州州人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趙焉聞累日乃從之館亦方且

入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嬉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國
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感耶取絳雪餌之赤不肯
服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
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中走去赤怒其友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
汝何為者赤乃就牖間為書輟而圓封之又為書博而封之說如
廁父其友從之見赤軒廁抱甕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
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而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宏大
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廁也而吾妻之居與
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
乃廁鬼心聚僕謀曰亟去是廁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廁父從
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污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
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飲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
之赤入廁舉其牀扞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衆發牆以入
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



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定於厠外
赤死久矣猶得尸歸其家取其所封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談其言
詞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為是耶抑固
有廁鬼也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為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
而所為若是乃反以世為涸園為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
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反修
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耳又何暇赤之笑哉

唐文粹卷第九十九

唐文粹卷第一百

吳興姚

鉉

纂

傳錄紀事 卷一十二百

錄二

孫氏西齋錄 孫樵

燕將錄 杜牧

紀事五

書田將軍邊事 孫樵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拾甲子年事 羅隱

書何易于 孫樵

說石烈士 羅隱

五紀五

象江太守 李商隱

華山尉

齊魯二生

宜都內人

孫氏西齋錄

孫樵

孫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錄因撮其絮切峭獨可以示懲



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定於厠外
赤死久矣猶得尸歸其家取其所封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談其言
詞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為是耶抑固
有廁鬼也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為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
而所為若是乃反以世為涸園為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
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反修
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耳又何暇赤之笑哉

唐文粹卷第九十九

唐文粹卷第一百

吳興姚

鉉

纂

傳錄紀事 卷一十二百

錄二

孫氏西齋錄 孫樵

燕將錄 杜牧

紀事五

書田將軍邊事 孫樵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拾甲子年事 羅隱

書何易于 孫樵

說石烈士 羅隱

五紀五

象江太守 李商隱

華山尉

齊魯二生

宜都內人

孫氏西齋錄

孫樵

孫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錄因撮其絮切峭獨可以示懲





勸者擲其叢冗禿屑不足以警訓者自爲十八通書號孫氏西齋錄起高祖之初武皇之終首廟號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尚功力正刑名登崇善良蕩戮兇回有所避則微文示譏無所顧慄則直書志慝所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黜功徇愛譏失教也太宗六月二十四日事故書曰高祖殺太子建成李勣言高祖不奪高宗不者何忘諫贊思懲廢命也李勣言高祖不奪高宗不氏起王氏已廢之鬼上配天皇者何登嫌熱家不可謂順子懼後世疑於禘祫也高宗廢王立武武乃貞觀傳女何以州昭穆條高后擅政之年下繫中宗者何紫色閹位不可謂正子懼後世率以稱臨也天后敗元即真令悉以天后年號及行崔察賊殺中書令裴名試者何詭諛撈亂肇後機也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者何昏用嗚呼宰相昇沈人於十數世問史官出沒人於千百歲後是史官與宰相分掣死生權也爲史官者不能扞忠骨於枯骨齟齬竟於下泉磨臺驛孔叢閣飽餓豈國家任史官意耶既尸吳略授其友高錫望傳云

非其罪示衆不與殺也皆八不示其罪也君或不書葬者何不以終去葬以示譏也懼心去瑞示戒志瀾尚德必書賤尸位則黜責皆所以嚴刑台止俾匪六義則前所謂起王后天擇實實例以示懲勸前所謂李祿山叛之類嗚呼宰相昇沈人於十數世問史官出沒人於千百歲後是史官與宰相分掣死生權也爲史官者不能扞忠骨於枯骨齟齬竟於下泉磨臺驛孔叢閣飽餓豈國家任史官意耶

燕將

杜牧

譚忠者人也祖塔大寶末令內黃死燕寇忠豪健喜兵始去燕燕拔劉與二千人障白狼山驅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華門出禁兵伐趙魏救田季安令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城虜魏亦虜矣計爲之何其徒有超佐伍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天呼曰壯哉或兵決出

格沮者斬忠其時為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箕木失一是相臣之謀今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於天下乎既恥且怒於是任智書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拔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遣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為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為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障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秦捷天子以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復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下之望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

堂陽 忠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謀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彛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冀為予謹讓北疆勿使予復挂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且視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復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路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柰何忠曰燕孕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齊易水此正使路人將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善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囂於天下耳惟君燕



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醜以殉濟
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東鹿澤州殺萬人暴卒于師濟
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德州平
州德州數郡劉錫德州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
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
天地復合且建中時朱泚擄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于梁王武俊
稱趙朱泚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低目而視
當此之時可為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已來劉闢守蜀後
道劍閣自以為子孫世世之地然畢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大
江擄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束縛帳下田李受守魏盧從史
守沁魯天下之清甲駕趙為騎鼎立相視可為強矣然從史統蹇
五十里萬餘人如大醉忽在轡車季安死墳杵未收家為逐
客祭人欲言米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刀突前跳後卒好忽
忽持錫一可成日累數萬人四散不比二三可為堅矣然夜半大

其地數重七何款德州山德州大德州甲數倍
鈴其腕可為安矣然兵折於滹趙德州首竿於都市此皆君
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其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
織計必平章必大德州張德州未嘗戴星徘徊顧玩之臣頗濕不
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史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駸毛比
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惟燕未得一日之勞為子孫壽後
世豈能帖七無事子吾深為君憂之總泣且拜曰自數月來聞先
主之言今也幸在大教吾心定矣明年春劉總出燕卒于趙忠護
總喪來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
令符兄良歸葬于絳常往來長安司元年孟春某過於馮卯屬縣
比徵中因吐其兄之狀某因直書其事至於褒貶之間俟與春於
者焉

書田將軍邊事
孫樵
皆臨印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邵實臨沉黎越傷俱為邊城迫於



群蠻田在賈將軍刻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謂樵言曰巴蜀西
迫於戎南逼於蠻宜其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之間西戎而飲
馬於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阻健皆採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
接步且戰且進蜀兵遇亂如值橫者羅戈如林發天如蟲皆折刃
吞鐵不能斃一戎而況蜀人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受死
者日衆即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爲之語曰西戎尚可南
蠻殘我自南康公擊青巖道以和群蠻俾由蜀而貢又擢群蠻子
弟聚於錦城使習書等業沈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
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
川要善文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成都門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
成都以南越僑以止八百里之間民畜爲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
羣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因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爲病自是以來
羣蠻嘗有屠蜀之心居則息言聚粟動則練兵講戰而又俾其習
於蜀者同漢師之訓練秦無越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

且將啓之以幸非常李公補用言每歲兇卒以
每歲兇卒以或吾不知群蠻此舉大創以南爲國家所有乎且
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常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
可以可然汗矣而况歷重阻即嚴程束甲而起杖戟而門耶加以
爲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運者從史以見竊焉官當給帛則以跋而
易其當賑粟則以沙而朱粒每歲給帛上將報先市賑易以易
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爲憂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爲國家計者
能若認膠道沉黎越雋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時嘉澤自募
卒以中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爲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
其部善相美地分卒爲屯春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
以俟其寇虜連帥即能督之歲遺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勿其守
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餽運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



食給卒無直怨於將軍何如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大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從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群行丐取於市不廉輒奮擊折人手足惟拳南葉益怒道上抵背徐去至有撞殺孕婦人亦墮子節度使自孝德以王故威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公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憂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者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刀刺酒翁壞醢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柱槩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之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還

老覺者一人持馬至韓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頭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欺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曰不大亂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其天願奉軍以從願叱左右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令持馬者去且曰明旦來遂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元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謨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謨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農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其異使

人求諭謀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與來廷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疹羊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膏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高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謀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之野如楮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惟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之不恥凡爲人徵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謀雖暴抗然聞其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必致貨幣慎勿收及過泚致大綾三百兩太尉督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賊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綾如司農治事堂樓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且

太尉逸事如右

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繁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郭戎堡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爲人煦煦常低首拱手促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拾甲子年事

羅隱

大和中張谷納邯鄲人李士嚴女備歌舞具及長大妍麗豐足殆不似下賤物又能傳故都聲以牽課人摧沮有時涼曉哀轉歷歷見趙家之遺臺老樹雖驚離弔往之懷似不能多也雅爲谷所愛因目曰新聲及劉從諫得父封谷以窮遊佐其事新聲亦從去然性本便惠雖谷之起居謀慮皆預有承迎故頗聞中外消息時從諫得志後勾聚亡命以窺脅朝廷大爲四方人怪訝有實其事於谷



者谷不以介意新聲曰妾於公直巾屨間狎玩者耳除歌酒外不當以恩顧命然食人之食愛人之憂理常也況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非從諫有戰野之功拔城之績蓋以其先父挈齊還我未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爲其屬則牽制之道在此不在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聞以一縷一蹄爲天子壽而指使董率無賴人且章武朝數鎮覆皆以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況從諫懼自兒女子手中一旦藥如何家業苟不以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常數也而又卒伍佻險言語不祥是不爲齊鬼所酬而死於帳下者幸矣孰謂公從其事反不知其事者哉姑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訖悲涕流落谷不夾者三月新聲後進以其業不用也縊殺之命昌中從諫死以其子露父意族之谷竟從逆嗚呼謀及婦人者必亡而新聲之言措其不用余前過太行時有傳吏能道當時事因拾於編簡

何易于

徐惟

何易于嘗爲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江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之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即自腰笏引舟上下刺史驚呼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蠶隙不可奪易于爲屬公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借騎還去益昌民多即山榭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奏重權筭詔下所在不得爲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刻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爲百姓匿今刻去罪愈重更止死明府公寧免鼠海裔耶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即自縱火焚之觀風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爲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于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爲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僮杖者易于必召坐與食問政得夫庭有競民易于輒親自與語爲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



繫民民不知役改縣州羅江公其治視益昌是時相國裴公出鎮
絲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導從不過三人其易于廉約如
此會昌五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
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賦何如曰上
請貸期不欲緊絕百姓使賤出粟帛督役何如曰度支費不足遂
出俵錢翼優貧民饋給往來權勢何如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
何如曰無盜樵曰余居長安中十年歲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
為某縣得上下考某人由上下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
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為
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

說石烈士

羅隱

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其為人猛悍多力少年時偷雞殺狗殆不
可勝計州里甚苦之後折節事李愬為愬前驅其信任與愬家人
汪元和中蔡人不歸天子用裴丞相

皆受丞相指揮明年蔡平天子快之詔刑部韓侍郎撰平蔡碑將
所以大丞相功業於蔡州孝忠一旦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
去其碑僅頽腹者再三吏不能止乃執請節度使悉以聞時章武
皇帝方以東北事倚諸將聞是卒也甚訝之命具獄將斃於碑下
孝忠度必死也苟虛死則無以明愬功乃為低畏若不勝按驗吏
罔之未知其為人也孝忠伺吏隙用柳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之
怒且使送闕下及至也亦未異其人因召見曰汝推吾碑殺吾吏
為何孝忠頓首曰臣一死未足以塞責但得回天顏則赤族無恨
矣臣事李愬歲久以賤故給事無不聞見平蔡之日臣從在軍前
且吳秀琳蔡之姦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
之爪牙勝落於是矣及元濟縛雖丞相與二三輩不能走知也蔡
平之後刻石紀功盡歸乎丞相而愬第其名與光顏重胤齒愬固
無所言矣設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略如愬者復肯為陛下用乎
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非陛下所以勸人也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



明想之績亦將爲陛下正賞罰之源臣不推碑無以爲吏擒臣不
敘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吝時矣請就刑憲宗旣得淮西本未且
多其義遂赦之因命曰烈士復召翰林段學士撰淮西碑一如孝
忠語後孝忠隸江陵軍驅使大中未白丞相鎮江陵余求謁丞相
府有從事爲余道孝忠事遂次焉將所以教人爲下

象江太守

李商隱

榮陽鄭璠自象江得怪石六其三聳而銳上又一如世間道士仔
思圖畫人肺胃肝腎次第懸絡者又一空中而隱外若癆瘵殃疴
病不作物者又一色紺冰鞋而理平漫彈之好聲璠爲象江三年
不病瘴平安寢食及還長安無家居婦兒寄止人舍下計犖六石
道費俸六十萬璠嗜好有意極類前輩人

華山尉

陶生有恒人善養入善與人遊又善爲官會昌初生病骨熱且死
是年長安中進士爲陶生諒有數卜人生在時吾已得之矣及旣

死吾又得之

齊魯二生

程駭

右一人字蟠之其父少良本鄆盜人也晚更與其徒畜北馬草一
羸私作弓矢刀杖學發冢抄道常就迥遠坑谷無慮徼處依大林
木晝夜偵候作姦李師古貪嗜上貨下令郵商郵與淮海近出入
天下珍寶日不絕少良致貨以萬數每旬時歸妻子輒置食飲
勞其黨後少良老前所置食有人齋連骨以牙齒稍脫落不能食
其妻輒起請黨中少年曰公子与此老父推埋則奪十數年意不
計天下有活人今其尚不能食况能在公子叔行翔浪耶公子此
去必殺之草間無爲鐵門外老捕盜所徂快少良默憚之出百餘
萬謝其黨曰老姬眞解事敢以此爲諸君別眾許之與盟曰事後
敗出約不相引少良由是以其貨發舉贊轉與隣伍重信義郵死
喪斷魚肉葱雜禮拜畫佛讀佛書不復出里閑意若大君子能悔

其前惡者十五年死子穰率不知後一日有過其母罵之曰此種
不良庸有好事耶穰泣問其語母盡以少良時事告之穰號哭數
日不食乃悉散其財踰年穰甚苦貧就里中舉負給薪水灑掃之
事讀書日數千言里先生賢之時身體糲布帛使供養其母後漸
通五經歷代史諸子雜家往往同學人去其師從穰講授又其爲
人直厚滋茂動靜有繩墨人不敢犯烏重胤爲郵帥喜聞穰與之
錢數十萬令市書籍穰復以其餘資諸生其里閭故德少良者亦
常來與穰學息其貨數年復致萬金穰固不以爲已有有繩契管仲
雜付比近用度費耗了不勘詰道益高開成初相國彭城公遣其
客張各聘之穰不起

劉義

右一人字義不知其所求在魏與焦濛閭水田傍務任氣重義大
經有聲力嘗出入市井殺牛豕天下不羅獨烏雀亦或時因酒殺人
爰姓名遁去會赦得免流人會葬始謂其能爲歌詩然其故

時所爲輒不能像仰貴人穿敝衣從尋常人乞酒酒食爲活開
韓愈善接天下士步行歸之既至賦冰柱雪車二詩一旦居虛舍
孟郊之上樊宗師以文自任見又拜之後以爭語不能下諸公因
特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
止復歸齊魯義之行固不在聖賢中庸之列然其能面道人短長
不畏卒禍及得其服義則又彌縫勸諫有若骨肉此其過人無限
宜都內人

武愷恭既父頗放縱耽內習不敬宗廟四方日有叛逆防豫不服
時宜都內人以唾壺進思有以諫者后坐帷下倚檀柅與語問四
方事宜都內人曰大家知古女卑於男耶后曰知內人口古有女
媧亦不正是天子佐伏羲理九州耳後世媿媿有越出房閣斷天
下事者皆不得其正多是輔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革天姓改
立釵劉襲服冠冕符瑞日至大臣不敢動真天子也然今內之弄
臣狎人朝夕進御者又太屏去妾疑此未當天意后曰何內人曰



女陰也男陽也陽尊而陰卑雖大家以陰事主天然宜体取剛亢
明烈以消羣陽也消然後陰得志也今狎弄日至處大家六宮尊
位其勢陰求陽也陽勝而陰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日能屏去
男妾獨立天下則陽之剛亢明烈可有矣如是過萬七世男子益
削女子益專妾之願在此后雖不能盡用然即日下令誅作明
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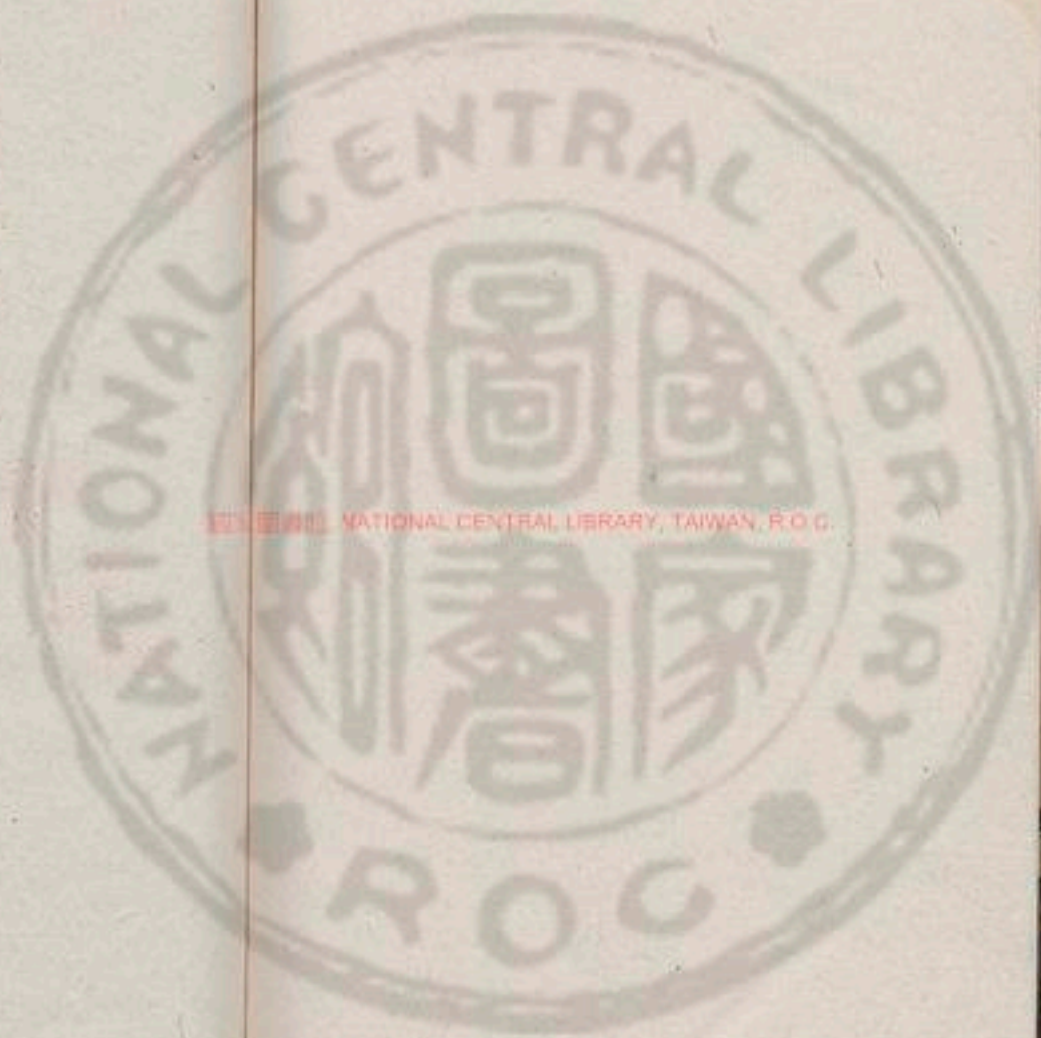
唐文粹卷第一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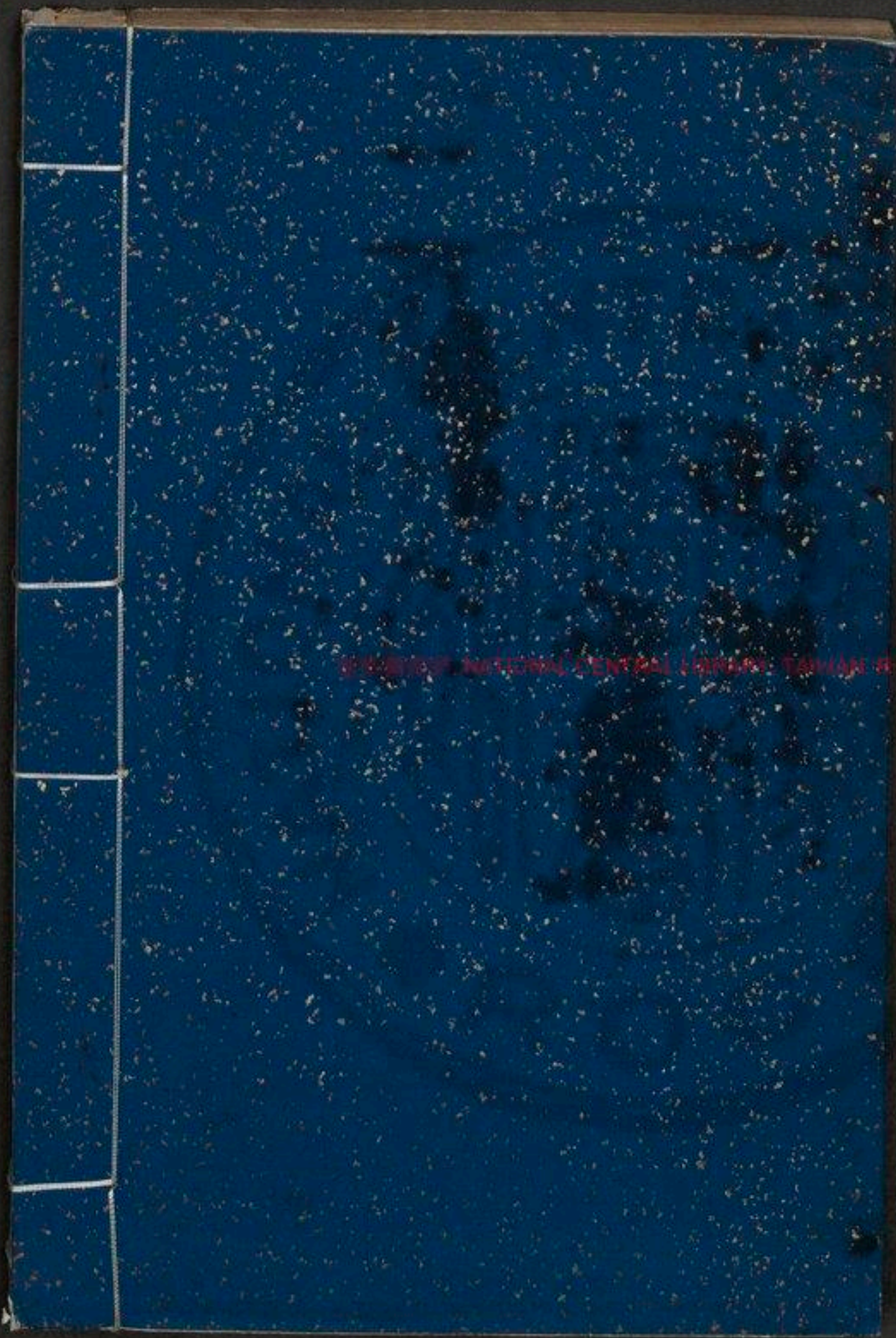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